



臺北市第二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文學獎獎座 / 舞在雲端的小米鼠
設計者：復興高中美術科教師 簡俊成

創作理念：小米一心一意想要成為名揚國際的聲樂家
這一天它幻想著自己站在雲端上，化身為Jose Carreras（卡列拉斯）
，練習著舒伯特的名曲——天使合唱……



青春不落國

「臺北市第二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

4 ■市長序

5 ■局長序

6 不落的青春，不落的夢想——

「臺北市第二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活動紀實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校長 呂豐謀

8 ■活動照片

16 ■評審會議紀錄

16 · 新詩組

24 · 散文組

34 · 高中職極短篇暨小說組

39 · 國中極短篇暨小說組

43 · 國中小說組暨極短篇組總評 ◎ 宋澤萊

49 ■得獎作品

A1. 國中新詩組——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50 首獎	靜心國中	趙瑜	臺北，一本書
51 優選	介壽國中	林祐民	華美的阿茲卡班
52 優選	龍門國中	李宛儒	島的北方
53 佳作	達人女中	林子平	夜讀臺北河
54 佳作	誠正國中	李承翰	閱讀・臺北
55 佳作	敦化國中	簡韻真	拼湊臺北
56 佳作	靜心國中	郭宇安	現代城市



A2. 國中散文組——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57 首獎	金華國中	林賢進	看見台北
61 優選	敦化國中	陳涵君	鳴唱，來自臺北城深處
64 優選	北投國中	陳樂儀	臺北，我欲與君相知
69 佳作	薇閣中學	劉永浩	給你的信
73 佳作	介壽國中	金瑞琳	臺北人情

A3. 國中極短篇組——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76 首獎	龍門國中	李宛儒	臺北，這城市
79 優選	龍門國中	洪博軒	臺北，脫離喧鬧的音符
82 優選	信義國中	王書璇	臺北人死前一定要去的十個地方
84 佳作	靜心國中	郭羿伶	這個城市只有字
86 佳作	古亭國中	陳佳妤	現實與虛幻交錯的城市
88 佳作	誠正國中	李承翰	B日記





A4. 國中小說組——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90 首獎	靜心國中	郭宇安	流浪記
100 優選	忠孝國中	黃韻宇	閱讀，臺北的溫暖
115 優選	興雅國中	蔡瑋芹	地底下的台北
122 佳作	敦化國中	楊宜孺	臺北，我的家
131 佳作	信義國中	王書璇	愛，勇氣，臺北—— 閱讀超人！
147 佳作	北安國中	王婕	天淵

B1. 高中職新詩組——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157 首獎	景美女中	劉宜	尋北四組曲
159 優選	薇閣高中	張祐銘	關於臺北的抒情方式
161 優選	建國中學	黃彥霖	臺北，我曾聽見
163 佳作	中山女高	顧莖	走失的西門町
165 佳作	景美女中	許寧	夢遊
167 佳作	景美女中	謝容之	汪洋城市

B2. 高中職散文組——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168 首獎	景美女中	曾馨儀	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
174 優選	景美女中	蘇庭	臺北之音
179 優選	景美女中	李佳憶	緬懷孤寂
183 佳作	松山工農	吳榮祐	短程旅行
189 佳作	景美女中	林怡德	盆地裡

B3. 高中職極短篇——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193 首獎	景美女中	王喬	故影
195 優選	西松高中	陳令洋	破洞
197 優選	和平高中	李恩佳	上鎖
199 佳作	政大附中	楊梅	食夢
201 佳作	景美女中	賴怡安	企業家之死
204 佳作	景美女中	謝容之	機械城市
206 佳作	景美女中	張爾庭	承諾

B3. 高中職小說組——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208 首獎	北一女中	吳紋綾	無光
219 優選	中山女中	李若雯	漂流者
227 優選	西松高中	陳令洋	基隆河畔的畫家
241 佳作	西松高中	陳思吟	刺青
255 佳作	景美女中	王喬	存憶
262 佳作	中山女中	羅喻方	距
273 佳作	政大附中	沈怡昕	獨角獸的側臉





市長序

從清光緒十年冬，公元一八八四年打下的第一個石樁開始，臺北，一路走來宛若一部壯闊的史詩電影。先民胼手胝拓為臺北古城建立永續發展的政經制度；臺北人的韌性與不凡使臺北躍升進入全球化，生於臺北長於臺北的年輕學子是如何以他們的生活詮釋臺北故事？如何看待臺北歷史？如何以全新視野界定臺北的未來？

為尋找臺北人的新意識，為聽見少年高亢坦率的聲音，更希望藉以提升青少年學生對國語文的重視與興趣，培育文學創作人才，臺北市政府於去年開創「青少年文學獎」，多位獲獎同學已在文壇初露光芒。今年作品尤見亮眼，取材觸角廣泛，寫作風格或沉穩老練，或狂狷不羈；內容則觸及生活於臺北的感動、多元化風華的綿密堆疊、佐以文化想像的片羽靈光，篇篇均有獨到的角度，不僅見證臺北市國語文教學的成果，更讓臺北，因為這些以文字書寫的圖景而處處開滿文學的花朵。

這本得獎作品集裡，收錄的正是年少心靈所觀看的紋理，以及為此活動精心設計形塑教學場域的面向，更是活在二〇〇八年臺北所展示的風景。他們以筆墨書寫生活，以理想創造城市歷史，臺北人的新論述，臺北人的新傳奇，就在文章篇幅間坦開。

臺北市 市長 郝龍斌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局長序

城市是一個絕佳的思索起點。

做為創造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空間，臺北就像一個宇宙般展現豐富的多樣性。無論是在記憶中熠熠發光的人文地景歷史痕跡，或是像藝術品的靈光透露出來獨一無二氣息的色彩與神韻，還是空間裡內在溫情脈脈的共鳴與親和，這多重歷史與現代意義疊合的深度，古典而差異空間的交融，不僅賦予人們回望吉光片羽的能力，珍惜地方感、心靈圖像與歷史意識所發展視野的啟迪，也讓我們擁有尋找與發現臺北新意識、洞見與創造當代意義的自覺。



所謂英雄出少年，在年少時播下的文學火苗，會以青春勃發的創新熱情燃燒起來，是以自去年創立「臺北市青少年文學獎」活動，由本局主辦，市立復興高中承辦，建成國中協辦。在國文輔導團精心設計下，擺脫純競賽式、「一篇定高下」的傳統模式，改從教育及風氣提倡的角度切入，設計一連串豐富而完整的學習歷程，開拓視野深化觀點。本屆比賽報名踴躍，近千篇稿件歷經初選、創作研習營及二階段以「閱讀臺北」為主軸創作，經過近半年的評選過程，在專家學者慧眼之下挑選出文學明日之星，並於頒獎時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文學盛宴，改編自得獎作品的詩、舞、樂、劇，以期讓文學展現出交疊的臺北印象。

教育改革的巨大潮流帶來的新觀念，讓許多不可能成為事實；延伸教材幅度與景深，讓探究俯拾即是的新發現裡充滿趣味。在這本屬於臺北的時光紀念冊裡，欣見年輕一代胸懷天地之寬，以筆擬樂，藉新視角收覽尋常事物多向面，舒展新鮮靈動的力道；透過轉換敘述觀點開發一幅結合夢想、現實與鄉土的地圖，讓這個空間的歷史光影一一展現，也讓臺北故事卷軸在日常的感覺畫面裡被一一框住。

臺北市府教育局 局長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不落的青春，不落的夢想

「臺北市第二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活動紀實

深秋十月，大屯、陽明山頭開始泛紅，全市青少年學生文學獎的徵文也準備展開。這時，逐漸增強的東北季風，吹得北投溫泉區到處氤氳繚繞，空氣中的硫磺味更濃了。

當冬天走到盡頭，後山的櫻花準備恣意渲染時，文學獎工作也完成了一半。來自各校的文藝青年，通過了初選，正要展開三天的創作研習營。

一直要到海芋盛開，滿山的綠白相間要往市區蔓延時，文學獎才在一片海芋花田中舉行了頒獎典禮。此時，距離去年深秋，已經過了整整半年頭。

連續二年，從每年十月一直到隔年四月的這場文學賽事，似乎要漸漸成為這個城市固定的文學風景。隨著季節的節奏，初賽、研習營、決賽，三個階段的躍落起伏，也讓這個文學獎，成為全國最獨特、也最有教育濃度的文學盛會。

本屆文學獎，在96年10月展開初選徵文，面對國內風起雲湧的眾多文學賽事，仍然接到近千件來稿參賽。經過首輪16位現場教師的精挑細選，及



12位知名作家的複審，國高中各選出50位同學晉級參加三天的創作研習營。結訓後，再以第二篇作品參加決賽，最後，國中組有24篇作品得獎，高中組則有25篇。近50顆文壇新星於焉誕生。

由於本文學獎去年首度舉辦即頗獲好評，所以今年吸引到更多知名作家來協助評審，包括新詩組的向陽、顏艾琳、陳大為老師；散文組的阿盛、陳銘礪、鍾怡雯老師；

國中小說組的宋澤萊、張春榮、鍾文音老師；以及高中小說組的彭瑞金、吳鈞堯、郝譽翔老師。各組評審的組成仍兼顧各世代、各流派，秉持「異質而多元」的精神，希望讓文學獎的圖譜更豐富而多采。

復興高中雖未在本屆賽事拿下任何獎項，但在長達半年的籌辦過程中，我們仍是獲益最多者。尤其，一場結合學校及社區特色的頒獎典禮，除了再一次凝聚全校的團隊精神，也成功行銷了學校：包括美術班的獎座及會場設計，音樂班擔任典禮樂團，最特別的是，由舞蹈班和戲劇班改編得獎作品的演出，更是每年頒獎典禮的重頭戲。

至於社區特色的結合，今年的會場除了仍然佈滿陽明山的海芋花以外，更進一步把誤餐點心也換成了地方的特色小吃，包括北投的草仔粿、地瓜和陽明山的山藥，讓所有與會者，除了參加盛會，也體驗了一次深度的地方文化之旅，這也是一種「閱讀臺北」的方式吧。

從事文學創作或欣賞文學藝術的人，都能深刻地體會「真實是文學的生命」，日常生活的細微處，其實就有許多文學的蹤影，因此，創作是必須要貼近真實生活的。

我們要說，整個文學獎活動，呈現的就是一種「真實」。三個階段的歷程，讓每位參賽者有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完整呈現真實的自己。一場頒獎典禮，也是「素面相見」，我們把自己平常就在享受的美好事物，拿出來和大家分享。「真實」，讓我們彼此更接近，復興高中非常珍惜這樣美好的經驗。

最後，要感謝我們一路走來的好伙伴，建成國中王美霞校長和她的團隊，她們負責國中組的收件和創作研習營的辦理，因為她們的努力奉獻，讓整個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校長

呂雪暉

謹識

國中組創作研習營



▲ 文藝追星族



▲ 吳鈞堯老師講小說



▲ 愛亞老師講極短篇



▲ 頒發結業證書



▲ 建成國中王美霞校長主持研習營開幕式



▲ 全體學員合影



▲ 入選作品共賞



▲ 課堂一景



▲ 與顏艾琳老師的合影



▲ 阿盛老師講散文



▲ 絞盡腦汁的創作課



▲ 與阿盛老師的合影

高中職組創作研習營



▲ 名導演林正盛
講文學光影



▲ 活動手冊



▲ 呂豐謀校長主持始業式



▶ 看！九把刀來了！



▲ 九把刀上課一景



▲ 全體學員合影



▲ 牛刀小試～第一堂創作課



▲ 報到囉！



▲ 與九把刀的合影



顏艾琳老師講新詩



▲ 初相識的交流



▲ 北投味道～五感總動員



▲ 陳銘礪老師講
旅行文學



▲ 創作成果初發表



▲ 廖鴻基老師講海洋文學

決選



▲ 新詩組決選



▲ 國中小說組決選



▲ 決選委員群像



▲ 散文組決選



▲ 高中小說組決選

頒獎典禮



▲ 美麗的迎賓舞者



▲ 校長歡迎全體來賓



▲ 親切的接待團隊



▲ 戲劇班改編得獎作品



▲ 音樂班熱情演出



▲ 舞蹈班演出得獎作品



▲ 吳副市長親臨致詞及頒獎



▲ 吳副市長的勉勵



▲ 吳副市長與各組首獎得主合影



▲ 師長的祝福



▲ 文壇幼苗初誕生



▲ 吳鈞堯老師代表評審祝福



▲ 康副局長致詞及頒獎



▲ 康副局長的祝福



臺北市第二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決選評審會議紀錄

組 別 新詩

評審群

林淇瀟老師（簡稱「向」）
陳大為老師（簡稱「陳」）
顏艾琳老師（簡稱「顏」）
〈依姓氏筆劃序〉

時間：97年3月13日（星期四）

下午2時至4時

地點：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第一會議室

紀錄：吳子健

一、高中組新詩組討論過程：

1、投票：

高中職新詩組第一輪投票

編號	作品名稱	顏艾琳老師	陳大為老師	向陽老師	得票
B1018	走失的西門町		○		1
B1050	風雨同行				
B1098	夢遊			○	1
B1100	汪洋城市	○	○		2
B1102	翻一頁 時光流域		○		1
B1111	關於臺北的抒情方式	○		○	2
B1117	臺北·我曾聽見		○	○	2
B1145	讀一扇貝				
B1162	影·像，臺北				
B1168	尋北四組曲	○	○	○	3

向：B1018「走失的西門町」一票，B1098「夢遊」一票，

B1100「汪洋城市」兩票，B1102「翻一頁 時光流域」一票，

B1111「關於臺北的抒情方式」兩票，B1117「臺北·我曾聽見」兩票，B1168「尋北四組曲」三票。

我們挑選的篇章重疊性很高，顏艾琳老師選三篇，陳大為老師四篇，我則是五篇。規定：首獎一名，優選兩名，佳作若干。而已有四篇入

選，則佳作的篇數不夠，那可請大為老師說明B1018「走失的西門町」為何選此篇？

2、討論：

B1018「走失的西門町」

陳：這一篇是值得推薦的。其他篇都把臺北當作一個符號或是一個模糊籠統整體的概念來寫，此篇作者卻鎖定一個角落「西門町」來寫，相對地就能夠具體地投入自己情感與想像來寫。都市詩寫作本來就應該在具象與抽象的元素之間，取得最理想的平衡，才不致於把臺北的都市文化內容表現得太過概念化。如果我們從一個高中生的水準來看，是寫得中規中矩的。

顏：此屆是國中生寫得比高中生的作品還要好。而此篇是把西門町變成一個女性，以擬人法表現，但是後面又回到了「我」的人稱，人稱轉換有點怪怪，寫得不夠入裡，只在表面上，若是佳作的成績，是可以接受的。

B1098「夢遊」

向：目前將佳作列為三、四篇是沒問題。而最前面的四名作品，待會兒再討論，先看我所選的B1098「夢遊」夜晚的臺北，我個人的感覺提供給各位參考：我們很少用詩去寫到臺北夜晚的感覺，這首詩基本上用夜晚臺北來對年輕人迷失的感覺表達。第一段是靈魂迷失，第二段是柏油迷失，第三段螢光幕上、網路上的迷失，第四段也是寫101等迷失，最後一段以「踏著不夜之夜，佐以兩百萬人的夢」的句子表達，這氣勢很大。佳作是可以的。

顏：附議。

B1102「翻一頁 時光流域」

向：此篇，大家有無贊同。

顏：「無」。

陳：「無」。

高中職新詩組第二輪評比（以1～4給分）

編號	作品名稱	顏艾琳老師	陳大為老師	向陽老師	得票	意見
B1100	汪洋城市	2	3	1	6	佳作
B1111	關於臺北的抒情方式	4	1	3	8	優選
B1117	臺北・我曾聽見	1	4	2	7	優選
B1168	尋北四組曲	3	2	4	9	首獎
B1018	走失的西門町					佳作
B1098	夢遊					佳作

3、評比分數：

4、得獎作品：

向：恭喜。

首獎：B1168「尋北四組曲」

優選：B1111「關於臺北的抒情方式」與B1117「臺北・我曾聽見」

佳作：B1018「走失的西門町」、B1098「夢遊」、B1100「汪洋城市」

二、國中新詩組討論：

1、投票：

國中新詩組第一輪投票

編號	作品名稱	顏艾琳老師	陳大為老師	向陽老師	得票
A1009	夜讀臺北河	○	○	○	3
A1037	閱讀臺北・閱讀希望				
A1040	城市・書				
A1041	讀妳			○	1
A1047	華美的阿茲卡班		○		1
A1048	閱讀臺北		○		1
A1050	閱讀臺北	○			1
A1057	島的北方	○	○		2
A1058	我曾經走過的，那個臺北		○		1
A1082	閱讀・臺北			○	1
A1093	拼湊臺北			○	1
A1094	現代城市	○			1
A1095	臺北・一本書	○		○	2
A1109	我不想忘記你—臺北				

2、討論：

1041「讀妳」

向：可以刪除。

A1058「我曾經走過的，那個臺北」

陳：可以刪除。

A1047「華美的阿茲卡班」

陳：這首詩被推薦的價值，在其創意和整體意象的運用。一九三〇年代以降的臺灣都市詩，總是很制式化的以道德批判手法，把都市寫作現代文明的罪惡深淵，整體的色調都是灰色的，或以迷宮的形態來形塑。此詩作者雖然未能完全擺脫這個陳年的陰影，但他勝在都市形象的創造性。作者借用《哈利波特》故事中的監獄——「阿茲卡班」，來比喻

臺北這座慾望城市，這一手相當出色；他將受困在這慾望城市生存邏輯不斷地輪迴的生命體（都市人）及其生存意念，安置在「阿茲卡班」的意象中，這個處理手法很好。而且全詩的書寫，相當集中在這個「想像設計圖」上面，其語言節奏的掌握，也表現得不錯。

向：附議。

顏：我誤會了逃離阿茲卡班是馬雅文化的那部電影，所以沒有選它。

陳：那是《阿波卡獵逃》，不是阿茲卡班。

A1048 「閱讀臺北」

向：臺北文化是那種槍聲「碰！碰！」的文化，我認為是不好的。

顏：此篇結尾算是比較特別的。內容指臺北的脈博愈來愈弱，文化氣質愈來愈不夠。但前後水平不一，放棄此篇。

向：不像一首詩。最後一段是呆板點，尤其指文化萎縮、萎縮，不好。

陳：前面半段寫得還不錯，但最後一段寫得太露，而且刻板。同意放棄。

A1050 「閱讀臺北」

顏：第二段「自黃河水寫出一闕長五千年的詩詞後／劃破湖心的淡水河與基隆河／提筆蘸墨 寫出李白的詩還是東坡的詞／那金融區的繁華還有沾有墨色」。以國中生能寫出這樣文學的意象，很不錯。最後一段中：「臺北的內文在說什麼／問問公園裡玩的孩子／問問加班後回到家的父母／若你心動要買這本書／可以用兩百六十萬份的好心情成交。」作者希望用好心情來買臺北這本書，成為一個好市民，這是有所期許的想法。當然，嚴格上這首詩，仍有些小瑕疵在；但寫得比大學生們有更強烈的意象，所以我推薦此作品。

陳：我有一點相反的意見，主要是在「黃河水」與「五千年」這一段，這些意象太陳舊，在詩或散文裡被寫了千萬次，況且它的意涵跟後面的

詩句（主題）扣連不起來。臺北的「現代都市文化」跟黃河所象徵的「中原文化」沒有直接的關係，其實「中華文化」並非過去我們概括性陳述的單一文化，它應該細分成許多地方文化，真正影響臺灣（傳統農業社會）文化的，是較晚期的閩南文化；至於五千年的詩詞，它跟淡水與基隆的地理內容，也沾不上邊。這兩組意象的對照，沒有產生正面的作用。

顏：黃河是和淡水河來相對的。

向：都是用主題來當作題目，也是小瑕疵的。內容是針對閱和讀方向來寫。凱達格蘭是平埔族的與此無關，而且不宜用猩紅來形容，不宜用五彩的紅地毯來說明；「亦或」錯別字，要改成「抑」，這在修辭上出現一些問題。

顏：他似乎是用中原文化和在地的文化作連接。是有一些小問題：如第一段中「向動輒幾十公尺的金屬巨木／邁出僅此一尺」，宜為「邁出一尺」。

向：個人以為根本沒有所謂中原文化和在地性文化的關係，其用意也不是如此吧。中國文化有五千年嗎？似乎沒有。

陳：同意。

顏：他是說中國歷史五千年。這首詩本想鼓勵他，但有一些問題爭議，那就刪吧。

A1082「閱讀·臺北」

向：一般年輕人寫詩越寫越寫長，變成散文了，而此首卻是短。「腳尖／翻開了那封面／翅膀／打開了那一對／繽紛書扉 招牌、霓虹燈是／註解／卻也讓人／迷惑 偷了那／一點點的紐約／一點點的東京／一點點的巴黎／還有／一點點的／我」以矯健、簡單意象把我來融入多元臺北文化，簡單的詞語，詩的想法不會灰暗，形式取勝，是十三、四歲

小孩子單純的詩。

顏：附議。〈若是能於內在與感覺上多點厚度會更好。〉

A1093「拼湊臺北」

向：這是表現後現代的臺北，「平房搭著大廈的背 打著瞌睡／暴躁的公車吃進匆匆 吐出匆匆／我的哈欠在／撲克的鮮艷成了灰濛 沿著十字交錯遊走」，第二段寫臺北街道「腳踏車的軌跡 人行道蜿蜒畫過／與街道一起 梳理文字／鑽著信義計畫區的小徑」他能夠掌握詩的技巧，用虛幻與現實、大和小對比，繁華和淒冷來說明了。第三段寫人行道上的磚「一個足印 一個方塊／跼著腳尖 點著花瓣 跳躍旋轉」也能用跼著腳尖來呼應前面段落，且能用簡單文字來表達情感。

顏：同意。

陳：同意。

A1094「現代城市」

顏：第三、四段太成熟了，不像是國中生的水平；全篇在古今歷史交錯中，融入了「人我的感悟」，這是很好的。從萬華到淡水河口一路用茶的產業來描繪是不容易的。但在「相片滲出爺爺的古龍水／且能看到一些些／快淡去的 茶的／影子」「影子」是可以改為「味道」。最後一段寫「把流水讀成一種／關於臺北的／句讀／悄悄地／在出海口淤積」似乎是臺北的歷史故事隨著歲月一直在建立，具有生動的意象，以國中生來說是不容易的想像。

向：以形式取勝，同意。

3、評比分數：

國中新詩組第二輪評比（以1~7給分）

編號	作品名稱	顏艾琳老師	陳大為老師	向陽老師	得票	意見
A1009	夜讀臺北河	3	2	6	11	佳作
A1047	華美的阿茲卡班	2	7	3	12	優選
A1057	島的北方	4	6	4	14	優選
A1082	閱讀・臺北	3	1	5	9	佳作
A1093	拼湊臺北	1	5	2	8	佳作
A1094	現代城市	5	4	1	10	佳作
A1095	臺北・一本書	6	3	7	16	首獎

4、得獎作品：

向：國中組比高中組好，所以佳作的作品多也是對的。

首獎：A1095「臺北・一本書」

優選：A1047「華美的阿茲卡班」與A1057「島的北方」

佳作：A1009「夜讀臺北河」、A1082「閱讀・臺北」、

A1093「拼湊臺北」、A1094「現代城市」

貳、散會

臺北市第二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決選評審會議紀錄

組 別

散文

評審群

阿盛老師（簡稱「阿」）
陳銘礪老師（簡稱「陳」）
鍾怡雯老師（簡稱「鍾」）
（依姓氏筆畫序）

時間：97年3月13日（星期四）
下午2時至4時

地點：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第一會議室

紀錄：林家綺

【高中職組】

鍾：先把分數寫出來。

陳：分數定完就名次了，第一名就三分，第二名就二分，佳作不管幾篇就都一分，大概可以選四篇到五篇，然後就請林老師登記一下第一次的分數。

鍾：好像差異很多，我覺得寫臺北的看起來都差不多，這樣交集就會很少。

陳：好，確定〈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第一名，〈臺北之音〉如果列為優等有沒有意見？

阿：好，優等兩名。

陳：再來就是〈緬懷孤寂〉，兩位都是給兩分。

阿：剩下就是兩篇。

鍾：剩下是〈盆地裡〉。

阿：那〈短程旅行〉？

鍾：我覺得無所謂。

阿：他佳作沒有限，我的建議是可以多一篇。

陳：好那就是〈盆地裡〉和〈短程旅行〉就佳作。

阿：對，因為鍾怡雯至少給他不錯的分數。

鍾：可以。

阿：這樣其實交集很大，算是交集很大了。

鍾：對啊。

陳：我是覺得〈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和〈臺北之音〉文字算是比較具體的，有好幾篇看起來好像跟臺北沒有關係，就用個故事把臺北，臺北變成副的。

鍾：其實臺北對一個高中生來講滿難寫的。

阿：滿難的。

鍾：硬是要跟臺北產生關係滿困難的，明年可不可以不要在跟臺北有關？

陳：主辦單位就是臺北市教育局。

鍾：就是題目可以不要設的那麼小，然後字數我建議不要1000到3500，太多而且幅度跨的太大，很難比，要不然高中就2500到3500，國中就1000到2000。

阿：如果考慮這個的話，或許國中就1500到2500，像鍾怡雯講的高中就乾脆2000到3500。

陳：對。

阿：要不然一千多字的人可能比較吃虧。

鍾：對阿，若要區隔，高中2000到3500，國中就1000到2000，國中生要叫他寫3500很難。

阿：對，這樣很好，交集很大。

【決議：高中職組】

首獎：B2069〈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

優選：B2080〈臺北之音〉、B2087〈緬懷孤寂〉

佳作：B2091〈盆地裡〉、B2088〈短程旅行〉

【國中組】

鍾：那接著投國中組，也是投四篇嗎？

陳：可投五篇。

阿：要不要決定一下投幾個。

鍾：我覺得投四個好了。

陳：好。

阿：好。

〈評分中〉

阿：要不要念一次。

陳：好，〈給你的信〉三分，〈Dear我的臺北〉一分，〈臺北人情〉兩分，〈鳴唱，來自臺北城深處〉五分，〈臺北，我欲與君相知〉五分，〈看見臺北〉八分。

阿：這樣交集滿大。

鍾：要一個還兩個佳作？

陳：還是兩個好了。

阿：我們要不要確認一下，〈看見臺北〉是首獎。

鍾：我投三分。

阿：我也三分。

陳：我是兩分，那可以。

阿：〈臺北，我欲與君相知〉是優等。

陳：我是三分。

阿：我是兩分。

鍾：我沒有投，不過ok。

阿：〈鳴唱，來自臺北城深處〉我是一分。

鍾：我兩分。

陳：我投兩分，那可以。〈給你的信〉和〈臺北人情〉當佳作，有沒有意見？

鍾：沒有。

阿：沒有。

鍾：這樣就評完了。

阿：這次這樣真的共鳴度很大，很完美。看見臺北坦白說真的寫的不錯，我初中寫不來這種。

鍾：對，我覺得他水準比高中的好，文學感受度很強，筆調好熟練，這篇可以叫他拿去投報紙。

阿：寫作手法包括結構安排都很懂，已經很厲害，國中而已，國中我還懵懵懂懂的。

陳：因為之前有文藝營的活動。

鍾：不過本身能寫到這樣已經有底子了，真的很讓人驚艷，而〈臺北，我欲與君相知〉就拖太長了，可能要寫到字數3500吧。

【決議：國中組】

首獎：A2077〈看見臺北〉

優選：A2043〈鳴唱，來自臺北城深處〉、A2062〈臺北，我欲與君相知〉

佳作：A2008〈給你的信〉、A2034〈臺北人情〉

〈針對得獎作品講評〉

鍾：我覺得這次國中組的作品有兩篇是特別突出的，水準其實有到了高中，甚至有到大學的程度。特別是第一名的〈看見臺北〉，因為他的寫法參差交錯，裡面的文字非常乾脆俐落，感情的節制控制的非常好，這篇是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佳作，所以得第一名是理所當然，我非常喜歡這一篇。但是整體感覺像是〈臺北，我欲與君相知〉是得優勝、〈鳴唱，來自臺北城深處〉，問題都在於文字拉太長，整個結構就散掉了，因為對一個國中生來說，只要寫到2000字以上，其實就已經很難控制架構，所以我其實建議下一次字數可以不要那麼多。另外，他們普遍上有一個共同問題，就是寫的很相似，屬於個人的部份比較少，大家情感的部份比較多，這是我對國中組整體散文的看法。阿盛老師.....

阿：確實〈看見臺北〉這篇是我們公認最好的一篇，對一個國中生來講，我剛剛也提到，可能我們自己在國中的時候是寫不出來這樣的好作品，這篇作品已經注意到整個架構的問題，結構非常嚴謹，已經有了經營的態度在裡頭，我覺得經營的還算不錯，我覺得他的交錯運用的手法，已經是一個很高的技巧，最主要的是他的內涵，寫臺北的魚、臺北的樹、臺北的河流、臺北的總總、臺北的山，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呈現他這樣的臺北主題，可以說相當高明，我承認他相當高明。當然我也同意剛剛鍾怡雯講的，可能有些因由於字數的限制拉到三千字，對一個國中生來講可能力有未遑，也許我們就建議頂多就兩千五

百字左右為上限，對國中生來講可能是最好掌控的，包括〈給你的信〉，或者〈臺北人情〉都會有這樣的問題，總之，我認為就文字的技巧上而言，有幾篇都相當不錯，就有待琢磨而已。

陳：這次國中組的散文就文字上或內容上，都有超乎我們想像的那麼好的水準，雖然篇數不多，但每一篇對於他所想要表達對於臺北的看法，用他很深沉的文字來闡述，就一個在臺北生活時間不是那麼長的國中生來說，能夠用他們的心來看臺北，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臺北，其實都能夠抒發出個人非常獨到的見解，我從這次我們評審委員選出來的幾篇作品來看，像獲得首獎的〈看見臺北〉這篇，他的角度就非常獨特，他從臺北的樹、臺北的山，從臺北的河流來看臺北，臺北過去就是我們熟悉的一個盆地，從一個盆地的自然景觀一直演變到現在的高樓大廈，事實上能夠從樹、山、河流來看臺北，他也提出他非常獨特個人見解，另外一個國中生能用這樣的心理來看他心目中的臺北，並提出獨特見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地方。至於獲得優等的〈鳴唱，來自臺北城深處〉這篇非常特別，特別的是他從普遍人都討厭的雨水，碰到下雨天時都覺得臺北盆地真的是讓人難過，可是他從臺北的雨水來看臺北，能把臺北的雨水從過去還是屬於海的年代來看臺北盆地，裡頭也包含個人的歷史觀點，也提出臺北雨濛濛美麗的臺北景觀，也的確是用心去看臺北，這篇文章很棒，能用這麼好的文字來傳達心目中的臺北，真是讓人刮目相看。至於獲得另外優等獎的〈臺北，我欲與君相知〉從各種不同角度看臺北，有臺北的雨、臺北的夜、臺北的人，還有他心目中的臺北，他從各種不同角度來看他朝夕相處的臺北，不但只是提出臺北的風景，也提出臺北甚至於孤單的、甚至引人入勝的許多地方，我想他之所以成功，文字是佔了重要的因素，這篇〈臺北，我欲與君相知〉文字優雅，甚至於已經到了優美的地步，是非常好的一篇散文，他能用這樣的文字把臺北描述出來，真是讓人刮目相看，這是國中組的部份。

鍾：那我其實對高中的整體感覺其實是有好幾篇水準都在伯仲之間，很難

分別，因為主題太集中，但是寫法可以分散，但是有好幾篇甚至有一半我覺得太接近了，所以在挑選上有點困難，那我覺得其實這次高中組普遍上有個共同的問題是，文字非常的文藝腔，有人把這種文藝腔叫做非常中文系，我其實覺得就是下筆對自己比較沒有自信，所以比較會用傳統文學裡面的感覺用到自己文字裡面，可能這對寫作是比較有自覺的，對一個高中生來說，可能意識到散文是什麼樣的東西，他不是寫別人的感覺，而應該是寫自己的感覺，所以他們的文字第一個可能要注意一下，第二個部份就是節奏感，因為我覺得到了高中階段大部分他們對節奏感沒有，其實節奏感指的是一篇文章下來是有分段的，他有一種內在的韻律和節奏感，但很多都是一頁下來只有兩段，那即使文字還不錯，節奏感就弄壞了，第三個是他們取的題目，對一個高中生來說他應該意識到題目是一篇文章的眼睛，散文之眼，但是他們題目部份也許文字寫的不錯，但題目放壞了，譬如說〈盆地裡〉這篇，我絕得他的文字和傳達的東西部份，在這次作品裡是算寫的不錯的，可是他的節奏感第一個壞掉了，就是他的節奏都是大段大段的，第二個就是他的題目沒有放好，再來就是有些地方他會寫別人的感覺，而不完全是自己的感覺，這完全是扣分的一個部份，但整體感覺我覺得在這次作品裡算是寫得不錯的，又譬如說〈緬懷孤寂〉，我其實看到這題目並沒有打算給他分數，後來看它內容其實寫的不錯，「孤寂」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抽象的，他居然拿來當題目，然後他沒有辦法很明確告訴我們他的孤寂是哪一種，因為他寫抽象感覺的功夫還不到，就變成這題目就先嚇壞了，內容就沒有辦法傳達出他想傳達的東西，因為那麼多人寫過孤寂，那你的孤寂究竟是哪一種？那在臺北盆地的孤寂又是哪一種？他其實要很多很多事件去串聯，我覺得有點可惜，那〈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也是，記憶跟時間是多麼大的題目，可是他居然把它拿來當題，變成他一開始下了一個很寬泛的題目，然後若要在縮小去寫他就變得很困難，在這些落差裡看到這些寫作者試圖去完成他們覺得應該是很大的東西，但是寫散文基本上是寫一個你感受最深刻的東西，這個部份他們比較沒有抓到。

阿：好，那延續剛剛鍾怡雯講的，散文這文類基本上是寫「我」，撇開這個「我」可能就看不到一個真性情在裡頭，這也是我必須要強調的，給高中生作為參考。也就是我看到只有在〈盆地裡〉真正有提到「我」的感受，「我」的感覺，那其他的篇章就比較屬於描述他人，作為一個觀察者，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做唯一個觀察者的書寫方式，但是文中「我」的情感不見時，顯然他會折損掉閱讀的一個誘因。譬如說命題，我也是同樣的感覺，當初看的時候，就覺得怎麼命題是這樣的，也就是說他們企圖要下一個很寬的標題，譬如說〈緬懷孤寂〉，孤寂剛剛鍾怡雯提到這已經是相當高層次人類哲學上的一個問題，當然可以縮小到個人的孤寂，但是我們看到作者並不是這樣，換句話說就文字而言譬如〈臺北之音〉、〈緬懷孤寂〉〈盆地裡〉〈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大致上就文字而言，我覺得都是可以的，問題是在於剛剛提到的那一點，「我」的情感他必須要釋放在文章裡面，這很重要，當然命題以高中生要留意，不必企圖創造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們共同認為〈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這篇很好是首獎，但是那樣的命題實際上不是很好的命題，給他首獎是我們共同承認是最好的，但我個人認為的話是〈臺北之音〉，雖然命題是普普通通，但是至少他抓到了一點臺北的聲音，各種聲音譬如說下雨的聲音，他有抓到，雖然這題目很「俗」，但是至少接近了他的主題，當然其他篇章我們來看或許lost掉了，這次是因為名額的問題，不過共同而言我們三位評審的交集很大，幾乎沒有爭論的，也就是說看法大致上是一致的，當然我們給國中生和高中生的建議是，第一點寫散文一定要把「我」放進去，包括「我」的情感，「我」的所見所聞，「我」總總感受，情感一定要放進去，要不然臺北只是臺北，你眼中的臺北才可能是最可觀的，你感受到的臺北，臺北的情感才是最可貴的，而不是泛泛的大家共同認為的101等等，這大概是我們的建議，我們會覺得這樣的作品，文字上我很滿意，基本上這些入選者的文字上我都很滿意，就只有剛剛那兩點需要留意。

陳：關於高中職散文組的部份，我們三個委員阿盛老師、鍾怡雯老師還有我，我們在看這些作品時也相當意外，就是經過了初審投稿的過程，還有經過冬季文藝營的訓練，參加投稿的這些年輕朋友都長大了不少，由實是從這次我們看到的決審文章裡頭，每一篇其實都具有深具個人風格，但是評審的過程我們還是必須要選出所謂首獎、優等獎和佳作。那麼最後入選的五篇文章當中，從〈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臺北之音〉、〈緬懷孤寂〉、〈短程旅行〉、〈盆地裡〉這幾篇作品都具有他們個人風格與特色，我個人對於〈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這篇獲得首獎的作品，他的前言自己寫道紐約是個大蘋果，倫敦是有霧都之稱，香港是萬象之都，那臺北是什麼？看到這句話我個人也非常意外，我也不知道那臺北是什麼呢？我很想從作者的敘述或描繪中，來認知他心目中的臺北是什麼，甚至也能啟發像我這樣的讀者能夠再一次認識臺北到底是什麼，我們對於臺北好像是熟悉的，但又好像是陌生的，臺北要用什麼方法來做聚焦的描述，到底臺北屬於什麼東西，在〈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這篇文章他用了很多細膩的文字，把他所經歷過的臺北當作一趟旅程，從預約的行李箱，成年普洱的對話、光影的漫歌、一桌人文的饗宴、異國的交響曲，世態的情節，從現實的層面、從浪漫的層面、從許多不同的層面來看他心目中的臺北，那麼從他短暫的旅程來看他心目中的臺北，我實在很想知道臺北是不是可以像紐約是個大蘋果、倫敦用霧都、香港用萬象之都來形容呢？其實我還是看不到，換句話說所謂的臺北還是一團迷霧的，我當然是希望有更多的機會看到年輕朋友用他個人的見解來描繪他心中的臺北，不過這篇獲得首獎的〈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來說，他的文字非常優雅，敘述的方式很討人喜歡很引人入勝，那麼最後被列為首獎也有他的道理存在。那麼〈臺北之音〉他是用這個雨水來描述他心目中的臺北，我們常常覺得臺北的雨真的是討厭，因為動不動就下雨，而且雨有點髒，但是他用臺北的雨水混合音樂的韻律感，來描寫他心中的臺北，活靈活現用有韻律的方式把臺北敘述出來，甚至是把

他認為的臺北城究竟是怎麼樣，甚至是龍山寺香煙裊裊的情況，以及高樓大廈、玻璃窗的臺北生活一一敘述出來，文字滿生動的，能夠用音樂的律動感來描寫臺北是他獨具風格的特色之一；那麼〈緬懷孤寂〉這篇文章當然相當特別，生活在臺北我們是不是都會感到很寂寞？也許是吧，生活在臺北這麼奔忙奔波，又這麼現實，當然偶而也會遇見溫暖的情況的臺北都會，常常會讓人感到很孤寂，他利用這個孤寂來描寫他心目中的臺北，文字上也好，敘述上也好，尤其是在文章中有提到一句「不在才是最大的現場」，充分把他個人對臺北的孤寂感敘述出來，深得人心，寫得非常棒，緊接著〈短程旅行〉雖然很短，用很短的概念來敘述他心目中的臺北，甚至也描寫淡水河的來由，有一些報導的因子存在，又有非常優雅的散文文字在裡面，有引人入勝之妙。在〈盆地裡〉這篇臺北盆地過去現在歷史以及現實中活靈活現的臺北人生活，包括從捷運裡看到的臺北人，以及捷運裡代表臺北的地標，以及淡水河，過去臺北的林林總總，一一的描述出來呈現在文字裏面，都發人深省，所以我想這篇文章在他特殊的表達上也非常具有個人風格的好作品。

臺北市第二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決選評審會議紀錄

組 別

高中職極短篇組暨小說組

評審群

吳鈞堯老師（簡稱「吳」）
郝譽翔老師（簡稱「郝」）
彭瑞金老師（簡稱「彭」）
〈依姓氏筆劃序〉

時間：97年3月13日（星期四）
下午6時至8時

地點：明星咖啡館

紀錄：廖美娟

一、 極短篇組

※決審方式：

初步計分，得出分數依序為：（故影）（7分），（上鎖）（6分），（破洞）（5分），（食夢）（3分），（企業家之死）（2分），（機械城市）（2分），（承諾）（1分）。評審決定依分數進行排名，確定首獎為（故影），優選為（上鎖）、（破洞）兩篇，佳作為（食夢）、（企業家之死）、（機械城市）、（承諾）等四篇。

以下為評審評語：

郝：（故影）這篇是我覺得最有小說的味道的作品，他的結尾同時也不落俗套，設計非常巧妙，（破洞）這篇也具有科幻的意味，同時也隱喻人心的破洞，結尾很成功。（食夢）很清新，有一種童話的風格，但是情節上的設計有些刻意。

吳：看得出來作者有一些伏筆，劇情有張力，但是缺乏深度。

郝：（上鎖）這篇設計也很巧妙，從門的上鎖到內心的上鎖，但是驚奇感就少了點。結尾好像多了一點道德教化的意味。企業家之死劇情感覺比較通俗，大概可以預期它的發展。裡面劇情起伏太大。

吳：利用上鎖這個想法，解釋城市人的自我保護心態。結尾有趣。（承

諾）這篇結尾比較芭樂一點，用死亡當結尾，作者應該多一點解釋為何主角非死不可。（機械城市）是以捷運為主，城市如機械，自己亦然。主題是人的物化，但寫得過於簡單，結尾有些突兀，不夠自然，（故影）寫父親是酒鬼，母親帶他長大，他努力都為了媽媽，但童年陰影依然尾隨。結尾有張力。

彭：我想在整個作品說來，這些小朋友大概不懂何謂極短篇，所以會不自覺的用短篇小說的寫法，文字較浪漫，或者不是很簡潔，例如說（食夢）便是如此，結局不是很精要。其實極短篇小說重點是要醞釀達到一個衝突點。像（在你和寂寞之間）這篇就是這樣，作者安排主角遇到一個奇怪的畫家，但是不知道這樣的遭遇用意何在。

（破洞）這篇懂得在結尾這邊出乎意料，將都市裡人的爾虞我詐運用的很好，但是如果表達功力好一點就會變成一篇傑作。（臺北市立博物館）這篇我不明白他要表達為何，算是焦點模糊的一篇。（上鎖）比較有教條味，但是小說節奏的進行漏洞最少，在小說結構來說表現中規中矩。（企業家之死）情節是過分誇張，內容不合情理。（機械城市）放在機械化的臺北生活，只有描寫，沒有特別強調目的，所以變成臺北生活的描述而已。（承諾）我大概比較不以為然的是情人吵架吵到自殺，情節安排比較不合常理。（故影）我比較沒有感覺。

整體說來，這些學生其實已經很厲害了，他們的世界很遼闊，似乎也不以學生自居，一般作家會去探觸的題材他都會去嘗試，這是很值得鼓勵的。

二、小說組

※決審方式：

計算積分結果依序是：（無光）（7分）；（漂流者）（5分）；（存億）（4分）；（基隆河畔的畫家）、（獨角獸的側臉）（3分）兩篇；（距）（2分）；

（刺青）、（是誰）、（燃燒的歲月）等三篇1分。

扣掉兩票以下的共有五篇作品進入第二輪評審。評審對各篇依序進行討論後再行投票。

※評審評語：

※（無光）

郝：手法平實，沒有刻意的雕琢，就是娓娓道來。我覺得作者高明的是他寫得很真實，很能打動人吸引人，因為情感真實，以一個高中生來說功力很不錯。

吳：這篇的敘事口吻值得讚賞，看來沒有很高的技巧，感覺上像是對話。裡面讓我感動的事雖說命運坎坷，但是對待的方式卻是處之泰然，感覺有一種誠懇以及一種生命力，加上敘事口吻是平鋪直敘，兩者加起來是相得益彰。

彭：這是在講一個悲慘的故事，剛才兩位提到說顯不出什麼技巧。主要看惟一可取的是他用的題目，好像是生命裡看不到光，這其實是很平凡的議題，所以我把它列為佳作。

※（漂流者）

郝：這篇跟（無光）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跟無光的差別是飄流者是一個知識份子的口吻，在對臺北的描述中寄託他對父親的情感，作者其實觀察很敏銳，但是結局有些刻意。讀完這篇我覺得他一定是讀過（古都）的。

吳：裡面吸引我的的確也是對於街景的描寫。裡面我覺得比較芭樂的是為啥男女幽會的時候一定門就不關然後被發現，這樣的設計好像太過刻意。

彭：裡面我覺得比較可取的是對於少年的描述，透過他父親的行為照見自己。

※（存憶）

郝：這篇我覺得篇名好像太過於文藝腔了點，這篇也是在寫臺北街頭眷村的社區，他的描寫實在具體沉穩。但是我在想結局我比較不能接受。

彭：對，那個結尾好像是不太恰當，小說家好像總是濫用死亡。

吳：對啊，好像死的一點都沒有道理。我比較喜歡裡面的是那種鄉情。

彭：他也可以說看到建築破壞故鄉，那他就換工作了。比較不能接受死亡這個結局。

吳：裡面好像真的找不到一個非死不可的動機。

※（基隆河畔的畫家）

彭：這篇我給他比較高的分數，因為內容的題材很有趣，我喜歡它代表的人生全市的意義，基本上表達的東西都能感受得到，就是你是一個畫偽畫的人，但是後來去說自己就算不去學別人也能自出一種風格，裡頭有一些哲理在。

吳：他的文字是很篤實的，但是後來故事發展玩的有點太過火了，像是威脅房東之類的都太誇張，應該要即時收尾。

郝：我也很喜歡他的題材，但是他的敘事有點拉雜。我想結尾也是不太好。但是可取的是對於畫的體會。

※（獨角獸的側臉）

吳：這篇我沒有很喜歡，我會把他歸類為科幻的類型，內容上好像比較縹緲，很難看透他想表達的是什麼。

彭：這篇其實就是他要表達的東西很簡單，但是他把盡量寫得很複雜，這樣不太好，合理性亦有可疑之處，無法了解寫作者用意何在？

郝：我會給他分數，是因為想說他想法很多，但是還沒有能力去駕馭，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很有潛力。

彭：我也覺得（基隆河畔的畫家）很有潛力，值得鼓勵。

經討論過後，得二票以下者由評審再行推薦，等兩篇亦列入佳作。

※決審結果：

首獎：（無光）

優選：（漂流者）；（基隆河畔的畫家）

佳作：（存憶）；（獨角獸的側臉）；（距）；（刺青）等四篇。

※ 評審對文學獎的建議

彭：建議可以去掉極短篇。

吳：盡量避免指定主題，當然如果指定主題可以讓學生去觀察體會臺北，立意也不錯，但是有時會流於刻意。我覺得在資格賽的時候沒有指定主題，反而好像比較會有讓人驚喜的作品出現。

彭：其實就是在培養文學創作的學生，為什麼要去限制他的創作呢？

李：所以可以初賽限制主題，但是複賽不限制會不會比較好呢？

彭：對呀，這樣好像初賽就資格賽，第二輪就不要限制了比較好。

臺北市第二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決選評審會議紀錄

組 別

國中極短篇組暨小說組

評審群

宋澤萊老師（簡稱「宋」）
張春榮老師（簡稱「張」）
鍾文音老師（簡稱「鍾」）
〈依姓氏筆劃序〉

時間：97年3月13日（星期四）

下午2時至4時

地點：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第一會議室

紀錄：嚴怡芳

國中極短篇組決選方式：

- 一、三位評審老師先選出印象深刻作品，依照欣賞程度給予一至三分，篇數不限。
- 二、統計初選入圍作品的評審給分，排出得分順序，決定首獎、優選與佳作。
- 三、如遇總分相同者，則以給分評審人數作為討論名次前後參考依據。

國中極短篇組討論過程：

A3023（臺北，這城市）

宋：初看還好，但細看之後越覺得有味道的一篇小說。文字通順，寫臺北人的疏離，還有反自然的觀點。

張：其中採比較觀點，能有省思。

鍾：藉由一個油漆工來閱讀臺北的華麗外表，敘述觀點特別。

A3025（臺北・脫離喧囂的音符）

張：具有美感，使人能發出會心微笑，屬小品之作。

鍾：呈現逃而無可逃的臺北人困境，有情韻之思

A3032 (臺北人死前一定要去的十個地方)

宋：小說味濃厚，行文合乎邏輯，內容反映城市風貌，且具想像力。

張：意外的視角兼具特殊觀點。

鍾：觀點極為特別，題旨也令人耳目一新。

A3020 (這城市只有字)

宋：文字流暢、完整，合於邏輯，能指出城市問題，筆鋒一針見血。

張：有批判，但缺少創思，值得鼓勵的是文字運用頗為可取。

鍾：稍嫌憤怨感，但作者很有思考，文氣若能再放鬆會更好。

A3055 (現實與虛幻交錯的城市)

張：扼要呈現，由分而合，很有力量。

鍾：有些孩子氣，只是較像散文。

A3060 (B日記)

宋：文字尚稱流暢，反映了一些臺北畫面，安排了意外巧合結局。

張：日記體，貴於質感，星期二至星期三的部分太簡略。

鍾：結構方面比較不符合極短篇的要求。

國中極短篇組決議：

首獎一名：〈臺北，這城市〉

優選二名：〈臺北·脫離喧囂的音符〉、〈臺北人死前一定要去的十個地方〉

佳作三名：〈這城市只有字〉、〈現實與虛幻交錯的城市〉、〈B日記〉

國中小說組決選方式：

- 一、三位評審老師先選出印象深刻作品，依照欣賞程度給予一至三分，篇數不限。
- 二、統計初選入圍作品的評審給分，排出得分順序，決定首獎、優選與佳作。
- 三、如遇總分相同者，則以給分評審人數作為討論名次前後參考依據。

國中小說組討論過程：

A4043（流浪記）

宋：對挫敗者、畸零者充滿了同情，文字流暢。

張：兩個世界的流浪，筆法穩健，有畫面。

鍾：有深度的思考，文字亦佳，很有小說感。

A4037（閱讀，臺北的溫暖！）

宋：文字流暢，合乎邏輯，寫出一種臺北的鄉土感，老臺北的感覺，很好。

張：形象捕捉、組合，編織出「點」的溫馨連線，可惜結尾太明顯。

鍾：文字感不錯，寫出臺北人人情世故及人物心理，描寫細緻。

A4039（地底下的臺北）

宋：文字流暢，篇名與內容呼應得很好，寫出了地下街的那種感覺。

張：不同人物視角，分進合擊，燭照地底下的臺北，且成另一幅風貌。

鍾：懂得用「三聲帶」來解讀臺北男女，很不俗。

A4017 (臺北，我的家)

宋：形式創新，能寫出臺北的圖像化、現代化，相當具有呈現能力。

張：結尾太弱，無法開出新局。

鍾：用一個混血鬼異鄉人看臺北，不錯。

A4025 (愛·勇氣·臺北—GO！GO！熱血吧，變態……不，閱讀超人)

張：藉由變身、組合，穿梭時空，形成奇幻轉化，饒富趣味。

鍾：很誇張式的荒繆書寫，小說感強，也有對臺北101的獨特觀點。

A4042 (天淵)

張：結合預言示現，帶出戰爭的世界，但稍碎裂。

鍾：文字很成熟，令人驚艷對「歷史」的觀感。

國中小說組決議：

首獎一名：<流浪記>

優選二名：<閱讀，臺北的溫暖！>、<地底下的臺北>

佳作三名：<臺北，我的家>、<愛·勇氣·臺北—GO！GO！熱血吧，變態……不，閱讀超人>、<天淵>

國中小說暨極短篇組總評

◎ 宋澤萊

壹、小說組

評審的結果，這次的小說組評出了1名首獎、2名優選、3名佳作。此次得獎名單是由3位老師互相交換意見、詳談折衷的結果，因此雖然評審出來後你的名次只是佳作，不過可能你竟是某個評審老師心目中的首獎。所以縱然名次並不如你的理想，也不可以看輕自己，說不定你的作品才是真真正正最好的一篇也說不定。

大抵上，如果你能得獎，就已經證明你有寫作的的能力，你應該終生去擴大這個才能，由寫作的生手便成能手，再變成新一代作家，再變成名作家，最後能在文壇掌符，能呼風喚雨，能捲起千堆雪。這就是我們徵文的目的。

底下我要一一評論這些得獎的作品。

※

優等獎一名，作品是〈流浪記〉。作品的主角看起來就是一位年邁的街友，他孤苦無依的流浪在街頭，四處乞討，被人侮辱、圍毆、受傷，最後在大安森林公園的亭子睡著了。他看起來完全失去人生的希望。不過，他其實是在尋找久不回家失聯的兒子。

另外一個星期以前，有一位在公司上班的有為年輕人，他反對老闆不通知大家就突然裁員，終於他和老闆鬧很不愉快；後來由於他始終和被裁員的同事站在同一陣線，最後他也被老闆裁員。這一天，他把公司裡的東西打包好，準備離開公司。在夜晚時，他去街道散心，無意中也走進了大安森林公園。這時，發現了一個老人家，仔細一看，竟是自己的父親……

故事表面似乎有些灰色，但是卻是充滿了對挫敗者同情，總結來看其

實是正面的。在我們當前的臺灣，沒有比同情弱者更加重要了，這個社會到處都是挫敗者，如果我們不自私，能發揮愛心，多照顧那些人，我們的社會才有希望。這正是這篇小說的可貴之處。

另外他的文字流利，佈局巧妙，已達一個國中生的極高寫作水準，他得到首獎可說毫不意外。

※

優選兩篇。一篇是〈閱讀臺北的溫暖〉。這篇小說寫一位叫做小伊的小姐，她在公司上班，雖然她本來就是臺北人，但是她和城市裡頭的人一樣，裝出了一種冷漠的表情，不久她必須和同事小花負責推展臺北特色的文案。她們先去pub喝茶，和一位小花的前男友打架，轉到黑潮咖啡去喝玫瑰拿鐵。最後，小伊還是不能了解自己是否還愛臺北這個冷漠的城市。

她們又和經理一起去吃路邊攤，雖然有鄉土味，很有氣氛，但是還是不能確定她對臺北有感情。

不久，老姊從美國來信，要她赴美唸書，因為即將離開這個城市，忽然她非常懷念演騎臺北的一切，不但懷念小花、經理、圖書館、公車、許多馬路、學生……，覺得這個城市非常的令人喜歡。

到最後她決定不離開這個城市，婉拒姐姐好意，決定在臺北待下去。

這篇小說也是在最後肯定了臺北，成為正面的小說。作者佈局的能力高人一等，他先不說是否愛臺北，而且令人感到似乎是不喜歡臺北的，但是到最後全盤肯定了臺北，這種寫作的方法可以說是「欲擒故縱」，結局令人吃了一驚，感到作者的確是聰明人。除此之外，文筆通順，情節安排井井有條，對臺北街景描寫能力不弱，這些都是作者了不起的地方。

另一篇優等的作品是〈地底下的臺北〉。這是一篇挽回無望情愛的故事，讀來叫人盪氣迴腸。主角是第一人稱的「我」。「我」被她的女朋友「Ms.林」甩了。因為「Ms.林」愛上了「他」。「他」似乎是一個有虐待狂

的男士，在「Ms.林」的手臂上燒出了許多傷痕。不過「Ms.林」似乎有被虐待，她對這種虐待很有快意的感覺。其實，「Ms.林」已經被毒品控制，身體日益敗壞。

「我」剛開始時很沮喪，他先在地下街衣衫不整的流浪起來，日日荒廢他的生命。不過，有一次他在玩「扭蛋」的遊戲中體會到扭轉劣勢的道理。他既然不願意失去「Ms.林」，那麼他必須先建設自己，使自己能站立起來，而不是當個無用的妨礙捷運交通的屍體。他深信他可以拯救「Ms.林」，恢復她身心的健康美麗。

這個願望使他振作起來，導致日後他終於和「Ms.林」重逢歸好，並準備帶她去戒毒……

除了這個故事感人以外，作者安排的場景始終沒有離開臺北的地下街。因此，這篇小說奇妙的顯露了地下街的街景，對地下街做了頗大量的描寫，保留了這一個時代臺北地下街的許多風貌，頗有記實價值，也使小說具有永遠的價值。

另外當然是作者巧妙運用獨白文體，讓男女主角以及旁觀的人說出了整個故事經過，翻新了傳統小說的寫法，事實上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名作〈竹藪中〉〔電影叫做《羅生門》〕就是採用了這個基本手法。作者小小年紀就體會了小說的這種特異寫法，令人稱讚。

在所有得獎的小說中，這篇小說的文字最好，文字非常有感情、明快、流暢，具有一種高度的表現力。如果作者不看輕自己，繼續努力，將來必可以變成一位一流的小說家。

※

佳作三名：

第一位的作品是「臺北・我的家」。

作者巧妙的將故事的敘述者設定成一個從德國來臺求學的青少年學生，因為是第一次看臺北，他的敘述充滿了新奇和不凡。由於敘述者對建築很內行，故事的描寫對象變成了這個城市的有名景點，諸如學校的巴洛克建築、景福門、101大樓。作者對這些建築頗有研究，絕不是泛泛的描寫，而是一種建築學上的描寫，更顯露了作者頗有學問。儘管如此，他的文字卻是文學的文字，看不出有任何的僵硬或不順。

另一個特點是他在小說的形式上〔外觀上〕翻新，使用日記體，將整個的故事有條不紊顯露出來，可以看出作者在追求小說形式上的匠心獨運，很了不起！

在所有的小說中，以這篇小說對臺北城的描寫最有廣度和深度，同時也是最正面的一篇小說，其描寫彷彿能叫臺北城發出亮光，使臺北城變成光鮮亮麗，這是何等了不起的文字煉金術！我們中間有一位評審給了這篇小說首獎，可惜在折衷之下變成了佳作，但是已經可以看出這篇小說的不平凡！

第二位的作品是〈天淵〉。

作者將故事內容設定在未來，也就是臺北被敵軍攻入時成了一個戰場的狀況。首先許多國中生成了志願兵，他們在成功嶺受訓四個月，然後在捍衛臺北城中流血了、受傷了、殘廢了甚至是死了……。

作者反戰的情緒相當激昂，全篇有一種濃厚的頹廢情緒，作者顯然對死亡相當敏感。

散文性的文字被運用在小說裡，因此文字夾帶著大量的抒情成分，因此，這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說，是一種雜揉性的文體，具有特色。

作者如果努力將他的文字才能用在散文創作上，將成為傑出的散文家，而且將會深受讀者喜愛。

第三位的作品是〈愛·勇氣·臺北〉。

這是一篇相當怪誕的小說，故事主角是一個被附身，能改變自己外貌、體格的人，能變成一個像美國超人一樣的人，他當然也能去扶危拯溺。故事出現了當前流行的卡通、漫畫的諸般情節，是一篇雜亂的、異常的，荒謬的小說。

總之，這次短篇小說的的獎作品水準相當高，評審們非常滿意！

※

貳、極短篇組

這一次國中極短篇組的水準尚可，但是並不是那麼的沒有缺點。

評審們認為，目前參加極短篇創作的這些年輕作者其實大半都尚未很明白「極短篇」應該怎麼寫。大部分的作者都認為它只是一般小說的縮寫，只是字比較少而已。這種觀點其實是不太正確的。

極短篇發展到現在，其實已構成了另一種不同於一般小說的特異文體，有屬於自己的結構、佈局、修辭……種種特殊方法。如果你不去閱讀、研究極短篇的名作，而要能寫出極短篇的好作品，根本是不可能的。比如說，極短篇很須要在故事的後面安排一個意外的結局，讓讀者回味無窮，可惜，這次的作品中很少有人做了這種佈局。又比如說，極短篇比一般小說更需要有迅速的、簡潔的蒙太奇手法，但是這次參賽者能把這種手法使用得好的也不是那麼多。

不過，好作品還是有的。

〈臺北，這城市〉是首獎。寫出了臺北小人物被漠視的命運。故事的主角是一個粉刷城市的工人，他看盡街頭形形色色的人物，每個人都行腳匆匆，彼此之間毫無關係。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疏離、互不關心已經成了一種

常態。最後他當然作出了一個決定——把油漆桶丟入淡水的漁人碼頭，離開了臺北。

短小精悍的小說訴說出了臺北人存在的最深問題，相當簡潔有力！

〈臺北・脫離喧囂的音符〉是優選獎。他寫出了一個青少年多麼想脫離臺北這種喧囂繁忙的生活，想讓自己的靈魂淨化，他在大樓上獨坐，想覓得一個淨土，洗滌他的靈魂，後來有一個女孩子陪伴著他。不過，最後，他似乎是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故事是不很清楚的，但是控訴臺北生活的喧囂和忙碌卻是清楚的。這篇小說當然是悲劇，不過，卻有它內在的邏輯和道理。

〈臺北人死前一定要去的十個地方〉也是優選獎。這個題目很灰色，可是題目只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幌子，他卻是一篇正面性的極短篇。在死亡靈魂的飛翔能力之下，作者一一介紹了101大樓、二二八公園、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誠品屋、貓纜……等等。算是一篇黑色幽默的極短篇吧！

另外有一篇佳作叫做〈這個城市只有字〉也用來控訴臺北城的缺乏詩味，也就是說臺北是一個空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文字但是卻成不了一首詩的城市，是很可悲的城市。這一篇和首獎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他兩篇佳作〈現實與虛幻交錯的程式〉〈B日記〉也都有她們的特殊之處。

由於極短篇很容易看完，讀者可以自行閱讀領會，我們不再多評。

總之，這次寫臺北城的極短篇，負面的作品比較多，這種千篇一律的負面寫法是否應該略為糾正一下呢？評審們就不相信臺北城沒有更多的優點可寫！

加油！我們期待下一屆的得獎作品能更傑出更漂亮！

青春不落國

臺北市第二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國中組

A1. 國中新詩組

獎項	學校	班級	決選作品
首獎	靜心國中	趙 瑜	臺北，一本書
優選	介壽國中	林祐民	華美的阿茲卡班
優選	龍門國中	李宛儒	島的北方
佳作	達人女中	林子平	夜讀 臺北河
佳作	誠正國中	李承翰	閱讀・臺北
佳作	敦化國中	蘭蘭真	拼湊 臺北
佳作	靜心國中	郭宇安	現代 城市

A2. 國中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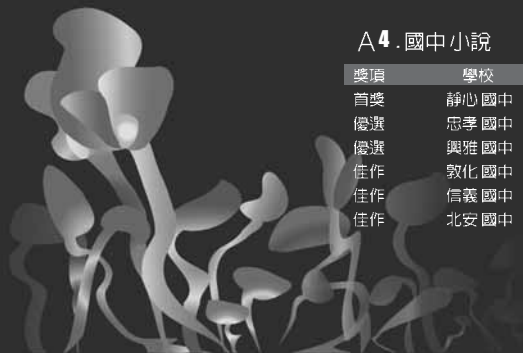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首獎	金華國中	林賢進	看見臺北
優選	敦化國中	陳迺君	嗚唱，來自臺北城深處
優選	北投國中	陳樂儀	臺北，我欲與君相知
佳作	薇閣中學	劉永浩	給你的信
佳作	介壽國中	金瑞琳	臺北人情

A3. 國中極短篇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首獎	龍門國中	李宛儒	臺北，這城市
優選	龍門國中	洪博軒	臺北，脫離喧鬧的音符
優選	信義國中	王書璇	臺北人死前一定要去的十個地方
佳作	靜心國中	郭羿伶	這個城市只有字
佳作	古亭國中	陳佳婷	現實與虛幻交錯的城市
佳作	誠正國中	李承翰	B日記

A4. 國中小說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首獎	靜心國中	郭宇安	流浪記
優選	忠孝國中	黃韻宇	閱讀，臺北的溫暖
優選	興雅國中	蔡璿芹	地底下的臺北
佳作	敦化國中	楊巨孺	臺北，我的家
佳作	信義國中	王書璇	愛・勇氣・臺北——閱讀超人
佳作	北安國中	王 婕	天淵



國中新詩組首獎 臺北，一本書

太扯了太扯了太扯了。好快樂好快樂好快樂。
這次得獎我覺得好驚訝，好像錢就嘩啦啦的從天上掉下來。
以前我只能跟自己說我想說的話或詩，寫東西可以跟好多人說我想說的話。就算這首詩只是專門比賽的，還是可以讓自己有理由一直胡思亂想。
我一直覺得看小說跟寫小詩都是很棒的東西，真的好喜歡這種好棒的感覺！

靜心國中



趙瑜

臺北，一本書

葉片翻飛字句

震耳地切碎紅磚和黑柏油

車聲依然填滿

整張封面

章節溢出

滴

落

在淡水河。被悄悄

收起，滋養

夕陽栽植的金黃

金黃攀上街衢

抽 高

纏繞為

肩，或電線桿上麻雀裁剪的

暗巷和豪宅

人們用影子黏貼

目次

標題太醒目

早已被捷運拉長，呼嘯著

衝破，梅雨的扉頁

水太多餘

淋

濕

大屯和

塗抹彩妆的西門町，信義區與

底下打坐的觀音山

他們都說：這只是一種洗滌罷了

候鳥不了解

依然以雲朵為鈔票

買下

一本臺北，夾著紅與黑

詩

國中新詩組優選 華美的阿茲卡班

原本只是應付老師課程要求寫的一篇作文，沒想到被選上參加初選投稿；想說既然寫了，投稿又不需再費心思，帶著這樣不是很積極的態度投稿，沒想到竟然受到評審青睞通過初選得到參加文藝營的機會。

建成國中文藝營裡，主任人很好，來參賽的人都很厲害，能得到參加文藝營的機會，已經滿意了。文藝營過了一個多月，幾乎都快忘了文學獎這檔事；3月14日這晚回到家，竟然聽到我得獎的消息，真是令我感到驚訝。其實，這次得獎帶有很多運氣的成分，很謝謝主辦單位給了我這樣的機會，謝謝大家。

介壽國中



林祐民

華美的阿茲卡班

敦化北路牽著民生東路
忙碌的穿梭在我身旁，全是
穿西裝打領帶的罪惡
在深不見底的慾望裡
尋找獵物

黯淡無光的左眼渴望著名
空洞深邃的右眼期待著利
萎縮的腦中全是股票和投資報酬率
手裡拎著
一箱又一箱的心機

真誠
被混凝土所淹沒
熱情
被捷運載到無人知曉的終點站
噓寒問暖

淪落為計算利率的方程式

高聳入雲的奢華啊
何時才肯伸出援手
一口吃剩的麵包也好
黯淡的一百零一層樓下
流離尋岸的種子
背著風蜷縮在迷宮的角落
發顫的啣著
千瘡百孔的夢想

在沒有溫度的鐵欄杆後
我能否留有
造物主最原始的禮物
走出
島北，華美的阿茲卡班

國中新詩組優選 島的北方

用文字編織一個屬於自己的夢，這是我一直以來對文學的看法。於是鉛筆在稿紙上寫寫停停，沒什麼壓力，也沒什麼成果，不過是課餘的消遣，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種興趣。

這次參加青少年文學獎，大概也是抱著這樣的心情，直到初選入圍，方才驚醒。暗自慶幸能與各方高手齊聚一堂，至於得獎，是不敢想的。

所以當獲獎，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傳來，心口甜甜的，滿是驚喜。若真要說些什麼……謝謝！

感謝主辦單位策劃文學營的活動，感謝評審們的青睞。

感謝吳正文老師的指導、學校給我這個機會、爸媽及阿姨的支持與鼓勵。

還有為我帶來笑容與好心情的各位呆子，以及一直以來給我靈感和勇氣的你們。說不盡的感謝獻給我生命中走過的大家。

龍門國中



李宛儒

島的北方

久遠以前在 島的北方
湖不知怎地 沒了
圓山 也成了遺跡
歷史的日子裡
紅髮人 來 去
劉氏在此築起
鐵路與 城牆
然後用一張紙 送給海上另一群人
百年以後 才有人想起 這裡 曾是
凱達格蘭的家

我是，東北來的風
遙遠地發現
聖多明哥 依舊
佇立在 島北看海的
位置 却

却追不上 變遷的腳步
迷路 撞上人稱陽明的 丘
滑、

落、
落、
進、
北投溫泉
暖 如那杯咖啡的溫度
在山腳下
城裡的一隅
散發著 多久前？
異國帶來的
香濃 或稱蹂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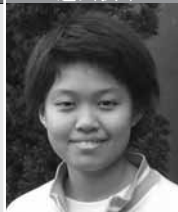
多耀眼 看你的野心
一百 還不夠 再加上 一
別說什麼 高處不勝寒
年夜過後 你
細嚼 臺北人偉大而寂寞的 夜
島的北方
人說啊 那座城 是
繁華

國中新詩組佳作 夜讀臺北河

「閱讀是文學的海洋」，這是2008臺北國際書展的主題，也是我寫本詩的靈感之一。文學的世界有形形色色的領域，而詩是最純真、最精鍊的文學語言，詩要寫得精闢，但又不能斷章取義；要有內涵，但不能晦澀難懂，幾番思索後，本詩於焉誕生。

我要特別感謝將我初選作品投稿本次比賽的學校師長、國文老師、導師、常讓我靈光一現的二孝全體同學，以及不斷鼓勵我參加比賽的父母。

達人女中



林子平

夜讀臺北河

河是有種類的

檢索回憶的風景

涇渭分明是忠孝東路

玻璃帷幕是信義商區

閃若天河

河是有顏色的

時間的橫軸悠游其中

空間的縱軸沐水而過

悄悄的墨藍色

悉心 刻畫

名為臺北的書頁

豐厚藍鵲的羽翼

艷裝杜鵑的嬌容

河是有情感的

母親淡水

孕育

兒女臺北

瀏覽母親的育兒手記

記生命之流擁緊盆地

呵護 永懷今昔

河是有回憶的

湧動的歷史襲岸而來

岸上的燈塔是未眠的

不寐的彼岸 面向湛藍

無垠湛藍

於心口

澎

湃

國中新詩組佳作 閱讀・臺北

雖然說我是我們學校第一位參加的學生，但沒想到一參賽就獲得了不錯的成績！所以……

很感謝我的導師曾老師，謝謝她讓我參加這次的比賽，也感謝她在國文課上的認真教導，將她的錦囊妙計全都不保留的交给了我。

也感謝圖書館的阿姨，因為她允許我將正在展示的作品集借給我，讓我在比賽前充充實實的將上一屆選手的作品飽讀了一遍。

最後也感謝建成國中的老師們，連在晚上也在為我們整理資料，也感謝所有參賽選手，讓我了解到我的實力。

誠正國中



李承翰

閱讀・臺北

腳尖

翻開了那封面

翅膀

打開了那一對

繽紛書廊

招牌、霓虹燈是

註解

却也讓人

迷惑

偷了那

一點點的紐約

一點點的東京

一點點的巴黎

還有

一點點的

我

面對華納

我望向……

這邊就先用10/1擱著吧！

看完電影之後

我還要繼續

繼續

讀

詩

◎ 新詩獎

國中新詩組佳作 拼湊臺北

我很高興能夠參加這個文學營，也認識了一些朋友。最令我驚訝的是，在眾多好手中，我竟然有個獎項可以拿。其實不管結果如何，往後也會在文學的路上繼續前進，改善缺點、磨練自己，讓自己的夢想成真。

敦化國中



簡韻真

拼湊臺北

平房搭著大廈的背 打著瞌睡
暴躁的公車 吃進匆匆 吐出匆匆
我的哈欠在window shopping
撲克的鮮豔成了灰濛 沿著十字交
錯遊走
東西 不知道目的
南北 不知道方向
人群的氣息 抹霧了靈魂的窗
原來我也在匆促 一頁的速度

腳踏車的軌跡 人行道蜿蜒畫過
與街道一起 梳理文字
鑽著信義計畫區的小徑
太刺眼的絢爛在風中微微瑟縮
虛幻了真實 真實了虛幻
這一頁 標題是透明的

一個足印 一個方塊
踮著腳尖 點著花瓣 跳躍旋轉
以小鸟的節奏芭蕾
擁抱都市沙漠中的綠洲
我呼吸/O/的凝視
浪跡的一頁
散亂的書頁 嘗試
拼湊臺北

國中新詩組佳作 現代城市

靜心國中

第二次參加這個比賽了，覺得自己表現當然是可圈可點。我們學校的這次也有參加，真的覺得好有趣！記得第一次來時，自己一個人不知道要說和其他人說什麼，所以，三天下來講的話大概屈指可數吧；這次不同了，加入我們學校的，能講話的多了，當然也就不會那麼沉悶。

這次的比賽期間，我認識了一位散文組的同學，印象很深刻的，也是這次國中散文組首獎，真的很恭喜他！

不過……這次真妙啊！下次要更加油！（好虛的結尾＝）



郭宇安

現代城市

霓虹在街上
閃動規則性的心跳
而歷史的吐納
愈 吸
愈 長

明月交接希望
至太陽手上
排氣管吐露
屬於城市的文字：
鋼是不易斷的無言
筋似交集沒有體溫
眼睫沉默如未啓的唇
鐵窗把親密切割
成那些有稜角的……

街燈乃十字路口
將流浪的記號交給飛蛾

孤獨如霜貼滿眼睛
捷運一車車送出——
昔日臺北的泛黃
相片滲出爺爺的古龍水
且能看到一些些
快淡去的 茶的
影子

腳步交疊
透視盆地的血脈
忙碌搜尋著
年輪的形成原因
把流水讀成一種
關於臺北的
句讀
悄悄地
在出海口淤積……

國中散文組首獎 看見臺北

“So sweet was ne’er fatal” 〈Othello 莎士比亞〉

首先，我要向爸媽及國文謝老師致謝。因為老爸老媽不喜歡九年級的我太投入於舞文弄墨。不過，謝老師還挺支持我寫新詩；所以，我的散文才有些詩的手法，有些空靈，有些虛無。

曾有位師長說我的風格有點宋詞的感覺——華麗，纖細，略帶哀愁。這就是我做詩行文的心情及泉源！

用心感覺這個世界，我還有更廣闊的空間、能累積更多能量，在文學的領域中綻放！

金華國中



林賢進

看見臺北

我和你一樣，是從南部上來的孩子。只不過我比你早些，早些將根扎入這塊不屬於我們的土地。

你說你要看看這塊陌生的土地。走，我帶你去看。

臺北的雨，有些冷，有些急。一年四季不停的下，下著下著也沾濕了室外的活力。夏季，他們是一群旋轉的木馬，答答的馬蹄在城市上空流轉，斗大的雨滴敲碎了這裡夏季的悶熱；偶而帶來些太平洋海上的氣息，一些島國所沒有的遼闊。冬季，他們是南遷的遊牧民族，仗著北方肅穆的寒風，用他們在海面上搶來的水氣，不懷好意的和我們交換城市上空的塵埃。

這裡的雨和我們故鄉的雨有些不同，多了點憔悴，少了點熱度。

突然一滴金色的雨滴落下，撞擊在曾是湖面的天空，一輪一輪的同心圓，凝結。

這時的你，突然笑了。你說你懂這裡的雨、這裡的樹和這裡的風。自然的景物，早就存在了千百年，他們的故事，可以慢慢去讀。我，惘然了。原來，你是要這裡城市中人的故事。

臺北的街頭，有些擁擠，有些冷淡。我和你一起走在街上，而你緊抓著我的手，嘴角帶著點微笑地對我說，我實在是不適合當個盲人的嚮導。我低頭看看正在說話的你，想起你那沉鬱的個性，我滿足的笑了。

臺北的樹，有些安靜，有些哀傷。湖的歌謠，自從那批貝塚人離去後就被遺忘；曾是海的遼闊，也被時間風乾的只剩下凹陷的狹隘。身旁的樹告訴我，這裡曾經是魚的故鄉，這裡曾有著許多水的歌謠，但人們早已不再傳唱那些小調，放棄了曾有的尾鰭，用四足在地上爬行。徐徐吹過的風說，爬行的動物總是比較殘暴，紅色頭髮的人互相決鬥，不久一群不理會我們的南方農夫趕走了那些色目人；隨後綁著辮子的官員當這了那些陸生動物的老大，把太陽畫在旗子上的人又接收了這塊土地，他們認為自己是這兒的主人，砍斷了樹的身軀，製造出他們認為值錢的揮發性物質。這時我聽見樹的哭聲，回頭一看，一輪輪的同心圓凝結在他們血淚斑斑的身軀上。

這裡的樹和我們故鄉的樹有些不同，多了點憂鬱，少了點陽光的微笑。

前幾天，你說你想逛街，我訝異的張大了嘴巴。但隨即想起在看不到顏色的你面前做出這種動作，實在是一種無禮的行為。我好像騙了個真心的朋友，自己慚愧的低下頭。有時候我懷疑你的眼睛其實是看得見的，因為在我低下頭的同時，你適時地伸手輕拍我的肩膀，雖然差了幾公分沒拍著，但我已握住你的手，心中早已下定決心要帶你逛逛這城市的市井街衢。或許你看不到晚霞的色彩，或許你無法貨真價實地衡量淡水河的遼闊，沒關係，我可以幫你看。

你的導盲杖在我們的前方搭搭的敲擊著路面，我緊靠著你，替你注意那些不被你的拐杖所發覺的危險。這時你突然開口，問我說現在我們在哪裡，我帶你走向一家飲料店，買了杯珍珠奶茶。在你疑惑不解的吸起一粒粒的珍珠的同時，我小聲的告訴你：師大夜市。

路人用疑惑不解的眼神看著我們，試著解讀我們這奇怪的組合，我們好像是奇異的拓荒隊，我用眼睛蒐集可見光波的資訊，而你用拐杖發覺藏在光線之外的訊息。

看著你的步伐一落一落的，我便不想打擾你逛街的興致，望著那些琳瑯滿目的商店，心想你若能看見這些景物那該有多好。突然，你說了一句

話：「這裡的人，跟我們故鄉的不太一樣……。」我想了想，童年時期的我，逛街的感覺確是和這裡有些不一樣。我隱隱約約的憶起小時後新年逛大街的感覺，和現在這裡，雖然這裡每一個商店門前都大排長龍，貨品也比南部精緻，但是那些小販的叫賣聲好像少了點人情味，店家和顧客之間只剩下金錢的關係，那些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卻早已消失無蹤了。這時我已失去逛街的遊興，便帶你走至臺北的藍色河流。

捷運，你說。我訝異的看著你，心想在南部的你如何從那「嗶——嗶——」的聲音判斷出那就是捷運，你微微的笑著要我趕快扶著你，讓你用你的腳底去觀察這臺北才有的地上河。或許是搭板南線人潮比較擁擠，也許是我比較粗心，在我們走出捷運時，突然一個拖著行李箱的人絆倒了你，你的拐杖掉落在月臺上，而沒有任何一個人看見那銀色的淚痕，我趕緊扶起你，帶你離開這充滿急速和無情的月臺。

我變得有點憂鬱，出了站，便攔了部計程車，用黃色的車身將我們送往臺北的河流。

臺北的河流，有些固執，有些古老。他們還記得那些樹所說的從前從前，還記得那些海的故事。得益於一年四季不停下著的雨，他們穩定的流著、流著。或許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不停流動，他們侵蝕了多少落後的思想，搬運多少叱吒風雲的大人物到遺忘的海邊堆積，沉積多少失望和痛苦到我們的河床？我們都不知道。我們都不知道他們唱著那些湖的曲調有多少次，都不知道他們唱著那些島國的小調有多少次。他們比樹還要堅持，還要堅持把那些海洋的故事傳唱下去。

這裡的河和我們故鄉的河有些不同，多了點污染，少了點魚的歌聲。

這裡是淡水河畔，我說。我看著你不解的眼神，心中對我剛剛如此情緒化的舉動有些抱歉。你又用你那心電感應的特殊本領，在我道歉的話語脫口而出之前，就用手指封住了我的嘴巴。你放鬆自己，倒在河畔的草地上，我也隨著你躺下，把憂鬱吐向天空。你突然叫我數數天上的星星，我便笑著

反問你說我若是隨便數你又如何得知？這時你摘下臉上的墨鏡，轉過頭用頑皮的臉龐看著我說：「我可以自己數啊。」這時我只看見你雙手在天空中指指點點，口中喃喃的說：「一、二、三……。」

臺北的山，有些孤傲，有些自負。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們是汪洋大海上的孤島，彼此互相較勁，充滿了隔閡與衝突。漸漸的，間隔他們的水逐漸退去，他們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是獨霸一方的島主，而成為一群被世人稱呼為大屯火山群的一份子。想起當年在海上叱吒風雲的那段日子，無法忍受陸地的侷限，他們憤怒了。大聲地咆哮，體內的岩漿肆虐而出；想要用駭人的熱岩填補遺失的海潮，卻在時間無情的嘲諷下逐漸凝固。他們放棄了。不再想要回到熟悉的海洋，但依舊遙望著天空想像那藍色的過往；不再想要遠離自己的同伴，安於現實的橫互在這太平洋上的小島，佇立在她的北端。他們沉沉睡去，滿山遍野的花朵在她周圍盛開，盛開在曾是岩漿的地帶；名為杜鵑的小花，用鮮紅的色澤記載著那充滿火焰的過往。

這裡的山和我們故鄉的山有些相似，多了點和藹，少了點威嚴。

這裡是臺北的山，一座開滿花的山。你現在在我的前方輕巧的跳躍，歡心的感覺這些粉紅色的花朵。我們很早便上來這座山，因為我想讓你有更多的時間和這裡的花一同綻放微笑。山上的天氣有點冷，你的笑聲卻充滿了陽光的開朗。我和你穿梭在花的交響曲之間，聽著杜鵑唱著特有的大調歌曲，有些淡淡的哀愁，卻是真心的喜悅。

記得你說你要看臺北的煙火吧，其實臺北的煙火就是有些淡淡的，淡淡的，……像杜鵑花一樣的微笑。

國中散文組優選 鳴唱，來自臺北城深處

經過半年的長期抗戰（什麼啦）真的得獎了耶！（震驚）
從初選到決選結果公布，也半年了吧。其實這個獎對我來說意義是很特別的，因為第一屆決選是慘敗回家（根據會議記錄第一輪就踢掉了）所以這一次是嚴陣以待，當然經驗也比較多了，寫起來比之前容易一點。很喜歡這個比賽喔，雖然一、二屆的決選題目感覺上很相近，但是經過一年我覺得寫起來差很多呢，得獎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肯定了這一年來的進步。我不是一個常常得獎的人，其實對文學創作也涉獵得不多，所以這整個長達半年的過程讓我看到了很多沒看過的，拓展視野，而不是像以前一樣純粹盲目地摸索。

謝謝大家，我很開心。

敦化國中



陳涵君

鳴唱，來自臺北城深處

活在這盆地遞嬗的時序裡，我習慣記錄臺北的心情。我為這城市編寫的每一頁日記，都隨著她的心情而譜寫不同旋律的歌謠，聆聽她隱隱約約的歌聲。在這個城市裡，我們像緩緩游過的快樂的魚，採摘臺北在車流中躍動的音符，編織旋律，敲打節奏，然後演奏一首屬於臺北的交響曲。最後，我可以坐在城市深處一扇落地窗前，泡一杯茶，靜靜地用聽覺呼吸臺北的鳴唱。

S

雨，不停落下來。

濕氣蒸溽的盆地，鐵灰色的山巒禁錮了春天，於是春神帶來的綿綿細雨就這麼浸著，陳腐的草泥氣息冉冉上升，終於成為一團模糊的氤氳，無聲覆蓋了我們的城市。

一向討厭春天。或許是因為小學課文裡老是喜歡建構那些春暖花開的謊言，等到被一點也不詩意的細雨，綿綿密密持續不停地纏住了，才猛然驚覺那不過是欺騙。妳常說妳喜歡下雨的日子，原因竟然是「詩情畫意」。不相信愛看血腥電影的妳會有這種想法，每當雨絲飄落，我總是習慣在妳讚嘆的同時，大聲咒罵雨水帶來的麻煩。

臺北，這城，是從水中而生。臺北的土壤仍懷著湖泊的記憶，於是每

年每月熱烈地歡迎這些雨，蒸溽，籠罩，直到形成一座氣態的湖。一座充斥著窒悶暖濕腐爛的春天氣息的氣態的湖。

直到段考前那兩週飄雨的留校自習，我才漸漸瞭解臺北真實的樣子。位於五樓最後一間的教室，和持續忙碌的九年級隔著一條幽暗的河，距離一樓穿堂的喧囂更是遙遠。每當放學時看見對面浮在黑暗中的燈光方塊，我們就會不約而同地想要一支手電筒，用渾圓的光域裝飾身旁的暗黑。循著向下的階梯步步接近臺北真實的面貌，由黑暗而沈靜的城市深處向外擴展，逐漸聽見喧囂的城市之歌。南京東路的熙來攘往是布景，舞臺上演的是不眠的戲，旗隊學生在穿堂舞動著疲倦的斑斕布影，和嘈雜的放學人群交錯，我們也拖著書包游在其中，義無反顧地游進沈重的雨夜。

所以這就是臺北，還是個湖，而我們不過是魚，在這城市裡忙碌游動的魚。用一座澄澈的湖作為城市背景，那麼舞臺上就是形形色色的魚了，從那些古老的記憶裡悠悠地游到此刻的時空。

臺北最原始的旋律是什麼？我一直在找，也一直沒有看到，答案就在窗外織著，縱橫交錯的那一片雨的帷幕。飛珠，濺玉，這個旋律，有些恍惚，卻一直沒變，一直這樣下著。

潮濕的春天，就是臺北原來的樣子。六點多擁擠的捷運車廂裡，雨水淋漓在玻璃上塗出一幅畫，攪亂了霧氣中的窗景。下雨，千年以來都是這樣下雨，我漸漸明白了妳喜歡看雨的原因。

§

那是一個深冬的早晨，而我們決定花點時間發呆。

陽光剛好，不到正午的熾熱，卻已經燃燒到足以營造夏季的亮麗。鮮豔的藍白對比從城市邊緣的天空一直蔓延過來，灑滿了整片風景。樹，和沈穩安靜的黃色屋脊，快樂地向上伸展著，它們的指尖也觸到了那潭鮮藍與純白。

很多很多的人正點綴著這片風景，國父紀念館一如往常地擠滿了攤販與嬉戲的人群，喧嚷的人語穿梭湖畔樹下與建築物淺淺的陰影。

如此亮麗的臺北，汽車竟然也因為冬陽的烤炙而微微悶熱。很喜歡這種暖洋洋的旋律，許久以前似乎曾經聽過。此刻忘記了完整的曲調，但是依稀聽見破碎的記憶裡有人語、鳥鳴，還有風和樹的濤聲。

緊鄰停車場的樹林裡，盈耳的啁啾，分辨不出是哪些不同層次的鳴囀所構成，只是很清楚，很好聽，很簡單。如果是夏天，這樣的歌謠裡面還要加上蟬聲吧！響亮地穿透了因酷暑而扭曲的夏季空氣。不過我不會介意，這樣的光影與樂章已經很接近那些晴朗的記憶。

落葉木在此地是常綠的，氣勢萬千地頂住了天空，或是纖弱映照在深綠的水鏡。風一樣地搖動它們的葉，為這支不知名的樂曲鋪設輕柔的背景。還有人語，它該是歌謠中最吵鬧的一段，卻搭配得出奇和諧，或許因為這並不是一首寂寞的歌，而是一首亮麗晴朗的鳴唱，只屬於今天的臺北。

循著小徑上破碎的光點，來到樹影交錯的咖啡屋，我們點了冰淇淋，在冬天享受簡單純粹的夏天。時間走得很慢，又回到它本來該有的，夏天的速度。第一次，妳在晴天的陽光裡沒有懷念那些雨天，我想妳也喜歡這樣的速度和簡單吧！

很簡單的臺北。忘記了手腳僵冷的寒冬，忘記了考卷上數不完的ABCD，只剩下風景、歌謠和素淡的暖陽。在深冬裡悄悄聽見，夏天從裂縫中降臨此地，臺北。

S

追隨著臺北的心情，我捕捉隱藏在水泥叢林各處的鳥鳴。晴天，我採擷亮麗的樂音，譜寫臺北城繽紛的歌謠；雨天，我聆聽湖水的濤聲拍響了林立的高樓，像千年前拍響了樹和山。在這個城市裡，我們是緩緩游過的快樂的魚，一年四季我們游過不同的風景，記錄不同的臺北節奏，聆聽這個城市的鳴唱，來自水泥牆壁、深巷窄弄與南京東路的車水馬龍。那一首城市交響曲，我們一直在寫，也永遠不會寫完。我們不會忘記，自己也是其中一個音符，擁有臺北一部份的生命而活著。

國中散文組優選 臺北，我欲與君相知

北投國中

寫作對我而言本身就是一種快樂，能將自己的感受分享給願意欣賞的人，醉心的程度毫不遜於網路遊戲或是其他，而這次幸運得獎，除了是一份肯定，更是提高了自我的期許，期許自己永不放棄，無論是繁忙的九年級生活或者對文學的喜愛，不是一次嘗試就能得到結果的。

當然，最令人雀躍的還是可愛的獎金，很期待明年的高中職比賽……如果獎金能提高就更完美了。



陳樂儀

臺北，我欲與君相知

世界是一本大書，臺北是世界裡的一個小城，是一段短短的文字。用繁體中文記下的歲月，也許從很久以前先人開始堆著一塚塚貝殼，凱達格蘭族被創造，紅毛城屹立於海風之中……某個似是明確而又模糊難辨的時間點起，一段故事被傳唱了千年，它訴說著盆地地形裡的臺北城，有怎樣的晨曦與日落，直到我所在的年代，層層雲霧中它的笑，格外淒迷。

臺北的天空，臺北的雨。

純白已令人驚心，天空上那濃厚的白，隱隱有著陰影，凝望久了會發現自己早已深深地感到傷痛，即使我並不愛它，悲愴依然霸道地在心底成形。那是不容許其他色調的氮氣，極偶爾出現的一縷碧藍也彷彿是稚嫩的年紀，笑著在畫紙上添了幾抹青青水色，白天藍雲，原來我從很小，就懂得畫臺北的天堂……試想，若以天空為地，面對一片茫茫無際的雪，我必定會被困在無路可逃的畫布裡，前進或後退，以為走出了恐懼的地宮，其實不過又是踏入另一間，意圖致人於死的暗室。

她愛哭。

紅樓夢裡纖細敏感的她，懷著詠絮之才卻是以紅顏薄命收場的她，落下的淚水比吐出的字句還多的她，我感覺臺北的天空也像她。那個說要以一

生的眼淚來還的悲情女子，真的從春哭到夏，又從秋抽抽噎噎到冬，她將一生的愛與恨都賠上了，而點點滴滴說不完拋不盡的血淚，落入臺北清晨薄霧中……曾經有那麼多的悲歡離合，在海潮翻湧的岩岸，由東北吹來一陣強過一陣的風，風中有她的嘆息，有雨，有寒意，幽幽的悽楚浮在慘白的臉孔上，此刻的我，再不能自己……

其實聽雨並不是我的習慣，但面對著窗即意味面對著雨，漫步在人行道上即是和人行道沐浴在雨中。在與臺北相擁的日子裡，如果說我能有些詩情畫意，能有幾分的多愁善感，那是源自綿綿不斷的雨絲，日日夜夜教導。以它的溫柔和浪漫，在夢裡一遍遍的縈迴，喃念它的過往，許許多多的愛戀情仇……縱使我並不樂意聽，我對那劈劈啪啪的喧鬧已經厭倦，它的不間斷終究還是征服了我的脾性。住在臺北已近三年，面對潮濕、水漥、滴水的樹，以及樹下被浸得軟了的落葉，背包裡裝著麻煩的雨具，我最終還是在無奈和低落之中找到一個縫隙來存放我的盈盈笑意。

我在試著愛上多雨的你，臺北。

臺北的淡水河，臺北的夜。

我不能違背良心說淡水河是一條清澈的水流，但是跟著它的脈絡，我發現純潔確實仍藏於路途的處處。在磚石鋪著的街上，右方是一間間的小店並立，左方是淡水河。是的，它的美早在被人們忽略的那時候開始就逐漸凋零，它的步伐極緩、極為無力，但恰如一個失寵的妃嬪，儘管年衰色減，簪著路燈的珠玉，戴著光與影的頸鍊，在夜晚依舊嫵媚動人……

每一次晚間經過臺北橋，總是因為車速太快而抱有些許的遺憾。從上橋時就瞥見暗沉的河水，除了兩岸旁積沙的部分沒有光點，其餘或是因為車燈或者其他，光亮猶如一片打磨過的大理石板，隱隱地，黃暈在盪漾……可

以看到另一座橋，橋上左右對稱的燈光，落在水裡，彷彿彗星最優美的慧尾，在地表找到了永恆。原來臺北還是優雅的，我如此的想著，並不是說不再清澈就沒有迷人的韻致，在朦朧的夜色裡我有些醉意了，怕是飲了太多的夜景吧？卻強撐起思維，因為，因為在這樣快的車速中，我的睡眠和幻境也似的淡水河都是短暫的，我知道我沒有那樣的淡漠去抹平悵惘，我害怕會如前生一樣的錯過……

再更遙遠一點，別懷疑，我還是保有著距離感的，101立得筆直，燈光鑲在它的邊線上，但我已不能分辨裡頭那是不是淡藍的色塊，噢，是或不是，就姑且說是我不在乎好了，雀躍是必然，縱使我不是第一次看它，也不是盼它盼過昨宵今朝，可一種獨得寶藏的愉悅感覺在心中蔓延，前後都有著臺北的繁華，點點更甚於古人詩詞裡的星空——或許這於我而言是個太過狂妄的想法，我不禁斂了斂疲憊的雙眸，而這雄偉的夜，就在車陣裡消逝無蹤了。

不敢說自己必將臺北深深刻刻地烙在生命裡，永不遺忘，可唯一能確定的是，在十五歲的年紀，我用雙眼剪下了夜晚，夜晚隨呼吸微微起伏的淡水河，絲巾墜飾彷彿並非用來妝點它，而是分享它的瑰麗與璀璨。

臺北的捷運，臺北的人。

單就臺灣而言，捷運目前為止仍是臺北的獨特招牌，一個個站名，以不同的顏色相連，而不同顏色還能回歸到同一個點……一道讓人困惑的謎題，被我扔在途中的一站，就留給別人去撿吧！走在臺北車站，淡水線要轉板南線的通道間，太過擁擠，原本有意讓旅客來回兩方向不致造成阻礙而設的分岔，也因匆促、忽略靠右行走等等無可避免的原因，錯亂。所以當我面

對著一波湧過來的人潮，逆流而上的感覺刺激了腦部的某處，傳聞中是控制情緒的角落，我失笑了……

西裝、套裝，種種乏善可陳的衣料和大幅度晃動的基本款皮包，手機鈴聲、交談聲、樓梯下方的關門警示聲和皮鞋或清脆或沉重的踏步聲，但是我很匆忙，走在人群裡，我忙著去想像大人急迫的心情與憂慮，忙著咒罵一直想從我旁邊擠過去、緊抓皮包的那個身體，還忙著趕路，我似乎沒有時間去聽，到底這兒有多麼的嘈雜，我知道這樣終會變得麻木，可周遭的氛圍顯然不容許一點緩慢，臺北必須是絕代的繁華，每一份薪水都是如此迫切需要，我已經試著不被那漸快的節奏所催眠，不過，事有必至，我不是童話故事裡那個不會長大的彼得潘，也無意逃避成長這條自然法則，明白終有一天，我兀自堅定的腳步會被打亂，我會混入那一波浪潮裡，再也分不清純真無憂和其他有何區別。

臺北的捷運載著臺北的人，包括以臺北為家和因年輕而流浪到此地的人。他們都曾經擁有足以自信的腳程和夢想，但是遲早，會像那一群讓人不可置信的先生小姐，只剩下工作和他們的高跟鞋，一雙疲倦的高跟鞋。

臺北的我，我的臺北。

我沒有機會一睹往日裡它衣著的繁榮，它極具吸引力的希望，但今生我有幸與它結緣。身為一個知音，起碼我自詡如此，我強求唯美，對於它的現實、疏離、冷漠冰寒，它的多心多愁多淚……種種神情相貌，其實也難免覺得疲倦。我不祈求烏托邦似的神話，但是它的極端太過遙遠，當停下手邊的雜事，全心去思考，讓人不能忍受的是它沒有人類單純可愛之處，它喪失了一種比規定更自主性的發自內心的體恤，但我卻這樣矛盾地眷戀它……噢，我眷戀著它。因此我必須不斷地尋找理由來解釋一切或者試圖去發現它的美處，一顆放在天平上可以讓我不忽略負面評價的寶石。而現在，我想我很

勉強地找到了答案——

因為它不具備神性。

它和我是如此的相似，集青澀於一身，同樣的尖銳，同樣在塑造它的孤高。是的，凡尚未耄耋，可拓展的未來必定都還寬廣，它與我都期待能勾勒出一張絕美的藍圖，並逐步、逐步地去實現。也許終點那兒有個名詞叫做毀滅，但絕對不會停下雙腳，沒有什麼能阻止一個人的轉變與前進，城市也是一樣。

如果你還是難以懂得臺北的心，我除了慚愧，慚愧於它知我之深，而我似是無情，更多的是但願，但願我所知遠多於我所敘述的，即使這對你而言並無差別。

這樣詮釋吧！是愛和不安過於強烈的緣故，我無法心甘情願地讓你注意到那座我也不熟悉，可卻惦念很久的秘密花園……在成長的路上，我只擁著它，而它亦擁著我。

臺北，多麼期待與你攜手前行。

那日，我立於雨絲輕飛的美術公園，儘管時序值夏，被水氣裹住的感覺仍帶著令人忍受不了的沁意。我想撐起傘，卻猶恐這樣的舉動會破壞眼前濛濛的景，會是在完美之中，畫蛇添足……理性低聲說的：只需靜靜的站著便已足夠。

於這樣一個不似臺北現代、流行的桃花源處，望著傷感的天空，吻著細雨，在中午和黃昏最中間的那時刻，想像自己看見半透明的彎月，不知不覺放開強行鍊住的靈魂，剎那間，透過空氣的反射，我清楚的看見自己眉飛色揚……然後若有似無地體會到何謂閱讀一個人，閱讀一個城市臺北。

國中散文組佳作 給你的信

薇閣中學

一直以來，我的文字是強烈自我，毫不顧慮他人的觀感，只寫我想表達的，其餘交給讀者自行裁仲；也因為沒有雜亂的因素，我想，我的文字，該是純粹且執著的。

感謝蔣靜文老師指導、李岳勳老師鼓勵、評審老師青睞。謝謝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曾經，讓我有更多想法，堆砌出洩洪似的衝動，促使我創作。

其實我的文字是有那麼點陰暗、不討喜、非主流，有些人不喜歡，當然也有些人欣賞。當掌聲和謾罵迎面而來時，我在想，那究竟干我什麼事？



劉永浩

給你的信

走在你肩頭，踢著碎步，以為可以完全自如的呼吸，只是，我卻還是獨自在行走著，走在人群擁擠處，走在人煙蕭索處，然後，走進了你無止盡的擁抱。

成績排行單上的皺褶，是怎麼造成的，記憶已不甚清晰；只知道，有時候我的確想那麼做，想那麼義無反顧的讓眼眶泛紅，想那麼毫無顧忌的嘶叫吶喊。我知道我不該臣服於諷刺叫囂的陷阱，卻沒有力氣再行抵抗之姿，因此偶爾，偶爾選擇瑟縮在燈火絢爛的地方，不讓淚珠陪我過夜；隱身於少了光線的公園，聆聽貓叫聲若隱若現在耳後。我尋找一間溫室，放逐我的悲傷行光合作用。

(一)

那是棟隱身於草木間的白色建築。這裡一定可以容納很多渴求解脫的心，第一眼見到它，便毫不猶豫下了斷言。

嗨。我對那個人這麼說，然後拿起玻璃杯，對著一團似有若無的烏雲，輕敲壁面。我們的寂寞，值得這個舉杯，因為後來才發現，離開光點臺北電影主題館的那個後來，遲遲才體會的後來。那個幾乎無法被聽見的輕擊，是不是也激起了些什麼？也許我很難察覺，但心頭就是無理由的震了一下。

是在那個當下，我聽到輕柔背景音樂的當下，視網膜被投射於牆上的影像刺激的當下，一種解脫，一種突如其來的抒放，我試圖微笑看待身體上赤裸裸的傷痕，有種詭譎的僵硬，我不想去理解。

(二)

在矛盾信念的交織，對於輕與重之間對談，我們無法斷定出優劣與正負，承受著無法被理解的輕飄感，以及無法圭臬的壓迫。那麼解脫與掙扎呢？解脫，保留身心一份安寧？掙扎，激發出更璀璨的生命信仰？

在混沌的氣候，我掙扎，我懷疑這個城市流行著一股症候群，是那樣的非人性，像抽脫了靈魂的軀殼。人類在科技下的屈服，因為便利，所以愉悅的被豢養，忘記當初背離伊甸園的理由，七情六慾受到精密規劃著，每個角度、座標點、線段受到良善的保護。

我翻閱著那些曾經，還有所謂的現在進行式，感受不到驚喜甜蜜的驚嘆號，卻是源源不絕、始終找不到回答的疑問……

(三)

大夥兒在沒有約定的晚安聲前，悄悄用月暈給自己找理由。聽人說，每晚的月暈會隨著盈缺變動，人們必須把當晚的黃色氣息用盡，才有機會迎接明日的破曉。

是這樣的氛圍，沒有酒精飲料催眠，我們卻都微醺。從薩克斯風管口吹拂出的流蘇，這是一場不問對錯的儀式！置身於「海邊的卡夫卡」，不用延續早晨在人群間的冷漠，無須把持著人與人之間的藩籬，空氣中，流動著一種曖昧不明的共識，寂寞。

「徘徊流浪者不見得都迷了路。」在你的手掌中，我憶起了這段話。

我獨自徘徊黑暗中，漸漸看不清身影，忘了名，失去了回憶，卻發現

一種模式——追逐不復存在的童稚時，我們慣用的那種模式，冷酷。

(四)

一路上，沿著硫磺味兒給我的指示，我找到了亮黃色的湖泊，它是膠結凝固的，只留了幾口似鼻孔的洞，徐徐吐出白茫茫的氣息，招惹眾人們玩笑般的白眼。

一旁是提供給旅客體驗的溫泉池，一位體型略腫的婦人，小心翼翼的牽著小男孩。她將雙掌拱成碗形舀溫泉水，移到孩童膝蓋處，將掌心的那份溫暖，順著粉嫩雙腿瀉下，然後在腳掌與水面之間的空白格，除了溫熱的白氣搖曳著，還形成了一絹瀑布，溫婉的、不造作的，在水面輕跳著，驚動了周遭的水分子，然後形成一片的粼粼波光，和著純真無邪的笑靨。我，竟看愣了。

偶然的電光火石間，我感受到一種力量，平息了我心中長期以來的憤懣，或許是對自己的不滿足，我有些厭惡這個社會；但那個笑，那母親頰上透映出的關愛，心中寄居已久的冰冷，頓時沒理由的消散於硫磺氣氛中。

有沒有可能，這城市其實沒有被罪愆所霸佔著的，只是我一直以來，缺少了去閱讀這城市的熱忱與期待。沒有這樣的衝動，我不曾知曉什麼是美麗。

(五)

在軌道與軌道間的，我隨興致遊走於你的每吋肌膚上，而你，臺北，也給了我等值的歡迎。雖然還是帶著點畏懼，但我開始比較願意讓嘴角保持美好的四十五度上揚。

在中正紀念堂前的雪白廣場，我學會與鴿共舞。順風時，我展翅，沒有畏懼的讓風牽引我；逆風時，我停留，等待下回樹梢舞動的象徵。一個馬

路的距離，教大附小後花園在下課鐘聲響起，我享受風捎來的信息，在童言童語中，我找到了自己幼小時的單純，那是一種對未來充滿憧憬的細語呢喃、期待成長時的不安。在那高聳拱門之下，漫天的飛羽、爛漫的童真、蔚藍的天際，一幅地中海式的閒適。我舔舐心中幼時甜蜜的溫存，感動無比。

呈大字形，我們手拉著手，一同朝圓心倒下，就在捷運圓山站旁的草坪上，灑落的陽光包覆住我們全身，卻還是讓笑語逃出了這層包膜，然後迴盪在飛機劃破的天際，我們撕裂聲帶，喊出對夢想的無垠祝福，隨著機身的縮小，音量也逐漸轉化為無。溼透了的脊背，把我們的青春點綴的好亮好亮；笑眯了的眼角，把我們的活力寫意的好真好真。我以前，是不是喪失了這明明屬於自己的無憂無慮？

在時尚的切割下，我們行走於替我們連接好的天橋，在這沒有阻礙的信義計畫區，我們找到了體內蠢蠢欲動的因子，入射光與反射光的不平衡，荷包裡的肺腑急欲掙脫，我們只好來趟賞心悅目的散步，大家互相檢查各自的慾望，誰要是越界了，他就得付出代價。同時已明瞭，我們響徹雲霄的笑意，勢必會招來妒忌；那天，我們走在時裝與品牌的誘餌中，卻忙著計算誰接收到的肅殺白眼數量較多。

在你的吸吐氣間，感受到溷濁與清新的交替；在你的眉宇間，享受著機械給予的便利，卻仍存在著一絲人性的尊嚴；在你的左胸，摸索著一股不知從何來的生命力；在你的手腕，以二分之三的動脈寬度，替時代潮流把脈；在你的肩頭上，我踢著碎步，本來以為會被人群所遺棄、被嘈雜淹沒，你卻給我一種安寧，讓我能夠怡然的閱讀著故事，你的故事，臺北城的故事。

這是我寫給你的書信，給這盆地，給這孕育出文化光芒的母親，為的是我的成長、我的改變，還有期待。

在綠繡眼的呢喃裡，在榕樹蔥綠的樹葉間，在光與影戲玩出的捷運光景中，在沒有阻礙的網際線路處，或許能接收到你給我的回信。

我等你。不管以什麼形式，你盡快回信，好嗎？

國中散文組佳作 臺北人情

還沒忘記寒假時的那場文學饗宴。在課業壓力的汪洋中，抓到這塊浮木，整整三天，充實自己，也認識了許多未來的大文豪。

從閱讀開始慢慢愛上文學，也嘗試自己創作，把自己的想法，忠實的紀錄下來，便成了散文。這次的文學營，讓我的文學天空又更開闊了些，得知獲獎，更讓我樂不可支。

我愛文學，閱讀、創作、欣賞、體會，文字就是有種引人入勝的魔力，對吧？

介壽國中



金瑞琳

臺北人情

臺北，雖然不是最大、最有名的城市，但是卻精緻而美麗。對我來說，臺北是個小宇宙，捷運、公車，像蜘蛛絲般，把這座城交織。無數的站牌、街道；擁擠的人潮、車潮，隨著紅綠燈，有秩序的運作著。一頭栽進這片蓊鬱的水泥叢林，映入眼簾的是一波波洶湧的人潮，街道邊掛滿五光十色的招牌，車水馬龍，街上繽紛熱鬧、人聲嘈雜，抬頭輕吸一口氣，是臺北特有的味道——空氣污染，加上許多都市人的甜、酸、苦、辣——這是繁榮的臺北。

從小生長在臺北的我，常常聽父親說起那記憶裡已泛黃的陳舊往事。在父親童年時的臺北，是現在的我很難想像的。老電影中的三輪車、少了路燈的暗巷以及公車上的「車掌小姐」，都令我驚奇，「臺北如何轉變成現在這樣繁華的都市呢？」這個問題一直遺留在我的心中……

時間，從父親的童年一路流入我的童年。憶起幼年時的我，常常穿梭於社區裡大大小小的公園，和朋友的嘻笑聲，蕩滿了原本空蕩的滑梯、秋千，公園就是我們的歡樂園地，回想起童年時的天真歲月，笑聲彷彿細針，一股甜蜜感刺上心頭。隨著我的成長，這些公園裡的一草一木，也跟著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現在的公園，笑聲依舊，但是多了更多「美化」。小時候去公園玩時，滑梯旁是缺乏照顧而枯黃的樹木、被雜草淹沒的花圃，反觀現在，欣欣向榮的菩提樹、五顏六色的花朵和精心設計的「彩虹籬笆」，配上

稚子們的嘻笑聲，顯的相稱多了！這個公園的轉變，全都要感謝一群默默付出的志工們……

不知從何時開始，公園裡出現了一群由婆婆、媽媽組成的「志工隊」，每天早上，當天空還沒全亮時，就出來工作。常常看見她們每個人拿著一張小凳子、一把剪刀，就開始修剪花草。每當有人經過時，就抬起頭，用最和藹、溫暖的笑容和路過的行人說：「早！」那種笑容，像早晨的第一道曙光般明亮、令人開朗。有陽光的日子，她們工作著，不畏刺入她們灰白的髮絲的艷陽，或是沿著下巴滴落的汗水；颱風大雨過後，她們工作著，清除一袋袋的落葉和樹枝，卻沒有任何一句怨言，她們是群辛勤開朗的勞動者。

記得一個有霧的早晨，我踏上前往學校的路途，開始我「臺北人的一天」。空氣中透著股潮濕的味道，天空彷彿還沉睡著，陽光努力的想從灰濛濛的雲朵中擠出一道縫隙。轉個彎，我經過那個充滿「陽光」的公園，許多早起的人們已在公園裡開始他們的聚會，似乎沒跟著太陽賴床，而那群義工們，依然充滿活力的工作著。「早安！」其中一位婆婆，大聲的對我說，「早！」我說。正當我要離開時，一位婆婆大叫：「年輕人！等一下！」我猛然回頭，婆婆早已向公園的另一端走去，原來是一位牽著狗的主人，讓狗狗留下一堆「軟黃金」後，便掉頭就走，婆婆將他攔下，堅持請他清理好後再離開。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婆婆對公園整潔的堅持，她的眼神裡，是滿滿的堅定，這讓我想到了張騰蛟的作品「那默默的一群」，文中「擇善固執」的清潔婦，平日溫柔和藹的婆婆，也像一位堅勇的士兵，保衛著這座公園的一花一草。

在我的心目中，這些默默付出的志工，就像端坐在花叢間的「花草菩薩」，為這片小小的園地，默默的付出，用她們含蓄而內斂的愛，呵護這個臺北的小角落，她們不求回報，只希望大家擁有一個更美好的家園。因為這群慈眉善目的志工，我想我已慢慢了解臺北是如何繁華起來了，是靠著一群又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們，在臺北的某個角落，用他們對家鄉的那種關懷、那種熱情，使「繁華」二字的種子在臺北播種、發芽，因為這些人的力量，才

會有現在臺北人引以為傲的101大樓、故宮博物院、方便的捷運系統和熱鬧的商圈。有人說都市人都很冷漠，但是我在這些默默付出的臺北人們身上，見到了都會人少有的人情味。

臺北城，就像一本值得細細品味的好書，信手拿起，便沉醉於它特別的美麗中。從父親的口中，我讀到了臺北泛黃的章節－那是臺北的歷史；在用高樓大廈堆砌起的華美文字裡，我讀到字裡行間屬於臺北人的感動，也讀到了臺北人真誠、樸實的一面。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和人來人往的街道，淹沒了臺北原有的人情，彷彿一張張冷漠的面具，但是我深信，在面具底下的每個臺北人，其實都擁有一份對臺北的熱愛和那股不斷把我們往前推進的原動力－濃濃的「人情味」。

國中極短篇組首獎 臺北，這城市

龍門國中

用文字編織一個屬於自己的夢，這是我一直以來對文學的看法。於是鉛筆在稿紙上寫寫停停，沒什麼壓力，也沒什麼成果，不過是課餘的消遣，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種興趣。

這次參加青少年文學獎，大概也是抱著這樣的心情，直到初選入圍，方才驚醒。暗自慶幸能與各方高手齊聚一堂，至於得獎，是不敢想的。

所以當獲獎，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傳來，心口甜甜的，滿是驚喜。若真要說些什麼……謝謝！

感謝主辦單位策劃文學營的活動，感謝評審們的青睞。

感謝吳正文老師的指導、學校給我這個機會、爸媽及阿姨的支持與鼓勵。

還有為我帶來笑容與好心情的各位呆子，以及一直以來給我靈感和勇氣的你們。說不盡的感謝獻給我生命中走過的大家。



李宛儒

臺北，這城市

「叩叩叩」、「叩叩叩」，一陣忙亂的腳步聲，我被吵醒在臺北車站，八點三十，正是上班時間，上班族的黑皮鞋、女人的高跟鞋、學生的球鞋……他們踏著匆匆的腳步，忽略了我的存在。愚蠢的臺北人阿！在這樣一個大清早，把這樣一首搖滾樂留給我獨享。

這座水泥叢林裡，我日復一日地粉刷臺北，業績令人滿意：這位先生西裝筆挺，面無表情的走進捷運站，那位上濃妝的小姐嘴裡喃喃念著「借過」、「借過」，擠過人群，不在乎別人的白眼。等等，人群中出現了一點不協調，一個穿著大紅洋裝的女孩，朝著我，勾起天真爛漫的微笑。「不過是個，孩子！」我說，心想等她長大了，也會變成城市裡的平凡女子。

再過幾年，我便可以退休了！

大半個臺北已成灰色，今天，我又提著灰色油漆桶粉刷大安公園裡的幾棵老樹，欣賞著臺北街頭，路人，來去匆匆。

十二點，有些人出來吃飯，腳步匆忙。

一點，城市又恢復原貌，我想我可以小憩一下。而一陣不尋常的、年

輕的嬉笑吸引了我的目光。

幾年前那個女孩，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身旁還跟著另一個女孩。我停下工作，刻意在她身旁徘徊：「孩子，回家去吧！大熱天在家裡吹冷氣多好啊！」她似乎沒聽到，手上拿著一個潛艇堡，眼眸裡帶著神秘，走進公園。

「諾，就這兒！」

「姐，別鬧了！這裡是公園欸！又不衛生又不安全的。」

不理會妹妹的抱怨，她閉上眼，躺下，在草地上成一個「大」字型。

另一個女孩為難的坐下，臭著臉大口吃著潛艇堡。

「妹，別生氣嘛！」她試著逗妹妹開心：「我們的生活就是需要一點自然阿！成天待在鋼筋水泥的建築物裡，多難受啊？」

「臺北人的腳步太匆忙，忙著忙著就忘了該怎麼生活。有些人在公司裡勾心鬥角，想要擁有更好的物質生活，卻不經意的把這種習慣帶進了生活中，」心知妹妹沒在聽，少女仍悠悠的說道「於是走在路上，每個人都好冷漠，人們好像已經無法坦承地溝通了！也無法放下堤防走進大自然，我們好像成了冷血動物，這不是我們該有的樣子。臺北不是這樣的！」

「姐，你到底在想什麼？」

我在她耳畔低語，她頑強地抵抗，不許我把她的心刷成灰色。

「臺北」，她呢喃，像是在祈禱：「真實的臺北！」

臺北還有這種人，我的退休好像遙遙無期。

我駝著我的蒼老，繼續粉刷這臺北。

傍晚，在整治成功的淡水河洗我灰色的鞋，這雙鞋走遍了整個大臺

北，從北投到東區，從泥巴到柏油。

漁人碼頭的夕陽映著水波盪漾，水中隱約的倒影……好眼熟。

當年的少女將頭倚在身旁男人的肩上，兩人摟著彼此的腰，就像一對平凡的情侶，並無特別。我冷笑：「臺北人，妳終究要成為這個樣子！」

一陣喧嘩，我順著遊客的眼神看過去：她和他站成國標舞的姿勢，開始旋轉。她清唱著華爾茲，笑得開朗，人們投來異樣的眼神，她不在意。

路燈取代天空最後一抹晚霞，他們沒有停下。

男人踏著熟練的舞步，一邊欣賞初學的女友笨拙地轉動身子。黑色長髮在風中飛揚，陶醉的神情，比起平常在市中心的她，美多了。

「這就是妳所謂『真實的臺北』嗎？」

她笑著，停止了旋轉，回首看看身後，幾百位遊客與他們一同起舞，在漁人碼頭，在今夜的臺北。

旋轉、旋轉，臺北人忽略了我的存在。灰色油漆桶掉入了淡水河，我假裝沒發現：「臺北，這城市！」輕嘆。

隔日，我離開臺北，該去別的地方走走了。

國中極短篇組優選 臺北·脫離喧囂的音符

「……剩下的部份，便讓我在得獎感言時再一併補齊吧！（帶著自豪的語氣如此說）」兩個月前，我在文學營的感想裡打下了這樣的結尾，看來我真是個說話算話的乖小孩！（笑）

回歸正題，這次能得獎真的得謝謝平時灌輸我國文知識的爸媽跟施董、文學營、在營隊訓練期間和我用簡訊聊天的超級好友*1，以及其他被泛稱為「天」的人事物……因為有他們的存在，才能讓一個平時愛數理勝過寫作的傢伙可以與其他文學狂熱者（笑）競爭，感恩啊！

龍門國中



洪博軒

臺北·脫離喧囂的音符

我的目光再一次的注視著，充斥髒灰色音符的臺北城裡，那女孩的身影。

我忍住想逃離的衝動，日復一日的看著她忙碌的生活。

無論是早上出門、學校生活、到返家，她的靈魂卻總是與這城市的喧囂融為一體。

於是，我閉上眼，開始回憶……

那是一個臺北的清晨。

我坐在樓頂的棕色長椅上，靜靜看著這城市的變化。

俯瞰，臺北幾個著名的景點在此時更顯得迷濛美麗……

遠處，摩天大樓在晨霧中撐起了整片天空，而摩天輪是使臺北城運轉的齒輪，帶動時間一同流轉。

開始了，陽光的音符在清晨的都市散播開，在阡陌般的巷弄裡悠揚穿梭，試著以清柔的聲音喚醒這城市。

漸漸的，早起的人們與車輛如雨後田地裡的新芽般，從這城市的各處冒出，整個臺北便開始歌唱……

夠了。

我別過頭去，讓城市裡罕有的清風輕撫我的臉。

(嗯？今天的風，似乎多了一縷香氣？)

往清風吹來的方向望去，一個女孩闖入了我的視界。

應該是剛脫離了夢魘的魔掌，突然想到這裡透氣吧，我想。

女孩的眼神流露出些許的疑惑，腳步有些蹣跚的緩緩走來，一手扶著長椅的另一端，喘著氣。

女孩不發一語地坐在我身旁，想著方才自己不知怎的驚醒，連外衣都還未換好便有莫名的衝動奪門而出，直?頂樓衝去。

她的臉色看來似乎有點無奈與不解，我倒有些欣喜。

「早安。你……也是受這景色召喚的靈魂嗎？」我緩緩的、輕聲的問。

她試著擠出一抹微笑卻失敗了，最後只好點頭示意。

「我……不知道。」女孩答道，她開始望向這城市。

「記得別去理會喧囂……」我淡淡一笑，陪著這陌生的女孩，試著再看一回臺北……

等到捷運拉著人們的活力急駛過，女孩才猛然回神，而她卻已看不見我的身影，看見的，只有一隻在空中輕靈飛舞的淡紫色音符。

我只好苦笑著等在這女孩的身邊，就像以前等待著妳找到我一樣。

是啊！你還記得嗎？

我始終忘不了，妳和我向來都是討厭城市的喧囂的，所以我們總在破曉時分的大安森林公園散步、在尚無人潮的西門町約會逛街……

以及，幾年前，妳用淚珠送我的軀體離開這世界的一瞬間。

我更承受不了，妳那一次次穿透我，而望著這城市景色的目光。

於是我決定不再等待妳，而是陪著妳等待下一段幸福的來臨。

然後，留下祝福的彩色音符，瀟灑離去。

而現在，我卻又開始等待，另一個能脫離喧囂的靈魂。

淡水老街一條隱密巷弄中的老咖啡店裡，我坐在角落的位子，靜靜看著幾個熟客，悠閒的將整個下午佐著杯中的咖啡一同喝下。

門上的鈴鐺作響，發出清脆的聲音。

我不經意回頭，愕然。

又再一次的，和那女孩四目交接。

她笑了笑，坐到了對面。

「妳一定得……繼續如此忙碌的生活嗎……？」

我欲言又止，決定以同樣的笑容回應。

夜晚，我與她道別，走出了咖啡店。

天空開始輕聲歌唱，透明的音符順著我的臉滑落，在老街的地上彈奏。



國中極短篇組優選 臺北人死前一定要去的十個地方

知道得獎之後，我真是作夢都會笑到嘴抽筋。感謝銀魂，感謝朋友，感謝老師，感謝所有幫我的人喔。我會請你們吃蛋糕的（銀魂就算了）

信義國中



王書璇

臺北人死前一定要去的十個地方

我死了。

我死了，一切說起來是那麼的不真實。

「已經不會痛了，你無須再忍受這樣的痛苦了。安祥的走吧。」

違逆著地心引力，慢慢地升空，視野也放大，變得更為遼闊。

等我學會控制自己前進的方向，我還差大約一百公尺就到一零一的頂端了。

我看著自己已呈半透明的手，即使伸手去偷摸人擠人的世貿中心展場裡的show girl的大腿、去打翻街頭藝人的錢箱，手也只會穿過去。

聞不到二二八公園裡那青草和泥土混合的清新芳香——也好，這樣以後就不怕在經過士林夜市的臭豆腐攤時要不禮貌地摀住口鼻了。

聽不見東區車子引擎的喧囂——也好，這樣以後去中正紀念堂時就不會聽到挾雜著不雅粗話，喊著「還我大中至正」或直嚷著「自由廣場萬歲」的叫罵聲。

摸不著國父紀念館的超大國父銅像——也好，這樣以後就不會被叫去倒垃圾，而且每次垃圾車都走得很快。

沒人看得見我，不只搭公車免錢，飛機連護照都不用就可以搭。

在二十四小時open的誠品裡，看二十五小時的書也沒人管、搭貓空纜車可以插隊、到木柵動物園可以盡量拍打餵食。

我一頁一頁翻著名叫「臺北」的這本書，在書裡恣意妄為，沒人管得著。

——一直到我飛到一零一的頂端。

從一零一的頂端可以看見，一輛黑色的車在遠方的巷子裡不停的鑽進鑽出，往殯儀館的方向前進。

車子後面載著我的身軀，已經是個一動也不動的空殼，像是被紡織機的針給刺到。

我跟上那輛靈車，只希望它不要甩尾，不然我的棺材會飛出去。

葬儀社的人幫我的身體化妝，掩飾車禍所造成的疤痕。

喪禮上，只要是穿著黑色衣服的，沒有一個是不哭的。

「不要哭啊，我在這裡，不要哭。」

用食指輕輕的幫滿臉皺紋的老母親拭去眼淚，可惜我什麼都碰不到。

「不要哭啊，我在這裡，不要哭。」

原諒我已經沒有力氣回到我的身體裡了。

我的手顏色已經越來越淡，連我都快要看不見我自己了。

不行啊！我快撐不住了！

無能為力的我，使出全力大喊：

「再見了！」

「再見了，喜歡臺北的小孩。」

國中極短篇組佳作 這個城市只有字

能夠得獎對我來說簡直和夢一樣。

應該說，從開始寫出賽作品到參加文學營到寫完最後的作品，我都覺得虛幻，沒有真實感。知道得獎後除了開心，多的是詫異。

不過現在說什麼都一樣，只能不免俗的感謝老師，感謝友人，感謝爸媽，感謝評審。文學對我來說，是建構出我的腦內樂園，並分享給每一個願意理解、能夠理解、並且想理解的人，即使那是少數中的少數，也足夠了。

靜心中小學



郭羿伶

這個城市只有字

我呆坐在電腦前，手邊放著已經冷掉又加溫好幾次的咖啡。發呆幾分鐘，伸手打幾個字，又再發呆幾分鐘，再次伸手卻只能刪去整行字。

每天每天每天就只能這樣寫了三句又刪去五句，寫了四段又看第一段不順眼，刪去第一段之後，乾脆就全部刪掉、全部重頭開始，可是寫到一半卻又懷念起剛剛刪掉的第二段……就這麼反反覆覆，永無止盡。

通常這種狀況到了我忍無可忍時，我會狠狠灌上幾杯酒，然後攤倒在沙發上。但是今天我連一口啤酒也喝不下去，只好起身打開門，離開這破舊公寓。一踏出公寓，我就不斷在路邊尋找字句。有時，就連廣告也能成為不錯的詩句。但今天繞了半天都沒有收穫，我決定到舊書店尋找靈感，也許，借點靈感。

比起寫詩，我還比較喜歡讀詩。但是在這個冰冰冷冷，用無止盡的金錢堆砌起來的浮華城市裡，只是充斥著各式各樣沒有價值的字句，沒有修飾，單調乏味到了極點。住在這樣的城市裡，叫我怎麼寫出情感動人文字優美的好詩。

舊書店裡隨手翻閱一本又一本早已過了年代的詩集，其實大半早已背的滾瓜爛熟，這麼作只是想要無謂的掙扎而已，想想其實在這個城市裡工作、生活，也不過就是無謂的掙扎罷了，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好抱怨的。

仍然沒什麼收穫的踱出舊書店，腦中試著想把剛剛新讀到的幾首詩與舊詩參在一起，重新編成幾首詩交給編輯交差。

但是此時此刻我什麼都不願再想了，就是什麼都沒有也罷，反正這地方本就是個沒有詩的城市。我發瘋似的在街上走動，捕捉每一個字句，不斷不斷的讀，不斷不斷的找，再不斷不斷的讀。

我看了成千上萬的字，讀了成千上萬的句子，可我卻一首詩也看不到，我害怕從此之後連我心中都沒有了詩，那我該何去何從。或許根本不該當詩人，或許根本不該一開始就讓我的生命、我的靈魂、我的一切都在詩裡沉淪。如果人的一生就只有生老病死，那麼我的一生，就是因為讀詩而生，因為寫詩而老，因為讀詩而病，因為寫詩而亡……

我忘了當初為了什麼而來到這個城市，這個城市只不過是填滿了讓我厭惡卻羨慕的空氣因子，充滿了讓我想逃離卻還是留下來的奇特氣味。可是現在那些東西我都不管了，反正本來就不知道那些東西是什麼。

如果能為那些句子做些什麼那就好了，如果能再寫幾首詩放在這個可悲的城市裡那就好了，心裡想著這些最多只能補償自己空虛心理的事情，我才是真正無藥可救的可悲……我想。

看著路上一個個虛假淺薄的人對著另一個人付出同樣的虛假淺薄，不知怎地我感到厭惡，厭惡這份虛假淺薄逐漸蔓延到整個城市，蔓延到我腦中，蔓延到我的詩裡，虛假淺薄的詩…根本就不算是詩阿。

臺北，這個充滿了字卻沒有詩的城市，我不需要。

國中極短篇組佳作 現實與虛幻交錯的城市

古亭國中

我得獎了。
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能夠榮獲此獎真的要感謝我父母感謝和我一樣喜愛文學的朋友，
感謝所有曾經指導過我的國文老師，而我最感謝的，不外乎就是
一直默默支持著我的母親大人。
沒有你們沒有今天，因為有你們
所以未來會更努力。



陳佳妤

現實與虛幻交錯的城市

煙火絢麗，卻仍照不亮空洞的雙眸。
燈火通明，卻仍無法指引迷途羔羊。
擺盪在現實與虛幻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我迷惑了。
太虛幻，我被分割；太真實，我被撕裂。
我對著夜空嘶吼。

「媽，為什麼我是女生？」小女孩輕扯著媽媽的衣服。
『這是妳在媽媽肚子裡就決定的事情啊！』小女孩的媽媽溫柔的說。
「當男生比較好啦！我可以換當男生嗎？」小女孩仰著頭，看著媽媽。
『當女生也很好的。』憐愛的摸了摸小女孩的頭。
「我還是想當男生……。」小女孩嘟起小小的嘴。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穿裙子！」女孩奮力的推開裙子，倔強的看著媽媽。
『我已經幫妳把長頭髮剪了，妳再不穿裙子，就不像女孩子了呀。』
「我不想要像個女孩子！我不是女孩子！」哭鬧著，拒絕接受現實。
『妳該接受這個事實！妳是個女孩子！！』
「我不是女孩子，我不是！不是！」奮力的關上房門，連同心門一起。
『好，我隨便妳。』

「媽……，為什麼妳要生下我……？」隔著層層的心牆，女孩哭泣著。

用虛幻一層層交疊出真實的自己。

『妳去剪這什麼頭髮？穿這什麼衣服！？？』

「不行嗎？現在很流行啊！」女孩伸手摸了摸才剛剛剪好的刺蝟頭，並聳了聳肩。

『剪流行我不會管妳，可是這是男生的髮型吧！？女孩子應該像樣一點！』

「不要再告訴我，不要再對我說……我是女孩子！！！」女孩反抗的不是自己的母親，她是在抵抗殘忍的讓她在現實與虛幻中游移不定的命運。

『妳……我不會再管妳了，不管妳做什麼都不關我的事了！！！』

這是何等的折磨，該順從哪一個自己？

虛幻交疊出真實的那個自己？或者，真實創造出的虛幻的那個自己？

我對著臺北的夜空叫囂，我站在臺北冰冷的街道飲泣。

淚水沿著臉頰落下，我已無力克制，就任由它氾濫吧。

『請問一下……，發生什麼事了嗎？妳……沒事吧？』一位與我年紀相仿的高中女生，遞了張衛生紙給我。

「我……我沒事……。」她溫暖的笑容使我止住了淚水。

『我朋友很擔心妳呢，看妳哭的這麼悲傷。』她朝著身後比了比。

留著像女孩般長髮的嫵媚男子，留著一頭短髮像男孩一樣帥氣的女孩……。

在臺北的街道上，我遇見了，和我一樣，不肯向現實妥協的人們。

沉默的，我將會用我的心，讓所有人看到的不只是表象。

燈光搖曳，霓虹燈閃爍，這裡是臺北需要用心去閱讀的臺北。

國中極短篇組佳作 B日記

誠正國中

雖然說我是我們學校第一位參加的學生，但沒想到一參賽就獲得了不錯的成績！所以……

很感謝我的導師曾老師，謝謝她讓我參加這次的比賽，也感謝她在國文課上的認真教導，將她的錦囊妙計全都不保留的交给了我。

也感謝圖書館的阿姨，因為她允許我將正在展示的作品集借給我，讓我在比賽前充實實的將上一屆選手的作品飽讀了一遍。

最後也感謝建成國中的老師們，連在晚上也在為我們整理資料，也感謝所有參賽選手，讓我了解到我的實力。



李承翰

B日記

某月某日 星期一

今天第一次早起通勤，捷運中的上班族步調真是讓人慌了神。走過那位大姐姐穿的制服好漂亮，還一面吃口香糖呢！一定是對捷運熟得不得了的人吧？

唉！上網搜尋對我而言是如此的簡單，我卻傻傻的愣在捷運站地圖前，搞不清楚該用多少的金額去購買到達目的地的車票。嗯……我現在聽說有種特殊的代幣可以用，也許可以試試看喔……等一下，我的鞋上怎麼會黏到口香糖？

某月某日 星期二

有免費的報紙……好久沒有看報紙了，不知道最近發生了什麼大事，拿一份來看看好了……連發報紙的阿姨都這麼勢力嗎？笑也不笑的。

奇怪？為什麼都是明星的照片？哇！這張也未免太清涼了……天啊！噁心死了……連這種照片也有……難道沒有文藝版嗎？真沒有營養……

某月某日 星期三

好時髦喔！怎麼大家身上不是名牌服飾就是高級電子產品？我好像也應該來跟他們一樣……很好，就是那家名牌店！奇怪？這種名牌店門口還會冇乞丐喔？不管啦！先進去再說。

哇！天價啊！難怪那邊那位先生幫他女朋友付賬時，手都在在抖呢！我想我還是不要買好了……

某月某日 星期四

啊！路上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小小狗，來乖喔！讓我摸一下嘛！啊~~

.....

痛死人了……狗咬了人，主人還不道歉……等一下！那好像不是他主人……牠是流浪狗啦！算我倒楣，碰上一隻流浪狗。可是好好的大街上哪來的流浪狗啊？

某月某日 星期五

不會吧？地下街也這麼熱鬧喔？好多高級服飾店和夾娃娃機呢！看來迷路也有挖到寶的時候呢！

我看看……Baby King……Metro……BMY……Gorge shoes……Cartoon World……真的都超高級的！可是可是……為什麼都沒有人在買？

我還是先閃比較好，不然連打掃員工都覺得我很礙眼……

.....

A：哦~你在臺北喔？

B：對啊！你怎麼知道？

A：一看就知道啊！哪有什麼理由？而且我也住臺北啊！

B：什麼？你住臺北喔？

A：對啊對啊！星期一的時候我還在捷運站佈置口香糖地雷，好多人中彈了呢！

B：……

國中小說組首獎 流浪記

第二次參加這個比賽了，覺得自己表現當然是可圈可點。我們學校的這次也有參加，真的覺得好有趣！記得第一次來時，自己一個人不知道要說和其他人說什麼，所以，三天下來講的話大概屈指可數吧；這次不同了，加入我們學校的，能講話的多了，當然也就不會那麼沉悶。

這次的比賽期間，我認識了一位散文組的同學，印象很深刻的，也是這次國中散文組首獎，真的很恭喜他！

不過……這次真妙啊！下次要更加油！（好虛的結尾＝＝）

靜心國中



郭宇安

流浪記

（一）

悄悄地，沒有過大聲響，老翁拖著月色、小心翼翼地踏過正發酵著另一種熱力的街道；寂寞彎著背，像他，也像一種說不出來的歲月。破裂的袖口被晚風高高吹起，老翁撐著失去精神的眼皮，看著過去被風拉得愈升愈高，然後慢慢隱翳在空洞又虛無的夜空。

他走在行道樹下，身邊的車輛呼嘯過去，輾過了一灘水窪，濺溼已經磨壞的褲子；大燈將寂寞照得更憔悴，他走到路口，停一會兒，又望過來的路看了一回，時間將他從意識中抽離，他重覆動作幾次，然後繼續走下去。

目的地在哪兒？他不知道，甚至也不需要知道，只是一股腦兒地動著雙腳，像部不會停的機器人。石磚路不是家裡的榻榻米，赤著腳、裸著思緒走過真的不太適應。「不知道家裡怎麼了？」老翁對著天空問。沒有得到回答。

瑞安街上一家服飾店還沒歇，米黃色燈光透出，有一種恬靜的感覺。他立在玻璃窗前，雙眼盯著裡頭猛瞧，不知道什麼時候手上多了個鐵鉢，輕觸，「叩」地一聲。他看到櫃檯人員三步併兩步地跑到換衣間旁的小辦公室中。

幾秒鐘後，酷似店長的人走了出來，急忙吆喝著：「快走快走，這裡

沒有可以給你的！」整齊的西裝壓出了文明的線條，鐵灰色的眼鏡放大著鐵灰色的冷漠。

晚風吹開兩個人的距離，老翁失神地跌個跤，好不容易才穩住腳步，沒有說話，安靜地走開。店長走到窗前，仔細用袖口擦拭，深怕染上了塵埃。

出了瑞安街，他向著捷運科技大樓站的方向直直走去，他相信那裡一定可以找到什麼。「不知道家裡怎麼了？」老翁又向著天空問。沒有得到回答。

情侶在人行道旁的鐵椅上擁吻著——城市裡一種大刺刺的習性。沒有看到公車，也許停駛了，他不太知道，腕上空空的沒有重量，手錶是展示窗裡專門供應給有錢人看的。儘管已經深夜，科技大樓站還是步出一些晚歸的人。「賞個錢好嗎？拜託拜託，賞個錢好嗎？」老翁跪在石階上，苦苦哀求著。

和店長一樣的冷漠戳痛了他的心，眾人沒有理會，甚至連個正眼也不瞧，只是望著遠方的目標——就算是垃圾桶都好——，淡淡走過。他還是跪著，還是哀求著，一個小時下來，乞到幾塊錢。

換個地方或許比較好，現在也晚了，該找個地方睡睡才是。他如此想，起身離開捷運站。

晚上的路很安靜，像張沒有開的大嘴，吞去所有喧囂，除了年輕一些的，沒有其他人。老翁賣力地走在水溝旁，前幾天聽說不遠處有個公園，很多人都会睡在那兒的——這大概是他唯一的目的地。飢餓讓所有體力似流水般洩出，慢慢撐起搖搖欲墜的眼皮，沒有緣由就把所有景象嵌了進去——

最前面是一個蓄著小鬍子的高中生，一頭藍髮，左耳骨的地方穿了幾個環，黑白相間的外套格外有種囚犯的感覺；後面跟了一夥人，約莫五個，衣服同樣瀟灑著一股前衛的頹廢——據說那是現在流行的，老翁聽別人講

過。沒有多看，只是思考著從前在鄉下的情景。在臺北……這也可以叫做混混嗎？他低頭思索著。這也是他最近幾天來的第二個問題。

「廢話，上次那個高中生還不是一樣，嘴上說自己很強，結果……」帶頭的藍髮興致昂昂地向前揮出左拳，掩不住的驕傲：「碰！還不是幾下就完蛋。哈。」說完，後頭的人高聲呼吼，像是應和著城市的脈動。

老翁沒有理會，繼續向前，手上的鐵鉢搖來晃去的，眼中溢著無止盡的失魂落魄。其中一個被稱做「雪茄」的看到他，對前面的人開心喊著：「嘿，你們看哪，乞丐在討錢！」

一陣喧嘩，所有人圍在老翁旁邊，東指西指，像走到動物園看到珍禽異獸之類的。「乞丐，業績如何，有錢嗎？」為首的藍髮似笑非笑的問，用膝蓋撞了撞鐵鉢。

老翁冷眼一瞪，推開他，一步一步地朝公園邁去。藍髮那個人大概是老大吧，所有人對他必恭必敬，見狀，立刻又包圍住老翁。站在左首的人伸出食指，用力戳了戳老翁肩膀：「你最好識相一點，死乞丐。」他搓了搓拳頭，眼睛撐得老大，恫赫著：「我們就算打死你也不會有人管的！」

還是一樣，老翁一把將他推開，繼續前進。儘管後頭響起一陣喧嘩，他卻沒有回頭。

為首的老大被其他人叫做「藍色憂鬱」。最粗魯的人擁有最美的名字。

「不爽就是了，死乞丐，回去你的狗窩！」藍色憂鬱將老翁推倒在地，惡狠狠的睥睨；拳頭凝滯在半空，所有暴力匯集在一點，快要爆發。

「走開！」老翁用乾啞的聲音嘶吼著，似乎連空氣都被扯裂開來，然後又推著藍色憂鬱。鐵鉢在手上搖晃著未來。

街上沒有車子，正確一點來講：所有冰冷掩飾住「人」的存在感。引擎聲馳騁過去，轟隆隆地，引爆著空氣與文明原子的劇烈撞擊；明月躲到黑雲之後，偷偷看下來。

藍色憂鬱一記左拳望老翁削瘦的臉頰招呼過去，然後右腳踏在倒地後、他的胸口上，所有人圍在一旁，如看戲一般，沒有出手或阻止的意圖。左拳，右拳，左腳，右腳——藍色憂鬱猛厲地打在老翁軟弱的身軀。

手上的鐵鉢無力地揮著，擋掉幾次，但還是止不住藍色憂鬱如雨下的拳頭，眼角瘀青了，腿骨有種快斷裂的感覺；他掙扎著，向前爬行，又耗盡了游絲般的力氣站起，拿起鐵鉢左擊右打的，試著逼退藍色憂鬱。

大概幾分鐘後，藍色憂鬱也打住了，跟他們預料的一樣：沒有警笛聲音。整條路安安靜靜的。其他四個人搜著老翁破裂的衣服，抓出他收錢的布袋，笑吟吟地看著藍色憂鬱。

「走吧。」最後進入老翁耳中的一句話。

星期一像是有寒流來襲似地，溫度直落十度以下。

公園的長木椅上果然睡著幾個流浪漢，大都是同一模式：長又虯結的鬍鬚像觸手一樣宣示著滄桑，到處都是補釘的髒衣服中，蚊子忙進忙出的吸著一口又一口的鮮血，連身雨衣枕在肱下，所有人大刺刺地以鼾聲劃分界線。

老翁信步走到一個四周比較沒有人的位置，不知道為什麼，上面沾了一點水漬，有點阿摩尼亞的味道。

也許剛剛野貓野狗才來過吧？他猜測。用早已散發惡臭的衣服擦拭幾下後，照樣睡上。

這裡是哪裡？他對著天空問，如果沒有看錯，進來時外頭有個牌子寫了「大安森林公園」幾個字。這裡猶可聽到一些呼喊著力氣的聲響，他向四周瞄了一圈，才知道是靠近球場邊的一個小亭。

前頭有個人，西裝筆挺，卻掩飾不住萎靡的感覺，朝他走來。

他沒有多想，放心地慢慢睡著，慢慢睡著……

(二)

一個星期前——

「怎麼可以這樣！」辦公室裡漲出一聲爆吼。

傑克憤怒地往桌子一拍，早上理好的頭髮被激動給震亂。中午炙人的陽光將所有情緒燒成沸騰，玻璃帷幕反射著一種不景氣的熱度，然後愈來愈燙。

老闆魔豆坐在高級沙發椅上，前面擺著一個茶水杯，金絲眼鏡隨著頭搖動：「唉，沒辦法。最近公司的投資人一個一個收手，全跑到大陸去了；而且產品的銷售也每況愈下，再不去掉一些開銷的話……」一聲嘆息打入傑克的心中，他自己是經理，當然要顧慮整個公司的運作，不能太感情用事；再者，魔豆剛剛講的他也知道，可是可是……

「難道不能再晚一些嗎？就算先給那些人一個預告也好，讓他們能提早找另一個工作。這樣無警報的裁員，你要那些有妻小有家室的人怎麼過活！」傑克再次拍響了辦公桌，碰一聲，迴盪在失去感情的時間中。

魔豆也有點不耐煩了，揉著太陽穴，疲憊地說：「首先，你要先瞭解到一點：這間公司的老闆是我，不是你，怎麼裁員，怎麼讓公司才能繼續下去我自自有分寸。」他頓了頓，啜一口茶：「再來，好人論請放到古代去宣傳，現在是幾世紀，你在街上看到的哪個人是那些先賢忠烈？所有都追在錢的後頭跑，你口中說的那些完全派不上用場，也不會有人想在意。你要如何做別人心裡那個英雄我當然管不著，但如果你干預到公司，甚至牽扯到存亡危機……我就必須要注意一下了。」

字句如鐵針般，在傑克的呼吸間穿出了恐懼。他別過頭望窗外看：臺北車站前人來人往，似平常那樣；尤其現在約莫中午時分，好不容易掙脫了公事的枷鎖，都希望出來吃一頓好的。人群在街上交織著一種不存在的關係。

聽完魔豆的話後，傑克沒有多說什麼，默默地走出公司中最豪華的辦公室。「如何，老闆說什麼？」早在外頭等候的同事跑來詢問。他叫做「地攤男」，據說以前在臺北許多地方都擺過攤子，但全都以賠本告終，沒有例外。

「我會再去跟魔豆說說的。」傑克丟下沉重的話，讓它慢慢在地攤男心中向下落去。

這次的裁員消息已經讓全公司的人震驚，考績比較差的人莫不是七上八下地擔憂著自己的未來。留下？離開？——老實已讓中飯時刻飄散著一股異樣氣氛。

推開大門後，傑克走在車站旁的天橋上，三兩個乞丐蹲在那邊，幾個缺手，幾個斷腳。平常的他應該會視而不見地繼續走的，像大部分人都會做的事，但今天不知道為什麼，各個都扔了五十元，還有種做好事的感觉。沒有考慮詐騙的可能性。

走進臺北地下街，服飾店裡徘徊著幾個年輕男女。「你說這個如何？」男生拿著一件黑底、印了個骷髏頭的棉質上衣，在鏡子前一比再比，最後嫌太小就掛了回去；換一件看看，還是太小，又放了回去，重覆好幾回。

店員好聲好氣的應和著：「太小啊，想要什麼多大的，這裡有其他件，我幫你拿來看看。」

「沒關係，我挑別的好了。」男生說，似乎和他一起的人在後頭竊笑。

傑克駐足，有趣地瞧著。他很清楚那些人的行為不過是在滿足是一種城市裡男男女女的虛榮心，之前他也做過。不否定，從他眼中看來的臺北市……或許就像是個愛華服的貴婦吧！

中飯他在地下街的摩斯漢堡裡用完，順著來路回去，腳步踢踏。

「經理，老闆找你過去。」秘書在傑克的答錄機裡留言。

走回到重創的地方，真的讓他挺不好受，他敲敲門，聽到一句有氣無力的「請進」之後，才輕悄悄地推門而入。

魔豆將臉放入雙掌中，似乎在沉思，眼前的茶杯似乎沒有動過，維持在同樣的地方。傑克負手站在桌前。

過了一會兒，魔豆將一份資料丟給他，臉還是沒有抬起，模糊地說著：「看看吧，這是裁員名單，應該沒有什麼要改的，基於你今天中午的言論，所以想先告訴你罷了，下禮拜一他們就必須喝西北風。如果你要發揮和時代作對的『好人』精神，現在就去吧，下班前交回我桌上。」

傑克點點頭，心裡知道老闆想說卻沒說的。「謝謝，我相信所有人都會感激你的。」這大概是傑克第一次真心對魔豆說的謝謝。

叩叩叩叩，皮鞋撞擊著鋪了毯子的地面，發出沉悶的聲調。傑克向門口走去。

正要出辦公室時，魔豆在後面地疲倦又說：「你別誤會，我給你名單不過是看在交情多年的份上，好心跟你說說。」他將手放下，正視傑克：「優退需要的單子我會叫祕書放在你的桌上，下禮拜一就和那些其他人一起走吧……」

傑克不敢相信地看著他，回應如冰一樣冷：「我知道了。」然後轉身出門。

等在外面的還是地攤男，眼露著一股急切：「怎麼樣，老闆說什麼？」

「沒有多重要的，只是給我裁員的名單罷了。你先顧好崗位，我回去辦公室裡面看看，等一下再去找你。」

地攤男看傑克手貼著額頭，看起來十分疲憊，所以沒說什麼，乖乖地照著他的話回去。

星巴克店裡飄逸著濃厚的咖啡香，傑克坐在靠窗的位置——他下班習慣去的——，看著外頭建國南路上人車來來往往。他點了杯拿鐵，喝著臺北沒有的柔順牛奶味。寂寞攪拌成泡沫，消融在兩眼的孤獨中。

下午他已經和那些即將被裁員的人說了，眾人全是驚訝之後，轉變為涕淚縱橫。他把自己的處境瞞住沒說。大夥兒有種同仇敵愾的感覺，如火如荼地計畫著要掀起一場抗議行動；傑克努力壓抑住所有人如豔陽的憤怒。

對街的龍門國中已經下課，學生有說有笑的走了出來，好像感覺不到社會現實的壓力。再遠些有個火鍋店，他這裡看不到，卻曾經去過。

「經理，你說的是正確消息嗎？這個門市真的要關了？」在古亭門市打工的藍色憂鬱對著電話嚷嚷。街上的嘈雜沒有阻擋，全部進了傑克耳裡。

「沒錯，下禮拜一就要歇業，你跟其他人先說吧，讓他們先做好準備。」傑克喝了一口拿鐵，又攪了攪寂寞奶泡：「老闆沒說原因，但大概也是因為金錢問題，我不太清楚，資遣費幾天後可能就會送到你們手中。」

藍色憂鬱大吼著：「我去找一些朋友，明天直接到公司去找老闆理論。歇業？這怎麼可以！古亭門市經營得好好的，有什麼理由可以這樣做！」

傑克將電話拿離耳朵，以防聽力受損，聲音提高：「你冷靜一下，要是去找魔豆，那事情更是會一發不可收拾。現在你要做的，是先預告其他人這個消息，快點找到下一份差事比較好。」

藍色憂鬱沒有答話，靜靜的。

天空陰陰的，膠稠著拉不開的傷心，心事淤得太重，遮住了所有希望，鳥兒飛過天邊，卻沒有捎來好消息。對面的行道樹搖曳著，婦人們牽著小孩開心走過。正在飛起的落葉飄下……

一個星期過得很快，禮拜一，所有人準時自公司清出。跟傑克之前預

料的沒差多少：一份保密契約書簽幾個字就好了，他只花了大概五分鐘就處理完畢；補償金靜靜地在信封袋裡沉默，沒有說話；一箱又一箱的物事已經在角落堆疊好，等待主人將他們搬到另一個地點去旅行。

夜晚，傑克沒有回去，獨自流浪在科技大樓站附近。他痴痴地望著捷運慢慢地轉彎，然後加速脫離這快要被月色淹沒的地點。

或許該去哪裡散散心。傑克暗想，腳步緩緩地挪移著，拉起每一分沉重，踏過十字路口。有條野狗齜牙咧嘴地從他身邊走過，近乎要撲上來似地，腳踏車鈴鈴地駛過，將他的心思拋在後頭。

再過幾個紅綠燈，他進入大安森林公園中。裡面毫無人聲，很適合放鬆，或是做一些諸如大哭之類的情緒化舉動。

傑克整理幾下西裝，走過草垛，踏過一些石磚，又踩過樹的影子，一路上沒有看到多少人，卻看到一些沒有回家的、長了翅膀的黑影，不像是貓頭鷹，也不是蝙蝠類的。橘黃色燈光灑下，幾天下來的壓力讓他稀奇地駝著背，跨了一條水溝後，傑克走向一個小亭子。

他抬了抬頭，眼前一個老翁和他四目相對。心底油然一陣感傷，他加快腳步，那人卻慢慢睡倒下去……

（三）

夢裡，老翁想起了兒子還沒有離家時的情景：兒子說著一些往事，逗得老夫妻眉開眼笑。他們講到了曾經一起去過華納威秀看電影，結果在電影院裡把爆米花打翻的事；說到了一起去走過仙跡岩，兒子抱怨著老夫妻太慢的事；還有一起逛過新光三越，只為了填滿一種心血來潮的衝動的事……。

老翁望後奔著，背後漲來一波又一波的回憶海潮，他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他的腿痠了，身子沒力了，才讓浪濤將他捲入漩渦之中。

兒子為了工作獨自搬離了老夫妻，雖然都在臺北，卻很少通電話，感

情就這樣慢慢淡了，等到妻子罹患失憶後，也把這個孩子給遺落在記憶的底部。老翁把所有財產交給妻子，請了個傭人，又幫她去醫院裡拿了幾個禮拜的藥，之後自個兒流落臺北熙熙攘攘的街頭。為了尋找失散多年的兒子。

身子日漸消瘦，但老翁相信：活著一天就是一天，懷抱著希望，每天都會有新的快樂誕生。沒錯，我的兒子一定還在臺北——他總是這樣思考。身子也體會到一種都市的感覺，鮮明的好壞對比，地位的高低與坐擁的金山多寡，很勢利地決定著事情的結果。

他在夢裡繼續跑著，最後走到一個充滿陽光的地方，長出翅膀……

「爸爸！」老翁感覺到有人使勁地搖著他的肩膀，那種感覺好熟悉好熟悉，像是習慣的老伴的叫喚聲，也像是兒子對他的呼喊。他不太知道是哪個，但比較希望是後者。

儘管努力振著雙翅，也飛不回現實。

就是他！

老翁看到一點點西裝的痕跡，昨晚委靡的青年搭在他的肩膀上，無助地大吼著，伸手碰了碰老翁眼角的瘀青，又繼續大哭。

「我的兒子……」一雙微透白光的手欣慰地摸著青年的頭，老翁笑了。他知道，擋在自己與兒子間的高牆終於倒下。

翅膀又催促著另一段的行程，老翁慢慢走入被稱做為「天國」的廳堂，等候回憶一起輪迴，他不想忘記那些曾經，然而不行——

不知道什麼時候下的雨，淹沒了臺北……

國中小說組優選 閱讀，臺北的溫暖

一個涼風徐徐的傍晚，正是適合閉眼養神的最後一節課。
「黃韻宇！出來。」組長洪亮的聲音如十萬伏特般電醒了整間教室的慵懶。

那位名叫韻宇的學生，畏縮著在同學的默哀中走出教室。

「組長，我剛才是醒著的。」

「妳得獎了。」

「啊？」

§

首先，很謝謝評審們肯賞光把獎頒給我這無名小卒，我知道自己尚有不足，會更加努力。第二，謝謝爸媽肯陪我這個國三還在寫小說的女兒熬夜。第三，感謝老師們的熱心支持、同學們的批評指教。第四，感謝暨請客名單因族繁不及備載，請親自向小妹確認查詢。

忠孝國中



黃韻宇

閱讀，臺北的溫暖

早晨的臺北，292的公車，延續著前晚的繁忙，行人依舊來來往往，馬路依舊車水馬龍。我坐在公車上，茫然看著窗外。

「世貿中心站，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 Station。」好聽的女聲，機械式的報著，我聽到她聲音中的金屬味。

起身、按鈴、刷卡、下車。

一下車，寒風呼呼刮過，攏了攏肩上灰白相間的圍巾，我縮著脖子，孑然前進。

推開旋轉門，走進辦公大樓，啪搭啪搭，整個大廳只有我走路的聲音，嗯！沒有人的七點半，我最愛的時間。

進了電梯，看也不看按了八樓。

一樓、二樓、三樓，嗯？電梯門開了，同一部門的小花踩著高跟鞋，喀喀喀的走進來，努力的想牽起嘴角的微笑，小花卻沒有注意到我的微笑，對著鏡子自顧自的整理起頭髮來，我聞到她身上的香水味，狂野而濃烈的味道嗆得我頻頻咳嗽，這樣的味道中卻有一股冷清。

電梯門開了，小花頭也不回咯咯咯的出去了，我咳嗽著離開，留下電梯中滿室冷清的狂野。

推開公司的玻璃門，小花咯咯咯的聲音已經被滿地的絨毯給抹滅。

我拐彎，擠進我小小的辦公空間。

雖說生長於臺北，但就像異鄉人一般，從小到大對臺北只有一種感覺——冷漠，因為臺北的冷漠，因為與城市隔離，所以獨自在這冷漠的城市活著，不常講話，不常與人溝通，我不愛出風頭，不常跟人搭訕，跟每個人都一樣好，跟每個人都一樣疏離，我像許多的臺北人一樣，裝上冷漠的面具。

在公事上該做的還是會不囉嗦的做，不該做的就不會雞婆管一大堆，因為如此，經理不會給我升遷的機會，卻還是把我留著，只是每隔半年把我叫過去唸一唸。

我常覺得，臺北真正溫暖的地方是圖書館，尤其是離公司最近的啟明分館，更是我常去的地方。手指拂過泛黃書頁的聲音，溫暖。書頁與書頁中的細語，溫暖。讓人忘記身處的這座城市是多麼冷漠，只有在這個時候我才會覺得臺北是個有溫暖的城市。

S

十點半，是公司每天的開會時間，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改變過。

說實在的，我很討厭開會，也許是因為必須暴露在人前，也許是因為一群人嘖嘖喳喳討論半天，時間到了就一點共識也沒有的閃人，我支著頭，饒富興味的看著龍與老虎的激烈辯論，看這種狀況，該不會等等就跳到桌子上玩摔角吧？

「小伊，這份文案就讓妳跟小花負責吧！」從自以為哲學的思索中甦醒過來，開會開到一半出現我的名字可真是少有。

「嘎？什麼文案？」我盯著就坐在隔壁的經理，盡量避開會中同仁冷冷的目光及冷冷的面具。

「推展臺北特色的文案，這是政府難得外包的廣告，好好做啊！」經理拍拍我的肩膀，一臉的期待與讚許，我的眼光慢慢的飄到小花濃妝豔抹的面具上，我看到她一臉的輕蔑，似乎即將跟她合作的人不過是一尾沙丁魚罷了。

S

人，真的是一種奇怪的動物，看著妳的表情明明是那麼不在乎，心裡卻又很在意，到底上帝是為什麼造就我們這樣矛盾的生物呢？這樣矛盾的人似乎以臺北為據點，慢慢的、冷漠的將這種習性擴張。

小花和我中間隔著一張桌子，我聽到時間搭搭搭的過去，一個小時、二個小時，我看到窗外的天空在污濁的空氣中漸漸暗了下來，一個色調、二個色調。

「有想法嗎？」小花仍然是這樣滿臉的不在乎，我在她的眼中看見沙丁魚，像是在跟我說話，眼神卻又不經意的飄向經過我身後的男同事。

「臺北……」我喃喃念著，似乎這樣就可以對這個城市產生感情，做出有創意有情感文案。

「媽的，妳也幫幫忙，連續兩個小時都在那邊臺北臺北的叫，我的青春都被妳浪費了。」小花憤怒的起身，對我吼著。「妳真的住在臺北嗎？好歹也說個一零一多好多好，臺北捷運多好多好，臺北市政府多好多好呀！」

「原來妳都想好了呀！」我微微笑著，看呀！兩個小時不吭一句話，拚命看帥哥，她也犯了臺北人矛盾的毛病呀！

「好！那我要回家了！」我愉快的背起包包，既然她都想好了，那我總該可以下班了吧！

「喂！說走就走呀！」出人意料的，小花把我給叫住。我疑惑的回頭，看到她一臉錯愕，卻在我回頭的剎那恢復她原本的淡漠。

「浪費我的青春又擺我一道，剛好今天沒有人陪我狂歡。算妳賠償我，陪我去晃一晃。」她抓著我的手腕，理所當然似的把我拖離公司，進了電梯。

一進電梯，又是滿室的冷清狂野。

「臺北的人都像妳這樣吧！忙碌、冷漠、心裡卻又是另一個自己。」看著小花又在鏡前整理她的頭髮，我茫然，不知不覺，心裡的獨白脫口而出。

小花停止了動作，原以為她會指著我破口大罵，沒想到她只是輕輕的瞥了我一眼，又舉起手繼續「寶貝」她的頭髮。

「呵！想不到妳還蠻有詩意的嗎！有時間想這個幹麼不想想文案？」她戲謔的說道。她的表情有一抹憂鬱的藍。

跟著她自信的步伐，咯咯咯，走出辦公大樓，她揮手招了一輛計程車，好像這樣的揮霍是應該的。

「我…我沒錢坐計程車。」我囁嚅道。每天的生活圈不過是家裡、公司、圖書館、和公車站牌而已，從來沒有在包包中準備多餘的錢。

「嘖！是我拖妳來的，會要妳付錢嗎？囉哩八嗦！」她女俠似的開了車門，忽地鑽進車中，很沒自信，也很沒志氣的，我跟著她坐進計程車中。

§

一直自以為的覺得PUB是一個熱鬧的地方，今天才發現，原來在這裡的寂寞是那麼的巨大，那麼苦澀。

燈光如嗑藥般隨著電音節奏搖搖擺擺，紅、綠、藍、白的燈光忽明忽滅，男男女女在舞池中狂放的揮動四肢，似乎這樣能夠擺脫長久附著在身上

的寂寞，讓寂寞被明滅的燈光照的無所遁形，但，輕輕的，我看見他們的寂寞，隱藏在混沌的空氣中，在他們呼吸中溜回他們身上。

我坐在吧臺前，桌前擺了一杯非常入門階段的可樂娜，剛剛還坐在我旁邊的小花，擺著她的長島冰茶人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正被電音的浪壓的喘不過氣，我看見小花在舞池中央，整理很久的頭髮已經亂成一團，修長的腿讓舞廳裡的燈光照得五顏六色，一襲正經的套裝只剩兩三個釦子扣著，臉上的妝因為汗水顯得有點模糊，但她仍是一臉不在乎的樣子，不在乎的笑著，不在乎的舞著。

看著舞廳中形形色色的人，好多人臉上掛著笑，眼神卻像小花的香水一般，有一股冷清、一絲落寞，他們都是臺北人嗎？或是不小心闖入這冷漠城市的他鄉人，迷失在臺北的冷漠之中呢？想想我也是臺北人呀！我是不是也有「冷漠」的因子呢？

不，我想我是寂寞的，這個地方是寂寞的，這些人是寂寞的，那，臺北是不是一個寂寞的城市呢？

「小姐一個人嗎？」一個打扮入時的男人將我從寂寞與冷漠的思考中拉回現實，他的左耳掛著一排紅色耳環，臉龐清秀得讓人以為是女孩，但他的聲音卻低沉得明顯，不男不女的中性讓他在渾沌的空氣中看起來像個艷麗的惡魔。

「有朋友。」厭惡這樣的搭訕，就像八股電視劇裡播的，無禮又毫無創意，隨便回答，祈禱他識相離去。

「我是阿傑。」他伸出手，一臉自以為溫柔的噁心笑容。看也不看他，我拿起可樂娜跟長島冰茶想換個位置。

「妳的名字？」他溫和的假笑淡了下來，拿走我手中的杯子，抓著我的手，厲聲問道。我微微的顫抖，卻聞到他嘴裡的酒氣，我恍然大悟，他醉了。

這時我越過他的肩膀看到小花正掄起他身後的高腳椅，要往他砸下去。

「啊——！」長長的一聲怒吼，小花手上椅子的椅腳不偏不倚的砸在阿傑的後腦杓上，人群中一陣喧嘩。

「快走啊！發什麼呆？」小花迅速的放下椅子，抓起我的手轉身就跑。

S

如果一個人想假裝他不介意某人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吧！也許是因為西洋文化崇尚獨立，現代人好像特別喜歡隱藏自己真正的心情，尤其是生活圈競爭激烈的臺北人，明明很痛卻說不痛，明明很介意卻說不介意，明明很難過卻說不難過，從頭矛盾到尾。

小花就是這樣。

和平東路上的黑潮咖啡，我們從敦化南路的TWINS PUB飆計程車過來，坐在專屬戶外貓咪座上，晚上十點的臺北，正是人多的時候，揍了人的小花，盯著人潮，仍然是一臉淡漠。

「呵！阿傑很煩人吧！」小花撐著頭，用有趣的眼光看著我。

「妳認識他？」我挑起眉毛，疑惑。

「嗯！他是我前夫。」

驚訝與不可思議，小花皎好的面容與身材，實在不像是個結過婚又離過婚的女人，沒有一點點的滄桑，卻有排山倒海的自信。小巧的鼻子鑲在臉上，一雙鳳眼在轉動時顯得風情萬種，長長的波浪捲髮茂密而烏黑，嘴唇有一種欲言又止的神態，這樣的小花卻離過婚？

我想我現在的表情一定很難看，但她竟然呵呵呵的笑了。

「不可思議吧！當時我們年紀都還小，十六歲那年，他從南投上來臺北讀書，我們認識的時候也才十七歲，不過是同班同學，他跟我告白，我就答應，他跟我求婚，我也答應，也不知道為什麼，弄一弄，十八歲那年就嫁給他了。」

咖啡香就在這時陣陣的飄來，小花的眼眶有點紅紅的，手指頭在桌上畫呀畫的，臉上卻還是掛著笑，仍然是無所謂、淡淡的笑。

「經過這四年，我才發現會嫁給他是因為他不是臺北人，而會離開他也是因為他不是臺北人。」這時老闆送來了小花的玫瑰拿鐵，以及我的冰奶茶，老闆輕輕的對我們笑了笑，老闆的笑臉，似乎有海的顏色。

「怎麼說？」看著老闆恍神許久，盯著老闆，心裡卻驚訝她的過去，咬著冰奶茶的吸管，我問道，試圖模仿她無所謂的笑。

「小伊不喜歡臺北吧！」她輕啜一口散發香氣的玫瑰拿鐵，一臉好好喝的幸福感，卻犀利的拋出這樣的問題。

「我说了我的故事，說說妳的故事吧！」小花詭譎的笑著，一如孩子般的淘氣，令人難以拒絕。

「……是呀！我不喜歡臺北，但也不討厭，只是覺得臺北好像……」我頓了頓，小花的出現，讓我開始覺得臺北似乎跟她一樣是個矛盾、不懂得表達自己的城市。我猶豫了。

「很冷漠嗎？」我遲疑的點了點頭。

「哈哈！我果然沒看錯。」她開懷，拍了拍手，大笑著。

「對了對了，這就是我離開阿傑的原因。」她笑瞇瞇的用手撐著頭，好像只是在講連續劇的劇情或是哪個同事的八卦般自然。

「妳知道他的口頭禪是什麼嗎？『我受夠你們這些臺北人了！』」她大大的吞下一口拿鐵。

「說實在的，他從來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臺北，但，是他先排斥這座城市，是他先不願意接受這座城市，總是在緬懷他南投的家鄉，但卻忘記臺北才是他接下來要落地生根的地方，也忘記跟他結婚的人是個臺北人……」她悽悽的對我笑了笑。

「『臺北的人都像妳這樣吧！忙碌、冷漠、心裡卻又是另一個自己。』這是他離開時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你們還真像啊！說話和思想都一模一樣。」

我聽到杯中的冰塊，喀啞的下沉。

就像我的心，一開始就被小花看透了的心。

「但是一直到很後來我才發現，他其實也是很愛臺北的，不然不會一直留在這裡，他只是在埋怨，埋怨這個城市不像他的家鄉一樣溫暖。」她頓了頓，悽楚的笑容在瞬間化為釋懷，小花其實是個包容力強的人吧！努力的包容阿傑的不適應，雖然跟他離婚了，卻還是在為他找藉口，矛盾，阿傑是，小花也是。

「妳來這裡喝奶茶還真浪費耶！玫瑰拿鐵才是極品。」她忽然遊戲般的嘲弄，方才的感性瞬間消失無蹤。

咕嘟咕嘟的，她酗酒般灌下了所有的玫瑰拿鐵，十足女俠氣概。
起身。

「其實，妳是喜歡臺北的吧？」小花丟下一句意味深長，走了。

我是喜歡臺北的嗎？

呵！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一個人在寒冷疲倦的時候似乎很容易會將身心依附在某處，也許是人的天性吧！承受不住的就尋求依靠，即使已經成人，卻仍然有種習慣性的依賴，就像內心深處有個小小的嬰孩還哭著喊媽媽。會想尋求依賴的人應該是因為寂寞吧！就像阿傑一樣，明明不喜歡臺北，最後還是選擇待在臺北，臺北除了是一個冷漠的城，似乎也是個能讓人依賴的溫柔的城，為什麼？獨獨我感受不到呢？

迷迷糊糊的回到小公寓，迷迷糊糊的睡著，迷迷糊糊的醒來。

坐在彈簧床墊上，打開電視，新聞播報著新的一波寒流再度來襲。

「其實，妳是喜歡臺北的吧？」，腦海突然響起小花那句話。

甩甩頭，不知怎地，覺得有些噁心想吐。

下意識的穿起大外套，出門，搭車。

想到圖書館尋求臺北僅有的溫暖。

S

推開玻璃門，門外緊隨著的狂風，在走進圖書館的瞬間，讓書頁的溫柔給感化了，鵝黃色的氛圍輕輕的圍繞著，如春天的微風，拂走了臺北冬天的溼冷，這就是圖書館神奇的地方吧！無論如何，總是能將心神俱疲的嗜書者安撫的服服貼貼的，然後讓人在離開時像是充了電般帶著滿滿的書香離去。

多年來，圖書館館員一直是一位老婆婆，她老人家總是這樣，看到誰都能笑嘻嘻的打招呼，擁有不可思議的親和力。而向來不懂如何回應笑容的我，竟然大喇喇的牽起嘴角，對著老婆婆猛點頭，看到老婆婆也開心的笑了，突然發現她身上有一種溫柔是書頁無法給予的，有一點淡淡的藍色，如晴天一般的亮藍，就像是咖啡店老闆的笑臉一樣。

安靜的潛進圖書館的最深處，試圖從最上層的書架拿下那本「靜學姊」，我大概很不自量力吧！區區的一百五十公分竟妄想那下最高的那本書，就像我妄想排除掉臺北種在我身上的寂寞一般，純粹只是妄想。

跳上跳下了半天，仍然搆不到「靜學姊」的書背，墊腳的椅子也不知道給誰拿去了……。

「我幫妳拿吧！」一把低沉的男聲從背後響起，不知怎地，有些許耳熟。聲音的主人大手一伸，幫我拿下「靜學姊」。

「喏！拿去吧！」很厚臉皮的接下書，卻又怯怯的不敢回頭看，緩緩的走開，盯著書的封面，靛藍色的底，左上角是一大朵盛開的淡藍色玫瑰，右上角很簡單的只提了「靜學姊」三個字。

「小伊！妳的文案有雛型了嗎！」正欣賞著封面，男人冷不防的叫住了我，名字？文案？靈光一閃。

「經理？」我轉過頭來，果真是我那隨和的公司經理。

「吃飯了沒？要不要一起去吃飯？」經理走過來，笑瞇瞇的問。

經理就是經理，一個友善的問句在我這害怕丟飯碗的小員工耳裡聽起來都像是命令句。回頭想想剛才起床時都已經十一點多了，現在也該是吃飯的時間，更何況是經理親自邀請，不去好像不好意思，也好像在跟我的薪水過意不去。

「好啊！」一個應答，一個生澀的笑容，似乎打破了一種無形的界限，在上司與下屬的關係之間多了一些溫暖，我又看到了，淡藍色的氛圍。

S

住在臺北的人似乎存在著矛盾的思維，雖說科技新貴，卻熱愛體驗鄉村、生活在摩登的東區，卻經常騎著腳踏車到處去玩、滿坑滿谷的麥當勞、

卻對路邊的蚵仔麵線情有獨鍾，經理就是這種矛盾的人。

我們坐在忠孝東路上的一間蚵仔麵線攤裡，路上行人來來去去，用異樣的眼光打量著身穿亞曼尼的經理，充滿幸福感的呼著蚵仔麵線。

「妳們的文案進行的怎樣了？」經理呼了一口麵，試探性的問道。

「為什麼選我呢？」不理會他的問題，我只想搞清楚為什麼派給一個不喜歡臺北的人這樣的任務，一股冷風吹來，吹散了眼前碗裡騰騰上升的熱氣。

「因為……我覺得妳會有所改變。」他放下竹筷，異常認真的說道。剛剛的冷風轉小了，碗裡的蒸氣再度上升，朦朧了經理泛著些微血絲的眼睛、眼角細細的魚尾紋及微圓的鼻頭。當經理的下屬這麼多年了，從來沒有一次好好的看著經理，總是他在桌子後訓話，而我低著頭發呆。

「妳知道嗎？」經理語帶笑意，而我仍然低著頭，打量著我那短小的拇指。

「剛來臺北的我就像妳一樣，不愛笑，也不會難過，只是很納悶，為什麼臺北以人為本位的科技反而讓人與人更疏離？全臺灣的首都怎麼會這麼冷漠？一直到後來，妳來公司上班，我覺得透過妳，我好像看到一部分的我自己，無法認同臺北的自己，但是我也開始看到臺北的一切，才發現過去的我一直覺得臺北冷漠，純粹是因為我無法感受，也不願意用心去感受臺北的美。」我小心翼翼的瞥了他一眼，他的眼神正望向街上如織的人潮。

「妳對臺北、對生活、對世界究竟是怎麼想的呢？」他的問題越過朦朧，朝我的心臟精準的刺去。

「我不知道，也許是冷漠、也許是寂寞、也許是矛盾。」低下頭，碗裡的香菜不太有精神，軟趴趴的倒在勾芡湯汁上。

「妳有沒有想過，或許是一種溫暖的感覺。」他拿起筷子，捲起一大團麵線「就像在寒冷的冬天到圖書館或吃麵的感覺。」他笑了笑，希哩呼嚕的

吞下那一大口麵。

麵店老闆操著臺南腔的臺語吆喝著。幾個相約出來玩的國中生，嘻嘻哈哈，你推我擠的經過店門口。幾個老阿嬤拖著菜籃簇擁著一位抱著孫子的老阿嬤走過。還有一位媽媽牽著走路仍然有些不穩的小女孩，慢慢的在人潮中走著。

「可能吧！」我說，心不在焉的吃著麵。心裡似乎有個東西，非常細微，卻慢慢的成形。淡藍色的氛圍。

S

離開小吃店，經理和我沿著馬路，尋找著292的站牌回世貿中心。

也許是因為寒冷吧！突然意識到自己這兩天荒唐的行為，一直覺得自己不懂得和人溝通，卻意外的把小花和經理往心裡放了進去，接納一個人，應該不是那麼困難吧！那接納一個像臺北這樣的城市呢？

「所以，到底要怎麼辦？」正要過馬路時，經理沒頭沒腦問道。

「什麼怎麼辦？」看著跑到快要跌倒的小綠人，納悶。

「文案呀！總不能讓廣告開天窗吧！」他腳步加快，皺著眉，一臉擔憂。

「突然覺得派妳跟小花去做或許不是一個好主意。」他苦笑著，一臉無可奈何。

不以為然的瞥了他一眼，正巧看見路旁的長椅上有一個女孩垂著烏黑的長髮，臉色顯得有點蒼白，一身的黑衣讓她在這五顏六色的世界中格外醒目，她輕靠在椅背上，神情專注的閱讀著。

「乾脆就……閱讀臺北好了。」注視著那個女孩，我喃喃道，謬思女神的旨意從嘴裡自然吐出。

經理拍了拍我的肩頭，滿是讚許。淡藍色的氛圍變的更濃了。

§

心不在焉的回到我的小公寓，窗外黃昏的光芒染出了滿室的橙黃，倒在彈簧床上，不過是去了圖書館，吃了一頓飯，我卻覺得疲倦，為什麼？

「叮咚叮咚！」電腦的MSN信箱發出清脆的聲響，這個時候，誰會寄信來呢？從床邊掙扎的爬到書桌前，勉強振作起精神，信箱裡躺了一封信，嗯？是姊姊寄來的，那麼久沒聯絡，幾乎都忘記自己有個姊姊了，或許這就是我覺得臺北寂寞的原因吧！因為，我也是寂寞的。

Dear小伊：

這陣子真的辛苦妳了，妳這個人在臺北的寂寞日子總算要結束了，志勤和我已經拿到公民資格，也籌到足夠的錢讓妳來美國讀書了，我們拿你之前寄來的資料去問了其他幾所大學，他們說願意接受妳提出的獎學金申請，機票已經買好了，就等妳來美國。

今年我們總算可以一起吃團圓飯了！妳快來吧！我已經開始在燉妳最愛的雞湯等妳了。

姊姊

轟隆一聲，姊姊的一封信炸開疲倦。

我在作夢嗎？但是一切看起來都是這麼真實呀！用力掐了臉頰一把，唔！好痛，是真的，這些都是真的，我高興的唱著歌，在屋裡旋轉著，姊姊到美國去讀書後，有多久沒有笑得這麼開心了。

以為夢想早已在之前無法申請到獎學金時便已陳封箱底，沒想到他竟

又回過頭來邀請我，永遠不可能成真的夢想現在竟然成真了。

懷著興奮的心情確認了明天的班次，整理行李。

窗外臺北天空慢慢的、慢慢的暗下來，今晚的月亮很大很圓很亮，就像我的夢想一樣。

嗯，我的夢想。

S

一個人在天未亮就趕到統聯搭車，坐在統聯的總統座椅上，突然記起租來的公寓還沒退租，也還沒跟經理交代清楚我的離開。

拿起很久沒用的手機，正撥號時，遲疑。

真的要離開了，離開臺北這個冷漠、寂寞又矛盾的城市，是呀！從來沒有喜歡過臺北，為什麼？卻有種像與親人離別一般的不捨，明明以前是那麼的不喜歡臺北，我卻發現，我竟然開始在想念。

想念小花；想念經理；想念咖啡店老闆；想念阿傑；想念圖書館的阿嬤；想念蚵仔麵線攤的老闆；想念街上嘻嘻哈哈的國中生；想念牽著小女孩的媽媽；想念提菜籃抱孫子的阿嬤；想念公車上有著金屬聲音的女聲；想念沒有精神的香菜；想念忠孝東路、和平東路、敦化南路；想念跑到快要跌倒的小綠人；想念292公車；想念玫瑰摩卡；想念可樂娜；想念在路邊閱讀的黑衣女孩。

想念，想念，開始想念臺北的一切，越搜尋回憶深處越覺得，會不會真的如小花所說的，其實，我是喜歡臺北的呢？

看著車窗上自己的倒影，我發現自己的身上除了鵝黃色的溫暖，多了一種淡藍色的氛圍，就像是咖啡店老闆及圖書館阿嬤身上的顏色。

我感受到了，原來，這就是臺北的溫暖呀！

默默的，守護著所有人的，臺北的溫暖。

我撥號，按下通話鍵。

「就像在寒冷的冬天到圖書館或吃麵的感覺。」經理說。

「喂？妳到機場了嗎？」電話那頭，姊姊輕柔的聲音依舊。

「其實，妳是喜歡臺北的吧？」小花說。

「姊，我想，繼續留在臺北。」

S

「小伊、經理要一起去吃飯嗎？」

「好哇！只要不扁人我都好。」

「吼！不知道是誰去PUB還喝可樂娜啊！是誰呀？」

「經理比較誇張啦！他在PUB點蚵仔麵線耶！」

「呵呵呵！我現在改吃豬腳麵線了啦！」

「喂喂喂！你們看，是上次的那個文案耶！」

西門町的電視牆上，一個身穿黑衣的女孩坐在路邊的長椅上，垂著黑髮，專注的看著書，一團淡淡的藍霧圍繞著她。

一把溫柔好聽的聲音響起。

「閱讀，臺北的溫暖。」

發現，臺北的溫暖，才是我的夢想。

國中小小說組優選 地底下的臺北

首先，我要感謝○○○，請所有對我有恩的人，自行對號入座。
剛開始聽到「閱讀臺北」這個題目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臺北地下街，臺北地下街對我來說是個天堂，扭蛋、模型、甜甜圈，還有好多好多我喜歡的東西，所以在寫這篇小說時速度感覺很快，而且能把自己喜歡的事物寫入小說裡，我感到很高興。

我參加文學獎的目的不只是為了獎金，也為了測驗自己寫作的實力，這次能得到優選，我已經很高興了，希望下次還能參加高中職組，繼續努力！

興雅國中



蔡瑋芹

地底下的臺北

◎男人說：

其實我有一點想逃，逃離鬧區的吵雜，逃離大臺北的繁榮，逃離這個世界。就只因為……我被一個女人給甩了！

Ms.林，曾經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她那微胖的身材更顯的她可愛，那頭自然捲的黑髮加上紅潤的臉龐，配上明亮的大眼睛，有時我不經懷疑她是否是個陶瓷娃娃，一摔就破。但是，現在的她變了……

我想結束自己，並不是要死給她看，警告她「這就是拋棄我的下場」，而是，我覺得我很可悲，沒辦法救一個掉入陷阱的女人，這樣還算什麼男人？

Ms.林愛上「他」了，我發現時不知道他們已經交往多少年了，Ms.林的手臂上全是被「他」所凌虐的傷痕，我看了很不忍心，但是Ms.林總是花大錢，就為了享受一次與「他」在一起的快感，有一次，我問她，為什麼需要「他」勝過於我？她說，她喜歡「他」在體內流竄的感覺。我不懂她的意思，也不想了解。

我步伐緩慢，拖鞋的跟部在地上磨著，很隨便的走出家門，不需要再打扮成什麼白馬王子，走下公寓樓梯，外面正下著小雨，我想到我和Ms.林相遇的那天，天氣也是下著小雨，雖然這種小雨根本不用擔心，但我們坐在地下街出口，嘴裡說要一起等待雨停，但其實心裡巴不得雨下大一點，越大越好，最好大到沒辦法回家……我走入地下街北一甲入口……

臺北地下街，我倆在這兒相遇、在這兒結束，我決定，讓這兒成為我的終點站，在這之前，我想從地下街的盡頭走向起點，回憶與Ms.林的過去……

一走進北一甲入口，最先看到的是一家女僕主題餐廳，以前我總是和她經過沒有進去，這次，我總算可以不管Ms.林的眼光，正大光明的進去看女僕了。

「主人，歡迎回家！」開門的女僕說。

我跟著女僕到了角落的位子坐下，忽然發現另一處有一雙奇怪的目光正盯著我，一對情侶看著我噗嗤的笑了。

「欸，你看！那個人好噁心喔！」那個女人輕聲對男人說。

我忽然發現我上衣穿著白色的短袖T恤，一件破爛不堪的牛仔褲，外加在家裡穿的藍白拖鞋，真土，真是土到爆！一股酸味由胃部滾到咽喉，我捂著嘴，沒等女僕拿菜單過來，我就衝出去了，該說是「衝出去」，還是「逃出去」呢？

「Ms.林已經不屬於我的了……」我在廁所裡，對著鏡子說：

「她愛的是別人，不是我、不是我……」

我彷彿在贖罪似的，對著鏡子猛磕頭，嘔吐的穢物在洗手臺上發出異味。

◎女人說：

我穿上紫色絲襪，套上血紅色的高跟鞋，站在落地長鏡前比了幾件衣服，最後決定穿上桃紅色的迷你短裙，搭上白色皮帶，上衣則是綠色的無袖小可愛，看了看手臂滿滿被傷痕，我穿上鮮橘色大衣蓋住這些痕跡。

再看看鏡中的我，一身奇怪配色的衣服，加上憔悴的臉和一頭雜亂如稻草的乾燥頭髮，非常符合現在的我——一個不是人的女人。

Mr.周，他是個非常好的男人，我們彼此相愛，但是我又需要另一個人

……「他」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人，說實話，我不愛「他」，可是卻又不能沒有「他」，我總是努力賺錢，瞞著Mr.周就只為了見「他」一面，「他」對我不好，可是有種非常強大的致命吸引力，「他」就像黑洞，而我，是顆無助的星星。

不知道為什麼，若長時間沒見到「他」，我就會很心慌，見到時，整個人就像一攤水似的化掉了，見面後，我和「他」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享受，急的話在外頭的公廁，當然這樣比較危險，所以通常我都把「他」帶回家……誰知道，某次Mr.周就這樣的闖進來，那時，我認為我已經沒有必要隱瞞了，於是我提出了分手，並不是想永遠和「他」在一起，而是我認為……我配不上Mr.周了……

我整理好我的包包，提在手裡，想要去尋找，我和Mr.周還直得保存的回憶碎片……

不常穿高跟鞋的我，今天穿了這雙三吋高的可笑高跟鞋，讓我走路有些不順，走下捷運永春站二號出口的樓梯，說實在，我真希望我跌倒，最好跌個鼻青眼腫、不成人型！

我打算去臺北地下街，那條在臺北地底下的街，我很喜歡這裡，因為在地下街逛街不用擔心日照雨淋，路邊還有設椅子，走累了就能休息。

我認為在地底下的市集比那根矗立在威秀影城附近的巨大柱子有趣多了，在我眼裡，101就只是棟毫無意義的示威建築罷了，彷彿在說「怎樣、怎樣？我很高大吧！」，那又怎樣？花錢上最頂樓看看臺北風景嗎？不過，從高處看臺北，也只能看到方塊般的房子吧？因此，我和Mr.周的約會地點，總是臺北地下街、地下街、地下街、地下街、地下街……

「嗶嗶嗶——嗶嗶嗶——」臺北火車站到了，捷運發出刺耳的叫聲，我隨著人群走上電扶梯、直走，到了轉彎處，一陣冷氣霉味兒吹向我，臺北地下街到了……我們的起點到了……

記得以前，我第一次吃Mr.多納時，就是在地下街吃的，Mr.周點了一

個蜜糖波堤，他說這家甜甜圈非常好吃，我看到一球又一球的波堤，不禁笑了，Mr.周把每一球分開，餵給我吃，好甜蜜的蜜糖波堤……

◎男人說：

走出廁所，我想了很多，想著第一次看到Ms.林嬰兒肥的臉，現在已經變成既消瘦又乾巴巴的巫婆，我可以接受Ms.林變醜，卻沒辦法接受她變醜的原因，我恨「他」，那個王八蛋！不僅吸走Ms.林的青春活力，還把Ms.林的錢財全部花光！

我在臺北的地底下鑽，像隻卑微的骯髒蟑螂，任頭頂上的文明人類踐踏！我看見一個乞丐，他一身破衣服，臉上似乎蒙著一層灰，黑的不得了，他身上蓋著報紙，悠閒的躺在角落，這時，為什麼我會覺得自己像卑賤的蟑螂，而乞丐是隻自在的鼯鼠呢？

「原來我比乞丐還不自在……」我心想著。

現在的我開始猶豫，究竟要結束這一切，還是……在臺北尋找一塊，自己能夠站立的角落？

臺北地下街有著許多賣模型的店，我很愛收集模型和扭蛋，因此砸了不少錢在模型上，Ms.林也受到我的影響，開始玩起「轉扭蛋，猜猜下一個是什麼」的遊戲，有時候很順利的轉到全套，我們的歡呼聲就會響遍整家店，其實最令我們高興的並不是收集到全套扭蛋，而是兩個人一起盯著扭蛋機，期待的感覺……

Ms.林曾經說：

「扭蛋機就像人生一樣，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顆是什麼，有時候很順利，有時候很曲折……不過如果堅持到最後，還是能轉到全套吧？」

想到這裡，我停了下來，把這句話反覆的思考很多遍……

「如果人生是臺扭蛋機，那麼我轉到Ms.林，是件幸運的事，後來我轉到了Ms.林和『他』在一起的事實，這是顆炸彈，足以把我炸死，但是，若我現在就放棄，是不是就沒有機會轉到全套？或許下一顆是個完美的結局，當然也有可能是悲慘的結局，得到幸福的機率是一半，不試試怎行？」我想

著。

我拿出一枚如金幣般閃耀的五十元硬幣，放在扭蛋機的孔上，輕輕的隨著箭頭方向轉動——

「喀啦、喀啦、喀啦、喀啦……咚！」希望掉出來了。

◎女人說：

「他」是個罪惡，即使我多麼的想離開他，過了幾天，「他」又會來騷擾我，不停的在我腦內徘徊，踱步不去，而我總是克制不了自己去找他的慾望，然後，辛苦賺來的錢又被「他」瞬間花完，我知道這是我自己的錯，我知道——我需要「他」成了癮。

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關於「他」的事兒了，但是那時候我跟「他」不熟，我只是看著「他」如何幫爸爸賺許多許多的錢，噢，對了！我們家的店就在臺北，地底下的臺北，一條又濕又髒的地下道，沒有地攤，更別提什麼店面了，爸爸只要站在那裡，把帽子壓的低低的，和路人打個手勢，就有客人上門，一大筆一大筆的錢，就能匯入爸爸的戶頭。

讀國小時，老師問我爸爸在做什麼工作的，我答不出來，結結巴巴的在班上同學面前說：

「在……臺北的地底下，賣東西……」語閉，全班哄堂大笑。

回家我把這件是告訴爸爸，他打了我一巴掌，警告我，要是別人問爸爸在做什麼的時候，只要回答：「他在公司上班。」就好了，別人要是繼續問哪家公司或是作哪一類工作，就說：「不知道。」要不就別裡他。

年幼的我不懂，為什麼爸爸要教我說謊。於是，我開始討厭臺北地底下，那些又黑又暗、充滿怪味、爬滿蟑螂老鼠的角落。

臺北地下街可就不同了，這裡鋪著漂亮的粉色瓷磚，還有各式各樣有創意的廣告，燈光明亮，空氣雖然沒有陸地上那麼流通，但至少沒有臭味兒。

有時候我在想，我喜歡到地下街是不是因為我不敢走在馬路上？我不

敢面對外面的世界？只敢躲在房間裡，依賴著「他」，沉浸在「他」的撫摸之下。或許我沒救了，只能在「他」迷惑我時，向窗外大喊：

「去他的狗屁世界！」

我走到一家賣服飾的店前面，忽然停下來，並不是看到什麼好看的衣服，而是鏡子，鏡子裡反射出來的那個怪女人，我根本不認識她！臉頰凹陷，皮膚蒼老，還有著一頭接近麻繩的粗髮，她很瘦，瘦的幾乎剩下皮包骨，指關節明顯凸出，上面還帶了幾個菜市場賣的假玉戒指，一條白色的寬皮帶躺在她腰上，鬆的快掉下來，更滑稽的是，這個又醜又怪的老女人，穿了一雙高到不能在高的血紅高跟鞋。我愣住了……

「這就是我嗎？」我心想。

忽然有種想衝入廁所，換掉這一身怪裝扮的念頭，原來我是個，不敢面對陽光的吸血鬼……

◎男人說：

我在跟自己玩遊戲，看著地上的瓷磚，每一步都只能跨三塊瓷磚，就像大富翁裡面的棋子一樣，一格一格的慢慢走，一步一步踏實的走。

我手裡握著「希望」的扭蛋，想著未來要如何發展……首先，必須要有自己的收入，等一切都穩定後，再把Ms.林接回來，我相信——我可以！我可以在臺北找到自己的落腳之處，哪怕是一小個角落也好，我必須要讓我的未來——充滿希望！而不是當個妨礙捷運交通的屍體。

我不在乎「他」將來會如何侵蝕Ms.林，因為我相信，Ms.林一定可以脫離「他」的控制，即使不會回到我身邊也沒關係，只要Ms.林有健康的身心，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

在我心目中，Ms.林永遠都是那麼美麗的陶瓷娃娃，而不是懦弱怕光的吸血鬼。

◎旁人說：

臺北地下街有家Mr.多納，專門賣各式各樣的甜甜圈，是家滿受歡迎的店，常常排的大排長龍，這家店位於臺北地下街的正中央。

今天是非假日，逛街的人顯的少了些，不過熱鬧的氣氛依然沒有減退。此刻，左邊走來一個女人，她穿的非常時髦，只可惜配色怪異，頭髮有些雜亂，她「喀、喀、喀」的踩著高跟鞋，走向Mr.多納。

在右邊遠處，也走來一個男人，黑色的短髮貼著臉，臉上的鬍渣也沒刮，帶著一付似乎很久沒擦的黑框眼鏡，鏡片霧霧的，加上瀏海蓋住眼睛，看不清楚他是誰，他的藍白拖鞋發出「啪、啪、啪」的聲響，往Mr.多納移動……

「啊！」男人跟女人同時發出驚呼聲。

他們四目對望，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男人的表情顯的有些尷尬，女人則是低下頭，不希望自己嚴重老化的臉被男人看到。

「小林……」男人先開口，他們倆站在Mr.多納前面，明明相隔至少有五步距離，但是男人伸出手，彷彿就可以碰到女人的手，抓住她的靈魂。

「最近還好嗎？」男人說。沒見面一個禮拜，他們都覺得對方好陌生。

「阿周，聽我說……」女人抬起頭，看著男人說：

「我去了警察局一趟……星期三就要去勒戒所……我出來後，就是一個正常人了……」

男人聽了，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他不介意的走向前牽著女人的手，點了一份蜜糖波堤。

國中小說組佳作 臺北·我的家

聽到自己得獎了，當下的感覺就像是抽獎抽中頭獎一樣，頗有飄飄然的感覺，因為原先只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參加，畢竟各方好手齊聚一堂，我頂多先觀摩觀摩罷了，人算真的不如天算呀！哈哈哈！

當然，得到這份殊榮，我必須感謝很多人，他們在我創作的路途上不斷的激勵我，使我成長：我的父母（不然哪會有我）、小學老師王素靜老師，還有所有教導過我的老師們，真是無比的感謝啊！

除了感謝之外呢……還是感謝…謝謝…謝謝…。（落幕：The End）

敦化國中



楊宜儒

臺北·我的家

西門町街道上。聽說往昔，這裡是臺北最熱鬧的地區之一，夜晚來臨時，就是這地區的甦醒：一對對情侶甜蜜的相依相偎，漫步街頭，旁若無人；一個個攤販忙著推銷小東西，一邊注意有沒有警察臨檢。

但我還是覺得孤寂。這城市的確很繁華，不論是高聳入雲的101，還是閃爍不停的霓虹燈，或 Pub 裡綺麗的燈光、氛圍，對我而言無一不是夢中才會出現的奢侈景象。

這繁華的都市，對我而言卻是沒有溫度的。

§ 節一 學校

> 日記 <

聽說，臺灣是個很友善的環境。美國的表哥也說，每個去過臺灣的同學都說：「臺灣人很熱情！而且對外國人都很友善。」那為什麼我感覺不到呢？

「同學？同學？上課囉，快把課本拿出來吧。」隔壁的女生說。

「…喔，謝謝。」唉呀！真丟臉，竟然這樣恍神，而且還是在這麼漂亮的女生面前耶。

這堂是導師上的童軍課，一般來說因為我是新同學，老師一定會……「給你們三分鐘時間準備，待會一個一個上來自我介紹。」…果然。「老師，不要啦！」「老師，開學就玩過了，不要啦！」全班哀鴻遍野、怨聲四

起。

老師的眼神……怪怪的…好像看著我偷笑？「不過呢，由於蕭同學剛到我們班，所以就請他先向大家自我介紹，好不好？」「好—」異口同聲。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蕭榮，蕭是蕭邦的蕭，榮是榮耀的榮，不過我只是暫住在親戚家，所以不會久留，這段時間還請你們多多照顧，謝謝！」

我在臺上邊講著，邊觀察著同學的反應，臺下細碎的私語聲不絕於耳「蕭邦喔~」「哇~好跅喔~」「不過聽說他是德國混血兒耶。」「真的嗎？看不出來耶。」

講這些話的男生們看起來很會玩、很調皮……「兒子，記得喔，不要跟那些小混混玩在一起！」媽媽大概會把這些人歸類為小混混型的吧？還是少接近為妙。

好不容易，下課鐘聲響起了「我總算可以鬆口氣了。」但人生地不熟的，想到校園裡晃晃都可能迷路，唉。「同學，要不要幫你介紹介紹校園啊？」一個悅耳的聲音將我喚回現實世界「…喔！好啊！」我起身，然後不解的看著那群女生吃吃竊笑。

仔細看下來，這學校的確有許多值得一看的地方，尤其是建築概念…「你們知道嗎，這棟建築有巴洛克式的建築風格，運用了許多複雜的幾何形狀；而學習角的設計不但考慮到空間的配置，而且還有特別為學齡中兒童設計的燈光，桌椅的設計更是符合人體工學，真是太棒了！」

我不知不覺的說完一串話，才意識到旁邊一群女孩的異樣眼光「沒什麼，你們繼續帶我逛逛吧。」「不，你很厲害耶，你有在研究建築嗎？」一個原本很安靜的女生說。

「只是有興趣，算不上什麼研究啦。」

「那你最欣賞哪位大師的建築？」

「貝聿銘吧，我也很喜歡他說的『讓光線來作設計』」

「真的嗎？其實我比較喜歡那些傳統式的建築耶。」……

那女生喋喋不休，好像一秒不講話就會死一樣。

我瞄了瞄其他女同學，她們從錯愕中反應過來後，便開始交頭接耳，一下皺眉，一下抿嘴偷笑，好像在計畫些什麼……。

> 日記 <

今天班上的一個女生說她很喜歡建築，不過喜歡的是傳統建築，真可惜她不喜歡現代建築。不過，她好多話！嘰嘰喳喳個不停，吵死人了。

§ 節二 北門

星期天早上十點二十七分。

「真是的，惠珍明明跟我約好了，又放我鴿子，真討厭。」林雲說。

「厚！景福他們不曉在幹麼，說好十點在北門碰面，現在都什麼時候了。」我憤恨道。那些男生真是比女人更捉摸不定，那天還說什麼……

「兄弟，早說你喜歡這型的，不就好了嗎？」

「對嘛對嘛，我還以為純娟過去要找你做什麼，害我嚇死了。」

「嗯……你們到底在講些什麼？為什麼我一句都聽不懂？」這群人是怎樣啊？原本還一副很瞧不起人的樣子，現在怎麼跟自己稱兄道弟起來？

「哈哈！別假了！你早上明明跟林雲聊得那麼開心，以為我們不知道喔？」

原來是這回事呀…「你們別鬧了，我跟他只不過是普通朋友而已。」

「不要這樣說嘛——人家會傷心的喲——」旁邊的一群人跟著瞎起鬨。唉……怎麼這麼無聊……

想著想著，我不自覺的笑了出來。閒著沒事，順便看看北門吧，好歹也是一級古蹟。

> 告示牌上 <

建造時期: 光緒7年 (1881)

建築特色: 北門臺座用大直北勢湖安山石砌造，屋頂為單檐重脊歇山式，城門中央開圓拱形內洞，外拱比內拱小，兩拱中間門洞呈矩形，供城門啟閉。門板由厚木做成，外覆鉚釘鐵皮保護，堅實牢固。

嗯……真是有歷史，不過我還比較喜歡具現代感的設計。

「咦，你不是蕭榮嗎？」一個年輕女孩。

「喔，是林雲啊！你怎麼會在這裡？」真納悶。林雲就是那天一直跟我講話的那女孩，不過是後來同學才告訴他她的名字的。

「我跟惠珍約好了在這哩，可是她一直沒有來，手機也不接。」

「我被景福放鴿子了……惠珍跟景福真是一對寶。」我苦笑。

「不如我們到附近逛逛好不好？他們大概不會來了。」林雲問道。

「這樣好嗎？就我們…兩個人…？」奇怪，我們有那麼熟嗎？

「那…不然我可以跟你介紹北門喔！」她晶瑩的大眼透露出不安與期待。

「喔…好啦好啦！」最受不了看到女生那種表情了。煩死了！

「北門是清代臺灣府的五座城門之一，其中北門是臺北市保存的最完整的古蹟，所以北門不但見證了清代臺灣政府，且同時含有國防、政治以及拓墾上的意涵。」林雲一口氣就講了一大串，害得蕭榮差一點反應不過來。

「喂，想不到吧，一個小小的建築可以有這麼多意義，甚至連接古今，很難以想像吧？這就是我喜歡傳統建築的原因呀！」林雲含笑。

「……」兩人不語，只是靜靜的吹著風，良久。

小水滴落到林雲頭上。一滴。二滴。「唉呀！下雨了！」林雲驚道。「今天就這樣吧！先回家好了。」「嗯，掰。」這是哪門子的鬧劇啊？

躺在床上，蕭榮的腦袋裡一團混亂。難道說臺北的生活總是上演一堆電視情節嗎？至少，現在我知道臺北多雨，而且臺北很亂。

> 日記 <

今天原本要跟班上的同學出去玩，結果連個人影都沒見到，反倒是上次那個女生居然「剛好」也在那，害我在那邊看古老的北門。

不過臺灣的傳統建築真的還滿好玩的，很特殊，造型獨樹一格，以前德國都沒有這種的建築。說不定以後會再多看看吧。

§ 節三 學校

「喂，景福，你什麼意思啊？害我在北門白白等了快一個小時。」

「唉呀！有什麼關係，反正後來你也沒有白等啊？對不對？」

「什麼東西？」為什麼臺灣小孩講話就是不能直講？

「你不是遇到……誰嗎？」又是一個標準的擠眉弄眼。

「ㄗㄨㄟ！搞什麼飛機啊？原來根本是你們在搞鬼嘛！」拜託三個月快點結束，神啊！要我用游的回德國我都願意！

「喂！你不會這麼開不起玩笑吧？」

「……」

「好了啦！那麼小家子氣幹嘛？還生氣啊？」

「你們…吼！我警告你，以後不要再給我玩這一套，聽到沒？」

「好啦好啦！老大不要生氣，小的聽你的就是。」景福裝出一副誠惶誠恐、惟恐不得主人歡心的小人樣子，我不想笑都沒辦法。

又是一天疲累的課程。臺灣小孩都這麼辛苦的吗？

> 日記 <

好累喔！原來臺灣小孩這麼辛苦，幸好我只來三個月。不過既然來都來了，明天一定要去世界第一摩天大樓101看看，一定很棒。

§ 節四 臺北101

「哇！好壯觀！」網路上有101的跨年煙火秀，真不是蓋的！我對臺灣可能得有點敬意啊，這建築真是太壯觀了。

簡單的收拾背包，我正打算走出阿姨家，阿姨提醒我「Erinnern Sie sich, einen Regenschirm zu holen！」（記得帶傘）我吐了吐舌頭，我可不想再像上次一樣差點沒被淋成落湯雞。「Danke！」（謝謝）我帶上門。

燦爛的陽光迎面照來，一點暖意，一點光明，讓我深覺又是美好的一天。這時心裡閃過一個念頭…不不不，這想法太糟了。可是不試試怎麼知道？我握緊拳頭，快步往街道走去。

「Sorry, I want to go to Taipei 101?」我向一個中年婦女問，然後裝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喂！阿清！這個阿兜仔要企101啦！你跟他嚟一下怎麼走。」這婦女很顯然的不會說英文，叫她那二十多歲的兒子告訴我這個「阿兜仔」。

「First, go this way. Then, turn to this way……」其實他的英文一樣很破，害我聽的一頭霧水。「Oh, thanks!」我裝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謝謝他，原本以為他一定會如釋重負般的鬆一口氣，沒想到他卻說：「Have a nice day!」

我茫然的點了點頭。都市人不是都很冷漠嗎？所以我又繼續試。可是結果都大出我所料：一個在趕路的上班族，用一口流利的英文回應我，而不是像我預料中的停都不停；一個連中文都說不清的阿婆，和其他阿婆級的人討論一陣之後，畫了一張歪七扭八、很難辨識的簡陋地圖。

難道……我誤認了臺北人嗎？我心頭一震。他們的熱情、笑容，逐漸溶解了我對臺北的排斥。

就這樣一邊假裝一句中文都不懂的問路，高聳的101已離我越來越近，約莫五分鐘後，我面前便是名聞遐邇的101，在這美麗的建築物前，人類變得好渺小、好渺小！

我又上了觀景臺，整個臺北盆地在我面前展露無遺，我突然發現，臺北好美！可是距離回德國的時間只剩下五天的時間…

> 日記 <

今天到了101，真的好美！一個禮拜前放寒假了，所以我現在每天都可以到處逛逛，終於可以好好的認識這個城市了。

或許該說之前我根本不想要了解臺北吧！但是我現在有一種迫切的慾望，想要探索這個城市，我的半個故鄉。

臺北市的國父紀念館、小巨蛋、圓山遺址、市政府、霞海城隍廟、孔廟、中山堂、公賣局、合作金庫、總統府…。

五天之內我幾乎逛遍了全臺北，而現在，飛機出發前一晚，他站在西

門町街道上。在哪裡開始，在哪裡結束。

之前我以為臺北很冷漠，現在我知道，臺北是溫暖的，不過十分含蓄而內斂。

> 日記 <

要離開臺灣了，突然覺得好捨不得，畢竟也待了三個月啊！而且，我也漸漸了解媽媽說的話了…*Ihr Vati hoffte, daß Sie etwas von seiner Heimatstadt erlernen können.*（德文，你爸爸希望你從他的故鄉學習一些事）

我真的該回去嗎？臺北，已經變成我的家了呀！

我拿起電話，打給媽媽。

「*Mamma? Ich bin Rogen.*（德文，我是Rogen）*Ich möchte bei Taiwan bleiben.*（德文，我想要留在臺灣）」

「*Habe ich zu miß verstehen?*（德文，我有沒有聽錯？）*Sie sind nicht immer Abneigung Taiwan sehr viel?*（德文，你不是一向很討厭臺灣？）」

「*Aber ich habe liebte Taiwan jetzt.*（德文，但我現在愛臺灣）*Ich möchte Taiwan mehr kennen.*（德文，我想要更認識臺灣）」這裡是我的故鄉呀。

「*Ist jetzt lassen Sie bei Taiwan bleiben unmöglich.*（德文，現在也不可能讓你留在臺灣）*Der Flugschein unterzeichnete ganz, Sie mindestens kommen zuerst zurück.*（德文，機票都訂好了，你至少先回來一趟）」

「……*In Ordnung*（德文，好吧）」果然還是不行啊。

§ 節五 飛機

「*Tante, gehe ich.*（德文，阿姨，我走囉）」

「*Gibt Ihrer Mutter Respekt für mich!*（德文，替我向你媽媽問好）」

大雨中，揮別這個都市。這個在雨中，由水而生的都市。臺北，我愛你，再見。

還剩五公尺。

四公尺。

三公尺。

二公尺。

一公尺。

零點五公尺。

「蕭榮！」我回頭看見了林雲。

「是你？」我微微皺眉。

「對不起，我只是想送你一個禮物。」一樣的眼神，同樣不安、期待。

「喔，謝謝。再見。」我輕輕的點了點頭。

那是一個包裝的很精美的禮物。蠻大的，可是很輕。真搞不懂她在搞什麼鬼「先別開，等你上飛機吧！」「好。」

然後，我上了飛機。拆開禮物一看，我的腦筋頓時一片空白……天啊！他對我有著什麼樣的情感？我忽略了多少我不該忽略的？

那是一個模型。

臺北盆地的模型，以及一個很特殊的大樓模型。

那棟大樓分明是中國的傳統建築形式，可是建材上卻標明了是鈦金屬之類的現代建材。而且這棟樓設計到了三十多層，內部裝潢也全都是中國式古色古香的擺設。這是什麼？

旁邊還有一張明信片，圖案是……「北門」。背面寫著：

這棟大樓是我的夢想，一棟揉合了古今的建築。這是我的夢，但願有一天，你的夢也能實現。

願你快樂 😊

林雲 97 / 2 / 29

原來我在臺北，曾經錯失這麼多東西啊……

一個月後，我搭上往臺北的飛機。帶著更迫切的期待。希望見到我的故鄉，我朝思暮想的故鄉，即使德國同樣是我的故鄉，但我更希望待在臺灣，因為我一直很相信，爸爸的故鄉，總有一天也會完完全全成為我的故鄉，於是我堅定的踏上飛機。期待一趟旅程，可能一去十年半載的旅程。

飛機上，我睡著了，夢中我走進那棟「揉合古今」的大樓，上了最高樓層，往下眺望，那是一個嶄新的臺北，一個剛由水中出生的臺北。

「碰！碰碰碰！」巨大的聲響突然響起，飛機上的乘客全都處於極度的驚嚇中，窗外是……烏雲密佈，雷電交加……暴風雨。

沉重的機身劇烈的搖晃。然後眼前一黑，我失去了意識。

「唔…這是哪裡？」我揉揉自己的眼睛，看了看眼前的景象。因為剛剛躺著，所以身上全都濕濕的。四周是一望無際的草地，不管往哪裡望去都是高起的山地，唯獨有一幢嶄新而詭異的高聳建築物。

是那個模型。

一樣的模式。

一樣純淨的臺北。

濛濛大雨中，臺北，一個小小盆地。

日出了。

「我要在這裡，寫我的歷史，創造我的臺北，我的故鄉！」

臺北。雨中的臺北。很清楚很清楚。

這就是家鄉。故鄉。我的家。

臺北・我的家

國中小說組佳作

愛・勇氣・臺北——GO！GO！熱血吧，變態……不，
閱讀超人！

信義國中

知道得獎之後，我真是作夢都會笑到嘴抽筋。感謝銀魂，感謝朋友，感謝老師，感謝所有幫我的人喔。我會請你們吃蛋糕的（銀魂就算了）



王書璇

愛・勇氣・臺北

——GO！GO！熱血吧，變態……不，閱讀超人！

大家好，我叫白龍翔，如果不想叫這霹靂俗的名字，叫我小翔就可以了。

我是男的，身高只有一百四十八公分、體重也沒多重，血型是O型，星座是閒閒沒事做，喜歡的女生類型是溫柔婉約、嬌小玲瓏型的。

啊……如果你是用電腦看的，請不要按右上方的叉叉；如果你是打印下來看的，請不要在大喊「這是什麼爛東西！」之後把紙撕成兩半，這樣樹很可憐的。

為了彌補前面在浪費你的時間，我就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吧。

我是個只要拿指定的書出來讀指定的句子就會被某種東西附身，然後變身的超人。

……等一下！我沒有在唬爛啦！美麗的大姐、帥氣的大哥，請你們繼續看下去啦！我給你們跪下好不好？

不過不是隨時都能變，要看那個傢伙肯不肯附身在我身上。

他自己說他是個漂泊不定、英俊灑脫卻遭命運刁難的悲劇美男子，嘴

上總是很自以為是的咬著一朵玫瑰花（雖然那也是他附身在我身上後所用的武器），穿著會反光的黑色皮牛仔夾克和黑色皮褲以及黑色皮靴，頭上不知道為什麼帶了護目鏡，頸子還綁了條紅色領巾，只要有他在的地方，背景一定變得很夢幻。

他以靈魂的方式存在於人世間，能看到靈魂的人就是有「陰陽眼」。如果他不肯附身，八成是在泡其他靈魂美眉。

哦，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他不小心泡到別人的七辣，結果被推去海扁一頓（對於看得到靈魂的我來說不算什麼稀奇事），最後鼻青臉腫的他只好躲在我的房間而不敢出來見人。

沒有肉體、但是精神與靈魂都還完整存在於世界上的叫魄；不完整的存在，或只是怨念的聚集體則叫魂，通常人們看到的都是魂。

每個魄可以選一個還有生命現象的肉體當做「容器」好讓自己行動方便。當魄寄生在肉體上時，那個肉體原本的精神和靈魂會暫停運作，直到魄離開。而魄做了什麼事，即使肉體死亡，那個肉體也是不會有記憶的。

魄附身的時間就要看那個魄的功力了，有的一附身就是用千年為單位記算的，有的不過三秒鐘。

而為什麼那傢伙不挑別人，故意挑我附身呢？

除了我有陰陽眼外，還有兩個原因。

我記憶力很好，臺北的地圖我早就背起來了，他把我當GPS在用，迷路時還會跑來問我路；第二，我聽得見整個臺北市誰在哪裡求救。

例如說現在——

「救命啊！來人啊！救救我——」我的腦中出現這樣的一段話，位置在隔壁里的住宅區，從右邊數過來第二條巷子裡。

「三更半夜是誰在求救啦……」我睡眼惺忪的從床上爬起來，頭髮東翹

西翹的，跟刺蝟沒啥差。

月光透過窗戶灑了進來，天上的星星和老阿嬤臉上的皺紋一樣多。我拿起放在床頭櫃上的書，在讀了兩頁之後，唸出書上發著金色光芒的幾個字：「東區，吳小姐，21歲，173公分，23吋腰，E罩杯。長相甜美、氣質清新的她擁有筆直修長的美腿，為今日街頭小姐！」

那些字像鎂帶在純氧中燃燒一樣，爆出強烈的光芒後消失不見。

沒錯，這就是這次的變身咒語，每次的咒語都不一樣，由那傢伙決定。而且他還不能告訴我，要我自己去找，否則咒語會失效。

一開始他還會找些正常點的句子，像「地瓜跟著薯其實是不一樣的！」「跳海比死還痛苦！」「不要跟小孩說南半球的聖誕老公公都穿泳褲送禮物！」這樣的句子，後來越走越偏，只肯找這種亂七八糟的句子，我床頭櫃上才會固定放了寫真集、選美資料和色情雜誌，以方便我變身。

「變身！」我一手捧著書，一手指著天大喊。

「變身許可。」那傢伙的聲音迴盪在整個房間裡，接著我的身體被慢慢從地板竄出的煙霧包圍，等煙霧退去，我已經被那傢伙附身了。

我被那傢伙附身後，會擁有那傢伙的外貌，身高會變成將近180公分，和別人比較不一樣的是，精神部份由我跟他一半一半，偶爾我會控制一下肉體。

「閱讀超人·克里斯——」他換了個自己覺得很帥的POSE：「在此駕到！」

被附身的我不用經過嘴巴就可是講話：『很俗耶你！你以為你有金毛就了不起嗎！』雖然我很嫉妒。

「嘖嘖嘖……你錯了。」他搖著手指。

「是披肩的金髮才對。」沒差什麼差不是嗎，有沒有披肩根本不重要

啊！

『不跟你講這個了啦，有人求救，隔壁里的住宅區，從右邊數過來第二條巷子裡。』

「應該不會是什麼大事吧，我們去屋頂賞月吧，好久沒附身咯。」他把陽臺的窗戶打開，一隻腳已經踏了出去。

『你不去的話我會很煩惱的，會整個晚上都睡不著，睡不著我就會去公園慢跑，慢跑遇到靈魂美眉時，我要跟她們講其實你有香港腳。』

「……不要啦，老大！你再說一次是在哪裡？」他慌了，站到陽臺的扶手上。

『隔壁里的住宅區，從右邊數過來第二條巷子裡。』

「收到，立即前往。」他嘴裡唸了些我聽不懂的咒文，轉眼那個在大半夜亂喊救命的瘋子就在眼前。

「這是你上次去圖書館的成果，如何，不錯吧？」他說。

『哦……是不錯啦，可是原本拿槍指著被害人的歹徒現在把槍口對著你耶？』那個拿著左輪的歹徒手抖得很厲害，我想他心裡除了想著「怎麼有人？」之外，應該還想著「靠！這個人會發出兩種聲音，衣著也怪怪的！」。

「被害人長得挺可愛的啊……哎呀，她逃走了？為什麼？」克里斯根本甩都不甩我，看到美女就什麼都聽不進去了。

『應該是看你長得比歹徒還像怪叔叔吧，快點解決壞蛋啦，正義的超人。』我催促著他。

「開什麼玩笑，我可是絕世美男子。」

雖然真的蠻多靈魂美眉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不過這樣自稱應該不太好吧。

『管你是什麼，歹徒要開槍了。』

沒想到他竟然盤腿背對著歹徒坐下，一點要打敗壞人的樣子都沒有。

『喂喂！你在幹什麼！要是他真的開槍我的身體就完了！』

「你傷到我的心了。」他雙手抱胸，面無表情的跟我說。

『……克里斯大哥，對不起哦，我在這裡跟你道歉，實在是很對不起哦。不過如果你再不起來，小的身體就要完蛋了，求求您起來，好嗎？』我用非常非常謙虛的語氣跟克里斯說抱歉，這樣應該可以了吧？我這輩子還沒這麼謙虛過！

「道歉也無濟於事。」

「不……不要忽略我的存在！你自己在那麼碎碎唸什麼！小、小心我開槍哦！」還在抖。

『聽到了嗎？克里斯大哥，他真的要開槍了哦，你會失去這個肉體哦。』

「誰稀罕你的肉體啊，像你這種肉體，要不是我覺得臺北美女很多，我也不會選你啦。」

「喂……聽到了沒有！我要開保險了！」歹徒兩手的大姆指放在保險上，著實的壓了下去。

『啊……那好吧，明天我不去市立圖書館，我去租書店！』租書店有些書是圖書館找不到的，例如克里斯最愛看的什麼什麼BOY。

「誠意不夠啦。」克里斯翹起他的小姆指，拿來挖耳朵。

「講完了沒！我我我、我真的會開槍！」

『好吧——明天去最大的那間租書店！租什麼書隨便你！用我的錢！』

「這才對嘛！你不可以忘記啊，小翔！」克里斯站了起來，拔出他插在

皮帶上的那朵黃色玫瑰。

「你們到底在講什麼！吵死了！給我安靜！」歹徒扣下板機，子彈劃破空氣，朝克里斯這邊飛來。

『快一點啊！克里斯！』

「別催別催。」克里斯把黃色玫瑰湊到鼻子前聞一聞：「黃色，代表著友誼……」

「雖然作家麥可說『有友誼才有機會變成戀人』，不過我並不這麼認為……」

「就讓你嚐嚐告白失敗的滋味吧！今天菜市場口的阿婆買蘿蔔不送蔥！」後面那句是咒文。

黃色的玫瑰瓣從天而降，緩緩的在空中搖曳，看似柔弱，實際上卻是利如刀刃，只要輕輕劃過，便可留下永遠抹滅不了的傷疤。

「艾莉絲！妳為什麼不答應我呢！為什麼——！」

好像是失戀了，雖然他大概每隔兩三天就會失戀一次。

原本向這裡飛來的子彈被花瓣切成三塊掉在地上，歹徒手上的槍也被切成好幾塊碎片。

「藤蔓啊！把他五花大綁丟到東京灣吧！」眼看歹徒已經嚇傻了，克里斯順勢從地底呼叫幾條藤蔓，把他綁起來。

『這裡是臺北啦。』

「啾啾啾……」我們在一家有看得到101的落地窗的租書店看書，克里斯邊看著書邊發出奇怪的笑聲，書名叫「蜜桃小護士」。

現在是附身狀態，這樣才能借他想看的書，我還未成年。

剛剛他進租書店時，看店員還蠻有氣質的，竟然直接湊過去說：

「嗨，美麗的小姐。我的身高是頂天立地，血型是型男的型，嗜好是約會——如何，要不要跟我試試看啊？」

還好我臨時控制肉體，把他拉到旁邊去之後用「再這樣我就說你有香港腳」這招堵住他的嘴。

『我說克里斯啊……』我用只有我們兩個聽得見的聲音說。

「你還真瞭解我呢，小翔，三年的肉體關係不是假的。」他也用只有我們兩個聽得見的聲音回答。

『不要說那種會讓人誤會的話啦。』

『我要說的是，雖然我們是靠閱讀來增強力量，你也不用盡看些這種書吧？』是的，我們增強力量的方法就是讀書，不管什麼書都一樣。

其實我們兩個誰看書都可以增強力量，只是靈魂狀態的克里斯碰不到他喜歡的書（他的手會直接穿過去），除非是經過我的手中再給他；未附身狀態的我又不能借他最喜歡的書來看，所以我只好變成附身狀態。

平常都是去市立圖書館，圖書館借書又不用錢，藏書也多。不過經過昨天克里斯跟我討價還價後，我只好帶他到有他喜歡的書的租書店。

「能增加力量就好啦，想那麼多幹嘛。啡啡……」

『這樣不行啦……嗯？』我好像聽到有人在呼救。

「救、救命啊！救救我啊！」是個老婆婆的聲音，在101的避雷針上。

……避雷針？

我欲再度控制肉體，不過熱忠於閱讀自己喜歡的書的克里斯根本控制不了，連稍稍移個目光都不行。

「你想幹嘛啊，一直想動我的眼睛。」克里斯問我。

『沒啊，我只是看到101方向有個美女，她犯了妨礙風化罪。』

「真的嗎！怎麼不早點講！」他興奮的轉過了頭，我看到真的有個老婆婆抱著避雷針，而天空已經佈滿了烏雲。

「……哪來的美女啊，我只有看到小狗灑尿啊，難不成你所謂的美女和妨礙風化是指這個？」

『不對，你看101的避雷針。』

「怎麼了嗎……那個是什麼？應該是黏在玻璃上的蒼蠅吧？」

『不是！那個是一個老婆婆，我剛剛有聽到她呼救！』

「什麼啊，原來是老太婆，那我就沒興趣了。」

『快去，不然以後別想來租書店。』

租書店這招果然有用。

現在他已經站在101的91樓的戶外觀景臺，準備搭救老婆婆了。

底下有一堆SNG連線車，記者包圍了101的所有出入口，等克里斯下去。

也不會來幫忙一下，真是一群笨蛋。

「藤蔓不夠長……」克里斯打算用藤蔓充當繩子，把老婆婆救下來。

『那就再讓它長長一點。』

「不行，以我的功力，這樣已經是最長了。誰叫你不讓我看完那本書。」克里斯跟我抱怨著。

『……你的藤蔓只要有土就長得出來對不對？』

「嗯，怎麼了？」

『你去裡面搬盆盆栽過來，再讓它從盆栽長出來不就好了？』

「啊，對哦。」

克里斯在好不容易找到盆栽，再好不容易把盆栽搬到戶外觀景臺後，老婆婆終於被救了下來。

「白癡。」

這是老婆婆被救下來後講的第一句話。

「啥……？」

「我說白癡，你是聽不懂嗎！白癡！」老婆婆惡狠狠的瞪著我們。

「喂，小翔，會不會不是這個老婆婆？這個老婆婆好像是想自殺，我們根本不用救。」克里斯問我。

『我也懷疑我聽錯了，可是應該不會，我從沒出錯過。』我說。

「說你白癡還真的很白癡耶！到現在還不知道嗎！」老婆婆越講越大聲，也越凶。

「吵死了！妳這個死老太婆從剛剛就在那邊白癡來白癡去的，是怎樣？」克里斯不耐煩的吼回去。

「白癡閱讀超人，你可知道我是誰？」

「妳不說我怎麼會知道啊！就我目前看來妳只是個找死的老女人啊！浪費我寶貴的時間！」

「哼哼……你聽好了。」她推了一下那副厚重的老花眼鏡：「我是海霸王！」

「什麼海霸王，聽都沒聽過。老太婆妳是不是腦筋秀逗啦。」

「哼，昨天那個歹徒是我的手下。」語畢，老婆婆從戶外觀景臺一躍而下。

當克里斯探頭往下看時，一隻章魚腳剛好伸上來，抓住避雷針。

慢慢的，這隻章魚八隻腳都纏住了101。怎麼好像在金什麼剛的電影裡看過類似的場景。

老婆婆變成一隻巨大章魚了！肉質一定很老！

「搞什麼啊……我真的沒聽過這號人物。」

『她的老大不會是巨大魷魚吧？』

一隻章魚腳往對街一掃，紐約紐約就此成為歷史。

「不管了，先打敗她再說，不能任由她破壞市容。」

『嗯，小心她噴墨。』

克里斯先是從觀景臺跳下，拿出插在腰帶上的酒紅玫瑰：「紅玫瑰，熱情！就讓你知道什麼是熱情如火吧！對梅花講冷笑話它會越開越盛哦！」後面那一句是咒文。

幾百片紅玫瑰花瓣，看起來和殺豬刀一樣利，就這樣插到章魚皮膚裡。

花瓣開始起火，這樣持續下去，章魚過不了多久就會變成烤章魚。

不料這對牠（她？）根本沒用，牠把頭轉向這裡，嘟起的管狀嘴一縮一放的，像是要——

『快閃！她要噴墨了！』

「噴！」克里斯降落在自己的藤蔓編成的墊子上，馬上往旁邊跑，避免被墨波及。

章魚的墨噴在克里斯剛剛降落的地方，被墨碰到的地方在花瓣掉在上面之後，燒了起來。

『……』

「……」

『那好像不是墨，是石油。』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你看牠嘴巴上還有好多『墨』呢！」

「紅玫瑰，華麗！爆破吧！為什麼過年的紅包裡面都是沒中的發票！」
後面那一句是咒文。

花瓣慢慢的往章魚嘴巴靠近，等克里斯趴下、摀上耳朵之後，隨即爆破。

章魚的嘴整個爆了開來，烤章魚的香味混合著煙硝味，瀰漫在整個 101 附近。

章魚的八隻腳離開了 101，準備往旁邊倒下，攝影記者忙著按快門，都沒在顧自己的安全。

「！」克里斯好像看到了什麼東西，往章魚準備壓到的路面衝了過去。

『你在幹什麼！這樣會被壓扁的！』我控制身體，不要再往前跑。

「你沒看到嗎！有個小女孩會被壓到啊！」

我仔細的看了前方，的確有一個坐在地上哭的小女生。

可是……可是……

『……來不及了！先自保要緊！』

「……」

章魚完全倒了下來，差個三公分就要壓到我們和那個小女生。

「……我不玩了，掰掰。」他講了一聲「解除變身」之後，自己一個人走掉。

「喂！你在幹嘛？」我對著他大喊，雖然這個動作在看不到靈魂的人眼

裡看起來很奇怪。

「我要去把妹妹了，掰。」他頭也不回的說。

「什麼時候回來？」

「不關你的事。」他的語氣充滿不悅。

「你生氣了？」

「沒有啦！」

什麼嘛，真不知道在不爽什麼。

「這裡這裡！好像就是她！」一群記者圍了過來，問了那個小女生一些問題。

「對啊！就是這個穿著內褲的大哥哥救了我，我才沒有被章魚壓扁！」

內褲？

我低下了頭，真的只看到一件藍白條紋相間的內褲，其他衣服全部碎成一片一片掉在地上。

「克里斯——！」

「謝謝你，大哥哥。」

我從紐約紐約的殘骸裡隨便撿了兩件衣服來套，才敢送那個小女生回家。

至於那隻章魚，牠竟然趁我們不注意不見了。我猜那隻章魚應該也是被附身了，才會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

回家路上，我順便租了點書。我把克里斯喜歡的書夾在某本正常的書裡面，沒想到店員也沒多注意，就這樣借給我了。

我拖著比聖誕老人的禮物袋還重的袋子回到家，對著空無一人的客廳大喊：「出來吧，克里斯，我租了你最喜歡的書，開心點——」

沒有回應。

「我沒有騙你啦，我真的租了，我夾在另一本書裡面，店員沒有發現。」

還是沒人。

我把書拖上樓梯、打開房間的門，克里斯也不在裡面。

我一屁股坐在床邊：「什麼嘛，虧我還那麼好心。」

「唉唉，這傢伙不知道又在鬧什麼脾氣了。」

我洗完澡、換上乾淨的衣服之後，決定不管克里斯，躺在床上看我的書。

「救、救命！救命啊！」

忽然一個聲音闖入我的腦中，在101附近。

克里斯已經失蹤一個禮拜了，我的書早就看完了，才沒那麼時間等克里斯回來再拿給他看，畢竟書如果太晚還是要多付錢的。

克里斯這傢伙如果不回來，我是沒有辦法變身的，就算找到咒語，唸出來他也只會回答「拒絕變身」。

「算了，不去理它就好了。」我決定忽略掉腦中的聲音。

「誰快來救救我！」「救命！」「呀啊啊啊！救命啊！」

……我錯了，要忽然掉它根本不可能。

雖然到那邊也不能做什麼事，搞不好還會拖累大家，不過我還是去了。

「老大，閱讀超人怎麼還沒出來？」

「管他的，就破壞到他出來為止吧。」

是巨大章魚和巨大魷魚。

章魚的嘴巴有很明顯的傷疤，不過重點在比牠大個三倍以上魷魚。

「難不成都被附身了？」會變這麼大的話，通常要功力很高的靈才辦得到。

一條魷魚腿打向我，我往旁邊一跳，沒想到換成章魚腳打過來，閃都來不及閃。

「怎麼樣，想通了嗎？」克里斯忽然以靈魂狀態出現在我旁邊，不管是什麼腿打到他都只是穿過去。

「想通……什麼？」我左閃。

「為什麼我要失蹤一個禮拜。」

「誰知道啊！你八成……是去泡美眉吧！」我右跳。

「你這個白癡！怎麼到現在還沒想清楚！」

「噗！」我被一條魷魚腿抓住。

克里斯飄到我面前：「想清楚沒？」

「到底是什麼……」

那條魷魚腿跑去撞牆，在上面的我被當成用來增加破壞面積的東西。

「你看吧，」

「……？」

「要是剛剛有個人出來救你，你就不會被抓住了。」

啊……對哦……

「救人是不能猶豫的，我會生氣就是因為你不讓我去救那個小女孩。」

「我們超人的工作不是什麼伸張正義，我們只是在保護別人而已。你卻連本份都做不到，那我乾脆找別人附身算了。」

.....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要不要附身？」

「哼，」我笑了一下，嘴角流下一點血：「當然好。」

「跟著我唸，」

「竟然二手菸都是二手的了，能不能賣我便宜一點？」

「竟然二……啊？」

「不要猶豫！給我唸！」

「好——竟然二手菸都是二手的了，能不能賣我便宜一點？」

我的身體發出了強烈的光芒，等光退去，我和克里斯已經合體了。

「很好，連變身特效都變炫了。」

『因為我讀書的關係嗎……』

「沒錯，這就是閱讀的力量！藤蔓籠子！」克里斯用藤蔓把我們和章魚、魷魚密不透風的圍了起來，他的藤蔓變得很粗一條，也可以長得比101還高了。

「！！是閱讀超人！」魷魚大喊，雖然牠沒有嘴巴。

「我們被圍住了……老大，我破壞不了藤蔓！」章魚的嘴巴看起來有點漏油。

「唷，不錯嘛。」

『啊……可是我們還是被抓著耶。』

「這不是問題。」他叫了條藤蔓上來，用力的捲著魷魚腿，沒多久，魷魚腿就斷掉了。

「哼哼，看我怎麼好好修理你們。」克里斯扭了扭脖子，拿出原本插在腰帶上的藍玫瑰：「藍玫瑰，稀有！就讓你們嚐嚐為了稀有兩個字付出的代價吧！瓦斯一直漲價害我都只好燒錢煮飯！」最後那句是咒文。

這次沒有花瓣，而是整個地板發燙，克里斯走出了藤蔓籠子，迎接的是一堆記者。

我聞到籠子裡傳來……海鮮總匯的味道？

『喂，你肚子餓啊？』

「這是閱讀的力量——」你少唬爛了，不要什麼都扯到閱讀。

「這是現場直播！閱讀超人請說句話吧？」有個記者遞上麥克風。

接過麥克風的克里斯一手拿著麥克風，一手指著天空：「記住，」記者也都抬頭看著他指的那一片天空。好像快下雨了，海鮮總匯會淋到雨的。

「力量，就在你身上！」他接著小聲的說了「解除變身。」

「不要學地球超人啦！」語畢，我把頭放了回來。

「……哎呀呀？超人是內褲外穿，閱讀超人先生您是只穿內褲？」那些也把頭擺正的記者盯著我，旁邊有拿照相機的則是一直拍。

我低頭看了看，真的只看到藍白條相間的內褲，其他衣服全部變成一片一片的碎片掉在地上。

「克里斯——！」

國中小說組佳作 天淵

唉呀呀其實我是沉默的好青年（什麼鬼），這篇文章的來源其實是艾莉絲拿槍殺怪物的時候太興奮一直忘不掉啊啊！！（不對）

應該有種玩Game玩到瘋掉的感覺，因為我是惡靈古堡的死忠（娘），想把虛擬世界現實化才開始走入文學這放外掛都拚命死的地方（掩面哭QAQ）

雖然我算是花很多時間在研究詞藻和修辭之類的，不過能夠得獎還是要感謝我最愛的父母以及提攜我的劉燕玲老師。

我愛你們噢！！（老闆上菜，來客催狂魔之吻）

北安國中



王婕

天淵

你只知道，那一切多麼崇高。

空蕩蕩的歲月流轉不過一瞬，熙攘的迴廊仍舊，那些逐次追隨的身影不只一次掠過你的眼簾，使得靜謐快速地揮發成一片嘈雜。

空曠的教室彷彿廣袤沙漠般的單調，學生早已離席前去迎接溫暖陽光的驕矜氣息，好不愉悅，而獨留一屋子的悄然對你們伸出爪牙。

時間也靜止了，甚至凍結呼吸。

「欸、蔡御仲，你喜歡歷史嗎？」然而，他卻厭惡寂靜。尹味拿著講義湊進前座伏低身子的你，而後者則將視線移到被紅筆圈起來的總督府上。

1919年，花費長達七年時間建立的殖民象徵。

那雙好似不屬於自己的瞳眸，如同可以由它們看遍整個過去，就好像當初那個被軍閥被外力割據侵占，流淌著鮮血的故鄉。但你知道你總有一天會失去它。

「不知道…」你曉得自己不喜歡沒有根據的言論。

「如果將來有一天我們被迫為國捐軀，你還會喜歡歷史嗎？」將來，我們也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並且深深烙印在這塊共同成長的故土。

同一件制服在日照無趣地作弄下染上了金黃，你將雙眼依依離去那張復古的照片，重新把焦點聚集在來者的身上，眼角流洩出疑惑。

尹味看著前方的少年茫然，只回應一抹笑容。

終於，你們也在年少的追憶下成了犧牲品，那擺過一次又一次的鞦韆依然在無風的環境下起舞，而攤開的志願表上潦草的寫著：我想成為軍人…至死方休。



「A3001隊請盡速至43-1區支援！」對講機模糊機械的語氣入耳，你聞聲便從那滿地的碎物殘缺中回神，動作幾乎和聲音停止的時間一致。

腳下玻璃破毀的聲音如同雷聲震撼，你放眼望去整片燃燒過後的光景，這裡曾有過華麗到過份的繁榮，恍若當年在學校美術課的水彩般，五彩繽紛。但是你知道這一切都消失了，只好假想那是一段生命必經的過程。

破爛的衣服見證了你是如此厭戰，而拿在手中的槍枝只要幾秒便可讓生命就此從視覺中抹去，你也有過那麼幾次無法忘懷天母的洋房如何燒毀，如何讓碎裂的瓦礫壓垮祖母的搖椅。

而你卻無力回天，甚至多餘。

部分士兵經過你時不忘說了聲長官好，接著大約幾十個人一同在你的眼前消失，只留下他們的影子在遙遠的地平線躍動。

「43-1區淪陷了！再報告一次，43-1區…」用手掌摀住對講機的發聲處，紛亂的時光摀毀你所認知的一切，當年歷史老師口沫橫飛的講述過往，而你也即將。

「43-1區，那就是衡山指揮所…」原先躺在你身旁歇息的男人也跟著起身「真是沒有意義，要是我就開飛機撞進總統府！」他總是這樣，你也清楚的不是嗎？

「阿味，別太大聲…」你知悉就算這裡還是我方的據點，但不遠處的舊

址新光裡聽說也有敵軍駐紮的跡象，還是小心點為妙。

那張稚氣未脫的臉注視著你的眼神盡是嘲諷，只是這就是尹味對於自己這位從國中以來就一路相挺的兄弟，無法言語的玩笑「大將，那我們要殺過去嗎？」作勢出拿槍殺敵的英勇。

「再多等一會兒…」當初國中尚未畢業時，國家就已寄來徵兵的相關事宜，儘管大眾傳播媒體都在闡述『就算國家遇到危難也不應讓國中生當兵，他們只是孩子，連心智都尚未成熟，更何況是像職業軍人那樣上戰場…』

還記得那年各大政論節目為此爭論不休，但在危機仍舊不會轉變的前提下，你們依舊是離開了學校，到成功嶺去接受了為期數月的訓練。

直到現在，整整脫離了學業六年的時光。

「欸、仲，你還記得自己在志願卡上寫了什麼嗎？」尹味看著他的朋友將目光從邊間的便利商店移回自己身上「我記得我寫說想當軍人，哈哈，那我現在正在實現夢想不是嗎？你還不是一樣，說什麼乾脆寫一個有飯吃行業…」

「嗯，好像是…」這倒讓你想起了當年來到此地：也就是現在成為一片廢墟的臺北車站，你拉著母親的手說要去逛街，而後她溫柔地拉著你到那地下街道去。

你揚言說成為軍人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你知道嗎？仲，我當初一個人來到臺北的時候才七歲，我記得我對周遭的事情完全沒有印象，只記得那個…火車站對面的大樓，反正就是新光三越啦！」尹味用步槍指著窗口外的粉紅色大樓，儘管血跡遍佈磚瓦四處，但仍舊透過雙眼傾訴那段曾有過的繁華。

「我待在這裡已經十幾年了…」尹味接著道。稍早從軍營出發時你們和百餘個散兵被派到車站來，這是上頭長官的命令，怕萬一被敵軍捷足先登，那以後運送軍糧就麻煩了。

「我也差不多…」你看著那遠眺著大樓的男人，看見那份即使是真正的臺北人都無法想像的依戀，無論來自何方。但那也許就是一種對家的執著。

戰爭，那是為了光榮鮮血與被踐踏後的尊嚴：只因我們生在臺北。

倏地，你看見對邊窗上有人影晃過的跡象，你急忙伸出手壓低尹味的項頸，而隨之覆來的是一陣爆炸似的槍響，頂上的窗戶因炸裂掀起的風而敗下陣來，倒在它那些已先亡滅的同伴們身旁，之後撕心裂肺的空襲警報聲響起…

「43-5區遭到飛彈攻擊——請盡速、盡速——撤退…」斷斷續續的聲音來自對講機，與警鳴聲完美地融合成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真實。

「該死的，又輪到士林區了嗎？」不滿地罵了粗口。你理當不會忘記祖母老躺在搖椅上編織圍巾，或者聽祖父在陽臺上談論他當年如何英勇成為替日本天皇作戰的兵卒。

但一切都已成為回憶，這是敵軍第二次襲擊天母。

「我真不曉得那些人是太閒還是怎樣，幹麼一天到晚攻擊同一個地方，太沒有系統性了吧，所以我說還是聽我的意見比較好…」尹味仍在滔滔不絕地辱罵，是想藉著稍微輕鬆的氣氛緩和鄰邊男人抑鬱寡歡的神色吧？

「噓，他們來了…」被玻璃碎屑割割的手掌滿是乾涸的血跡，尤其搗在你身旁男人的嘴上更透露出一股濃郁的血腥，其中也隱含了麻痺的痛楚。

尹味會意似的點了點頭，你接著鬆開手。

身襲藍衫，腹部與胸前是厚重的防彈背心，大約不到十來個人，偷偷摸摸的潛進軍人的營地裡，想藉機趁火打劫，在剛才的慌亂中來個攻其不備。

但除了裝備較新穎外似乎沒有什麼火力強大的武器，除了帶頭那滿臉鬍渣的矮胖男人有把突擊步槍外，其餘人手持的幾乎都是手槍。

「嘿、大將，殺過去如何？」尹味極力地壓低自己的聲音小聲的問道。

你搖了搖頭，並用嘴型告訴他多觀察一陣子，隨後你便伸手至腰側關

起對講機的開關，並同時示意尹昧這麼做，為了讓空間有最原始的安靜。

敵軍獐頭鼠目的肥胖首腦四處觀望，而你拉著你的同伴躲進便利商店的櫃檯下，看著那群明目張膽的人們在出口恣意地聊起天來。

「接獲剛才的訊息大約有七十餘人已先行去到了大直，而剩下三十人左右則留在臺北車站的某些角落，現在，我相信他們都已經看到了這些不速之客，我們只要製造些聲音讓他們知道我們在這就行了！」御仲悄聲的在尹昧耳際說著。

「怎麼做？難道要我們唱國歌？」稍矮你一时的男人說道。

將多餘的空氣吐出，你從繫在身後的背袋中取出一枚和手掌差不多大小的彈藥，撫觸過那脈絡後，手指便勾在那金屬製的環上準備伺機而動。

「靠，蔡御仲，你找死也不是這樣！」尹昧很清楚萬一處理不當可是會把這座廢墟毀掉的，就像當初倒塌的那棟臺灣最高大樓，近乎全盤崩碎。

那天，幾乎所有地區都能聽見那慘絕人寰的尖銳嚎叫。

『據報，樂府國中已有接近三分之二的男性學生到成功嶺接受訓練，出自於自由意願？或是政府強迫的？我們無從得知，唯一有根據的只是，被派到前方軍陣的田徑隊員已被組織性的殲滅，這其中是否處理得當還需…』

當年的報導仍不可一世的在耳畔繚繞，究竟有多少人後悔抑或沒在當年選擇自我了斷，就無須承受縱使少了條腿斷了條胳膊依舊必須趕赴戰場的辛酸。

捍衛家園這種事，對於尚年輕的孩子有何影響力？

「阿昧，如果你想活的話…就閉嘴！」扯開嗓子你朝著肥胖的矮小男人俯衝過去，遺落的金屬小圓環在地面上彷彿掀起波瀾，那麼樣的強烈「A3001隊，我們需要支援！」

身穿藍衣的男人們朝你擊出子彈，有幾發你閃過了，但有幾發卻俐落地割開你的面頰，鮮血由傷口溢出時，你反手對著在你身後的醜陋男子舉起槍，歸西。

殺人這種事很可怕，你曾記得公民老師在講臺上嚴肅的說。

開始到現在不過幾秒鐘的時間，但時間慢的你覺得過了好幾個時辰。就好比星辰寥落的軌跡太過於漫長，有時候甚至會遺忘朝暾的明亮與露水的激盪。

你鬆開手，看著那玻璃磚瓦林立的地面，看著原本的售票口如今是何等殘缺，看著那曾經紛亂的人群，也看著沒有灑出熱血就無法獲得重生的臺北，手榴彈的爆裂聲在你耳邊如同老是掛在教室窗邊的風鈴，隨風而發出的悅耳聲響。

誰不曾幻想過？但到最後都不曾擁有。

突起的破裂物穿透你的血肉，迸發出來的血順著傷口擠壓出來，朦朧的視線中你瞥見了由原先掩蔽處奔出的人群，包括他…

「下次敢再自殺老子就先砍爆你，在CS裡面很帥，但那裡面的人死了可以重來，你當你是誰啊，如果你死了可以重來嗎混帳！給我好好懺悔！」尹味的聲音很宏亮，他的聲音大到整個臺北車站都因為他而撼動，大到記憶也在一同哭泣…

「呸，我根本…沒玩過…幾次，我家電腦、很久之前就壞了…」手臂無力的感覺你並不陌生，它不只一次離開過你卻又幸運的回到了身軀上，說來也可笑。

只是多了幾條電線，和幾根支架罷了，誰會在意那些？

「是噢，那時候叫你來我家你又不來！」須臾間，敵軍已敗陣在若干個來自不同區域的人，或許大家都有志一同吧？感覺特別親切。

會在A3000到A3006部隊的，全都是六年來來自北市的國中生。

「我的手呢？」在炸彈的後座力之下你撞上了售票口的櫥窗，舉著步槍的手似乎在過程中被擰斷，徒留閃爍著火光的銅線搖搖欲墜…

「說再見了吧，我找不到。」尹味扛著槍佇立在你的面前，他貌似英雄的姿態，貌似一切事物對他都不具影響力的高傲，你無法衡量此刻他對自己的

的重要性。

樂府國中是一所不具有任何知名度的學校，充其量取了詩情畫意的名字，但到頭來在裡面真正讀書的學生甚至不到招生的二分之一。

你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是在訓導處，那時候你和隔壁班的班長起了點衝突，雖然一開始不至於淪落到被打到很慘的地步，但多虧了自己的挑釁那群人幾乎是卯起來幹。還記得他站在訓導處門口對你說的第一句話是『你被打了嗎？』而你的心情也沒在他身後衝出來的一堆老師質問下變得更好。

他的功課出色，且彈得一手好琴，但他的上課天數和他的校內排名亦幾乎同步，只因為他說學校老師的長相讓他的大腦無法接受。

只是當初你實在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選擇放棄公費出國避難的機會，而選擇拿著槍在街頭巷尾奮力抗戰還搞到手殘腳缺甚至瞎了一隻眼「你不後悔嗎？」你看著他緊裹著繃帶的右眼，恍若能夠透過那層層的意識回到初中的青澀。

「不會啊，我又沒怎樣？」聳肩，他總是那麼不在乎。

「你的眼睛，還有你的手指，你可以成為音樂家的…」崩壞的時間一直停留在六年前的歷史課，在那之前的臺北盡是奢華、糜爛。

「管他的，我又沒差，拜託要不是因為有我尹昧大俠你早就像蟑螂一樣被壓死了，而且你又沒我聰明，你說是不是啊大將？哈哈…」不在乎的口氣就像初聞家人被槍殺身亡時一樣的自然，自然到眼淚流過臉頰仍舊是一貫的微笑。

無論我們在乎什麼？

「那我現在先去處理一下外頭的狀況，再見！」踉蹌的身影在你的視網膜前迷離，你天真地以為現在和過去只有幾呎的距離，近到不能再近。

只是你錯了，徹徹底底的錯了。

你想起了那節歷史課上老師說了些什麼，他說臺北是一個充滿罪惡卻又同時需要憐憫的城市，一切的一切在這座城市發生的都是記憶，而這場記

憶將沒有人可以忘卻。

老師拿起粉筆在日據時期的總督府圖上寫下：傳承。而後開始解說他究竟為什麼要成為歷史傳接者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對數理沒有興趣，也不是因為這門科系的老師少，錢賺的多『我需要一份意識，讓我不至於忘了我的生命…』

六年前的課堂上你轉著筆，不時回頭看那個時而摺紙飛機時而睡覺的男人，陽光意外地刺穿玻璃來到你的眼下，玫瑰花在櫥窗旁綻放血紅。

延續一份意識，直到生命終結。



「他在哪？」你從病床上猛地坐起，左側飄蕩的袖子讓你知道你的左手是真正的失去了。你看著僅剩的手上佈滿的針頭與繃帶，並沿著清黃色液體的管線一路來到點滴的盡頭。

「報告長官，A3001小隊只有您一人是生還者！」你不驚訝，的確，你完全不驚訝。

軍用病房裡如此安靜，如同那個空間一樣的靜謐。身旁的對講機不斷嚷著「6點42分45秒，43-3區淪陷，再報告一次，臺北車站被敵軍攻陷，請附近軍隊盡速撤離…」你伸出手按掉那個站哨兵卒的對講機，撒了個謊說頭痛。

如果真要說過去和現在有什麼不一樣的話，那麼便是無法思考的瞬間是現在，而源遠流長的思念是過往，但你是知道的，只要一眨眼，什麼都將成為昔日。

「我們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那不可避免…」那士兵微傾著頭站在距離你的床不過幾步的地方，英勇的模樣就好像第一次舉槍殺人時的靦腆。

是什麼感覺，滿手血腥是否就如同公民老師說的那樣可怕？

「人不該說再見的，那樣通常都無法再見到面！」你轉頭望向擺放在窗口的純白色百合，或許在從前你們也如同這百合強韌且單純，不具有殺傷力。

窗口進來風滿是煙硝味，但這些都不重要了。

「你為什麼要成為軍人？」你不在意的問著。聞聲的小兵不好意思的舉起手輕搔那一頭亂髮，隨後緩緩開口道「我從小在這裡長大，這裡以前很漂亮欸，臺北車站啊西門町啊，還有市政府那裡，我是南港人啦，只是這些地方我都很喜歡…」

「哦？」你覺得自己的聲音近乎哽咽。

「我們老師問過我如果將來有一天我們被迫為國捐軀，那樣我還會快樂嗎？」小兵猶豫了下，如同拿到糖般的孩子，立即露出笑容說…

記憶瞬間來到兩天半前的車站，你知道，其實你什麼都知道。

當後援軍趕到臺北車站入口時，只見滿地屍首和血跡斑斑的景象，敵軍已早了援軍一部先行奪走了食糧與水源，之後阻斷了南北運送貨物的路線。

在那群人之中有個獨眼男人，他緊緊揪住援軍將領的上衣，並告訴他裡頭有一個憤世嫉俗的傢伙，有一個討厭歷史甚至無法相容的傢伙，去救他，他會活下來的。

『去告訴他，我不後悔，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都是天堂。』

眼淚留下是總是伴隨著鮮血，你不覺得那樣很屌嗎？你總認為他在某方面是個神經有問題的傢伙，他甚至會在網咖隨便亂叫像個白痴一樣。

白痴，等到你這麼做的時候記得通知我去笑你。

鮮血沿著嘴角滴落，尹味展開了一個過分燦爛的笑容，接著他便想起了當年蔡御仲在志願卡上寫的最後一句話「你只知道，那一切多麼崇高。」

青春不落國

臺北市第二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高中組 ■■■

B1. 高中職詩組

獎項	學校	班級	決選作品
首獎	景美女中	劉 宜	尋北四組曲
優選	薇閣高中	張祐鈴	關於臺北的抒情方式
優選	建國中學	黃彥霖	臺北・我曾聽見
佳作	中山女高	顧 至	走失的西門町
佳作	景美女中	許 霽	夢遊
佳作	景美女中	謝容之	汪洋城市

B2. 高中職散文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首獎	景美女中	曾磐儀	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
優選	景美女中	蘇 庭	臺北之音
優選	景美女中	李佳嫻	緬懷孤寂
佳作	松山工農	吳榮祐	短程旅行
佳作	景美女中	林怡德	盆地裡

B3. 高中職極短篇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首獎	景美女中	王 喬	故影
優選	西松高中	陳令洋	破洞
優選	和平高中	李恩佳	上錯
佳作	政大附中	楊 梅	食夢
佳作	景美女中	賴怡安	企業家之死
佳作	景美女中	謝容之	機械城市
佳作	景美女中	張爾庭	承諾

B4. 高中職小說

獎項	學校	姓名	決選作品
首獎	北一女中	吳紋綾	無光
優選	中山女中	李若雯	漂流者
優選	西松高中	陳令洋	基隆河畔的畫家
佳作	西松高中	陳思鈺	刺青
佳作	景美女中	王 喬	存憶
佳作	中山女中	羅爾乃	距離
佳作	政大附中	沈怡昕	獨角獸的側臉



高中職新詩首獎 尋北四組曲

看到名單時，有那麼一剎那腦袋被刷成一片空白。自從截止日那天寄出稿子後，這件事若有似無的逐漸被淡忘。直到那天，一切的記憶再度浮現。

閱讀臺北該如何讀？這城市的光影不斷在腦海中重複播放。於是，放慢腳步，觀察捷運上的上班族或是擦身而過的路人甲，才發現原來在車水馬龍中我們遺忘了很多事。

感謝陪我們一起辛苦熬夜的嘉英姐，也感謝家人對文學創作這條路上的肯定，最後還有那背後一直默默給我力量的支持者。這一切像夢一樣的不真實，卻已成為事實...

景美女中



劉宜

尋北四組曲

1

嗶嗶悠遊卡 硬幣單程票
一群匆忙急促的魚盲目往前衝
夾縫中求生存 人群中求方向
夾報隨著沙丁魚夾進車廂
漫天飛舞、肆無忌憚的流竄
情侶們的軀體愈貼愈近 靈魂却愈
離愈遠

新店線直走 板南線右轉 木柵線
不回頭
金髮碧眼 黑膚白齒
多國人種的腳步蹂躪著
這城市流動的地下心臟

2

鏗鏘有力的鍵盤聲 宣示著和外界
的親密關係
bbs blog msn messenger霸佔著
慘白的螢幕
一隻眸子死黏著這無聲的世界
在城國的變遷裡
有一隅人活在自我世界中
以養的滑鼠和外界 接軌
一指間的力道 無遠弗屆
以臺北為起點 環遊世界

3

胭脂盆地上臥著 一隻慵懶方格貓
任憑人們丈量蒼穹的高度
俯仰天際邊沉下的夕春

氤氳縹緲繞山巒

朝煙夕嵐殘 紅塵剪不斷
靈山毓秀的南宮鑲嵌在
神靈跳脫三界外的仙山
一如蓬萊仙島的純淨
呂洞賓也不禁啜飲一口
清冽的鐵觀音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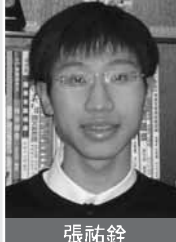
這城市 沒有休眠期
街燈愜意的隨著蕭邦的夜曲哼起
小調
燈火熠熠灑人間 繁華裝點著世界
之頂一零一
白晝的嘈雜喧囂 化成一杯夜的濃
郁卡布奇諾
於是 沉澱後的腳步開始懂得
怎麼漫步星空
怎麼閱讀臺北



高中職新詩優選 關於臺北的抒情方式

沒經過碰撞，火花該怎麼綻放，被擊倒之前，出現的是你的肩膀，就憑一股倔強，翻越不可能的牆，要用每一道傷，跟自己比賽茁壯，你們是我的星光，流著眼淚陪我成長，回憶在擁抱裡燦爛，你們是我的星光，讓我能驕傲回頭望。這個獎是屬於遺失的中正紀念堂，他給我靈感與元素；這個獎是屬於余光中、洛夫，他們造就我中文的寫作技藝，我只是個朝聖者，走了十八年來這裡為臺北二零零八的青春落下美好的註腳。

薇閣高中



張祐銓

關於臺北的抒情方式

◎ 政治交響曲

憤怒的軀殼未曾噤聲
攀爬著五條線 譜
奏一段貝多芬也未知的
命運
笑看千年後倏忽一隅
臺北 中正紀念
堂前分辨不出第一章第三節
要連續四個重音加上
一個近於死亡的休止符
第五節在自由廣場四個字上
傳來許多捧腹
上吐下瀉的
聲音

◎ 愛情古典樂

我們可以互相取暖嗎？
秋天對冬天說
沒關係，我不會愛上你
冬天沉默。

他們的愛情不適合夏天
秋天感到有一點寒冷
也許，那是因為他離冬天太近
他只為春天溫暖，
而春天，只為夏天熱情
信義路上星巴克裸女的頭顱
只是尋常的寒暄 問你
有沒有感冒 之類

沉默許久 稍緩了兩個八拍
半句 再見

◎ 靈魂搖滾章

終日，艾維斯·普里斯萊挑釁浮靡
的時尚
髮油多了一些，而我
在六根弦中同時把激情梳理整齊
醉意的時辰 整個臺北城在眼裡
填滿火藥，然後打
炮，一杯也許拿著鐵澆著糖的
價廉的熱八十五度西
光搖 纖細的水蛇纏綿著吧臺
在簫笛聲尾隨
噬盡味覺的飽和 再滾

高中職新詩優選 臺北·我曾聽見

確定得獎後，我的心情只有驚喜，而且驚的成份遠大於喜。
身為一個高三生，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挑戰青少年文學獎。因此
在公佈結果前心情難免有些忐忑，但很高興最後能受到肯定。

雖然有點老套，但還是得感謝主辦單位、評審老師，以及所有曾到文
藝營演講的老師們。你們讓這次的比賽不只是比賽，而是一場能與文學同
好互相交流的饗宴，也是一次自我成長的機會。

我將這次得獎視為鼓勵我繼續努力耕耘新詩這塊園地的一盞清泉，也
希望將來能再對自我有所突破，讓文學的花朵繼續在豔陽下綻放。

建國中學



黃彥霖

臺北·我曾聽見

你開口唱起聖歌
聲音生澀，提琴手在角落誕生

我聽說過一首濡濕的牧歌
在梅花廬有霧的足跡裡
星子曾對你眨眼
音符昂揚將陽光映成彩虹，我靜靜
聽你唱一條河切穿山脈的故事

提琴手拉得起勁
將所有的光拉向頂端
一些流言沒有共識
他們說月光很美
而我說聚光燈有毒
從此提琴手戴起了面具
光却更加猖狂

在宣傳單背叛了歷史
聲音悄悄離家出走之後，你終於
承認已被某人下蠱
有人在遠方咳了一聲冰冷的
嗽
我鬆手
看見所有綠色的影子向四周快步滑開
在自己的城裡鬧起思鄉

柏油路的眼淚結塊成黑
如同淡水河的關節帶著鏽蝕
錯不在海上的風
提琴手將五線譜拉成低沉耳語
「病因不明」
我在街腳註記

而我仍舊在遠方泡一壺白淨的茶
畢竟你自氤氳裡萌芽
我等待，將星子灑落 發酵
明日披著薄紗升起後再次聽見

牧歌終尋回伊甸
提琴手在百年的霧裡重生



高中職新詩佳作 走失的西門町

中山女高

寫作對我來說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彷彿在行句之間，都是在悄悄實踐另外一個自己。

——一個與現實截然不同的自己。（正如同學揶揄道：妳居然會寫詩！）我不敢說自己有何等情懷，或說自己傷春悲秋得如何高明，我有的僅僅是一個意外的機會，然後意外的和詩碰頭。

今天這個佳作，我懷著慶幸和感恩，畢竟是第一次投稿文學獎
父母是一定要感謝的，同學朋友也不能忽略，謝謝你們
而學長、L學姊，你們是啟蒙者，也是支持者謝謝，真的謝謝：)



顧荃

走失的西門町

我們都在瞬間爆燃的煙火裡

倒數著

第十七個破滅的夢

自從西門町說她

累了，那放蕩的姿態便無可管束

在異常深黑的瞳孔裡來回

幾撮難以辨別的綠髮

還有無邊的眼框

她試圖拉攏同一群邊緣者

無論她是不是

把控訴都打在耳骨

或者

把記憶都揉碎在髮叢深處

如此迷迷茫茫的神情

撞進紅樓之後

開始迷迷茫茫的自詡為假寶玉

而誰也沒來問過

於是西門町說她

走失了

而且幾乎是驚覺地

走失在腳步間

走失在自己的道路上

然後就這麼跌在某個十字路口

不過眼淚却似乎沒有氾濫的理由

心跳微微鼓動

還微微的，蘊釀一陣起伏

她仍要守著下個綠燈亮起

那些疾走的人猛然闖入

她仍要再去尋索
臺北城呼喚她的聲音

也許微雨是最合適的天氣
可以蹲坐在二樓
學著跟玻璃窗對話
一起細數著日子，細數被遺忘了
半世紀的喧囂
側影始終都留在黃昏
而西門町還在等著被尋得的那天



高中職新詩佳作 《夢遊》

景美女中

這次的文學獎和文學營都是很棒的經歷，僅僅的三天，我得到了許多。

認識了身處不同的學校卻有著一樣的興趣的人，在校盡腦汁的發表中激盪出許多新的事物，還有名家的演講中發現與從前迥異的特別觀念。

很高興得了獎，很欣慰我在這個作品上所花費的心血腦力並沒有付諸流水，一切都是值得的。為期一個星期的決選稿寫作，說短不短說長不長。我只能盡力讓稿子在我能力可及的狀況下呈現最完整的面貌，對我來說，受到的肯定比什麼都重要。



許寧

《夢遊》

輕輕閉上

水靈的雙眼

寒，做了一個夢

大樓與大樓之間沒有喘息

天空被壓縮嘶啞著救贖

靈魂迷失在

北斗七星隱身的雲翳

霓虹燈燃燒炫目

黑夜如晝

而我深陷街燈的黎明

柏油交錯成巨大迷宮

路標指向四方

道不出夢的走向

回家的地圖遺失在群山陷落的繁

華

擁抱總朝著影子的方向

像記憶裡的長巷已典當給時間

餘輝中不過是海市蜃樓

棲所不在前方

背影與背影總是

低聲吟詠著相同的頻率

並在踏過的路徑刻劃著

r-e-p-e-a-t

螢光幕上的姓名早已失聯

親暱都封成了塵埃

每每在捷運邊錯身的陌生

在心上刻成浮雕

戒不掉，然後成癮

已不只是種風景

10/究竟是什麼指標

高空的凝視如此冷漠與孤獨

同低處的視野 不勝寒

冷冷雨下

香水繾綣了空氣

足跡朝著紙醉金迷延伸

而夢，走失

在你的我的他的她的追求之中

淚水失去了原始的溫度

夢遊

踏遍不夜之夜

佐以兩百萬人的夢

高中職新詩佳作 汪洋城市

感謝親愛的家人、老師及朋友。
文藝營內容很豐富，吃的也很好，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
希望未來能拓展出更寬廣的筆路，寫下自己最真實的生命。

景美女中



謝容之

汪洋城市

小時我以為
生活的臺北是一座海洋
那臺北人的秘密
藍得跟大海一樣…
海鳥銜起一日的開始
我們海盜般搏鬥 廝殺
並且歡愉的吃下
50元的滷肉便當
附上一杯蛋汁
打翻成金黃波浪
水草裡暗藏我們
嗷嗷待哺的欲望
傍晚洋流捎來消息

車群如鮭魚迴游產卵
產下一股甜腥的焦慮
像是我夢中那美麗的的暴風雨…
長大後我終於明白
生活的臺北只是只巨大的水族箱
終於被現實的細線釣起了
我的那條金魚
腹中藏了太多的謊…

高中職散文首獎 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

第二次參加比賽，記得當初聽到主題的時候，整個人呆住了，天呀同一個主題、同一個文體要寫兩次？那不就是不進則退嗎…

很高興進步了。

文藝營後放空三天，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接著三天熬夜到凌晨三點，感謝媽媽陪我在很冷的一月天抱棉被窩在書桌旁絞腦汁，還有陳嘉英老師一路的支持和指導。經過反覆的修改，終能大功告成。

從入選、文藝營到決選，犧牲三分之一的寒假、長江七號的首映會還有很多灰色腦細胞，現在想來，很欣慰的發現一切都值得，什麼也沒浪費。感謝評審給予我的肯定，我要將這份光榮和一路陪伴我的許多人分享。

景美女中



曾馨儀

捕捉記憶與時間的旅程

紐約是個大蘋果，倫敦素有霧都之稱，香港是萬象之都，那臺北是什麼？

據說，五千年前即有人類在臺北盆地活動，臺北人從哪裡來？也許像傳說中的阿茲特克人，一隻雄鷹停在一株仙人掌上，高原文明就這樣開始；或許其實只是一個人走累了停在這，從此，臺北這口鍋就開始沸騰。

人們從四方湧進臺北，就像是千年前的巴別塔（註1）一般，但是上帝對巴別塔的處罰，被臺北完全否定，縱使他們身負不同背景，臺北城被建起，通天的一零一，替巴比倫人親吻上帝。

旅程起點：預約的行李箱

住在一個城市太久，就像陽光直射在剛睡醒的瞳孔，一片亮白，看不見這個質變的世界；就像指南針，突然忘了北極在哪兒一樣，旋轉在失去方向的刻度裡。

我，感覺不到臺北的變化，理應熟悉的城市，卻如此陌生。

背上空空的行囊，沒有衛星導航，我用雙腳感覺臺北，用雙眼擷取臺北。

黎明不是序曲，日落也不會是休止符，暫時的塵埃落定，只是間奏曲罷了。霓虹燈的微量，盆地特有的濕氣，濕漉漉的隨著晚歸呼嘯的車輛震動。這城市是個活潑的有機體，充滿了各種化學元素，隨時準備和空氣來一場撞擊。這是一座雙面城，城裡人一面為搶救古蹟上街頭，一面競標東區的黃金地段；在西餐廳悠閒切牛排，同時對著藍芽下單；前一晚在路邊攤殺價，一早邊看爽報，邊趕著搭捷運，上微風搶Hermes限量包；水深火熱一整天後，又來到Pub聽爵士喝調酒。

這就是臺北人。

這些人舉手投足間，總有令人無法忽視的氣味，他們有一種介於放鬆和緊繃的感覺，像隻貓，懶洋洋的曬冬陽，但又在老鼠經過時警覺的跳起。或許是因為都市的生活，流動的空間，川流不息的人群，處變不驚的氣息自然像強力膠一樣巴在他們身上。有些西裝肩線帥挺，頭上髮油閃亮；有些套裝剪裁合身，臉上香粉襲人。無論時尚派，抑或自成一派，任你隨意打量，他們毫不閃躲，個個都是超級名模，馬路就是伸展臺。

你可以說臺北人自恃過高，卻無法否認他們住在流行的尖端，擔任臺灣的守門員。每一個想進駐臺灣的國家，都得先和臺北人簽約，並在盆地裡設立大使館-----美國麥當勞、瑞典IKEA、法國LV、義大利Gucci-----臺北人帶著iPod，在海霞城隍廟前求月下老人結姻緣、穿著Prada，在士林夜市吃小吃、看完「曼哈頓奇蹟」，再瞄一眼廟會野臺戲。他們在新舊間伸縮自如，張揚自己無可取代的驕傲。

臺北人大棘棘的壓過馬路，像拿破崙的軍隊，以凱旋歸來之姿，毫不害臊的宣告第一品牌-----「臺北」。透明的櫥窗，隨意一個姿勢，就是自信。商家、餐廳的大面落地玻璃，鎂光燈聚焦的不是產品，是一個個行過的臺北人，他們是活動櫥窗，他們就是臺北，臺北像個名牌設計師，在他們身上簽名。

第一站：陳年普洱的對話

南北雜貨、茶葉、中藥材和布匹，乘坐戎克船在艋舺聚散，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在哪兒？或許是在這裡發跡的新光集團。路易十四的巴洛克橫越歐亞，打包空運到街邊。日治的織布機唧唧復唧唧，不聞機杼聲，唯聞年節大採購：「恭喜發財」。擾攘的南北街，連棟式的洋行。曾經，玻麗路西餐廳是約會相親之所，而今，仍為現代饕客的葵花寶典。江山樓裡有文人的落沒與詩唱寄懷，如今，只留黑美人的招牌，空自迴盪。第一條鐵路在大稻埕開啟工業革命，新疆烏魯木齊在迪化張燈結彩。也許小小臺北也有時差，迪化的年貨大街總比其他城邦提前領紅包。

採購年貨是老傳統，但是七彩包裝的巧克力是新臺北與世界接軌、追求流行與高貴的冠冕。這裡，臺北人像蜜蜂一樣趁週休二日辦年貨，一手拉小孩，耳朵夾電話，另一手忙碌於大包小包。蠟燭有了新燒法，忙碌的臺北人，三頭燒在老建築不願醒的夢中。

其實，臺北人大可上網摸一下滑鼠，或者費點心多撥幾個電話解決一切年俗儀式。但紙袋裡裝的不只是年貨，還有幼年圓桌上紅燒肉的香味、大灶炊出的甜年糕、煮得爛熟的長年菜。或許臺北人就是如此擇善固執，就像他們堅持流行一樣，滿街傳統的紅，也可以大紅大紫，炒成一疊厚厚鈔票的商機。

第二站：光影的漫歌

臺北人的急促腳步，在西門町的徒步區交錯，擴音器般的散佈日本最新流行。老天祿倚在門邊，百看不厭的門庭若市，滷味在老臺北和新臺北的味覺間搭起橋樑。郭元益大餅披上婚紗，鬍鬚張滷肉飯和麥當勞一較高下。演唱會點燃週末，紅樓再度粉墨登場，唱一齣創意市集。

人煙稀落的紅包場，老式放映機垂著眼，捲煙、燒昨日。敲敲窗戶，放映機老大不情願的抬眉，從忘了上油的捲片機裡遞出票根，牆上睡眠惺忪

的照片零落鼓掌。門外，不夜的臺北在西門町轉播，吶喊在螢光幕中扭曲，視窗流動在每個下載鍵後，臺北人早已習慣被點閱。

行經北門，相機街滿地的底片，在快門眨眼間剪下中山堂演出片段。博愛路捲動靜態的底片，攝影器材在漢口街轟趴，配上中華路的音響，從黑白到彩色，從校園民歌到古典音樂，另一個百慕達三角州，這裡的冬日微微發霉，失落的時間，登報尋訪走失的記憶。

阿公的古董相機，還留有泛黃的梁祝，數位相機早已重複刪除儲存了無數次。單純的快門『喀擦』，演變成DV的無聲轉動，從靜到動，暗房不再好事多磨。KUSO自拍耗去大部分的版面，複製人的技術趕不上相片的腳步，不只要複製一個我，要複製成千上萬個。在BLOG上走自己的星光大道，看著人氣，刻意忽略自己微不足道的知名度。

博愛路、漢口街不再沈默，他們偶爾也快速翻閱臺北城的老照片，和you tube建立新的連線。泛黃的微笑，逐漸露齒。

第三站：一桌人文的饗宴

大學附近，宿舍分租的廣告掉了滿地，平價的衣服佐著85°C在陽光下伸懶腰，陽光也散漫起來。然而校園內又是另一番忙碌景象，腳踏車橫豎排列，在鐘聲間穿梭；課堂上百家爭鳴，意氣風發，言論免責權在BBS發揚光大。來自四方的高材生在杜鵑花叢間一較高下，遨遊於古今中外。

往幽暗的角落探勘，地下室二手書店，不大醒目的招牌，就像哈利波特的破斧酒吧一樣，只有深諳魔法的人才走得進去。六十五塊一本未央歌，撕下又貼上的標籤，看來是「二的n次方」手書。偶爾陰影中掛一張海報-----「彼岸花，作者簽書會」-----隨手拿本書過去排隊，如此隨意，腦中想「待會兒拿去網拍」。大家沒有什麼滿載而歸的目的，只是來和一個感覺碰運氣、和一個靈光乍現握握手。未稍神經隨著輕音樂搖擺，一旁的老闆優哉游哉。

第四站：異國的交響樂

夜幕下降，微量的街道上幾盞跳動的燭光，阿姆斯特壯的薩克斯風伴隨著螺絲起子下肚。偶爾路邊會聽到美國學校學生不標準的中文，聞起來帶著一點美援大布袋的味道。紅酒牛排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張帆過海，還有踏錯時空的法老王在大業高島屋尋找他的陵寢。

天母在陽明山旁，日本的檜木桶隨裨海紀遊一起汲硫磺，不算長的古道徘徊在歐洲大平原，法國人背著Chanel在那裡放羊，英國人戴帽子在路旁喝下午茶，德國的香腸正在鐵架上旋轉，還有西班牙佛朗明哥在官邸繽紛燦爛。東方西方，在Burberry交錯的線條中調和成雞尾酒的香氣，冒出的氣泡一一破開，吟哦最後一位唱遊詩人的中古史詩。

東北季風越過山頭，稍來太平洋濕冷的水氣，還略略夾雜了溫泉的硫磺味，四季不停的雨在街邊映射出臺北人浮動的腳步，臺北的雨，也像臺北人一般，懶懶散散，下得不怎麼乾脆，如棉絮般隨意的在任何時候在各處落款。

如同白日黑夜從不影響臺北人的興致一般，地上雨滴在歌唱，就像歌劇魅影一樣，臺北也不甘示弱的策劃著地下天堂。也許千年後，會有人揭開泥土，看著地下街的整齊畫一，看著幾張還沒完全腐朽的專輯，如同發現龐貝城澡堂一般驚嘆古人的都市計畫。

終點站：世態的情節

四通八達的捷運似波浪，人影隨著捷運開動浮在玻璃窗上，起起伏伏，駛向東區。101在新光大道上鶴立雞群，名流千金穿著Dior趕流行。忙碌上班族的右手從背包中抓出一支手機-----會議取消？-----左手連忙拿著iPhone傳訊-----不用開會了，八點北車見。

尖峰的人潮移入又移出，散落的手機鈴聲，大珠小珠落玉盤，像詩歌

節尚未撿回的活字版-----今天不回家吃飯-----臺北人按下接聽，一一拾起，拼湊成國民樂派的臺北支流，和絃在鍋壁間迴盪。

從這裡到那裡，不斷的迷失、不斷的發現，又不斷的回歸。臺北就像一張數學補考永遠沒過的考卷一樣，不斷的在重修舊夢。我的行囊裡，裝進了什麼？是臺北人的自信，還是擺盪在現代和傳統間的驕傲？

鍋內的濕氣，四季不停的雨水，這就是臺北，水漾的都市。沒有雄鷹要我們駐足，我們拒絕如候鳥停留。在這裡，流動的不只是溫泉，不只是車水馬龍的街燈，不只是網路無國際的資訊，還有置身之中的我們，帶著悠遊卡，或閒適或急促的流轉，沖積臺北這小小的流域。

在路上、在捷運上、在收銀機和速食間的櫃臺上，你的急促和我的悠遊面對面，我不知道你來自何方，你也無從得知我的歸途。凱薩大帝說：「我來，我見，我征服」，我們-----臺北人-----來自各方，我們也看見了，但我們不征服，我們共同流浪在臺北，成為鍋裡的涓涓細流，或徘徊、或擦撞、或交融，在環繞的山壁間，激起一陣此起彼落。

1典故出自聖經：創世紀十一章說，人類要建巴別塔，希望團結，免得被分散各地。神阻止人類建巴別塔，並攪亂了人的語言。

高中職散文優選 臺北之音

如果說我會踏上文學這條路是因為我的父母，那麼能夠堅持下去則是因為我的朋友，而帶領我走向更精萃的領域的，則是我的老師。

感謝爸媽從小給予我的環境和一路寫作上的肯定，感謝死黨們殷勤的催稿以及變相的鼓勵，感謝嘉英姐平日頻繁的訓練與犀利的批判。

感謝所有支持我的人。以後我會更努力的。

以上。

景美女中



蘇庭

臺北之音

莫比斯環成於一張紙片，乍看之下的兩個面實只有一，不分內外，沒有終止的盡頭，在似乎要結束時，轉個彎又是另一個次元。

臺北城，在我眼裡，是以群山圍繞而成的莫比斯環。

臺北自水中誕生，或許也因此繼承了水多變的基因。我想像臺北是一個縮小的宇宙，看似毫無變化，每一秒卻都在更換它的樣貌。而居住其中的人們，以慾望夢想勾勒出屬於自己的星球，形塑這小型的宇宙，彩繪出繽紛的臺北城。

據說，這是我出生的地方。

在臺北城內最古老的一隅，踏入萬華區，彷彿時空倒回了十九世紀，我看著先人以血汗築起的建築，就像樂譜的音符一般，不可更動或取代。輕觸石牆，與臺北城初始繁榮的記憶接軌，血液在體內翻騰，無法從心中抹去的拓印有如甲冑，在一格格的小蜂房存檔資料夾裡，篆刻曾經。我正閱讀臺北的一部分歷史，一部分因遺忘而逐漸崩解的歷史，彷彿古箏錚錚的琴音，南胡呀呀的絃聲，古老的旋律悠揚，卻凋萎在現代的風嵐颯聲。

龍山寺的香爐承載了多少信徒低喃的祈禱，壓艸石震住黑水溝噬人的風浪，廟宇一雕一鑿都是庇祐下的感謝。青草巷中充斥著中國五千年來未曾斷過的藥香，學海書院中依稀可以聽見悠揚的誦書聲與祭祀的裊裊之音在回

盪，依舊可以窺視那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以及深植人心的宗祀家族。腳步落在有些塵灰的地磚上，被沉重的過往吸去了聲響，中西混血的廊柱與窗櫺吐納汗青老舊的氣息，偶一瞥見泛黃的春聯殘留在牆上，依稀可辨的楷書力道猶存，一磚一瓦一門窗，歷史軌跡刷洗不去。

煙霧繚繞的香火、藥草獨有的清香與空氣發潮的霉味混雜為一，深吸屬於臺北回憶的氣息，我卻感到陌生。攤販叫賣的嘶啞、鼎沸人聲與車聲，本該深藏於我心底的刻痕，卻如淡影般在離我遙遠的那一端。

我的眼神掃過街道，宛若那是寫就的紙頁。此時的我，只不過是記錄了臺北城用來界定自身以及各個部分的名號。暗巷中穿著俗艷的女子，有些黯淡的姿色披上了時光的袈裟而顯露落寞，看破紅塵險惡似的雙瞳卻在黑暗中熠熠發光。騎樓下蹲坐的遊民有泰然之姿，面上卻無半分閒情之容，沒落的斜陽在這風景上，澄黃的霞光將人與建築的倒影拖得好長，長得與過往一樣。金色的粉光讓視線迷惘，眼前的景色像黑白照片的褪色模樣，淡淡的憂傷，消失的舊時光有一些風霜。

只是，在老人布滿軀殼的皺紋裡，我嗅到熟稔的遺憾的氣味，在他們無神的雙瞳之中，我找到臺北人都擁有的眼神——無垠的深沉的孤獨。

臺北城的倒影，隱藏在熱鬧喧囂的影子裡，那份屬於自己的寂寞。

一直以來，馬奎斯筆下百年的馬康多與臺北的影子總會在我的心上不斷重疊，我想就是因為這份難以言喻的孤寂。

可能也是因為雨。

我討厭下雨，卻喜歡下雨的臺北城。

臺北的雨是獨特的，沒有江南採蓮的雨歡愉，卻有西湖斷橋畔的雨深深的宿命。沒有霏霏江雨的寂寥，卻有桃紅含宿雨的恬靜。

說不上來的原因，若真要有什麼理由，也許是因為雨總能洗去都市的擾攘。雨夜中，我靜聽雨聲，雖沒有芭蕉蕭蕭，卻也能解心緒無聊。冷冷吡

響在闇夜的洗禮之下更顯清晰，細雨在夜中開啟霧幕，暈開了因夜深而逐漸黯淡的燈火。夜雨如臺北的低吟，在空盪的街道上迴響，然而除了風聲颯颯，便只有巷尾的溫暖，聆聽整夜的呢喃。

清晨的雨景更勝三分，當迷濛氤氳飄散，遠山嵐霧繚繞，天空澄澈，涼意在空氣中浮動，沁人心脾。游走在雨中是件浪漫的事，當雨抹去人跡，淋濕喧擾，我靜聽自己的腳步聲在敷上薄薄水氣的人行道上迴響，凝視掙扎出牆外的九重葛艷色的花瓣上，晶瑩的露珠凝結馨香。

環顧四周，兩個看錶四個看報，其中一半兼聽隨身聽，三個講手機，五個聊天，剩下的在發愣，一個在旁觀視——而這就是我。

脫離臺北生活的感覺，是什麼？

切斷手機與世界的連接，耳裡擺脫搖滾樂的叫囂，腕上無須承受時間的重量，指尖也可以拋下最尖端的資訊。此時的我，是與臺北完全陌生的旅人。

莫名的輕鬆襲捲我的神經，背後沒有升學督促的噪音，前方也沒有模糊虛幻卻似乎燦爛的目標等我追尋。我漫遊在這塊我從小生活的土地上，一切卻是如此生疏。

身旁人潮的腳步，好快，快得我無法追上，幾乎溺斃在這洶湧的浪潮裡。

平時的我也是這樣的嗎？疾步匆匆，靈魂是否也被我甩在後方？我錯失了多少的美？我不知道。

這就是都市生活嗎？我惋惜地嘆息。昂首凝視蒼穹，雖然沒有愛琴海的湛藍，卻有種卡夫卡獨特的憂鬱，只是有多少人會願意駐足仰望那種帶有神秘色調的濃灰？

或許是因為原該廣闊的天空被城市裡張牙舞爪的高樓給切割，苟延殘喘地在夾縫中生存，然而卻依舊綻放獨有的光芒，如同卡夫卡抑鬱的眼眸，在冷漠的背後隱藏的生命力，要深刻體會才能明白。

過去我總認為這樣繁華的區域是城市中最醜陋的地段，像七彩霓虹燈要發出刺眼的光芒，內部那個不停發電的醜陋機械馬達，也許是固有的文學靈魂在作祟吧！總認為那些冷冰冰的高樓不會有什麼美感，更別談上所謂的藝術。但是靜心凝望，一零一聳入雲霄的模樣確實有種說不上的感動，我想跟巴黎鐵塔在巴黎人心中的地位是一樣的吧，那些世界之最的光環對我而言反而不重要，因為內化為一份驕傲，其餘的稱號反而都是累贅了。

我眺望捷運整面的玻璃窗外城市夜景的那一幕，遍地的流光好似地殼龜裂，而熾熱的熔岩正蠢蠢欲動，綻放渴望爆裂噴灑的耀金。那是足以暈眩的撞擊，在夜的幻化之下，臺北成了遍佈螢火蟲的盆地，或者該說充盈星子的宇宙。

其中的星子，模樣究竟如何，我也無法摸清。只知每當我想瞧個明白，絢爛的光量便會逐漸擴散、擴散，直到視野模糊一片。

而那片迷濛的濃霧，也許正是我腦海中的臺北城。

在濃縮過去與現在、結合東方與西洋的狹小盆地內，究竟那兒是清朝末年，那兒是二零零八，實在難以界定。就像步行在路上，德國炸雞與日本壽司比肩而立，義大利麵和泰式料理隔街對望，世界何其大卻融合在同一個空間內，只稍一步之遙，就是萬里國度的差別。

捷運猛然被黑暗吞噬將我自神遊之際拉回現實，忘了究竟是誰與我說這深幽幽的隧道就像連接著另一個世界，怒吼的蛟龍或騰飛於空或伏於地，將這滿車廂的過客自此岸載到了彼端，輪迴不斷。

臺北人的寫照，聲音匆匆，沒有人回首。

在臺北城內，我望不見地平線。就算竭盡所能地更上層樓，天地間的

那一隔卻總是隱沒在樓房的遮掩背後，不肯露出那薄薄的絲線。

我憶起海上鋼琴師其中的一個片段，主角好不容易下定決心要踏出自小未曾離開的輪船時，佇立在樓梯上，望個偌大的美國，寬闊的土地上卻見不著一絲絲的地平線。主角凝望著這片人人皆渴望許個發財夢的沃土，好久、好久，久到我們以為時間就要凝固在那時空當下，主角毅然回身，回到船上。

主角淡淡的回答至今還在我的耳畔悠悠迴盪。

「綿延的城市看不到盡頭。看那些街道，成千上萬，你如何取捨？如何選擇出一個女人，一棟房子，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一種死法，充滿太多變數的無止無盡。你難道不怕崩潰？漫無邊際的空間。」

主角的話語如冰雹砸在我的心上，鏗鏘作響。

他說，琴鍵因為有限，所以可以創造出無限的音樂。但城市的空間和生活，卻有如上千萬個琴鍵，無止盡的琴鍵，無法彈出旋律。

終究，海上鋼琴師踏不出那一步，逃回茫茫的海洋，隨著被時代所背棄的輪船形骸消散，成了雋永的傳奇。然而，臺北人卻生存了下去，在狹隘的空間內，掙扎著尋找自己的駐足之地。

城市的街道、城市的高廈、城市的商家、城市的慾望，永無止盡。而城裡的人，在無限的琴鍵環伺之下，緊抓屬於自己的樂譜，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音樂——哪怕是不是旋律的旋律。

我瞧著周身形形色色的人們，一群放肆談笑的少女們踩著高靴，金髮藍眼西裝領帶的年輕上班族正以流利的英文與手機對話，老夫老妻相扶持緩慢步行……正因為這群各有聲色的星子，臺北城這宇宙才能以耀眼。

我讀著臺北城的樂譜，聽著臺北城的旋律，奏著屬於我與臺北城的曲調，在臺北的琴鍵之中。

高中職散文優選 緬懷孤寂

一片空白。本來是想這樣就混過去，最後還是狠不下心來。
我的文字有個多數人都同意的定義，謎。於是到了這一刻我依舊，看著那篇過去思考我的未來。
不懂吧？沒關係，我懂就好。
很多人等著我說謝謝，幾位不得不習慣我奇怪行徑的家人，還有陪我修稿到一點多的某出作業達人，那群拉著我一起掛在網上BurnING The Midnight Oil(不過就是熬夜嘛說得這麼好聽)的同胞們。
還好有你們在，我才學會勇敢。這一句包含隱晦不明的存在主義。
有勞你們了。

景美女中



李佳嫻

緬懷孤寂

或許還是有孤寂感，就某種不知道結局在何方的意識層面而言。

我是不懂。

當我看不清這個暫時被稱作「家」的城市，我甚至開始質疑故鄉的定義。

南京東路復興北路口，辦公大樓的玻璃帷幕透著簡約的俐落感，倒映在表面上的，是一幅滑稽又誇張的超現實幾何構圖：從捷運站出口湧出的上班族，彷彿跳著高跟鞋版本的踢踏舞，急促而神經質的節拍，在溫度很極端的柏油上成為臺灣味道的愛爾蘭舞曲，黑色漆亮的小牛皮裹著強而有力的戰鼓，向業績衝刺。從高處俯瞰，一塊塊由人身組成的色塊，像層層剝落的瘡痍，像久久不能痊癒的傷口，用另一種角度解讀，便是隨著陽光折射的冷漠，刀刀劃上這個佈滿傷痕的都市。

捷運忠孝復興站附近，百貨公司和購物中心一類大型的建築物，像怪物一樣輾過我記憶的幻影，小巧的商店街和偶然邂逅的零食小舖成為廢墟；接著不留情地，用銳利的白刃把殘留物連根剷除，換上號稱旗艦店的龐然大物，大馬路都顯得擁擠。

然後以我為中心的另一條路線，通往火車站，附近的南陽街和公園

街，被一年年更替的學子暱稱為補習街與便當街，前一秒在腦中旋轉不歇的數學符號，在出了補習班之後便被拋到下週同一時間的輪迴裡，這個特殊地段附帶的奇異味道，昇華在遠方天際的中央，一抹不容直視卻又親近的蛋黃色餘暉，總在補習時間逼近之時惹得我雙眼發痛。

或許能夠證明自己還活著的東西，已經不是那些抽象的笛卡兒理論「我思故我在」，而是手裡握得死緊的鈔票，因為在這裡，錢可以換到溫飽，可以買到貪婪的虛榮之心，可以擠進上流的社會，可以光耀祖腳底生風。當近乎無所不能的一張單薄的紙成堆成了捆，甚至以百億為單位，或交換一個眾人皆知的名字，或學習成為稱職的媒體追逐者；反正，人的價值本來就是以新臺幣計算。

我看見的，是比其他縣市快上數倍的生活步調：從出了家門開始，在小綠人從漫步到跑步，從四十秒到倒數讀秒之間，有了準確的計算，公車站頂上，或是捷運站裡，跑馬燈安靜地標出下班列車進站的時間，站立著垂下眼沉默的人，也都在計算等待所需的機會成本，最後，是衝進公司打好卡之後對繃著臉的上司解釋，自己遲到三十秒的原因是電梯塞車。

還有午夜十二點之後的溫度，三點半，一格徘徊在最清醒與最想沉沉睡去的時間點，對只是吊在米白牆上數著節拍的鐘而言，趕軋支票的下午三點半，和這個妄想與神祇搶奪時間的三點半並無差別；從這個角度，我看不見樓下那家便利商店的招牌燈亮著等待孤單的靈魂，沒看到蹲坐在誠品敦南店裡啃食想像乾糧的人們，也看不清夜店酒吧臺上那杯馬丁尼的苦澀醉意；關掉部落格的管理視窗，同時也鎖上名為疲憊的鎖頭，轉過身，我只是傻傻地，等著那個好多年都沒能再見的日出：

「你要記得喔，不管到哪裡，想我的時候也好，或者你家真的不要你的時候，即使有一天我們真的失去了連絡，我還會知道你在天空的某一個角落，最少，你跟我還是看著同一片天空。」

即時通被我定位在比書信更真實的避風港，大概就是從這段對話開始，那時候的我，能夠真心相信的物事不多，這段話的主人正好是這其中之一，然後她說，這是她的朋友給她的臺北定義：只要在這片天空之下，一切希望，一切記憶的證明題都成立。

還不懂所謂存在的意義，不懂以後該做出哪些選擇，不懂夢想為什麼有不同好壞的差別，接著，又繞回存在的意義這個話題；是否，這只是我一個人不捨抽身，在這個時空留連？

「不在，才是最大的現場。」

我不在場，連帶著我的夢也閒置在不在場的宣言字句間；因為我不在，所以我沒有資格問，問我的過去如今流落何方；那紙荒誕的不在場證明，使我連辯解的力量都失去，每一個疑問都只能吞回喉嚨。什麼現場？什麼才是最大的現場？沒有人回答。

於是我又進入另外一個我不懂的圈圈了，在這個城市裡。

其實還在想念，當我聽見我的夢從未知的高度墜下，我感覺自己像是從101頂樓往下跳。

曾經，我認為我的夢想太多，多得讓我失去選擇的能力；有很多朋友，很優雅的談吐，還有知道得體二字怎麼寫的智慧，以後要上多好的學校，有一份多好的工作，優渥的旅遊資金，然後獨自過完我想過的一生；很久很久以後我知道，當夢想耽溺於深入根脈，它就成了欲望，眾人盲目追求的核心。我其實不想要這種人際關係，因為有人告訴我這只是軟弱的隨便心態，我其實也想做我自己，但是這個社會告訴我這是不對的，我其實不在乎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是那些關心我的人在乎；所以我不覺得我是為自己

活，所以夢想墮落，所以，我才了解，夢想只不過是一種符號，一種包裹了多層糖衣的符號，單一，而且絕對。

而我的符號來源，是一段沒有盡頭的想念。

時間不多了。北歐神話裡，控管人類與神所有的時間，諾倫三女神的天秤在我的視線中央搖擺，微微的十五度傾斜，掌握過去的烏爾都，慈愛而單純的笑容停在我從未見過的大稻埕，由現在幾乎可以稱為古董的衣著懶散的曲線上，大紅布幕上掛著難以清理的陳年灰塵匾額裡，當年抹得油亮的無比傲氣已不復見，只剩下過時而被現實淘汰的輝煌；象徵現在的維爾丹迪手持刻畫歷史的雕刀，安靜地坐在馬路對面的大廈頂樓，表情僅僅是若有似無的弧度彎起；還有她們三位女神裡年紀最小的史庫爾德，她的哀愁望著淡水河出海口的方向掙扎，悼念自己的雙眼看不到邪神洛基嘲諷的狂妄，她是未來。

手機囉唆了半個小時，只讓我開始思考拔掉電池的可能性，卻沒有乖乖回到補習班的選項。收件箱被下星期的同學會訊息佔滿，但我沒有赴約的打算；懷中的筆電裡，一個個等待我打入全劇終的故事在哀嚎，和著近百封電子郵件的怒吼，向我索取重見天日的時間表，可惜這是我所不能承諾的範圍。

手機內建的詭異旋律，和筆電發出的警告鈴聲融為一體：催得很急啊；我低聲說了一句，然後把筆電螢幕蓋上。

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還不想為了無聊的原因過我一輩子。這聲冷嗤換來周圍路人的喧囂。

時間匡啷碎了一地，未來的女神手中的天秤閃著淚光，我知道想念，已成了緬懷，我所以為的欲望，早在某一天被收進回憶的樓閣。

但我的心裡只想著「天地者，萬物之逆旅」。

高中職散文佳作 短程旅行

得獎了，第四名，（柚子）我好開心，那分雀躍已在海馬體內留下齒痕。重重的枷鎖，那塊欲墜的巨石，總算是可以安穩在懸崖上生活。巨石開始燃燒環環枷鎖，也燃燒自己，發出霹靂啪啦響亮的音符。「啊——太熱啦！」「好啦！放你出籠。」環環枷鎖不是枷鎖環環，煙化成可以置人於死地的濃郁香水。那鮮血般岩漿融合大地能量，拖曳出一隻既奇特又突兀的長體。長體頂端分化出兩頭支脈，以角六十度間距，以不知正幾千萬倍的轉置和伸縮，插入蒼穹，與白雲對峙。站在臺北101大樓上仰視，其形貌就如同英文字母的「V」。沒有上體，只保留下體，倒立在塵幕。看來這怪物還蠻睥睨於這片專屬於牠的春天。

讀書，讀書，讀書。K書，K書，K書。讀不是鴿毒，讓你如睡美人般沉睡。讀不是獨，讓你如拾荒老人般孤寂。讀不是瀆，讓你如舞池烈女般抓狂。K不是頭破，讓你如曹操頭痛般煎熬。K不是血流，讓你如急診室外單架上待解剖的青蛙。K不是嗆聲，讓你如霹靂火般猛烈。讀是「讀」，是了解——自我，是找到——自己，是拓展——新視野，是發現——井底以外的寬闊世界。那麼K就是兩個陌生人，不打不相識，之後就無時無刻的扭打成一團，變成朋友了。讀為了靈感，靈感為了創作。從來就沒有順序，更不用說相悖了。

讀書——閱。

松山工農



吳榮祐

短程旅行

臺北是我故鄉。

我對自己生長的土地——北縣樹林，充滿熱情。

她是我血液，她是我毛孔，她是我生命。

我愛她，但人們不愛她。

人們摧殘她，人們肆虐她，

人們丟棄她，人們遺忘她。

我要喚起她的靈魂，我要喚起人們的意識。

期望有一天，她能更好。

我愛臺北。

往返於樹林——松山的我，

在看似小，卻廣大的臺北湖底遊走。

鐘響了，

一切具在字語間闡白。

柚文。

謹誌於2008，元，底。

噤乖噤乖，兩支粗大的攪拌棒，不斷地搗著踏板。一前一後、一上一下、一左一右，急促的畫圓，像一臺動力發電機一般。齒輪夾帶著車輪疾速推進，周圍的空氣穿過，形成一股又一股的氣流，吹起陣陣細沙。

騎過篤行大馬路，這裡古老曾是土沙遍地，雨後便泥濘不堪。如今鋪滿一層又一層的柏油，方便人行、車馳。車輪和柏油地面似乎彼此愛戀，不停地吻著每一個牢固的小石子、每一個車紋。黝黑的石子羞得晶亮。雖然路變平了，但是過往的記憶逝去了。一次次的翻挖，一輛輛的平覆（撫），復原了樣貌，復不回原來的心。他早已身負重擔——插滿管線，苟延殘喘。

繞過清晨的樹林市場，過去的繁華不復在。她是婆婆媽媽的聚會場所——聊心事、說是非；她是婦女姐妹的天堂國度——購精品、挑衣裳；她是孩子們的歡笑樂園——打彈珠、套圈圈、撈小魚、坐小車；她更是我心裏永恆的回憶——右牽父親的手，左牽母親的手，走過一攤又一攤，吃過一家又一家，玩過一臺又一臺。幸好，有著老闆夢的人們，仍然日復一日，五更未到就早起床，開始一天的辛勤——流動攤販。冀望有朝一日，能獨當一面，衝出一片天。因為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型態，所以我稱他們為「城市中的農夫」。

不同於一般的上班族。我看見的是活力，不是哈欠；頭頂戴著鴨舌帽，不是頭飾；身上穿著短T恤，不是襯衫；手掌握著擴音器，不是公事包；腰間掛著霹靂包，不是皮帶；腿上套著白牛仔褲，不是西裝褲，不是制服裙；腳底是用雜牌鞋包裹，而不是「阿瘦嘍」包覆，更不是「拉牛喔」包裝。正是因為他們要搬貨、點貨、出貨。那些東西都是奢侈品，他們要勤勞工作榮耀上帝，證明上帝選他們是無誤的決定。叫賣聲隨著路的後退，連成一面「巨牆」。卻沒被我一一買下，滯留在原處。不知這般情景能否持續

下去。

「卡」上鎖，飛奔車站。

點過「藍白」，面帶微笑，旅行才正要開始。時間不允許再蹉跎，倉促的，三步變兩步走。「鈴——」「呼——」「呿——」火車緩緩駛離。「自強先生等等我啦……」我小聲叫喊。「藍白」向我示意，我只好乖乖地變成「電車男」了。

隔不久，遠遠地，電車先生開啟頭燈，照亮了霧氣沉重的早晨。當他緩緩駛進，就像錄影帶龍貓裏的特快車一般，他身上的橢圓標誌顯示終點站——基隆。「嗶——」門開了，是他的問候。我和其他人不是那麼規矩——爭先恐後，踩著皮下組織，漸行而上。一切是如此的美好、令人興奮。但在「嗶——」門關了，一瞬間，我成了夾心餅乾——平日最愛吃的零食，怎料想現在我卻成了龍貓的囊中物。不但沒坐上毛絨舒坦的「龍椅」，還要隨著車輪與鐵軌的壓合，作上下起伏、前後搖擺、左右晃動。手都來不及抓穩，就咯啦咯啦、時快時慢。我只好順勢放手——從容就義，扶著頭前銀冰的置物架。一早就遞我一錠沁心丸。

望著窗外，從疏矮的竹籬到蒼白的圍牆；蒼白的圍牆到笨重的石墩；笨重的石墩是列車的分隔，也是與自然的隔閡。沿途從土鏽垂吊如年邁凹陷的鐵窗；到頹敗暗沉如歌劇魅影的公寓；再到藍綠搭成如臨時避難的鐵皮工廠。在時代洪流的洗滌下，褪色，蛻變。當代街頭藝術的菁華——塗鴉，新立了生命。噴漆在右手，油漆在左手，盡力揮灑出無法用文言傳達的種種。有的是對愛情的吶喊；有的是對當今現況的咆哮；更有的是如文言、如書法的無病呻吟。

列車帶我迎進了人類對河流的距離——一彎又高又大又厚的白色面板，矗立在河岸。遠望又是一彎延伸到無垠的那一頭。曾幾何時，河流是人的生活；是人對外的窗口；更是孕育人類文明的所在。地圖上她是一條溪，實際上她是一條河。放眼望去，流水汨汨，與遠方的天際密合一線。她是織女紡機上剩餘的彩布；她是翁島仙人所傾倒的淨水；她更是無盡動植物和山

地循環造就的成果。而如今，物換星移。原是魚兒天地，現在是垃圾倒立；原是水量豐沛，現在是淤泥滿佈——活像外海的鯢鯢，蟄伏在河床之上；活像中國圍湖造田的生存。只不過這不是生存，而是堆棄用途。

她是誰？她是淡水河之母。她是照顧大臺北地區，人民用水的源河——大漢溪。源至新竹縣尖石鄉境內品田山泰岡溪。先向東北流，隨後折向西北，再往北流復轉東流。匯聚白石溪、玉峰溪、三光溪的勁力，改稱大漢溪，繚繞了135公里於板橋江子翠與新店溪直通淡水河。過去的記憶——臺北湖，自從盛水的碗公裂了一小縫，水退去了。唯一的遺孩只藉由河水延續，看著河水的人們想起曩昔那分感動。讓我呼喚妳的名字——大嵙崁溪。大嵙崁溪啊大嵙崁溪，妳的婀娜我已著迷。讓我為妳哀悼——妳的靈魂將得以安息，我願投身為妳剔除、為妳擦拭身上的棉絮與污漬；讓我為妳哭泣——填滿妳那將流盡的藍水。無情的列車飛快地向下沉淪，我望著妳好半晌。我與妳沒有界線，石墩與堤防早已在心頭消失無蹤。恨我自己沒帶相機，將妳倩影拍下。

算了吧！存在腦海的印象才是最美。就讓妳伴著我進入無底黑洞，長久封鎖。

列車一點兒也不畏懼，他是黑洞裡的一支火把、一盞光明。洞裡的「黑物」聞之驚動、見之閃躲，無一處之泰然。列車再加緊油門，衝破了一個個蜘蛛自以為牢穩堅固的絲網，無一倖免。蜘蛛們恨得牙癢癢，但無能為力、於事無補。就這樣，列車在地下小城市——板橋車站，填補了車廂與車廂間的空隙。我頓時成了「分水嶺」，兩三道「小溪流」從左後右三方撞擊，動彈不得。耀眼的燈管，散出引人的光芒，一位女人曳著拖把在潔白無瑕的大理石磚上來回。一群「地下矮人」正蓄勢待發地向車廂靠近，當「嗶——」的一聲響畢。急躁又粗獷的「地下矮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胡亂擠一通。哪裡管那是龍貓的問候，還是注意音，將龍貓的肚子搞大了。好險門在「嗶——」的一聲後還能關上。接下來，列車載著每個人的時間，晉往下

一個地下城市。短暫停留數秒，列車又再度啟動，駛離了古繁華車站——艋舺（萬華）車站。車廂的空氣真是糟透了，我處在這小車廂裡簡直快要窒息。有急促的呼氣聲；有大而吵的鼾聲；有學生的闊論聲；有不悅的咒罵聲，聲聲貫耳。有頭絲間的霉味；有隱約的狐臭味；有蒸騰的汗臭味；有地底的陰溼味，道道刺鼻，不絕於此。龍貓特快車在這番折騰下，已失去該有的水準。一蹙一蹙，一蹭一蹭，車輪蹣跚的來到世外桃源——臺北車站。這裡充塞著文藝之光；這裡聚集了異國風情；這裡包含了各時期的產物；這裡有著臺北人不能說的秘密。像希特勒主導運往集中營滅口的列車，當他被敲破、被擊碎的那一刻。「嗶——」不再是龍貓的問候聲，也不是警告音，而是解脫的訊息聲。我是猶太人、可憐悲情的猶太人。霎時，我隨著萬馬奔騰而出，好佳在我存活了。自強先生在那端等著我，度我至彼岸。我揮一揮輕盈的手，向龍貓特快車致意。乘著呼呼的汽笛聲，我漸漸浮昇。在疾進的列車裡，我兀自跟臺北車站說再見。列車長用那沙啞到不行，還時而續時而斷的聲音，唱說著：「各位旅客，你好。歡迎搭乘本次列車。本次列車是 1 0 5 3 次自強號。沿途停靠站有松山、八堵、瑞芳、雙溪……，祝您旅途愉快。」三種語言（國語、臺語、客語），在短時間內作轉換，真是一件超具挑戰的事情。只聽見列車長不斷的拉高聲音，在客語複誦達到最巔峰。

我心想，好險沒有英語來瞎攪和，要不然，列車長可有得忙了。

逕往松山車站的路途中，我按下了莫札特的魔笛。活潑輕快的音符在我眼前跳踢毵舞，使雙腳不自覺地跳動。須臾間，列車趑趄跳出沉鬱的山穴。我起身，當列車到站還未停妥。門沒關，我追著音符一躍而出——片刻享受飄浮的滋味。頓時我腦袋閃過，「完了怎麼辦，我慘了……」可是我已經飛翔在半人高的空氣中。無情的樂章斷了曲，「吹笛少年」放下「魔笛」，處一旁雙手交叉，漠楞楞地視著。指揮家生氣地折斷了指揮棒，拂袖而去。我向後落下，落在粗糙的水泥地上——五體投地。語弱的輕問「地啊——地啊——你會疼嗎？」緩緩得發出嘶長呻吟。

五月天——天氣炎熱。沒有靠近的聲音，但有議論的雜音。我只好，我只好多趴一會兒。細細品味臺北松山的氣息。「晰——」嗯，臺北空氣清新。我不能等著別人扶助，我要自立自強。於是，撐起雙臂作勢而起。此時又響起——彌賽亞哈雷路亞「哈雷路亞 哈雷路亞 雷路亞 雷路亞 雷路——亞——……」臉上的液體，不是身體緊張畏縮而出的汗水，而是一個不願輸充斥鬥志的淚水。肘上、膝上不是鮮血，而是與臺北親熱的印記。拉德茲基進行曲在我心房的音樂廳奏起。一拐一拐，蹣跚而行。踩上電梯，踏下樓梯。一切是如此困難重重，但我兀兀不息。只為了吸更多難得的空氣；只為了看臺北的天空；只為了看熙來攘往的商店；只為了看車水馬龍的街道。只為了活下去。

我在松山前站等著紅綠燈。音樂廳又演奏了一曲——卡曼舞曲，臺北活潑了，臺北可愛了。綠燈了，我緩步而行，身體滿是力量。我有所望，我有所足。我流淚了，浸濕每一塊走過的路。

腳，不痛了。耳邊又響起了鄉村舞曲。我慢活在城池。

高中職散文佳作 盆地裡

謝謝陳嘉英老師的指導和評審的肯定？

這篇原本是想寫給國中時一個很好的朋友，裡面住在加州的阿姨就是4年前移民到多倫多的她，這是給她的安慰和想念。

離開時總會懷疑當下和未來，而背離她的不再只有整片太平洋，還有一段不斷延伸的時間。寫作中我知道了

除了在唐詩宋詞裡的鄉愁，就在大洋的另一端蔓延過來，同樣是身不由己的，但至少我們是一種安定的相思病。

臺北，讓人無法忘懷，希望曾在這裡駐足的人都能變成一顆閃耀的光點。

景美女中



林怡德

盆地裡

1/24，天氣陰，溫度降到對亞熱帶人來說難熬的12C

我打著哆嗦，披上針織大圍巾，陰涼的水氣浸得連書本上的字句都糊了，關燈，拉開窗簾。車子濺起的水聲，搖晃的水灘，濕溽的臺北盆地，掉進我的瞳孔中，泛著漣漪。小時候住臺中，最親愛的阿姨住臺北，我總是習慣嚷著她「臺北丫姨」，長大了，被糾正了好幾次，我也早從臺中搬到了臺北，阿姨則移民到遙遠的加州，但到現在還是改不了口。

臺北，是家，也是對親人的距離。

我擎著一把摺疊傘，向外走。遠在陽光加州的阿姨，知道嗎？整座臺北城都在下雨哦！跟你離開時的那天一樣，冷冷的，卻背貼背般的親近。在臺北沒有什麼地方是到不了的。

16分鐘的腳程，從信義區來到了大安區，也跨越了繁忙進入寧靜。遊覽車機械式的卸下一排排的觀光客，導遊重重的南部口音和臺語，叮嚀著行程和介紹鼎泰豐的鎮店名菜。一旁紅底白字的招牌上于右任先生用行楷所題的「鼎泰豐」訴說著早年剛起家時的顛簸和希望的濃厚。六個四層竹色蒸籠被服務生貢了出來，我嗅到沾染在蒸布上，招牌上，饕客臉上完美十八褶小籠湯包所帶來透亮的麵皮和淌汁的豬肉內餡。蒸籠吐著煙，他們便揚首，讚嘆那比烏雲還湧動的霧氣，服務生叫號碼，他們簇擁而上，踏著食客的頻率

期待著湯汁流出皮薄肉多的小籠包，而配上細細的醋汁薑絲就能襯托出簡單的鮮美，使得舌頭因過多的唾液而滑溜著。店裡一個小男孩目不轉睛的看著玻璃窗裡大廚熟練的桿麵皮，邊吸著湯匙裡蟹黃小籠包溢出來的湯汁，肉餡和皮都吃光了，還不捨的舔舔湯匙邊緣和筷子尖。聽媽媽說，當年的鼎泰豐只是一間小小的油行，老闆是從大陸來臺闖蕩的年輕人，因為當時油價下滑而改行賣小籠包，沒想到引起一陣風潮也延燒至今，臺北成了他的起點。雖然我只聞到鼎泰豐的招牌和鈔票嶄新的味道，我想，這也是對臺北的一種疼愛吧！於是我硬擠入這群饕餮之中，希望能感受到點他們與臺北城摩擦的溫熱。

耳邊眾聲喧嘩，閩南話在我耳際打著架，聽見他們激烈著討論戰功，想必是剛從101的高調奢華裡漫遊而來，手裡的名牌炫耀著從城裡掠奪來屬於財富的標籤，「這就是上次我兒子買給我的那個牌子啦！普拉達，電影裡有演那個長角的阿！很貴ㄟ！」此為身處臺北之一的愉悅，在名牌的天堂打滾並大聲贊同孩子的孝心。但臺北畢竟不是由金錢與食物所堆砌而成的慾望之都，我昂首，去尋找臺北的生命圖像。就在永康街附近，大安森林公園裡的音樂臺每個星期都有不同的文藝活動，音樂與舞蹈的盛宴在夜晚時翩然開展。清脆有節奏的爵士鼓，多情的薩克斯風，或是野性非洲的森巴舞，大喇喇地挑起渴望燃燒搖擺的肢體。觀賞的同時，在場服務的阿公阿嬤遞上一杯熱呼呼的桂圓茶，拍拍你的背驅走寒氣。我接過，微笑，想到當異鄉人品嘗臺北人的溫暖時，也會認為找到鄉愁的解藥，一種熟識的親切。

跳上捷運淡水線，前往下一個標地。

中山北路旁的臺北光點，原本是美國駐臺大使館，座落於被時代遺棄的街道旁，曾經是本土企業最重要的佔據地，美國大使的官邸，自從1979年中美斷交後，大使館關閉，就隱沒於荒煙蔓草中，如今已改造成具有創意及文化深度的藝文空間。一進大門，是白色的洋式建築，廊柱為異國風情的希臘，裡頭，渾然像是十八世紀的沙龍。多功能藝文廳舉辦演講，「用眼睛去旅行」，作家講解如何頗析電影，繆思的話語在迴廊中激盪。展覽館裡前衛

又創新的藝術品衝擊感官和觸發新思維的躍動。牆上貼的是剛上映不久的「在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我的藍莓夜」的海報，天花板上用手繪的戲圖，這些雖然不全然是獨立製片或是藝術電影，在臺灣卻並不賣座，可能是一反主流電影的例行公式，而不合大眾胃口，但反觀，除卻好萊塢式戲劇誇張的手法，這裡的電影也能揮灑屬於感情最底層的邂逅。裡頭的誠品專賣的是電影藝術書，牆上掛的是導演相片，逆轉一般人對誠品的印象，這裡是電影的國度，電影人以不同的形式發芽。

過了午後，文字讓我逛倦了，書店也擠壓著氧氣，我要一點寬闊的空間，沒有框架的呼吸，我想起丫姨住過的，由淡水河所沖刷堆積而成的社子島，於是我動身前往。

淡水河，可說是孕育大臺北的生命脈動，也是不同人生的匯流。阿姨離開了社子島這片沖積扇，卻也在異鄉不斷的掛念著。在臺北盆地的小鄉間，堤防上開滿了銀灰的，白花色的芒草，狂妄的朝天際抽長，墨黑的燕子在電線桿間穿梭，淡水河畔有一家大小騎著單車遠眺對岸燈火通明的碼頭，看餘暉慢慢吞吐出河水上的渡輪，那是一片昏黃與瑰麗，彈突魚撐起胸鰭，鼓著不成比例的泡泡眼，嘟著嘴在泥濘裡作伏地挺身，水筆仔幼芽歪斜的站在濕軟的泥地上張開嫩綠的葉片用力呼吸，上頭的是母樹，開著蛋白色星點小花，彎腰俯視張開翅膀飛出自己的孩子。招潮蟹群像一堆堆被風追趕的小石子，「咖搭，咖搭」的在河岸快速移動。突然，一隻白鷺鷥滑過岸邊，蟹群兵分兩路倉皇逃命，立即躲到早已挖好的地洞裡，有幾隻小蟹跑錯人家，被一隻大蟹追趕出來，但又馬上鑽進別的洞裡，在這生死關頭誰又顧得了呢？地面頓時空蕩蕩的，白鷺鷥飛上水筆仔，悻悻然望著岸邊，卻是在等待下一次的突襲。

油綠菜田裡有農夫穿著雨衣，踩著橡膠雨鞋，他抬起頭，眯著眼說：「妹仔～你竟來囉！」，我用力的點頭，「嘿阿!!回來看大家阿～」那是三叔公「阿妳不是要去十三行博物館?」「等一下去後面牽腳踏車啦!」

沿著新建好的自行車步道，我和三叔公從社子島騎經關渡，雨漸漸停了，晚風從袖口吹進，我聞到河口與海口交接的鹽腥，幾隻暗栗色的樹鵲聒噪的「嘎嘎嘎圭」在防風林裡嬉戲。到了位於八里的十三行博物館，如鯨背般隆起的屋頂和呈放射狀結構的軸線伸向海口與觀音山，代表了過去與現在，從先民乘船而來到定居於此地。進入博物館，從原始粗獷的陶器，到因歷史而暈黃的玻璃珠飾，兩千年前的古文物凝視我們，我們回望，卻只看到落了一地的歲月。

八里河畔旁的「有河book」是一家獨立書店，入口隱密於不起眼的階梯底下，有別於誠品優雅的布爾喬亞風格，這是一家風景書店，面對著淡水河，所有的光影與氣氛都決定於當天的天氣而定，而今天詭譎的夕陽穿透過詩人們在玻璃上題的詩詞映照在木板地上，文字的陰影嵌在木板的縫隙裡，隨著時間的變化穿梭於其中，像窗外頭的淡水河一樣，不停的流動。書店裡陳列極少暢銷書，大多是一本本珍貴的詩集。文化不是自私的，大型連鎖書店用商業利益霸佔書市，有河book就用“獨特”幫這些書貼上價碼，珍藏。他是每個作家，每份作品都能停留的書店，即便是一首短短的，只想在玻璃窗上看風景，稍作休息的詩。

我們在臺北盆地留下腳印，他在我們心上留下足跡。我們和他是如此緊密，即便不是臺北人，也默默的感受著悸動。

但有人說，臺北只是過客的城市，濕潤又冰冷，當想要好好的認識這個多雨的城市時，卻被紙醉金迷的外表給誤導了，以為臺北充滿了世故的氣味。藝術是這塊盆地的養分，而享受生活情調又是多麼的自然，同時也給了我們不同的溫度。進駐臺北，或許不只是需要一張長期的居留證，還需要懂得棲息於這盆地的勇敢和偏執的浪漫，許多人在這塊溫床裡作夢，有些離開了，有些固執的留下而紮根，使的夢變得真實了，像鼎泰豐的創辦人，窮途末路時找到生命的轉捩點，三叔公，胼手胝足的抵擋初期在臺北遭遇的大風大浪，有河book的書店老闆堅持的經營，他們變成了臺北的一顆光點。而那些離開的呢？並不是結束，這塊盆地的養分給了新的開始。

高中職極短篇首獎 故影

感謝陳嘉英老師和父親跟母親

好像也沒什麼可以說的了

景美女中



王喬

故影

清晨，我固定來到公車站牌等候，一股非常熟悉的氣味隱隱從一個地方傳來，童年的味道。

媽媽是個溫柔的女人，有清朗的眼神和溫暖的手掌。只要我在學校表現稍微優秀，她便毫不吝惜讚美。即便是發怒時，她手中的棍子也總是高高舉起，卻輕輕落下，她便是這樣一個完美的女人。

我找到了一個位子坐下。很幸運，旁邊的人似乎也趕著下車，匆匆忙忙起身離開了座位，於是我一個人獨佔了兩個位子。公車搖搖晃晃，車上的人拼命抓好握把，像一群不想離開海潮的沙丁魚。

到站了，車上的人都很有禮貌，儘管非常擠，但還是自動讓出一條路讓我通過。

我以前是個優秀的學生，都是為了我媽媽，老師只要問我問題，沒有我答不出來的。只要老師點到我，我總是舉起手大聲地說「有」。從來沒有我不會的問題。

為什麼我還聞的到那個媽媽不喜歡的味道？到底是從哪裡傳來的？那是遊魂的血脈，我要離它遠點，它害媽媽哭泣。

「有！」我大聲回答。

我知道，李白和杜康是朋友，喜歡打人…為什麼有那股味道？我知道

它曾經過發酵，濃烈地要把家裡的柱子也給腐蝕，從哪裡來的我要遠離它，我是優秀的學生，我是優秀的學生，都是為了媽媽。

「有！」沒有問題我不會的。我大聲回答。

「靠夭，爛酒鬼不要亂叫啦！」

你說誰是酒鬼？

是那死老頭子，爛酒鬼…

我是優秀的學生，都是為了我媽媽。

「酒鬼打人啦！」一陣尖叫驚呼。

我又聞到一股很熟悉的童年的味道。

「別打了！」還有聲音。

混亂中有人推了我一把，人群哄然而散。

我撲倒在地，一跤跌進了父親的影子。



高中職極短篇優選 破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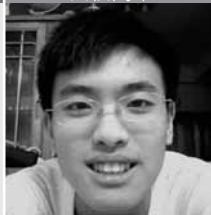
仔細想想，參加文藝營時到地熱谷踩到的那坨俗稱為「黃金」的小狗排泄物，果然會帶來好運……

現在的我是感到極為榮耀的。

但是，過去的努力比此刻的榮耀更耀眼。

我不敢確定未來是不是一定會一直寫下去，唯一確定的是，我的人生已經因為文學而有所不同。

西松高中



陳令洋

破洞

人很多，沒有座位，我站著。

身體跟著捷運飛快地奔馳，窗外只看得見向後移動的黑暗。我所坐的路線並不討我喜歡，因為它走在黑暗地下而不在高架空中的軌道上，看不見綿長的車水馬龍，也沒有燈火通明的臺北夜色。

我習慣性的，像要尋找什麼獵物似的，用雙眼掃描過每一個車上的人。突然，我的眼睛被一個女孩吸住了。她，有著長長而且上捲的睫毛，眼球在燈光的投射下，反映出水珠的色澤，那一頭烏黑的髮，垂掛著，輕輕地碰到了肩膀，一身標準的學生制服，裙長及膝，在膝蓋與短襪間，是一雙白皙、細緻而且粗細適中的腿，很是迷人。

「我想認識她。」我告訴自己。於是開始有了動作。我從人群中朝著她擠過去，很快就到了她的身後。我瞄了她的書包一眼，靈機一動，心想：要是她書包背袋上綁著的吊飾掉了，我就可以幫她撿起來，還給她，然後……

於是我伸手要去扯掉她的吊飾。

「啊 有扒手！」她驚叫。我嚇得停住了那隻陰謀的右手，抬起頭正要解釋，才發覺她在看的不是我。沿著她的視線望去，一個穿著藍衣的男子正失措地往人群裡鑽，我不假思索，一個箭步衝上前，把那個男子撲倒在地上。

※

※

※

※

還好她跟我在同一站下車，延長了我的機會，不然我不划算。我幫她制伏了歹徒，還幫她奪回她的錢包，她除了冷淡地說了聲謝謝之外，竟然沒

有問我住哪，也沒有問我的電話號碼。

現在我只好偷偷地跟在她後面，等待下一個機會。

我一路跟著她走到通往出口的樓梯前，一個男生朝著她打了一聲招呼，她也回了他一個招呼，朝他走去，他及時伸出一隻手臂，把她勾進懷裡，兩個人，走了。我不甘心。再跟。跟到了捷運站出口，他們兩個突然停下腳步，男的把嘴巴貼近她的耳朵，竊竊私語一番，然後兩個一起咯咯的邪笑，彷彿計畫著什麼，接著，他們一起衝了出去。我小跑步跟上，直到能清楚看見他們才停住。

他們穿過馬路，跑到一個乞丐的面前，她一伸手就將乞丐乞討用的碗搶過來，把裡頭全部的錢都倒進男的掌心，碗一丟，兩個一起朝著反方向跑了回來。乞丐起身正要追，發現已經太遲，他停下腳步，兩眼遲滯地站著。至於兩個加害者從我身旁轉了個彎離去。我沒有再跟，只是耳旁傳來她興奮的聲音：「哈哈，他剛才那個樣子超好笑的。」

我轉頭看著她的背影，一個長得很乾淨的女孩。再回頭看看在捷運出口來來往往的人，每個都衣冠楚楚，一臉正派，但是不是每個人的心裡和外表都是一樣的呢？

一個媽媽牽著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從我身旁經過，小男孩指著捷運出口，問媽媽：「捷運站要怎麼蓋在地底下呀？」

「用挖土機往地底下挖啊。」

小孩皺了皺眉頭，說：「那這樣的話，臺北市不就會有很多個大破洞嗎？」

這時，天空下起了一陣大雨。眼前一切景物被雨淋過之後，竟似被硫酸潑灑了一般，慢慢地軟掉，也如氣球消了風，扁掉、垮掉，山也是，樹也是，高樓大廈也是，汽車行人也是，所有的東西都只剩下薄薄的一片貼在地面。我好緊張，於是一直跑，一直跑。最後，我跑到了盆地的邊緣，不曉得哪裡來的靈感，從背包裡拿出一把刀片，沿著這盆地邊緣割了一圈，而臺北的邊緣有如紙張一般地翹了起來，我輕輕一拉，整個盆地就被我所掀起，我驚呼一聲，想起了小男孩說的話，就順手把臺北盆地似地圖一般地捲成紙筒狀，放進背包裡。我打算把它帶回家，好好研究一下修補它的辦法。

高中職極短篇優選 上鎖

得獎的人是不是應該要說什麼：「首先我要感謝……」
然後就是一長串拉拉雜雜除了被感謝的人以外沒人在聽的好像必要又好像沒啥用的感謝

最後還要自以為很有程度的說什麼：「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那麼就謝天吧！」

這位小姐，我們比較想看星光幫表演不想聽妳在那邊謝天

欸，好吧，那就這樣吧

簡簡單單，回到文字的本質：)

和平高中



李恩佳

上鎖

「媽媽，為什麼要把門鎖起來呢？」

「這樣壞人才不會跑進來呀！」

「為什麼壞人要跑進來？」

「因為家裡有很多寶貝呀！」

說不定壞人很喜歡佳佳的洋娃娃，就會把佳佳的洋娃娃偷偷帶回他家。」

「那我可不可以等到壞人玩完以後再偷偷把洋娃娃帶回來？」

人來人往，我站在東區的路邊，等著綠燈亮起，身邊是一對母女。她們可能是我走在這條街上以來，唯一感覺溫暖的存在。我不會說這一切都是因為冬天，所以人們的笑容也隨著天氣封鎖起來。臺北的一年四季，人與人之間始終就是冬天。但是偶爾，偶爾會有些人，在某些不為人知的小角落持續燃燒著，讓你溫暖。比如這對母女。

「不行噢！佳佳是媽咪的寶貝，壞人也會把佳佳偷走。」

「所以媽媽也要把佳佳鎖起來嗎？」

「說不定噢！哈哈！」

其實以東區的標準來講，這對母女的穿著簡直是樸素到不行。東區到底是條花枝招展的街，亦如臺北之於其他城市一般。或許是由於對這條街上花花綠綠的衣架子已經有些麻痺，所以她們的平凡反而挑起我的注意。

如果說勾起我目光注視的是她們的平凡，那麼溫暖我的，一定是她們對話裡的單純。畢竟，什麼事情到了最後還是會回到它的本質——最美的那一個部份。而這兩樣，恰巧在臺北都被稱作稀有。是呀！臺北這個城市什麼都不缺，缺的只有單純、溫暖。難怪這城市永遠在抗議她寂寞。那，這一切又是為什麼呢？

「大人都會把寶貝的東西鎖起來嗎？」

「嗯，通常都是呀！」

原來每一個人都太寶貝自己的心。每次有了壞人進來，「碰」一聲就把門關了起來。以為這樣可以阻絕傷害，以為這樣可以避免些什麼。久了，乾脆門也不開了，壞人好人都進不來了；久了，連自己都被關在門外了，原本的形狀模糊了；久了，心被上鎖了。

「媽媽，那個姊姊是不是很寶貝她的嘴巴呀？」

「什麼？」

「不然她為什麼要把笑臉鎖起來呢？」

高中職極短篇佳作 食夢

感謝我的 國文 老師，也是我的班導師——鄭美瑜 老師。
我要說，美瑜我愛你。
感謝讓我適性發展的我娘，讓我可以自由的想東想西。
我也愛你。
感謝美麗的政大附中，美麗的校園和親切的老師同學們。
感謝我自己，終於有恆心寫完一篇小說。
雖然只是極短篇。
感謝在書本之外讓我思考的小說及電影。
感謝每一首感動過我的歌曲。
第一次得文學獎，感覺很不真實。
會不會繼續寫下去？我不知道。
那是需要一點好心情的。

政大附中



楊梅

食夢

「你知道嗎，從前從前有一隻大野狼。」小圓慧黠的眼望著我，但雙瞳卻傾訴無奈。「他呀，會吃掉所有小女孩的夢。」

這是第二十七次見面了。初次看見小圓時，她的狀況很糟。她低著頭，兩手環膝，輕輕哼著一曲小調：「雨夜花，雨夜花……。」

十七歲的小圓該是青春正盛。對一個高中女孩而言，她的責任就是唸書、玩、玩、唸書，但她燦爛的年華卻比別人早枯萎。

跨年夜，絢爛的煙火舞動臺北的天空；101大樓閃耀著歡娛氣氛；城市期待著新年到來。3、2、1、Happy New Year！市長笑的鼻子眼睛眉毛都湊在一塊、主持人和歌手臉上滿是笑容、現場歡呼聲不曾間歇。

但小圓的母親笑不出來。那晚，小圓沒回家。

隔天清晨，小圓被發現下身赤裸地跌坐在市府附近的公廁裡。她空洞的雙眸鑲在慘白的臉上，及腰的長髮散亂，髮梢吸食著牆上的水漬，兩手緊摀雙耳，任憑清晨冰涼的露氣絲絲滲進肌膚、鮮紅的血爬滿溼漉漉的地板，她卻一動也不動地凝視著前方。

記者如水中爭食的魚群簇擁到她家門前，等著分食悲劇的真相，他們

也到學校訪問師長和同學。隔天，小圓清秀的臉龐躍上了社會版頭條。傷心的母親不忍，為她辦了休學，並開始定期帶小圓來我這兒。

「醫生哥哥，你長得好像我認識的一個人喔，可是我說不出來是誰。」小圓偏著頭咬著嘴唇沉思。

「真的嗎？那……等你想到了一定要告訴我喔。」我伸出小拇指跟她打勾勾。

「對不起，這孩子又在亂說話了。」小圓母親連忙道歉。

「沒關係，這對她都是有幫助的。」

小圓每週來我這兒一次，幾個月下來，她的確好了很多，開始知道自已的名字、過去的事，面對人群也不再害怕，不過她好像漏了上高中以來所有記憶片段，當然也包括那天晚上的事。

一年了，警方還是沒抓到嫌犯。連張照片也沒有。

牆上日曆提醒我一年將盡。在送走小圓和她母親後，診察室裡只剩空虛與我相伴，在半杯曼特寧入喉後，更感孤單。

突然很想去市政府前晃晃。

我試圖讓自己被吞沒在擁擠的人潮裡。臺上歌手賣力演唱遮不住人聲嘈雜，只聽見歌聲不斷往上飆，高音頻率重複敲打耳膜，血液裡熱情醞釀著，潛伏體內猛獸正蓄勢待發。

身旁，有個女孩一邊尖叫一邊擺弄肢體。迷你短裙忽上忽下，隱約秀出粉紅底褲。

我嗅到了，女孩飄來的髮香，玫瑰濃烈的挑逗我每一條神經；她急促的呼吸侵蝕著我僅存的理性；女孩性感的鎖骨不停發出誘惑訊號。

噢，女孩！

我發誓，這是最後一次了。

高中職極短篇佳作 企業家之死

景美女中

*謝謝老師、謝謝大家，還有一起比賽的同學們，我想說你們真的都好棒！

其實這篇企業家之死的靈感來源，是我爸爸最小的弟弟，他不是個企業家，只是想到他似乎失業很久了，又剛好看到電視上的一些人因為找不到工作而走上絕路，這不也是破滅的另一種形式嗎？懷抱著希望與才華殞落，在這繁華的都城中化為灰燼，覆蓋在上一代留下的灰燼上。

這場比賽，是我所嗜極的競技嗎？一種默默的緊張。

是啊，我看見不同的方式，筆尖在紙上起伏著。既然是比賽就必定有個高下，這只是追求的路上的一個風景，極致的美好將在翻山越嶺之後出現，我的競技不會結束，一起加油吧，同為文學的愛好者！



賴怡安

企業家之死

吃了晚飯以後，閒閒的坐在客廳裡，邊看新聞邊削蘋果：看那薄薄的一層皮慢慢掀開，我把科學家最愛拿來舉例的「地殼」，掀起來了！一圈一圈的往上削去，最後到了地球的南極，只要刀鋒一轉，這地殼就將以最完美的形式墜入垃圾桶中。

「差那麼一點點了……！！」手機卻在此時響起，害我沒把南極大陸一並挖走。我拿起一旁的面紙略微擦擦手上的蘋果汁，看了來電顯示：哦，是阿智！

「公司難得准我假，後天我要飛去紐約。好想再看一眼臺北……。」他的語氣溫和而平緩，卻帶有幾分莫名的憂鬱。

「放假？」原本想要欣然的答應，但始終覺得他的言談有些奇怪。

「嗯，那明天來我家載我好嗎？」他的聲音輕飄飄的，似乎訊息還沒傳到腦部前就已飄散。

「阿智，你是不是怎麼了？生病？感冒？」我終於忍不住了。

「不，咳咳，」他清清喉嚨，接著說道：「沒什麼，只是有點不舒服。」

「好吧，」我皺皺眉頭，繼續說道：「那你早點休息，我明天早上九點去載你，好嗎？」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正在跟我講話的人好像空氣，連我的手機握起來都覺得不真實，這不像在講電話，比較像站在山上聽風吹過。

「不！」阿智突然激動起來：「七點！」而後聲音又轉無力：「七點好不好，拜託。」接著就緊急的說了聲再見，草草結束這次通話。

但我卻不能草草結束心中的不安啊！許多個畫面飛快的在腦海中穿梭，像是滿天抓不住的棉絮，歷歷在目卻又如此虛無……

大四的暑假，我和阿智相約騎車去陽明山看夜景。

「畢業以後你還會繼續考研究所嗎？」我問。

「應該會吧，」阿智把手插在口袋裡：「等研究所畢業後，我會開始工作，接著進到那棟——」阿智伸出手，指著遠方一棟看不見頂的大樓，說道：「當一個全臺灣最成功的企業家！我還會買下——」阿智又伸出另外一隻手，攤開掌心對著城市的另一頭：「那邊的房子，買一棟下來強迫自己投資……」

「你很愛說大話哎，喝啦！想那麼多。」我把一瓶剛買的伏特加拿給他。

「你難道都沒想過嗎？有夢想很偉大耶！」阿智把酒打開，喝了一大口。

我笑了一下，說道：「我當然想過啊，但是我只想當個平凡快樂的人，再這個城市的一個小角落……」我晃動手中的半瓶酒，看著底下的老家：「找個安定的工作，娶個長的普通卻很懂我的女人，養兩個小孩，然後看著他們長大。」

阿智抬頭，看著天上的星斗；我卻看見他的眼淚慢慢、無聲的滑落。

回過神時，桌上的蘋果早已發黃。

我的車子進不去，他家前面的巷子停滿了機車。於是我試著叫他的名字，不曉得他出來了沒。

等了好久，我找了一個位置把車子停好，熄了火後立刻衝上他家。

「阿智？阿智？」空蕩蕩的走廊，我只聽見自己的敲門聲。我慌了，為什麼？他是一個從來不爽約的人！

「當一個臺灣最成功的企業家……」我聽見門的另一側，阿智微弱的聲音。

「快開門啊，阿智！阿智！」我焦急的捶打著門：「快開門啊！」

「最成功的……企業家……」聽不見了，阿智的聲音。

最後我還是進不去，我跟他只有一個門板的距離。

「根據法醫初步研判，死者長期營養不良。」警察說。

「日前死著被無預警解聘……」主播說。

「我的阿智啊……！」死者阿智媽媽哭道。

「請問阿智媽媽，你會難過嗎？」記者問，阿智媽媽馬上昏了過去。

「隔壁那個男孩很乖啊，出入都很有禮貌的。」鄰居吳太太說。

「沒了工作可以再找，為什麼你不能釋懷呢？」死者阿智姐姐嗚咽。

阿智爸爸站在門外沒有說話。

「他其實很有才能，又肯學。」公司裡的人這樣說阿智。

「我不清楚。」阿智公司裡負責裁員的高層如是說。

之後，我經常開著車在市區裡兜，每次都會想起他，一顆尚未燃燒，卻已熄滅的經濟奇才。

「等研究所畢業後，我會開始工作，接著進駐那棟大樓，當一個全臺灣最成功的企業家！我還會買下那邊的房子，買一棟下來強迫自己置產投資……」

「你難道都沒想過，有夢想很偉大耶！」

不知道在另一個世界，你會不會後悔曾經那麼倔強？

高中職極短篇佳作 機械城市

感謝親愛的家人、老師及朋友。
文藝營內容很豐富，吃的也很好，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
希望未來能拓展出更寬廣的筆路，寫下自己最真實的生命。

景美女中



謝容之

機械城市

我住在臺北已經五年有餘了。

怎麼說呢？臺北是個很有規律的城市。

我固定每天早上7點起床，7點10分邊收聽某電臺的晨間新聞，邊囫圇吞下養生排毒餐，然後匆匆擠上7點半那班公車，接著坐上8點05那班捷運，9點準時打卡進公司。

我像被設定好的機器人，日復一日做著差不多的事，過著差不多的日子。

偶爾也會厭倦這樣的生活，但，又能怎樣呢？

反正過著過著，大家也就都習慣了。

於是某天下班，我又像往常般搭著捷運，在從臺北車站回到新店的路

上。

在捷運最後一節車廂，我坐在我的老位子上。

我發現到身旁的人無論坐或站，不是眼神失焦的望向遠方，便是固定每幾分鐘看一下手錶，或整理一下衣服，或順一下頭髮，精準的我都不用對照計數器。

我覺得有趣，這些不自覺的舉動構成了一節小車廂中巨大的機器人國

度。

但觀察了幾分鐘不斷重複的動作，我開始無聊了，順手從口袋中掏出手機，低頭把玩。

簡訊匣裡一整排滿滿的訊息。

傳送者：阿山、花姐、多多、小D……

「今晚有空嗎？」

「星期二的同學會改在中午了喔，那家涮涮鍋看起來不錯耶……」

「明天晚上有家庭聚餐你可不要忘了……」

諸如此類的訊息其實已無再瀏覽的必要，我的眼神也早已失焦，只是機械式的動著自己今天才做過指甲彩繪的手指，按開一封又一封簡訊。

反正，也沒什麼事好做。

從臺北車站到新店市公所的車程並不算短，哎，人嘛，總有失神的時候——我不小心，呃，打了個瞌睡。

再睜眼時已快接近終點站了。

於是我擦了擦口水，整理一下頭髮，起身，正欲下車——

卻感到雙唇不由自主的蠕動，耳朵傳進的不是捷運語音系統，卻是自己平板的、機械式的女聲，正咬字清晰地報出站名：

「新店市公所 Sindian City Hall Station」

高中職極短篇佳作 承諾

一開始會寫極短篇是因為專題課的作業，嘉英老師給我們看了許多名家作品和影片，而其中一段影片便成了「遇見」的靈感。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投了文章，很意外地入選了。能夠得獎對我真的是很大的鼓勵，雖然寫決選稿的過程不是很順，前前後後修了很多次，很感謝指導我的嘉英老師，終於把稿寫完了！

景美女中



張爾庭

承諾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你開始習慣寫日記，那是我不被允許進去，你的秘密。直到那張白色證明書的出現，我才發現，你一直都在努力，守護我們的約定。

我們從高中就認識了，當你開口說想要永遠牽著我的手時，我想我找到了存在的理由。去年情人節，我們來到你預訂的法國餐廳-羅漫蒂，在一盤法式焗蝸牛前許下金黃色的承諾。那天的雨很輕，落地窗外的空氣混濁擁擠；頂著鑲有瑰麗裝飾品的吊燈，我坐在胡桃木扶手椅，迎上全世界最溫柔的眼睛，看見幸福被你掛在嘴邊盪漾。

幾個月前我們大吵了一架，我氣得不跟你說話，你也氣得甩門走出去。看著門碰地被關上後又彈回來，我沒想到你真的就這樣走出去了。以前只要我嘟著一張嘴把自己關在房間，用不了多久，你一定會端著一碗熱騰騰的玉米濃湯走到床邊向我道歉，因為你知道那是我的最愛。

你一直都是這樣溫暖的人。

我不懂你為什麼這麼生氣，明明是你不對在先，讓我一個人在校門口站了四十分鐘。

一個小時、一個下午、一個黑夜、一個白日、一天雨的綿長……理智

隨著時間流逝被蠶食。我急了，心裡翻滾著任何愛情劇本可能編碼的情節，哭著在所有我們倆行經的地方尋找你曾拓印的氣味。坐在那許下一生的羅曼蒂，窗外在下雨，水痕爬過玻璃窗最後在窗櫺積成水灘，誓言迴盪後倒映在燦爛的水紋上，交錯的線條似天鵝絨般劃過彷彿是一道歷盡滄桑的淚痕，寒微的風拍打著玻璃窗，發出一聲聲低吟。

房間裡，散落一地的照片，一張張你我的故事，我坐在軟沉的床上細數沉默。

終於，我聽到鑰匙轉動門鎖的聲音，還沒等你踏進門，我便使出全身的力氣大吼。你臉色慘淡，消瘦的臉龐更襯出那雙黑曜石般的眼眸，語氣好急，說我怎麼能不了解你，叫我不要再無理取鬧。

你忽然沉默，只是緊緊地瞅著我，只怪我太快別過臉，竟沒發現你眼中滿滿的……。

我微笑，靜靜凝視著那張俊俏的側臉，輕輕撥開伏在你額頭上的瀏海。知道了啦，我不會再惹你生氣了！我發誓，我會一直陪著你，絕不會讓你再離開我。

我走出太平間，爬上通往頂樓的階梯。

高中職小說組首獎 無光

盛大的感謝。

給，趕稿時西城男孩的us against the world，泡在圖書館時滋潤了貧瘠大腦的莫泊桑和馬奎斯，銘刻在腦海深處狼的印象，閃爍著臺北萬種風華的圓山橋，令我眷戀的純黑，午夜在電腦前開的每瓶伯朗咖啡，以及好多人(尤其是簡主任、劉老師、父母和姊姊)的支持與幫忙。

生活就是這麼一回事，有時會榨出所有的血汗心力鼓勵我們去摘星星，有時會讓星星自動滑下來落了滿天的燦爛。

我相信，寫東西的人都會御天。我們懂得飛行。

北一女中



吳紋綾

無光

1

這家咖啡店，什麼X度C的，老姐連走都沒走進來過---啊抱歉啊小妹，一不小心我粗口就爆出來了，是以前的老習慣，妳別在意啊妳。

好小妹，我就知道妳最懂大姐的。不然妳也不會想聽我的故事了。

我看到妳桌上擺的是大餅包小餅對吧？士林夜市買的嗎？啊，我真想念那個鬼地方。第一次到那裏的時後……那時老媽剛被爸掃地出門不久，拖著我和妹妹跟兩個弟弟在街頭像遊民般住啊……唉，那個時候整個天氣啊，只能用不識時務來形容。老天爺在發個什麼瘋，好端端地連續一星期都亂七八糟下陰雨……我記得我妹妹那時小小的，才三歲，一直哭啊，哭啊，哭得人心頭好煩躁，我一生氣就打她一耳光。妹妹哭聲還沒停，媽媽卻生氣了，反抽我好幾個耳光，說，妳爹是個負心男人，妳這做大姐的也不能好好愛護家人嗎？

我想抽根菸介意嗎，好妹妹？

小妹喔，那時我才比妳小，才國中，還不能工作。老媽沒讀過什麼書，她是個外籍新娘，那口國語之破，和我爸溝通都有困難。因為這樣她找不到工作，身上的錢又花個精光了，總不能拖著三個小的和她一起喝西北風……只好回去跟我爸要錢。門鈴按了半天出來的是我們家的菲傭，哼，我媽在的時候哪需要什麼菲傭？掃地洗衣煮飯哪一項她做不來？記得有一次她感冒的時候，剛好是冬至，還拖著病體整治一大鍋湯圓，還被爸打了個耳光，

說什麼動作那麼慢之類的。

她看起來比乞兒還不如啊，口氣卑下的好像自己才是在別人背後劈腿的……她問說徐先生在嗎？徐先生，我呸！他配稱做先生嗎？以前他和我媽在一起的時候，就不許她在別人面前叫他老公，連在家裡都不准，只能叫他徐先生。我們苦等了老半天終於等到他回來了，西裝筆挺、臉上春風得意的，一看到媽的臉色就變了。他罵那個菲傭說幹嘛放一個乞丐婆子進來，看了就骯髒……小妹妳別看我話粗，那位「徐先生」說的話可比我惡毒上百倍咧……有的話比髒話還陰毒還傷人的……我媽是個有自尊的女人，她本來要扭頭就走的，但是妹妹又哭了起來……那哭聲，餓了好幾天的哭聲，拉得長長的像被踩了爪子的貓，聽起來我淚都掉了……

要不是妹哭了，徐先生動了點惻隱之心，他大概不會掏錢出來吧。那一點點錢怎麼夠，但媽千恩萬謝的……不過後頭的事才令人噁心呢。當時他甩掉我媽是為了要和一個漂亮到不行的狐狸精秘書結婚，那個狐狸精不知怎麼知道我爸給了她錢，一怒之下就報警，說我媽偷了我爸的錢……

那個殺千刀的仲介人，他根本就是一邊倒嘛，狐狸精答應要在找他請兩個菲傭，當著警察的面，他就瞎扯說什麼我媽居心不良啊、亂搞男人啊，說得像真的似的……我媽一直說，徐先生你說句話啊，你說句話啊，我不是他們說的那種女人……你說句話啊---你說句話啊---她會的國語不多，一急起來更是結結巴巴，可是我爸，我爸他一句話都沒說，只是低著頭，在文件上簽了名……把她遣送回去東南亞……我媽被仲介拖走的時候，還聲嘶力竭地說，你說句話啊幫我說句話啊---不知怎麼，我一直想到冬至桌上那一鍋熱騰騰的湯圓---

對不起喔，我離題了。你知道的……我從來沒跟別人講過這個……

2

我很討厭哭，所以我講故事的時候，如果我停下來千萬不要催我，一催我就哭了……好啦，我知道不用提醒你，因為你是一個聽故事的行家…

…我剛認識妳的時候就是這樣了。我繼續講了喔。

我爸是愧疚還是什麼的，後來總算是撫養了我和妹妹。

狐狸精氣都氣死了，表面上又不得不裝成一副賢妻良母的樣子，以配合爸對外的說詞---你知道的，就是我媽……唉，不說了，說了連我都嫌髒嘴。那個狐狸精一逮到機會就欺負我們，妳看看大姊的右手，到現在還有一條一條淡淡的痕跡，以前用藤鞭抽腫的……我被打了倒不打緊，那狐狸精敢動我弟弟妹妹啊，我可不會跟她客氣！有一次她在抽我妹妹，縱使我知道事後會被我爸更狠地揍一頓，我仍然撲上去把她推倒在地上……因為我記得，媽媽說，做大姊的，要好好愛家人……

你知道有一句話叫做風水輪流轉嗎？兩三年以後，考完高中聯考在等成績單的時候，我爸應酬喝酒喝晚了，開車回來在公路上和一台大卡車對撞……

我記得我到現場的時候……一片白布蓋在地上，隱隱約約罩出個人形，停靠在淡水河的岸頭。狐狸精在保鏢的攙扶下乾嚎著，路人搖搖頭。警察對著倉皇的大卡車司機做筆錄。電視記者站在封鎖線外鎂光燈閃得讓初夜變成正午。但這一切全被隔離在知覺範圍之外。我陷入一個太瘋狂荒謬的夢境，目中所見僅供參考。

不知哪來的蠻勁，我一把推開攔在我面前的手臂，掀開那塊現在被弄到擔架上的白布。

潛意識裡我是非常不希望那東西底下真的有具人形的。但我卻戳破我自己的幻想，逼著自己發瘋似地盯著那張臉，再也移不開眼睛……那張沾滿水死白僵硬狼狽但依然英俊的無與倫比的臉，出乎所有人意料平和地閉著眼睛。身後沒品德的記者立刻加長鏡頭用無比清晰的照明度拍起來，喀嚓喀嚓。鎂光燈幫助我把他臉上的每個細節都看得清清楚楚，不留一點自我欺騙的餘地。

那是，我爸爸。

他命大沒死，哼，要死了倒還好喔，他癱瘓了。他的生意一下就垮

了，剩下的那一點點被狐狸精捲走就跑了---

高中放榜啦，我考上一所不錯的學校，當然跟妳沒得比，但那時算是好囉---真不懂現在台北市的小孩，那麼多去補習，還整天抱怨東抱怨西---補三年下來考得都沒比我自學的好。

學費不算很貴……我那時拼了命都想去念，想學那些漂漂亮亮的高中生，背著書看起來很神氣的樣子走來走去……不瞞妳說，我想念台大外文系，想得快瘋掉了---或許潛意識裡想要勝過那個自以為是的狐狸精吧。想告訴她，即使是個外籍新娘的孩子，也不一定比她差……

大弟和大妹都上了一所不錯的國中，小妹則在念國小……那時我為了四個人的學費和爸的醫藥費，早上去上課，晚上就去泡沫紅茶店打工……小妹，別擺出那個表情，我知道你在想什麼，那家紅茶店的確是有在做那個的，可是老闆很好，他沒要我去做，我只要在後面洗洗碗什麼就好了。錢還夠……還夠最基本的生活。可是後來啊，我交了個念大學的男朋友，他是大學籃球隊長，頭腦好得不得了，滿肚子的夢想……真的，你看著他的眼睛，你就能看到整個世界……他知道我家裡的情況，還是對我說，我喜歡妳，妳是那麼漂亮……我到現在回想還是不知道，他和我在一起是不是只因為我漂亮……然後，然後交往一個月以後，我們就那個了。

小妹，我知道，妳現在聽起來我很蠢，可是那……那是我的初戀。沒有家長給我意見，我所有的知識都來自偶像劇和漫畫書……要見他的每一次我的心都砰砰跳，加長工作時數只為了買幾件漂亮衣服讓他更喜歡我，做夢的時候不夢到他我就覺得昨夜睡得不好……他說的每句話做的每件事，都可以讓我的心脹滿喜悅……他給過我好多承諾，那些承諾就算是拍得最好的偶像劇劇本也沒寫過；連那些最好的偶像劇演員也沒演過---我這樣說也不對，因為我相信他不是演戲的……

我覺得我好幸運啊，生活在白馬王子和公主的童話世界裡。

可是其實我很不走運，一次就中獎了。

有沒有咖啡喝起來不是苦的啊？簡直像是人生一樣。要是你連喝杯飲料都像在嚐自己的人生，那真是件恐怖的事情……剛剛說到哪兒啦？

月經兩次沒來後，我去找那個男的，你也知道的，他面色煞白，問了我好幾遍我有沒有在開玩笑——然後他說他要回去和家人商量商量……我也真笨，就這麼放他走了……第二天他父母就來找我，又是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很溫和地遞給我一筆錢，說妳看起來清清秀秀的，沒必要把人生賠在這，要我把孩子拿掉……我整個人傻住了，哭著問學長到哪去了……

他們說，昨天就出國了。

我不知道後面的對話是怎樣，反正等我回過神來時，我正在大街上亂走……心中充滿了那種虛幻、痛苦的感覺，那種……寂寞的感覺。

一瞬間就能麻痺你所有感官的感覺。

那像一個看不到深度的井，是如此的空虛、縹緲，你抓不到什麼，卻總覺得胸口悶得發慌；等你重重墜落，一點痛感都沒有，她會用最細膩地網一遍遍交纏住你每條神經，讓你慢慢窒息；最恐怖的是，當你忍不住那份空虛大聲呼救時，只會一遍遍聽到自己的回聲，在空井中一次又一次激盪，炸開了恐慌和懼怕……

全世界只有一個人似的害怕……

我從很小就習慣那種感覺了，也學會將寂寞壓到心的最底層。但是後來我越來越明白，那不是電腦程式，不能按個Delete就可以消除一切。猛然從心頭蹦出的寂寞會在瞬間把我吞噬。甚至是在最開懷的時候。

譬如說贏了田徑總冠軍，身為連得三面金牌的主力人物，在一堆囂張大笑的同學中笑得最瘋狂，但在笑得最高興的那一刻卻忽然沉默下去……寂寞像是一張網慢慢蓋住整個場景，我在慢慢退場，定格後褪色……然後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活著的，為什麼一點存在感都沒有……周圍的人好像有沒有我都無所謂……

為了對抗這種寂寞的感覺，我開始迷上一些刺激的遊戲。玩什麼都是

豁出命去幹的。越玩越瘋狂，瘋狂到大腦都是一片空白，周圍混成無聲的全彩螢幕，我才感到真正的解放，真正的……活著。

但現在呢……我玩得太瘋狂了……

不知不覺我走到一家大規模婦產科診所的門口，那時我真純潔，也沒想到這裡能不能墮---就走進去了……一直走一直走，我看到很多，很多世界上最快樂的景像……新手爸爸和媽媽並肩坐在候診椅上，準爸爸靠在媽媽的大肚皮上，聽著小貝比的心跳，準媽媽則滿足地拍著爸爸的頭……我才知道，原來真正的愛是這個樣子的……應該是這樣互相珍惜的……

還有那間保溫室，裡頭有著好多好多嬰兒，他們有的蜷曲著，有的微笑著，有的哭著……他們都不懂得掩飾什麼，不會用溫和的笑掩飾鄙夷，拿錢給妳叫妳去做最殘忍的事。為什麼人長大之後，都會變得醜惡呢？小妹，我不是在詛咒妳啊，我只是在說一些，長大才有的感觸……

其中有一個小孩，我的印象好深啊，因為保溫室裡的小孩都傻楞楞的不會開眼睛或只有一小條縫，只有他張著圓圓的眼睛，一直對我笑……我在想那是不是一種緣分？小妹妳別笑我啊，那一剎那我真的以為，真的以為肚子裡的小寶寶把自己投射到另一個小小的軀殼裡面，對著未來的媽媽眨眼睛……跟我打招呼……我趴在玻璃窗上用力看，用力看著那個小孩，看得眼睛都霧掉了……忽然有個聲音打斷我的想像。是診所的助理小姐，她很親切地問我說：「需要幫忙嗎？」我怎麼開口？我怎麼能開口告訴她說，我想要來墮胎，墮掉一個和那個嬰兒一樣……不，是一定更可愛的寶寶？我怎麼開口？

對不起，可以暫時把錄音機停掉嗎？我覺得有點不大自在。

好啦，妳說的沒錯，沒什麼好不自在的。那次我下不了決心，但幾個星期後，學長的爸爸媽媽還是挑了間診所，硬要我把他墮掉了……是個男嬰……唉，我記得這個幹嘛。我哭了一整個晚上。人家都說年少輕狂，做了不少瘋狂的事都值得原諒，現在回想起來，我可以原諒自己因為懵懂而犯了隨意付出愛情的錯，卻無法原諒自己……自己弄掉孩子……即使有人說那只是

一堆未生成臉的細胞，和自己手指裡面萬分之一、隨時被代換掉的沒兩樣……每次聽到這樣的安慰詞，我都很生氣地反問，妳也是那堆細胞跑出來的啊，難道你現在被代換掉也沒關係嗎？

那時我真想自己跟著死一死好了。我一直走，一直走，一邊瘋狂地想，要從101上面跳，還是淡水河比較好？不知道哪一種比較快死？因為我好怕痛……我不怕死，可是好怕痛，很矛盾吧……可是幸好，幸好我手機響了。是我妹妹打來的。她用撒嬌的聲音說：「姊姊，弟弟餓了，所以我隨便弄了點麵。這是我第一次下廚喔！結果竟然不錯耶，妳趕快回來吃。」

我就說句，喔，好。

掛掉電話，我看著淡水河，一直流一直流，我想到媽媽以前說，要好好愛護家人，全家人……我怎麼能這麼自私呢？如果我不工作了，家裡的人要怎麼辦？弟弟妹妹能繼續念書嗎？大弟前幾天還很壯志凌雲地宣布，他想要考建中，被大妹狠狠笑了一頓……他眨著眼躲起來大哭的時候，還是我安慰他說，敢做夢的人就有可能成真……如果我現在死了，他大概，他大概連夢都沒辦法做了……

4

我講那麼多，用詞有點粗俗了……妳會將他包裝過嗎？還是妳要按照原文呈現？寶貝，我都不會在意的，只要妳寫得開心就好……嗯哼。

後來家裡的情況越來越拮据。這兩個字是這樣念嗎？是吧？看來姊姊書還念得不錯，還有點東西在的。爸爸開始做治療，大弟去補習班準備衝刺考高中，那時我在泡沫紅茶店工作的時數已經多到是兩人份的了……老闆就勸我走那條路……就是……唉，小妹，叫姊姊怎麼說……啊？妳說妳知道？不，妳不知道，因為妳可能永遠都沒有需要這麼做的一天……我知道很多女孩子都是為了買衣服、化妝品而去那個，這個城市常常被報紙說笑貧不笑娼……可是我就是做不到……那天我在賓館裡面，床上坐著一個壯壯的男人，他叫我自己脫了……我全身都在發抖，我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而且一點也

不想知道，雖然這不是我的第一次……他只是瞅著我，然後笑起來，把錢放在桌上——約好的價碼，一元沒差喔，就走了。

我到現在已經忘記那個男人的長相了，可是要不是他……這個城市妳住多久了，小妹？如果住得夠久，妳應該知道，在這個城市裡，是有好人也有壞人的。我不知道哪一部分比較多。可是妳知道嗎？我覺得這個城市裡的每個人，其實就是這個城市的縮影。比如說妳吧，小妹，在大多數人眼睛裡，妳看起來像一零一大樓那樣璀璨、明亮、富有稱頌價值，但我認識的妳，也曾有著夜夜笙歌的台北的醜惡面孔……這麼說妳不介意吧？妳知道我個性的……而我呢，哼，我也許北市的下水道，但我在弟妹面前，或許也像……也像北投溫泉那樣，隨時記得敞開自己的懷抱，讓他們都能感受到溫暖……

拿了錢、離開賓館之後，我覺得上一步走錯了，幸好沒有錯得太離譜……什麼都還沒開始，我也可以讓其他錯……都不要開始……所以我辭去泡沫紅茶店的工作。老闆沒有多說什麼，也沒逼我什麼，但是我覺得我不能在那裏了……人處在一個環境久了，會隨著環境而沾染上一些不好的東西。重要的是，我無法忍受我曾經想要跨上那條路的念頭，只要在那家紅茶店工作一天，看著那些坐在高腳椅、穿著短短迷你裙的女孩們，我就無法脫離那個陰影……

想起來那是高中三年中，做的最正確的一件事情了。

後來我又找到一份在百貨公司打雜、推銷衣服的工作。在這個到處狂吹失業潮流的年頭，我還能找到工作，靠的無非是忍耐……忍耐一切苛刻的條件。低薪、高工作時數、不跟老闆起任何衝突，忍耐他每次發薪時東扣扣西扣扣的吝嗇無理……但是比起賣自己，什麼都好得太多了。到後來，沒辦法我真的……真的得輟學了。輟了學，我以前曾經做的夢，上台大外文啊、當有錢人的秘書啊……一切都不會實現了……

我覺得好恨、好恨啊……那天我拿著輟學證明的影本，直接來到了醫院。很晚了，我推開門，就看到爸爸癱瘓的身軀，他臥在床上，眼睛痙攣似

地微微開著一線……我忽然悲從中來，放聲大哭起來。都是這個男人，都是眼前這個男人！

如果他沒有娶我媽……如果他沒有看上那個狐狸精……如果……如果……

為什麼我不能擁有正常的生活？

我哭著撲上床去槌打他毫無意識的身軀，口中喃喃噴射著一些我蘊藏在心底的字眼，蘊藏很久的字眼。罵完之後，我好想要掐死他，但是手放上去的那一刻，我的心忽然狠狠地揪緊了。又是媽媽那句話，妳這做大姐的也不能好好愛護家人嗎？

……不能好好愛護家人嗎？

我深深呼吸兩口氣，把手都收回去……妹妹，妳知道嗎，那一刻，我才真正的知道，體會到……我身上都是他的血，至少有一半是，他一輩子都會是我的家人……一輩子都會是。

所以，我也必須愛他……至少，要認真地去試著愛他。

如果我要續杯的話妳會幫我付錢嗎？講這麼久口真的乾啦……謝了。

5

妳還想聽什麼？完美的結局嗎？妹妹，這個城市裡，是不會有什麼幸福結局的，因為人都是這個樣子的，他們永遠會覺得得到的不夠多，不夠幸福……很多很老套的西式劇情公式，套到台灣的偶像劇卻一樣被人傳誦不絕。但是你知道的，人生永遠不會像代數，經過精密計算之後得到一個大家都滿意的解答。

我剛剛講的那段話很文謏謏對不對？那是我墮胎後躺在雪白的床單上想起來的……或許人啊，不能懷抱太多詩意的夢境……否則成長後不符合預期，你會失望的……可是反過來說，如果你連做夢的勇氣都沒有的話……你就什麼都沒有了……這是西方一個文學家說的話。

知道嗎？我高三的那一年---如果還在上學的話，是高三的那一年，我

應該這樣說---那個學長……就是這個故事裡唯一的那個學長回來了。喂！咖啡拿好，妳看妳都灑出來了，這咖啡很貴的耶。我其實還蠻想問，他怎麼還有臉來見我？可是我看到他的眼睛時，就不想問了……我跟妳說過了，妳看著他的眼睛就能看到全世界……但現在他的眼睛，卻像是一把灰燼，被內疚和慚愧和別的什麼掩蓋起來，什麼東西都燃不起來了……我一下子忽然覺得他好可憐，比我都可憐。

他沒有跟我說對不起，因為我們兩個人都該跟小貝比說對不起……還問我那個貝比是男的還是女的。我問這很重要嗎？一講完他就哭起來了。他一邊哭一邊說很重要啊，畢竟那是我的小孩……我那時嚇呆了，他又沒有懷過那個小孩，怎麼對他有這麼大的魔力？那一定是一個很有靈氣的小孩，只是……只是，他來錯時間了，也選到一個整座城市最沒有責任的媽媽……

學長本來想到一間寺廟幫他弄一個牌位，妳知道的，台北有很多這種很棒的廟，尤其是陽明山上……但是，我聽過一個故事，如果一個靈魂有了牌位，他每年就一定要定時去看，這樣，閻羅王就不准他投胎了。我希望他能趕快進到新的輪迴，獲得屬於他的生命……真的，而且我希望……唉，還是不說了。

妳看我現在邊講還邊笑，是因為我知道他一定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去了。

他是這麼好的孩子……雖然我沒和他說過話。

這陣子能讓我振奮起來的事，就是我弟真的考到建中了。哈哈，聽到這個，我真的很驕傲喔，好像母親那樣驕傲。那天晚上，我竭盡我們所能的開了一場派對。我問弟弟他想要什麼，他跟我說，他想要去找媽媽，買一張機票到東南亞的那個國家去。我心下吃了一驚，媽媽離開的那天他才幾歲？他能記得什麼呢？如果他記得的都是些不好的怎麼辦？我看著他的眼睛，在臨時找來的蠟燭映襯之下，他的眼睛顯示著太過早熟的样子……好像是幾年前上高中時我的翻版……

那年我爸出了車禍……

這我剛剛講過了，只是……你知道的，只是……

他跟我說，他只是想看看媽而已。停頓一下，他說，他好想吃媽煮的湯圓，他記得有一次媽生病的時候……

我接著他的話說，還煮了一大桌湯圓！

看著他嚇呆的表情，我忽然克制不住，捧腹大笑了起來。

6

謝謝妳有耐心把整個故事都聽完，妳發現我一直跟妳說，妳知道嗎？妳知道嗎？但是我並不全期望妳都知道的，畢竟妳還小，太早知道這麼多事情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啊？妳又跟我說妳知道啊？唉，總有一天妳會明白的。

有一陣子我常常做一個夢，夢到我小時候住的巷子，我常常在裡面跑來跑去，媽媽就在後頭追，一邊追一邊用一種神祕的語言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家鄉話？……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夢，還是真的發生過的事實？我一直跑，然後跌倒在台階上，跌在濕濕的青苔上，四週都暗了下來，媽媽的聲音，卻越來越遠，越來越遠……

後來我做的夢都變了。還是一樣的台階，可是我越跑卻覺得越輕，可是卻始終沒有離開地面……空氣裡微小浮著的灰塵讓陽光變得有形，從很微弱開始調大，而我卻在陽光曝曬下，體內的組成物質慢慢鬆散開來，風從那些縫隙裡鑽過去，陽光也是，對了，像是篩子一樣……

好多東西被吹跑了，其他的則被蒸發掉了……

有一種，慢慢漾開的輕鬆……

高中職小說組優選 漂流者

而這不過只是個開始。
謝謝主辦單位。
謝謝媽媽的栽培，郁雲龍老師的溺愛以及陳智弘老師的嚴格
謝謝小夏的建議及宜欣的校訂
謝謝中山女高109屆禮班及為這個班付出的所有人，我始終相信我們
是全世界最優秀的班級
希望世界和平，我還有很多次寫得獎感言的機會。

中山女中



李若雲

漂流者

嘿，你願不願意坐下來放首歌，聽我講個故事？雖然我現在又累又疲憊，但我還是很願意跟你分享這個故事。

我既不要求你沖上杯滾燙的茉莉香片且小心別燙口(那是張愛玲〈第一爐香〉要求的，現在你身旁八成只有幾包三合一咖啡)，也不懇求你放上一曲原唱是Beatles的Stand by Me(那是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要求的，而我想你現在ipod大概也只轉得出楊宗緯)，不過我倒希望你放上片范宗沛配樂的孽子原聲帶，那提琴聲好懾人的，樂聲高處直把人心也掐碎……沒有這片CD？不要緊，那閉上眼睛，想像靈雨霏霏，你隻身晃蕩於二二八公園裡，四周的楓樹樹幹顏色被細雨濺成昏鴉鴉一片，一月的台北不夠冷，只夠把楓葉染成病態的橘，使得天空一片未紅便將枯的光景。

而我亦飄蕩其中，或許就在你身後不遠，撐著我白色的傘，雙眼盯著樹下一個老先生良久。老先生拿著裝飼料的袋子，身旁圍繞著一群鴿子，公園裡的鴿子個個羽色光滑、身形飽滿，昂首闊步直像一頭頭蒙古駿馬了。鳥兒們毫不怕生，甚至撲翅落在老先生肘上啄食。我記得小時候父親也常常帶我來餵鴿子的，只是我總是怯生生的怕鴿子向我撲來而躲在他身後，而父親總會笑著說：「傻孩子，將來要做大事的，幾隻小鴿子怕什麼？」然後把一包十元的紅色飼料塞在我手中。

我小時候常想我父親或許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如果每個人都像他一

樣，人們大概就不用幻想伊甸園或是烏托邦了，父親負責管理一家大企業的慈善機構，好多人的溫飽都寄在他手裡的，我們家客廳還掛著一個里長送的匾額，上面寫著「功在鄉里」。前年一次父親回家，手裡牽了個五六歲的胖女娃，頭上頂著個沖天炮，眼睛眨巴眨巴的好惹人憐的，可惜是個啞子走丟了路。父親一臉愛憐的摸著她的頭，女娃手上拿著父親給他的糖葫蘆，糖漬口涎黏了一嘴，拉著父親的西裝衣角伊伊呀呀地叫。後來報了警，好容易找到女娃的母親，原來女娃名叫君君，父親早逝，鄉下的母親帶著她來投靠北部的娘家，結果人生地不熟的，一個閃神孩子就走失了。女娃的母親叫做惠姨，白白淨淨的，眉眼細長，本應該也算有個幾分姿色的女人，但不知道哪裡不對，總叫人覺得一臉苦命相，身材枯乾的像個沒發育的中學女生。見了我父親便雙手緊箍住我父親的左手，身子跟眼淚一起跌下了。我難以忘記惠姨當時感激的神情，永遠沒機會當母親的我大概此生都做不出吧！

後來惠姨跟我們家變成了朋友，她們生活難過，父親便三不五時地載著我開車到她們在西門町外圍的家送些水果零食過去。每次看到惠姨，她手上往往在組合一些例如原子筆管的東西，好像做三個可以得一塊錢吧。惠姨見到我們往往也不多說話，只是在一旁靜靜看著我們跟君君玩，手一邊還不停的組合原子筆。還記得她們家附近有很多算命師，算一次一百元，一次惠姨介紹的一個塗著綠色眼影的中年歐巴桑算命師凝目端詳了我好久，鄭重其事的說我鼻大財源廣，有富貴之相，父親笑眯了眼，掏出五百元紙鈔說不用找了。家裡就我一個獨子，父親對我的期望自是不用說的，可惜我好像沒有什麼長處，長大之後八成也不會發財，我只希望到時候能有個工作做就該偷笑了。

眼光落處，樹上一隻松鼠竟攀下來，膨起尾巴伸出毛茸茸的足，搶起鴿群的食物了，老先生似乎也注意到我在看他，面有得色，從袋中拿取食物的頻率更急了。畢竟在這城市，除了麻雀鴿子貓狗，其他所有動物都稱得上是稀奇。雨漸漸大了，雲霧把眼前的人和物攪和成一片。

據說在二二八紀念公園還叫做新公園的時候，這裡有一池每到夏天便

會燃燒起的紅睡蓮，燒起來那紅真真是鋪天蓋地沒有節制。而白先勇筆下的那些孽子們就在池旁狂躁地互相追逐、交換那屬於他們王國最最不可告人的秘密。如今蓮花池沒了，聳立起了一個由好多個正方體堆疊出的二二八紀念碑，有點像個被放大好幾億倍的染色體，碑下也有個淺淺的水池，不知道為什麼竟有些廁所的味道，還有幾處古意得很矯情的中式庭園山水，池裡面的吳郭魚癡肥得像一頭頭水豬。一旁一個佝僂著背的老人帶著一頂選舉時發放的鴨舌帽，艱難地從垃圾桶撿拾寶特瓶，腳下踩的塑膠拖鞋早已翻了皮。一對一般高的學生小女孩撐著一雙鑲著蕾絲邊的小傘經過，不時停下穿著粉紅色蕾絲邊小鞋的小腳好奇觀看，身後的母親連忙催促地叱喝他們快點離開，老人面無表情的將嘴裡的菸煙屑抖了抖，我想我父親如果在的話，一定會蹙起他的一字眉，上前過去關懷個幾句的，他就是這麼一個有善心的人，但我選擇的卻只是默默走開。

在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個新聞畫面，是小學時一個紅極一時的港星自殺，歌迷夾道迎接他的靈車駛過，當前頭架著港星巨大俊美照片的靈車終於來到時，道路兩旁群眾的悲鳴便交織了一首令人動容的安魂曲，淡淡的但極為真誠。而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便經常幻想自己的葬禮，幻想那是一個我終於能夠躍升主角的舞台，一個我能佔領每人心中的機會，有白色的玫瑰和最淒絕的哀樂，當然還有掉不盡的眼淚和無止盡的思念。我想我就是那種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標準人物，就是那種大人們會斜著眼，冷冷地丟下一句「世界上比你可憐的人還多的呢！小孩子家懂什麼？」的那種人。我說我怎麼會不知道肯亞或什麼什麼亞的孩子正任由蒼蠅在眼窩上停駐，空著肚子猜測是否還有明天。我想我最大的悲哀就是沒有什麼值得我悲哀，但我仍然難以自拔地囿限在自己無止盡的自憐與自卑之中，久久不能自己。

我想我確確實實地構建了這一城市的某一部分，然而這個城市之於我或許就如九牛之於一毛，掉了也沒損失的，過年時親戚點名會忘了我、學校拍團體照時會漏拍了我、甚至母親擺好飯菜時也會忘了叫我，不過末者的更大原因可能是因為我返家吃飯的次數越來越少了，甚至比惠姨和君君在我們

家吃飯的次數還要少，母親跟惠姨說起話來總是沒完沒了，但大部分的時候惠姨總是沉默的傾聽，青白的臉上有時浮現幾絲微笑表示附和，手上還不停的組裝著原子筆，我有時準時回家還會撞見母親驚訝的表情。我跟母親沒什麼話聊，只跟她說我去校刊社聚會了，事實上社長只有在收社費時才會叫到我名字，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是倚在返家必經的捷運站一角，跟流浪漢互瞪或者是盯著經過的高中女生箍著白襪的腿發呆，一邊想一些齷齪不堪的事然後覺得自己真的是個變態。

有時候我也會隨機搭上班公車，像今天一樣，聞著車內的霉味撫摸這個城市的每一絲紋理，從貴氣逼人的忠孝東路望著時尚女子足蹬三寸高跟鞋匆忙來去、到通化夜市裏每一攤都標明被陳美鳳採訪過的香腸攤、小巨蛋外期待表演的欣喜人群……偶爾也從植物園走到南海路旁看著卡其色的男孩們來來往往，或許是心理作用吧，我覺得他們總一副趾高氣昂、唯我獨尊的樣子。若要說我書讀不來也不至於，但從小到大卯足了全力，分數卻也只能卡死在中間再也上不去，我補過的習比我看過的書還要多，母親幫我報名新補習班的速度就像她買衣服一樣快，我甚至懷疑她人生中最大的休閒嗜好就是參觀補習班。我報名過全科班單科班先修班魔鬼保證班，但你要我說哪一家最好倒也真為難我，只記得每一家冷氣都寒得刺骨、班導主任的微笑都甜得膩人就是了。到了高中父親說：「這孩子大概就是這樣了，只希望他平平凡凡安穩過一生也沒什麼不好。」母親大概也看開了，不再叫我補習，但我真的是難過極了也說不上來，覺得自己真的變成了糞土之牆不可污也，不再是父親口中將要做大事的人了。而我最後上了一間普通的公立高中，分數仍然死死的卡在中段，上不去卻也下不來，我想社會上多的是我這種人，被密密地裹在中間，不論社會轉到哪一面都看不到我們的臉。

出了公園，懷寧街上的大樓多半早已腐朽了，灰濛濛的磁磚四角被雨流浸成條條的灰黑，有些窗子碎了，殘餘的鋸齒狀玻璃片仍頑固地咬在窗檯上，如此破敗的老屋的一樓卻皆安了摩登的塑膠招牌，開了一家一家再也現代不過的商店，像是棵棵早已枯亡到剩下外殼的樹卻無奈地被攀附的藤蔓喧

賓奪主。其中一家平價藥妝店正在清倉過季玉飾，綠澄澄卻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母親平常不興打扮，自然也不會戴這種東西，要戴也絕不會戴假的，倒是跨年那天，我記得惠姨脖子上就戴了一條這種玉飾。

跨年那天在立滿一長串被拉下鐵門的街上，有著一長串往同一方向前進的人群，而道路中間的安全島上安著一長串岌岌可危的國旗，東倒西歪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仍頑固地慶祝七十年前的行憲紀念日。而那晚燈光殖民了整個城市。倒數十秒，車燈點點，人們手機發出的液晶光芒熠熠如繁星。乒乒乓乓，五彩繽紛，摩天大樓的自我引爆正式成為新世紀台北人的共同記憶，煙火造成的十分人工的流星留下了千萬個十分自然的慾望生命體。

那時母親怕擠沒有跟我們來，我、父親、惠姨和君君在通化街口看完了煙火，君君呀呀叫著十分興奮，而我則覺得擠了那麼久就這樣結束有點空虛，回頭一看惠姨和父親卻都閉著眼睛在許著願，問父親在想什麼父親只是笑笑，惠姨則笑著說：「希望你能考一所好大學！」她那晚竟豔得很，青白的臉上有了血色，眉梢眼角竟有些微醺之感。

從懷寧街走到重慶南路與凱達格蘭大道交界口，望出去竟是全然一番不同景象。總統府看來好威嚴的，路上沒有什麼行人，只有幾個憲兵和很明顯的便衣，瞪了我一眼，連我自己都懷疑我是不是要來做什麼壞事了，我跟父親不一樣，他胸有正氣，到哪都不怕，而我總是畏畏縮縮慣了，怕東怕西的，父親總打趣叫我小媳婦，我也懶得跟他爭辯了。或許是因為沒有那些雜七雜八的招牌遮蔽，這裡的天空很廣大，大到令人有點不習慣。雨已經停了，我一個人走在總統府前面心裡頭卻直發毛，誰叫這裡除了憲兵只有我一個人，我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府前黑頭車停了一排一排，往日在新聞看那些高官似乎跟民眾很親近的，然而到了這裡感覺好像又不是了。抬頭一看到處都立著國旗，這裡或許是整座島嶼國旗密度最高的地方了，除了青天白日滿地紅，還掛著許多面同一款黑綠紅色調，上面有幾顆星星的國旗，我想大概是某個名字很難記的邦交國總統來訪吧。轉角有個小公園，一看就知道平常大概沒什麼民眾會想來的，裡面除了被制式修剪的灌木之外只有一個大銅

像，長得有點像徐志摩，一看這銅像底座寫著它叫做林森，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只知道動物園以前有頭大象叫林旺。我在公園繞了個圈覺得沒趣便出來了，發現門口的大石上刻著介壽公園，突然想到君君每次到中正紀念堂，都半脅迫惠姨一定要買吹泡泡水的，君君不會說話，嘴裡吹出的泡泡卻總是又圓又大，惠姨總笑著說她們家裡泡泡水的盒子疊起來可以成面牆了。如今中正紀念堂名字改了，這小小公園倒還抱持原名。我一出去看到門口停了輛警車，車裡兩個憲兵正在打盹，我一近眼睛就刷地張開了，我心頭一緊，急忙過個馬路又跑回二二八公園裡。

其實我是真的很想要好好去愛個什麼東西的，但無奈何總是找不到，母親不論是跟我還是和父親都沒有什麼話聊，而父親常不在家，最近我一看到他的臉就想躲，想躲到一個我還不知道將來會一事無成的時空裡。至於同學，在學校打個哈哈還勉強可以，但若說要挖心剖肺地聊就難了，更別說女孩子……我簡直一看到她們頭就要發昏的，而且她們總是成群結隊，只要我跟任何一個人講話，小團體裡的其他人就一齊吃吃笑了起來，弄得我總是紅透了脖子。我在學校每一科科目成績都差不多，也說不上特別喜歡哪一科，自己也沒什麼特別的嗜好，除了偶爾看幾本閒書打發時間。但父親是看不起文學家的我很清楚，每次他一看到我在看閒書，就淡淡地說：「孩子，看這些東西吃不飽飯的啊。」，後來我可再也不在他面前看了。我很羨慕那些能夠為特定事物瘋狂的人，不論是為了國家、偶像甚至是女朋友，總覺得他們的生命是充滿意義的。不知道聽過哪個人講的一句話：「現在的青年早已預先死去了！」是誰講的、為什麼講的我真的忘記了，但只記得那人講這句話的時候眉毛鼻頭嫌惡地皺成一團，有點像被擰過的毛巾，我想他講的大概就是我這種遊手好閒，對未來一點規劃都沒有的人吧！

高聳到彷彿將要傾塌的電視牆放送著最新電影預告，大樓陰影下群群青春肉體被層層華麗包裹一如鮮豔的糖果。原來從二二八公園是可以走到西門叮的。一個油腔滑調打了三個耳洞的高職生正向一個綁了兩個辮子的女學生搭訕，眉挑眼低的好色模樣與紅包場門口散佈的禿頭男子似乎毫無二致。

這裡的奢靡很粗糙且脆弱，商家裡賣的飾品千篇一律就是那幾樣，逛一下就膩了。天色漸漸暗了，地上的光卻越來越強，我腿有點痠了，瞥眼看見騎樓下有個警察正對著一個賣車輪餅的中年男子開紅單，中年男子頭禿了一半，卻用幾根刻意留長的頭髮覆蓋了整顆頭，大冷天竟穿著件無袖汗衫，看起來有夠落魄滑稽的了。依稀聽到警察用同情的口氣說：「已經開很多次了，下次不要在這邊擺了……」男子低頭不語，幾根長髮從頭上滑落到額前。警察走後我過去買了幾個車輪餅想等下帶給君君吃，發現竟漲價許多，我看著中年男子汗衫上不知積了幾百年的油垢，心裡想也就罷了。

邊走邊逛，等到走到惠姨家已經快八點了，惠姨家是典型的台灣平價住宅，無趣的四方水泥屋上架著一個個爬滿點點銹斑的鐵窗，住戶養的爬藤植物纏了整面牆，晚上看真有點陰森。這兒本來有個管理員是個老榮民，去年天一冷便心臟病發去世了，樓下積了一大疊傳單無人清理，很多張都泡了雨水黏乎乎的糊在一起。我按了按樓下對講機沒有人接，一推發現一樓大門是開的。快壞的日光燈一閃一閃的泛著黃光，我看見父親的背影。

父親整身壓在惠姨身上，惠姨身旁灑了一整片被撞翻的傳單。就像第一天看到父親時一樣，她雙手緊箍著父親的背，日光燈閃著閃著好像要掉下來了，整個空間搖搖欲墜，惠姨紅到泛白色的指甲好像要插到父親的肉裡，日光燈閃著閃著真的要掉下來了，惠姨雙眼緊閉，緊身粉紅色上衣下浮著一個突起的手的形狀，在游動、游動，整個空間都是深深厚厚的霉味，我覺得日光燈真的要掉下來了……

天知道我是怎麼跑出來的，我只記得門「轟」一聲被我甩上了，他們有沒有回頭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斷地狂奔，奔到哪裡去完全沒有頭緒，我狂奔回到西門站口，擁擠的人群吵得我發慌，我的頭幾乎要炸裂了，好似四肢百骸都要離我而去。我閃身進入一條灰濛濛的小巷，頭頂上骯髒的招牌閃著漢中街套房出租，是條死巷。巷末是棟破舊的建築物，我從來不知道台北還有這麼詭異的建築物存在，建築物外面還架著樓梯，可以從外面直接通到頂樓，我只覺得有什麼東西壓著我，好像要喘不過氣來了，我往上衝，我看到

了惠姨帶著脫皮微張的嘴，我往上衝，左腳揚起的髒水濺了我一身，是父親冒著青筋佈滿慾望的手，心臟跳動的速度快要跟不上的我的腳步了，我想今後我跟以往再也不同，因為我擁有了一個卑鄙醜陋陰暗可怖的秘密，我大聲喘息，空氣卻彷彿進不來……

我不知道在頂樓站了有多久，等我回過神來望了望錶，竟已快午夜了，向下一看，依舊五光十色，亮恍恍的看不清下面是墮落還是繁華。我又想起了那個跳樓自殺的明星（啊，我竟然忘記了他的名字）和他的極其動人的葬禮，我想我是來不及活到配擁有那樣葬禮的一天了（話說回來活到那一天的人類到底有多少呢？），我往下望看見世界依舊沒有任何改變（父親說世界從來不為任何人改變），我跑得真的太久太久了（我從小就不擅長快跑），我想要休息一下了……

一陣雷雨赫然襲來，驚天動地，我頓時全身一陣濕涼，低頭看見自己的一隻腳懸浮在縮小的城市上，雨冰涼的打在身上我卻出了一身冷汗，連滾帶爬地奔了下去，撞到了兩個刺青刺了滿手的少年被罵了髒話也不管，只是直直往捷運站的方向跑去，一路上大雨劈頭砸面地淋了我一身。而城市是艘電影裡將沉的船，任何人都知道逃離它是必要的，但救生艇卻總是不夠，我正準備跳入深海，無奈卻早已凍地四肢僵硬。

故事大概就是這樣了，我現在真的好累好累，我八成一生都沒有這麼累過，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陪在我身邊，但讓我好好睡一覺吧，我真的需要好好睡一覺，真的。

高中職小說組優選 基隆河畔的畫家

仔細想想，參加文藝營時到地熱谷踩到的那坨俗稱為「黃金」的小狗排泄物，果然會帶來好運……

現在的我是感到極為榮耀的。

但是，過去的努力比此刻的榮耀更耀眼。

我不敢確定未來是不是一定會一直寫下去，唯一確定的是，我的人生已經因為文學而有所不同。

西松高中



陳令洋

基隆河畔的畫家

一.

兩個小學生奮力地踩著腳踏車，較勁著速度，從一對坐在地板上談情說愛的情侶身旁馳過，在離情侶的前方有一面向下的斜坡，斜坡的下方站著一個小男孩，無聊地，踢踢地上的小石子，石子向前滾，他也跟上前，再踢，再滾，再跟。從小男孩的視線延伸出去的遠方，有一位年輕爸爸，正呼叫著自己的小孩回家：「趕快走了，媽媽還在家裡等我們唷。」小孩仍舊低著頭，專心的拍著皮球。日頭，在西方，輕柔的，把天空和雲朵抹成橘紅色，城市的光，在天空慢慢暗下時漸漸嶄露頭角。不論是人，不論是樹，不論是天空或城市，他們的視線，似乎都有意無意的，看著基隆河在流動，緩緩的流動，並沒有為什麼。

徐仙庭也不例外。每個傍晚，他都會帶著畫具來到河濱公園，他喜歡面對著基隆河，看著堤畔的風景寫生，這樣的生活，他已經維持了二十五年了，每天並不會畫太久，最長不超過兩個小時。不過，騎腳踏車的小學生也好，談情說愛的情侶也好，或者踢石子的男孩、年輕的爸爸、拍皮球的小孩也好，他們都不會進入徐仙庭的作品裡頭。常常有人會去注意看看他究竟畫些什麼，卻始終沒有人能夠理解，為什麼他明明坐在民國九十七年的基隆河畔，畫的卻像是三十七年的樣子？很多人問過他，他都只是淺淺的笑，淡淡的回答：「你說呢？」

一位記者聽說了這件事。他算準了時間，帶了一台相機和一本筆記本，來到河畔。

「徐先生您好，我是一位報社記者，我叫鍾繼生，我想要為您做個專題報導，可以藉用您一些時間嗎？」

徐仙庭沒有抬頭，畫筆持續在紙上塗抹，「有什麼好報導的？」

「聽說您的寫生很特別，畫出來的都是過去的基隆河。」

「那又如何？」

「這種事是難得一見啊。等一下，我可以先為您拍張照片嗎？」鍾繼生拿起相機，徐仙庭仍舊低著頭畫畫，沒有做任何表示，於是他按下快門。

「您可以說說看為什麼您要這樣寫生嗎？」

他微笑，沒抬頭，沉默了幾秒鐘後，輕輕的回答：「你說呢？」

「或許，」鍾繼生想了一下，「你是不是想表達什麼想法，還是說你想創造什麼畫風？」徐仙庭哈哈的笑了起來，他把手中的水彩筆往水袋裡一放，抬起頭，看著鍾繼生說：「我在這裡畫了十年，不少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的反應從來都沒有變過，但你是第一個會認真答覆我的人。其他人一聽到我反問他『你說呢？』，總是會興致缺缺的離開。」

「喔？呵呵，想不到我這麼特殊，我感到很榮幸。」

「我想我們先撇開這個話題吧，」徐仙庭又提起畫筆，沾了沾調色盤上的橘紅色，用筆尖撈了些水，渲染畫裡的天空，「你說說看，這城市裡有多少東西是真的？」

「這……，您可以更清楚的表明您的意思嗎？」

「這世界有太多太多東西的面貌不是真實的，就連土地也會用各式各樣文明來遮飾自己的原貌。」徐仙庭一說完，鍾繼生趕緊拿起筆記本奮筆疾書。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想替這座城市建構原貌，所以才這樣畫？」

「你要這樣解釋我也不反對，但是並不全然如此，畢竟這句話並不是我說的，是我父親當年這麼說的。」他停頓了一下，「唉，我不是說先撇開寫生這件事嗎？我重點要說的並不是土地而已，還包含人，你不覺得在城市裡的人把自己都包裝起來了嗎？我們無法確定每一個人說的話是不是真的。」

「是有這麼一點道理。但是，我們還是來談談你的畫吧，這對我來說比較重要一點。」

「好吧，本來就沒有人喜歡聽我講這些，我不該浪費你的時間。你說吧，你想問什麼，我都告訴你。」

「謝謝。我想先問的還是，你為什麼會想這樣畫？」

「其實並不是我先這麼做的。最早是我爸，他先開始的。」徐仙庭邊畫邊說。

「他為什麼這麼畫？」

「你聽過劉得法這位畫家嗎？」畫筆仍然動著。

「唔，聽過，好像還滿有名的。」

「他對我父親來說太重要了。」徐仙庭告訴鍾繼生，當年他的父親徐慧生和劉得法是好朋友，一起到台北來工作，劉得法很喜歡基隆河，他就是從那時開始畫畫的，每天畫基隆河，於是畫技就隨著基隆河的流動而進步，漸漸地也不只畫基隆河，偶爾也畫一些其他的，在這段期間，他發生過意外，右手食指斷了，但他稍微換了握筆方式，仍舊堅持畫下去。有一天，他跟徐慧生說：「我打算要畫一系列的基隆河，從不同的天氣，不同的角度來畫，目標是一百幅。」於是他每天都會去寫生，當他畫到第三十五幅的那天，河邊有一群小朋友在遊戲，其中一個女孩不小心掉到了河裡，小孩子們都沒有能力救她，岸邊剛好沒有其他大人，劉得法不顧自己不會游泳，縱身跳入河

中救人。後來，小女孩沒救成，自己卻淹死了，他生前的作品也就自然變成徐慧生的收藏。無意的，劉得法的畫慢慢被畫壇捧紅，那些畫的價值也就漸漸提高了。二十年後，徐慧生在職場上遭到他最要好的同事陷害，被開除，這給了他一個很大的震撼，也讓他想起了劉得法，想起了他的善良，他可以為一個不認識的人犧牲自己的生命。已經很久沒有遇到這種人了。徐慧生因此下定決心要替劉得法完成心願，表示懷念與尊敬。他開始拿畫筆，每天到基隆河寫生，著手完成那剩餘的六十五幅，無奈景色的變化比河水流得還快，二十年的差距是一條很大的鴻溝，為了使這一百幅系列作品可以銜接，他看著基隆河，回想以前的景象，一幅一幅地畫下來。然而他總是畫不滿意，一直重畫，到他死前才完成三十幅，臨終的唯一遺言也就是要徐仙庭完成另外三十五幅。

「這也就是我這麼畫畫的原因。」

「那你完成了幾幅？」

「一幅也沒有，我現在還在磨練的階段。」

「我再順便問一個問題，不曉得你平時做什麼工作？」

「在附近的夜市賣畫。」

「你自己的畫？」

「有的是自己的畫，有的是買來的，當然，也有劉得法的，但那比較貴，比較少人買。」他放下畫筆，「好了，我畫好了，我要回去了。」他又看看手錶，「怪了，他怎麼還沒來？」

「誰？」

「喔，那是一個八十幾歲的老先生，他每天都會來教我畫圖，給我意見，可是他今天到現在還沒有來。」

「有這回事？我訪問你之前有先跟這附近的人討論過你，他們都沒跟我

說有這個人。」

「也許他們沒想到吧。我先走囉。」天氣不錯，空氣卻似乎有點冷，徐仙庭打了幾個噴嚏，他也看見鍾繼生一直在流鼻水。

「等等，你圖畫好了怎麼不簽個名，我想拍一張你簽名的神態的照片。」鍾繼生拿起相機。

「呃……，不，不了，我……我回去再簽。」

二.

徐仙庭抱起一整疊的畫，背起畫架、畫具，準備到夜市擺攤。

「啊！」他又把東西全部放下來，從那疊畫中抽出他剛才才畫好的那幅，拿出一枝水彩筆，沾了些顏料，在右下角熟稔的簽了「劉得法」三個大字，用吹風機把畫吹乾。剛才好險。還好那個蠢記者沒有堅持要他簽名，不然他一定損失個好幾萬塊。

模仿劉得法嘛，他可是在行的了，再加上每天來教他畫圖的老人似乎對劉得法的研究也很深，他現在是越畫越像，每幅仿作都幾近真品了，除此之外，他的繪畫技巧也突飛猛進。但是，他終究是默默無聞的徐仙庭，誰認識他？可是，當他的畫簽上劉得法的名字，再稍微製造一些古畫的效果，價值立刻暴漲好幾倍。反正劉得法都已經死那麼多年了，也不可能從棺材裡跳出來抗議，至於爸爸留給他的劉得法真跡，他就通通鎖在家裡，存著保值囉。

徐仙庭得意的收起用具，重新抱起了畫，背了工具，出門了。

天空漸漸暗了，夜市漸漸亮了。人潮像極了河水，隨著時間聚成了洪流。吵鬧。喧嘩。各類熟食的味道溢散四周。

這個騎樓的攤位，是他跟店家承租的。每天晚上，他就在這兒擺攤，幾幅有框的畫，就把它斜倚在牆角，或者掛在旁邊的木牆上，沒有框的，就

把它放在旁邊一張靠牆的方桌上。再搬張板凳，前頭架起畫架，釘上一張空白的紙，一切準備就緒，他便坐上板凳，糊里糊塗的畫了起來。他不必太用心，反正只要他的筆不停的動，就會有人駐足一看，真的，只要一個人就好，他就會像磁鐵一樣，引來更多更多的笨蛋，這些人什麼都不懂，就算他亂畫也沒人知道，他們只會讚嘆，說他好厲害。

今天是假日，沒有下雨，人特別多，圍在我身邊的人也很多。有錢的應該也不少……

「老闆，這些全都是你畫的嗎？」一個三十來歲的先生問他。

「有些是有些不是。」徐仙庭站了起來，畫筆還拿在手上，「我這裡有些是裝飾畫，有些是藝術畫，您需要什麼嗎？」

「裝飾畫跟藝術畫怎麼分？」

「裝飾畫只是純粹佈置用的，畫家在畫的時候是沒有感情的，這種畫通常比較便宜，像這麼大的篇幅，」他的畫筆指著桌子上一幅全開的的畫，「大概一兩千塊就有了。」

「是喔……」

徐仙庭看客人聽得這麼認真，便乘勝追擊：「至於藝術畫就沒這麼容易了，通常是藝術家的嘔心瀝血之作，所以價碼比較高，比如說，劉得法你聽過嗎？」

「咦？好像聽過，啊，好像是個老前輩畫家是不是？死了很久的樣子。」

「對對對對對，就是他，您對藝術真是有研究啊，難得一見。」那人靦腆的笑了，徐仙庭繼續說：「你看，我桌上這幅。」他抽出今天才剛畫好的畫，「還有牆上掛的第二排，那一整排，這些都是劉得法的真跡。」

「真的嗎？」那人的眼睛整個都亮了，包含旁邊圍觀的人都發出哇的驚

嘆。徐仙庭突然感覺到一陣寒意，流了一些鼻水，他吸吸鼻子，發現在場的所有人不是在打噴嚏，就是在咳嗽，甚至有人嘴唇在發抖。很明顯，那種寒冷並非是真的很冷，是一種心頭上的寒冷，彷彿感應到什麼靈界的東西似的。不過，憑他這種在夜市多年經驗，可以臨危不亂，他又吸吸鼻水，繼續推銷。

「不相信的話，我分析給你看，第一，他民國三十幾年就死了，所以他畫的都是那時的基隆河，年代上不能錯誤，再來，他畫雲的時候有很特別的筆觸，至今還沒有人學得來，這是辨識的關鍵，我想，這或許和他斷過右手食指有關。」

「原來他斷過手指頭啊，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父親告訴我的，我父親認識他。喔，還有最後一點是他的簽名，那個『法』的三點水的第三點，那個挑，」他懸空筆畫了三點，「他會有習慣性的開岔。你看看，是不是都有這樣的特色？」他指指那幅他今天剛畫好的畫。

「那這幅多少錢？」

「這幅比較小，所以才賣八萬塊，牆壁上掛的比較大幅，也比較貴，二十萬到二十五萬不等。」仙庭笑得很和善，露出一排白白的牙齒。

「噢，這樣啊。其實我最近玩股票賺了一點錢，想買幅畫來保值，所以……」徐仙庭不等他說完，馬上插嘴：「對啦對啦，這種觀念是正確的，你等著看啦，劉得法的畫還會再增值啦，而且你在我這裡買算是便宜了，網路上這樣的一幅已經喊到三十萬了。」

「不過你這些真的是真跡嗎？」

「當然。」

「可是真跡你怎會沒裱起來？」

「嗯、我、我，有啦，只是我先把框收起來了而已，你要的話，改天再

跟我拿，我會把框裝上。」

「是這樣嗎？」

「是呀。」

「我還是有點不相信。」

「您……，是在地的台北人吧？」

「嗯，怎麼啦？」

「唉，我們台北人就是這樣，什麼東西都懷疑東懷疑西的，總是不相信別人。」

那人拍了拍自己腦袋，呵呵的笑了：「你說的對極了，我這個人就是生性多疑，沒辦法，曾經被騙過太多次，您千萬別見怪啊。」

「不會，我自己也常常這樣。」

「好吧，我今天沒帶那麼多錢，請您幫我把框裝好，我明天沒空，後天再來拿。」

那人高興的離去了，在沒入人群之前，心想著，從今以後一定要把多疑的壞習慣改掉。徐仙庭也很高興，因為他已經兩個月沒賣出任何一幅畫了，明天可以一口氣得到十五萬塊，他一定要先去吃一頓大餐。

夜市到處都是精彩的地方。

三.

風使了不少力，卻沒有用很快的速度，堤畔的草微微傾斜。

老人穿著一件皮衣，帶著滿額的皺紋，和雪銀色的長鬚，雙手插著口袋，沿著河岸緩緩走來，從容不迫。這是他的招牌動作，雙手插著口袋，從認識他到現在，從沒有看過他把手放出來。八十多歲的老身軀，昂然挺立，鬆弛的眼皮下，目光如炬，這個特別的老人，徐仙庭遠遠一望就知道是他。

他終於再度出現了。徐仙庭朝著老人用力揮手，老人也向他揮手。

他又重新坐下來，沾了些灰中帶藍的顏料，渲染他的河流。不久，老人已經站在他的身旁了。

「你昨天為什麼沒來？」徐仙庭的眼睛盯著畫中的河流端詳了老半天。

「為什麼我一定要來？」

「你每天都會來的。」

「這裡加些灰色吧，既然你那麼愛學劉得法就學像一些。」老人指著畫中的河水，「他的河流喜歡用灰色。」

徐仙庭楞了一下，抬頭看老人一眼。低下頭加了灰色。「你還沒回答我呀，你昨天怎麼了？」

「其實劉得法的灰色並沒有用得這麼多，但如果現在叫他來畫，應該會用這麼多吧。」

「為什麼？」

「都市人的不誠實會使他憂鬱，畫家會把心情顯示在用色上。」

一陣稚聲的哭喊從不遠處傳來，兩個人一起抬頭。一對母子正在拉扯著，兒子大約六歲，一邊哭一邊指著河面，沿著他的手指看過去，一頂可愛的小型鴨舌帽順著水流中上上下下的漂著。媽媽拉著小孩的手，使勁地要把他拖走，小孩卻一步也不動，雙腳釘在地面讓媽媽拖。

「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再去買一頂就好了啦！」

「不要，我要原來的，嗚……」

徐仙庭和老人靜靜地看著这一幕，一個眨眼，徐仙庭突然衝了出去，猛地往河裡一跳。岸邊的母子剎時傻住。他使勁地游，奮力地游，河面見起

好多白色水花，直到抓住那頂帽子，才稍微冷靜了些，慢慢的用手撥水靠了岸，那位媽媽接過了帽子，直說謝謝，而小男孩只是一直笑。仙庭想爬上岸，卻感覺到使不上力，眼前的景物越來越暗、越來越暗，他的力量也越來越薄弱，彷彿體重也變輕了，輕得像一頂漂在河面上的帽子，主宰他的已經是這條緩緩的基隆河，岸邊的年輕媽媽也伸手要拉他，卻怎麼也拉不起來。只見老人雙手插著口袋，走到河邊，從左邊口袋釋放出他的左手，緊緊扣住仙庭的右肘，仙庭感受到一股強勁的力量，就像吸塵器吸起塵埃一般，把他吸上岸。老人又把左手插回口袋。

徐仙庭坐在地上喘了好一會兒，眼睛眨了又眨，用手抹了抹額頭，一句話也沒說。媽媽手裡牽著小男孩，一直說不好意思，要不要她幫什麼忙。仙庭撐著地面站起來，輕輕的說：「我要回去了。」

老人一直跟著他走，這之間都沒有講話，當仙庭收起了所有用具，老人還是沒有反應，直到他走到水門邊，正要踏出河濱公園，老人才說話：「你還不能回去。」

「我要回去，我累了，你別管我。」

「不行，你今天還沒畫完，不能走。」

「腳長在我身上，要不要走是我決定。」他停了一下，才說：「再見。」

「你敢走，我就再也不來了。」

徐仙庭收回了正要跨出去的腳步，低著頭，轉回身子，默默回到了剛才寫生的地方，把所有的畫具再度拿出來，老人才又說話：「我有事想和你聊聊。」仙庭用筆毫精準地調出顏色，專注的描繪著堤旁的高樓。老人看他沒說話，又繼續說：「你為什麼會願意下水替小孩撿帽子？」

「我想起了劉得法。」

「不錯，看樣子你不只學到他的皮毛，更學到精髓。你是可以好好做人的。」

仙庭沒有說話。

「你昨天為什麼要騙他？」

「騙誰？」

「跟你買畫的人。」

「我沒騙他，我賣的都是真跡。」

「你為什麼不願意對我誠實？」

「我說的是真的。」

「我明明看見你要給他的那幅是你自己畫的。」

「你昨天在場？」

「在。」

「我怎麼沒看到你？」

「我為什麼一定要讓你看到？」

「好，就算你看到了，你也不能說我給他看的都是假貨。」徐仙庭說這句話實是很放心的，因為他的每一幅畫在河畔完成後，回家後都會經過大幅度修改，而且是修改得更像劉得法的手跡。所以他有自信就算老人看到他在夜市裡賣的畫，也不會知道那是他自己畫的。

「我說的是真的，你不信也沒辦法。」

老人笑了，皺紋佈滿整張臉，不說話。

徐仙庭一直不斷在畫面裡塗上灰色。

「你不應該再學劉得法了。」

「怎麼說？」

「你不可能變成他，學再像也沒有用。」

「可是，這個畫風許多人喜歡。」

「你得畫出你自己，你不能為了賣錢而畫呀！」

「你不懂。」

徐仙庭的耳朵聽見了隔著堤防，外頭的汽車在咆哮，他抬頭，看見彩虹橋把兩邊的繁榮連接起來，二零一大樓在遠處插入雲端，他知道這大柱子的下半身，四面都嵌著銅板，風，在整個盆地裡徘徊，把金錢的味道，擴散到都市的每一個角落。

他的腦海裡浮出房東太太的臉，那副死要錢的臉。

四.

今天晚間下了一場大雨，人潮還沒聚集就被打散了。雨，它是老天爺的眼淚嗎？他應該是夜市攤販的眼淚吧。徐仙庭坐在板凳上發呆很久了，畫架上的畫，一筆也沒有動。到底是為什麼？今天早上房東太太這麼特別，對他這麼好？她竟然告訴他，如果這個月繳不起房租，下個月再繳也沒關係。仙庭告訴她今晚會拿到一筆錢，可以繳清前兩個月所欠的，她卻說前兩個月欠的就算了，她不計較。正當仙庭不停向他道謝的時候，發現房東太太的臉色不太好看，而且眼眶黑黑的，他禮貌性的問了：「您最近是睡得不好嗎？怎麼看起來這麼疲倦？」房東太太聽了，似乎準備要發飆，但是立即緩和了下來。她說：「你自己明明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我知道是怎麼回事？」

「你要裝傻也沒關係，我都已經不跟你計較之前的房租了，這個月你繳不出來我也不催你了，希望你不要再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來整我們了。」房東太太轉身就走，徐仙庭發現她的手上抱著兩本關於「如何驅除惡靈」之類的書。

你自己明明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不收房租了？房東太太的黑眼圈怎麼來

的？「驅除惡靈」又是為什麼？徐仙庭盯了一整晚的空白畫紙，也沒想出個所以然來。時候不早了，仙庭開始收拾東西，今天要提早收攤。

「喂，仙庭！」轉頭一看，是老人，他雙手插口袋，朝他走來。仙庭這才發覺，他到目前為止對這個老先生的認識仍只是一個名詞，老人。

「十五萬塊到手了嗎？」

「拿到了。」

「你真的把畫賣給他了？」

「是啊。」

「你告訴他那幅是你畫的了嗎？」

「那幅不是我畫的，是劉得法畫的。」

老人哈哈地笑了起來，那是一副老氣橫秋的模樣，他似乎是看透了一切謊言，徹底擊敗了徐仙庭的心虛，可是徐仙庭不甘心，就是老鑑賞家也未必能識破他的仿作，為什麼，為什麼一個普通的老人就可以輕鬆的看穿？而老先生似乎也看出了仙庭的疑惑，慈藹地告訴他：「你誰都騙得了，就是騙不了我。」

「為什麼？為什麼？這到底是為什麼？」他越說越大聲，幾近嘶吼。

「因為我就是劉得法。」他從口袋裡伸出他的兩隻手，仙庭赫然看見他那沒有食指的右手。

「你……，你不是……」徐仙庭頓時傻住了。這時，突然有個人從他的背後拍了一下肩膀，他嚇得大叫一聲。轉身，原來是鍾繼生，前天那個蠢記者。

「我……，可以跟你約個時間，我們，重新拍張照片好不好。」

「前天不是拍過了嗎？」

「可是……」

「可是怎麼啦？」

「說出來你會嚇死，你看。」鍾繼生從背袋裡拿出洗好的照片，照片裡，徐仙庭的身旁多了一個模糊的老人的身影，雙手插著口袋，微微地笑著。

仙庭一轉頭，剛剛那個自稱是劉得法的老人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五.

夜深了，但徐仙庭回家的時候，大部分的攤販還在收攤，他經過了一個地方，許多人圍成一圈對著他指指點點，竊竊私語。那些人故意說得很小聲，只是夜市人的嗓門都大慣了，所以注意聽還是聽得到。徐仙庭故意走得靠近他們一點點，用力張開耳朵。

「以後還是離他遠一點。」

「對呀，萬一哪一天他看我不順眼，也派鬼來我家鬧還得了。」

「真是的，看他一副正派的模樣，想不到竟然會邪術。」

「聽說昨天半夜他的房東竟然被鬼拉腳。」

「是喔？」

「而且還警告她不能跟徐仙庭收房租……」

高中職小說組佳作 刺青

西松高中



陳思吟

得獎感言要寫的是寫作心得還是感謝辭？

如果要感謝，感謝我的第一個讀者，親愛的表妹；感謝推我進入這個領域的國文老師；感謝陪我步行到京華城取材的同學；最後要感謝我自己。

愛情小說一本二十元就買得到，多害怕我的作品成為陳腔濫調，儘管無人會寫A片導演與女優的愛情。感謝自己抱著一股腦的衝勁完成它，五天的時間，雖然才八千字，但我因此在臺北的許多地方留下足跡。

我是從雲林隻身到臺北念書的鄉下人，感謝青少年文學獎給我認識臺北的機會，也感謝評審認同我正有雛形的臺北想像。

刺青

捷運，它在追著前方，日復一日地為了臺北奔跑著，我清楚它在追什麼——它在追的是臺北的延伸。

終於回到臺北了，睽違六年的臺北。不禁發出複雜的嘆息。

多麼美麗而多刺的地方哪！炫麗得引人入勝，又危險得讓人不敢靠近——像李斯特的魔鬼圓舞曲。

今年的第一部作品是「刺青」，我最想演好的作品。這麼巧，隨身聽裡也播著張洪量的「刺青」，我有一句沒一句地哼唱著。

「……終身的污點是美麗的刺青

有個壞的遭遇 也好過重覆平淡無奇的一生

能夠感受到戀人的存在 人生就該沒有遺憾挫折

長痛比短痛浪漫……」

這樣的愛情、這齣劇碼，好像跟臺北這舞臺有點不謀而合。

多少人在臺北追求，多少人在臺北挫傷？

多少人躲在暗巷裡蓄勢待發，多少人藉由情感舔拭傷口？

懷抱夢想不是什麼錯，但為何總那麼受挫？

※ ※ ※

一生最悲慘的事就在十七歲那年發生了吧，我想。

佇立在信義路上的某個路口，喧擾嘈雜得令人煩躁，我的靜立和周圍的車水馬龍形成強烈的對比。看著曾摔斷未來的交叉路口，想著我夭折的夢想，心裡忍不住吁嘆。

原以為會順遂地把學業完成、會欣喜地進入夢寐以求的臺藝大、會成為最美的那個人在畢業音樂會上，原以為……我原以為……。礙事的濕潤霧了眼，厭煩地用手抹去。搞什麼，我為什麼這麼該死地脆弱？！

手機適時地唱起蕭邦的夜曲。問我這個和?谷女孩一樣時髦的踩街辣妹，為什麼要選這種古典歌？只能說，現代社會的速食戀情，已經讓愛這個字失去美感，我想找一點老舊的、香醇的、純粹的安慰。

「喂？喔喔，現在嗎？……嗯嗯，好，我馬上就去。」

不過，現在我要做的事，配上如此純淨的音樂，是種諷刺。

像這種事，一旦開始就再也停不下來了。

「啊啊……嗯……嗯嗯！」

男人用令人尷尬的體重壓在身上，溼熱的鼻息噴上頸項。問我是不是厭惡？不不，對於滿足我虛榮心的衣食父母們，何談厭惡？

這時的我是個十九歲的虛榮女生。化名晴美，專職拍三級片、兼職援交。

「卡，就是這樣。」

阿正對我露出滿意的微笑，那比任何我看過的、任何我擁有的，都還要誘人許多，我該努力工作的，因為這誘惑。

不耐地推開身上的男人，迎著微笑向阿正過去，才不介意自己全裸著。

「好像比之前更能掌握了嘛，有偷偷練習嗎？」

「哼哼。」因為是你的關係。

他的唇手肆無忌憚的接近，呵呵，多喜歡哪，他對我的碰觸。

……但不是那些被騙來的女孩，我甘願做，也不覺得羞恥。愛的男人就在自己身邊，狹長的眼努力捕捉自己的美麗，沒有什麼會比這更值得高興了。

阿正像可憐路邊的小貓一般，撿回我的生命。

就這樣被他弄壞也沒關係，我是他的，為他呼吸的。

收拾東西，我步出中華路的一間小賓館，回到紛擾的西門町街上。

阿正是個好人，我相信。

叭——！

車輛的燈光令我頭暈目眩，在我想置身它的光芒時，一道力量將我推到人行道上。

「喂！妳不要命啦？！」

「還要命做什麼？不能彈琴，就等於是心死了，我還活著做什麼？！」好不容易要鼓起勇氣實行的計畫，被陌生人硬生生打斷了，我的低劣性格促使我遷怒著眼前的人。

啪！「妳這小鬼，以為一條命是什麼？！路邊發的面紙嗎？！」阿正乎給我的巴掌熱辣辣的，痛得凍傷的我好溫暖，就是從這起愛他的吧？我想。

「我來臺北為的就是追求夢想，如今……真沒想到臺北是這種地方。」

「妳以為臺北是什麼地方？！在這裡，除非妳是龍是虎，不然不像螻蟻一樣苟且偷生要怎麼活下去？！」

苟且偷生嗎？那帶我走吧！讓我知道你們這些「真正」的臺北人是怎麼活的。

從那之後，我就一直想要這個人。

吸一口菸，對，我是阿正。想想先前的她沒志氣的樣子，現在難道也是她沒志氣的變相？不懂這種事情有什麼意義。我他媽的不曉得一個花樣年華的女孩要用這種方式來換取滿足！那她要的是什麼？居住在信義區的孩子有什麼缺的？「孩子」？是嗎？也兩年啦，或許她已經不是我當初救回的那個孩子。

呼出一口霧。追求夢想啊……想想八年前，初出社會的我也是個為夢而活的年輕人。怎麼能不期待臺北能給我舞臺？可是沒想到，這舞臺是這麼嚴苛呢！

「不好意思，關於這部片子，我們已經有合適的人選了。」「不好意思，妳的點子很好，但是……」「不好意思，這並不符合我們公司的形象經營。」「不好意思，像這種不賣座的片子……」「不好意思……」

等在前面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絕。幹！不是我他媽的想故作頹喪樣，但是臺北真的是一個難以容身的地方，為了不讓自己餓死，我只好他媽的得當三級片導演。我一點都不想做，這個低賤的職業。

※ ※ ※

捷運裡的擁擠和急躁令人不悅。想自己是一隻驕傲危險的虎，一下手扶梯旁人就會驚懼地退到兩旁，可以嘲諷地揚起嘴角，取笑這些敢扼殺我棲地，卻恐懼我尖銳獠牙的愚蠢的人們；可以為我至今受到的殘害及打壓，藉由遷怒的吼聲一吐為快。

臺北車站，龍蛇雜處的地方。也許你身前站的一個道貌岸然的公務員、身後是一個拿著啤酒的破衫工人，而妳，是一個打扮入時的時髦辣妹。真想「撲哧」一聲地笑出來，多麼尷尬滑稽的景象，而這樣的場景，在臺北車站連結的地下街裡，比比皆是。

看看這人手一份的「爽」報。煽動露骨的字眼就這樣免錢的在捷運出入口發送，還有個高中生閒到把所有的「爽」字剪下來，蒐集各色各樣貼在

紙袋上，裡面還裝著參考書，不覺得諷刺嗎？

瞧瞧今天的最大的版面：「某私立女子高中在教室演出交媾畫面，還將照片、影片放置在部落格上遭到檢舉，學校表示將予以處分。」先不論行為本身對錯，但我知道就越是這種字眼，越能提高爽報出現在搭乘捷運的任何人手上的機率。看！上面還附上一兩張特大號照片予以對照。

臺北人就是這樣，活在一成不變的日子裡，只能藉由窺探或批評那些與社會教條背道而馳的人，來找到一點新的衝擊和刺激。

而且越是免錢的越好。若你付錢尋找這種刺激就是貶低自己的水準，並且容易顯現出其對這種低劣報導文學的依賴性。但我在想，哪有這麼好的事？壹週刊不是貴到一個奇怪的地步嗎？蘋果日報不是一舉就由五元漲到十五元？但我想臺北人還是不會承認這種事，要他們光明正大的拿到櫃臺結帳嗎？不不，我想以後爽報會變成投幣式的吧！

大眾傳媒儼然成為臺灣文化的劣質依賴，而臺北文化其實早已破爛不堪，沒人會注意這種小魚隻。

但在在意些什麼呢？我要的只是走出這個由人的氣息、體味、口水堆疊而成的迷宮罷了。這種無聊的現象，何足掛心？這麼厲害的話，就去學社會學就好啦，彈鋼琴做什麼？……鋼琴？又在想些什麼？早說過不想它了。

臺北，這個腐敗骯髒、披著虛偽的繁榮華裳的地方，唉，我要的到底是什麼呢？男人？錢？名牌？還是這污穢的空氣？

踩著Dior冬季的最新款楔形鞋，在斑馬線上疾步。突然瞥見一具動作尷尬生硬的身體伏臥在地上，看就知道很久沒刮的鬍渣和乞憐的雙眼直勾勾地盯著我。哼，這種人，在臺北滿街都是。不過，他血流如注的右腿令我無法忽視。

忍不住駐足。

「你死了嗎？」直視著他，我的表情木訥。

「我……救我……。」顫抖的指尖晃著，快觸摸到我的裸露的膝——不

著痕跡地閃開。

「你想死嗎？」

「我不想死……救我！！」抽續的臉龐。是在求救啊？原來人至死時，面目是如此猙獰。

站起來，掉頭、走掉，沒有回頭。

耳朵還聽見他還在痛苦呻吟。我拿起某位公務員客人送的手機撥了號碼：「喂？長庚醫院嗎？在八德路跟光復南路交叉口這裡有人車禍重傷……喔，嗯。」

這算是偶爾汨濫的側隱之心嗎？在這個城市裡，本來就有人是該死或不該死的是吧？既然遇見了，就當我報答那些壓在我身上、給我錢的男人的同種吧！

忽然感到有某樣東西在我體內凋萎，是什麼呢？我不敢思考，關於答案。

※ ※ ※

京華城，位於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的大型百貨公司。「雙龍搶珠」的建築巧思匠心獨具，算是臺北新地標。巨大的同心圓商場逛起來雖然累，但琳瑯滿目的商品任君挑選，正是我消除壞心情的好地方。

不喜歡刷卡，那種不痛不癢的消費方式令我不舒服，我喜歡親眼看到藍藍的東西從我手上消失。那代表著工作結束，女優晴美正式下班。

提著大袋的衣服及化妝品，想著很久沒到誠品去。

環狀陳列書籍的方式，讓人宛如置身金褐色的堡壘，木質地板裝潢看來溫暖又令人放鬆，算不算是紛擾忙碌的臺北的世外桃源呢？

古典CD區是我每次來都會忍不住多看一眼的角落。

嗯？柴可夫斯基的專輯旁擺著孟德爾頌，不太對吧？一個是「際遇最坎坷的音樂家」，即使完成偉大的世界三大芭蕾舞劇，情感上的壓力仍然鬧

得他自殺；一個是「音樂史上最幸福的音樂家」，一生順遂到令人懷疑，第一個拿指揮棒的指揮家，因為挖掘到巴赫「馬太受難曲」的而成為音樂史上最了不起的人之一，以浪漫派來說，這兩人無疑是這個時代的強烈對比。

難道現在的臺北也是這樣，有我這種覺得反正自己已經亂七八糟了，理所當然地用污穢的視線，侮辱眼裡倒映的每一個人的人，也有安分守己、知足常樂，覺得每個人都很客氣卻溫暖的臺北人？

「妳在看什麼？」未曾在工作以外的地方聽見的嗓音特別明顯沉穩，有點訝異這樣的偶遇。

把我剛才乍現的想法告訴阿正，聽見他輕輕笑了，問他笑什麼，他交給我兩張電影票，揉揉我才燙不久的捲髮說：「妳長大啦？我們來交換一個秘密。」

那是部純愛電影，就思想黑暗的我來說，實在是最無趣又諷刺的，可是整整兩個小時，阿正的手覆著我的，沒有談過戀愛我，臉頰滾燙地「純愛」了起來。

「感覺怎麼樣？」

「呃，還不錯啊。」

「這種時候，不喜歡就該說不喜歡。」

「……」真是敏銳。

「那是我大學同學拍的，其實我覺得他的東西拍得真的不怎麼樣，但是他從大學時代就很受到賞識。」

阿正淡淡地說著他一直很想當導演的事，好像與他無關似的，但是我能理解，那是無奈的感覺。

他說他在藝大畢業之後，一直想著要趕快有自己的作品，沒有報考研究所，就四處尋找能夠發表作品的機會，卻處處碰釘子。

「一個大學畢業的小毛頭的東西誰要？我還一直抱著只是懷才不遇的錯覺繼續硬碰硬。到現在，都幾年了，再也沒有力氣，也沒有膽識了。」

臺北是個佈滿荊棘的星光大道，要有堅忍不拔的意志披荊斬棘才能站上舞臺。但臺北也是個被試煉的角色之一，它也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如此有規模、繁華到令人心生懼怕的舞臺。

原來，不是有我一個人辛苦。

我想吻他，現在就想。

「我沒有秘密能告訴你。」

「有啊，妳今天內褲的顏色。」

「這不算秘密。」

我們的笑聲融在一起。

在電影院狹小黑暗的某個角落，我和阿正的心，相遇了。

※ ※ ※

被東北季風吹襲的雨天。走出捷運站，一個約四、五歲的小女孩蹲在人行道中央嚶嚶哭泣，稚嫩的小手揉著眼睛，腿邊擱著一只從底部破掉的袋子，指甲油、口紅、梳鏡等小女孩們玩的家家酒玩具散落。

不知哪來的力量把我的嘴角往上牽動，走近她，把落在地上的玩具撿起，裝進手上剛花兩萬多塊買的LV小提包中，放到她手上，給她更深的笑容說：「給妳。」

她笑了，有著甜甜的酒窩。真可愛哪！對她點點頭，胸前左邊的口袋溫溫的。不過溫馨的場面還是不適合我，只能輕輕地躲開。

溫馨的場面哪……早在我在十七歲的車禍時害自己的夢想死去時，我的父母就再也沒有對我露出溫暖的笑過了。他們只是一直掉著眼淚、掉著，甚至沒有多餘的心思安慰我。

因為都是我害的吧？是我不只扼殺自己的未來，更葬送他們的冀望，所以我根本沒有資格哭、根本沒有資格想著被誰安慰。

「卡！」口氣很糟，「晴美，妳在做什麼？！幹嘛心不在焉的？！」

「我今天不想做。」

「不想做？！這是工作，容得了妳想不想！」

「我就是……不想做嘛！」阿正的怒吼按了開關，我的眼淚撲簌簌地直掉。

想其他人一定都嚇呆了，在這裡的人除了阿正，沒人看過我的淚眼。而且是這樣稀哩嘩啦、不顧一切地嚎啕大哭。

「今天就先休息。」

對於男角與工作人員哀怨的離開，我沒有道歉的閒暇，不怕死地直視阿正發怒的眼瞳，沒有移開。即使感覺到自己的睫毛顫慄著。

直到空氣凝結在無聲的309號房。

「阿正，做吧？我了解你，做吧。」說得沙啞，如同再也無法接下任何一句話。

睜開雙眼，身體已褪去溫度，阿正在視線裡，穿上慣穿的皮黑外套。瞬間，有什麼像潮水般湧起，猛擊著我心底的岩礁，彷彿聽見蕭邦即興曲澎湃。

「阿正，我……」

「什麼都不要說。」沒有回頭。

「阿正……」

「什麼都不要說！……對不起。」

門闔上，阿正消失在視線內。他的背影看來寂寞蕭瑟，為什麼呢？明明是這麼精壯結實的臂膀哪！多麼想給它的溫度。它不知道我想要它的心，像舒曼的第二號鋼琴奏鳴曲那麼洶湧急切。

性愛是迷人的東西，我現在才知道。彼此呵著氣息、摩擦生熱，多麼原始而美妙的火花。性愛是燧人氏留下來最美好神聖的禮物，替兩顆將要結凍的心取暖。

從沒想過有這麼令人感動的性，給我的人是阿正；從來沒有為了某人

這麼痛的心情，給我的人也是阿正。

「求求你，愛我吧！我想要一場沒有理性的戀愛。」

原來，想著愛的人哭，連眼淚也是溫熱的。

※ ※ ※

為什麼要走？為什麼？在我為自己的遁逃困惑的時候，由天上砸下一大盆水，「幹！」這雨來得真不是時候。

她還在那裡嗎？會不會淋了雨？腦子突然映出她的臉。哭泣的臉、挽留的臉、撒嬌的臉、哀求的臉、做愛時性感的臉……。

「幹——！」臺北過酸的雨毫不會留情地拍打在我身上，沒心情考慮這Ph值小於4的酸雨是怎麼腐蝕我的皮膚和毛囊。在忠孝東路奢華的街景裡，我與急於避雨的高產階級貴婦們大相逕庭，佇立在被滂沱大雨籠罩的黑色天空下，想要洗淨剛剛萌生的，對自己的不齒。

淋累了，就坐在公車亭裡冷靜；看天空沒有停下灑水的意思，就繼續去淋。

我是瘋子嗎？我想我是。

「奢侈的白癡。」三級片導演守則第一條：不管有多心動，不能愛你的女優，不能和她做。

溼淋淋地上公車，身旁沒有任何詫異的眼神。

呵呵，多有人情味的臺北人啊！在他們耳朵裡，這些塵囂和異常都是屁。

現在的人們會在耳朵裡塞兩樣東西：一事無成的城市小夥子會在耳朵裡塞耳機，放著比公車上三、四十人呼吸聲加起來都還大聲的搖滾樂，自以為車上沒人也沒擠擁；小有成就的白領階級會塞藍芽耳機，努力地操著他們的三寸不爛之舌，一副以為別人不知道他們一秒鐘幾十萬上下的模樣。

但這關我啥事？他媽的我何必這麼憤世嫉俗？

我是笨蛋嗎？我是。

回到藏身的地方，幾個小時了？她還在這裡？看見她仍全身赤裸地呆坐在床上，宛如被貶入凡間的精靈，是誰抽走她的靈魂？是臺北過濁的空氣、過多的塵埃，還是弄髒她的……我？

旋身想要再躲進臺北的烏雲下，才發現這是我唯一能真正冷靜自己的機會。

「妳為什麼還不走？」

「我不會輕易走的。」

「放棄吧，我要的不是妳這種女人。」

「才不。我知道你昨晚有多溫柔，絕對不是沒感覺的。」猜測得好肯定。

「我對每個女人都很溫柔。」

「你騙人。自從救了我的之後，你就愛上我了。」

真大膽的假設，不過我也不能否認。

「愛我吧，受傷也沒關係，我想感覺你。」

「……如果妳是真的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好吧。」

※ ※ ※

做愛。

每天，睡醒，然後做愛，直到睡著，再睡醒，再做愛。

頭腦都快停止運作了。

但總覺得自己有義務，身為男人，這種事就該由我來結束，不該讓一個完美的女人懷抱不該有的希望，我是蕨類，沒得開花結果。

「如果我一定要走，妳要留什麼作紀念？」

看著她光滑白皙的裸背，真是巧奪天工啊，光碟銷售量還真的不會騙人。

這小妮子什麼人不要，幹嘛挑上我呢？我向來不相信什麼命中注定之類的話，不過關於我們的相遇，說是老天安排的錯誤也不為過吧！

「幫我刺青吧，讓我成為永遠記得你的女人。」「不要緊的，弄髒我也沒關係。」「我想為你受傷，想要最美的傷痕。」還真不害臊啊，幾歲的女孩說得出這種話，我這個快三十的大叔都害臊了呢！

這麼美麗的身體，即使要弄髒，也要是最美的烙印。

等我恢復意識，一切都結束了。一張單薄的白紙靜默在我枕邊，我想輕輕地拿起它，意外地雙手顫抖著。看到他曾喊過的名字，我的眼淚毫無預警地滾落，而且以下的句子，都沒有讓它抗拒地心引力的吸引，繼續往下墜。

芴苓：

妳絕對是我此生見過最美的女人，但我什麼沒有能給如此美麗的妳。才十九歲，一定有很多理想未完成。沒自信成為妳的風帆，只好阻止自己成為妳前方的海嘯。

照鏡子了沒？背上紫黑色的鳳蝶想飛了沒？不行喔！那是我留下的永遠的印記，讓妳永遠記得我的痕跡，自己要的，後悔也來不及。

看不出這些字是我寫的嗎？妳一定以為我是個沒念過書的糟老頭。真過分！我怎麼說也是個國立藝專畢業的傢伙。

到現在還覺得臺北很令人難受嗎？其實，臺北就像一本書，用心閱讀，書中自有黃金屋；不仔細翻閱，什麼也看不見。

期待著幾年後妳能成功地讓我在哪裡聽見妳的名字，也請妳期待我會成為一個好男人，成為出色的導演，讓妳在某處聽見。

張正龍

p.s.抱歉沒告訴妳，這是我的名字

起身看看床前的鏡子，背上的鳳蝶栩栩如生、美麗靈動，在我背上以展翅之姿停佇。怕它一會兒就振翅飛走似的，我環抱住它，想像它也親吻著我，好像有著甜蜜的痛楚，我的頸椎到脊椎處的它，令我隱隱作痛，又帶點酥麻。

我會永遠記住你的，我愛你。

關上我也許是最後一次進出的房門，在門把上留下我的香奈兒唇印，在我心中荒誕卻渴望完成的儀式。

※ ※ ※

晚上九點四十三分。遠離了尖峰時段，才發現臺北捷運其實是寬敞而舒適的。地中海的色調簡單順眼，座位旁還張貼著臺北文學獎的得獎作品「詠雲」。雖然關於寫作之類的我是個門外漢，不過這短短幾句古典詩，看了倒是讓人挺舒服的，臺北還真細心啊。

仔細想想，先前對臺北懷有怨懟，實在不夠客觀，在臺北生活，其實不壞。

九點四十七分，兩個女孩穿著整齊的黃衣黑裙，帶著談笑，坐在我對面，是剛補習下課的吧？真辛苦。

好遠啊，那段時間。別看我這樣，我也有守規的學生時代。

「喂喂，妳有看嗎？『刺青』的預告片。」

「當然有啊，成苧苓超美的，演技也很好說。」

「聽說啊，導演張正龍整個人就是堅持要她演。」

「超有氣質的關係吧，她跟港星合作的片我幾乎都有看耶！」

「啊啊！好想看喔！感覺很感動的樣子。」

「我也想！」

臺北車站到了、臺北車站到了，要往淡水、新店、南勢角的旅客，請在本站換車。

四種語言播報呢，嗯嗯，包容多元文化的表徵。

「可是期末考快到了說，要是我這次數學再不及格的話……」

呵呵，真是年輕啊！有想變成妳們的衝動。

朝與我眼神相交的她們微笑。

「咦咦！那不是……？！」

捷運，它在追著前方，日復一日地為了臺北奔跑著，我清楚它在追什麼——它在追的是每個臺北夢想的延伸。

「芋苓小姐，您為什麼要一個人坐捷運呢？很危險。」

「嗯……一個人坐捷運非常浪漫。」

「呃？」

微笑。

熟悉的捷運站、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擁擠，卻有嶄新的期待、嶄新的愛情和嶄新的航線。

臺北，真高興與你重逢。你是魔鬼圓舞曲？沒關係，我愛你，愛你的艷麗也愛你的荊棘。

「刺青」——年度最值得期待的電影、最刻骨銘心的愛情。

我們見證愛，無須說出「我愛你」。

主演：好萊塢新銳才子張正龍、香港氣質女星成芋苓

導演：張正龍

高中職小說組佳作 存憶

感謝陳嘉英老師和父親跟母親
好像也沒什麼可以說的了

景美女中



王喬

存憶

中正機場一樣維持著原本樣貌不曾改變。張國興甫一走下飛機，腦中便浮現出這個念頭。當然，除了那個機場的名字。

他終於又回到了這個地方，永遠像是一個昨天才竣工的接駁站，台北的陰雨潮濕也未曾離開過他。張國興是個不歸的遊子，如今回到這裡，在這個幾乎是所有離開的箭頭所指向的終點站裡尤為少見。計程車在台北車站放下他，坐公車總是比搭車要省錢，時時節省已經成了習慣。一點也沒有近鄉情怯，他反而像高中畢業後一人隻身到達美國第一天一般，深呼吸了兩口氣，用殘存的自我控制將他應該記得的事情在腦中列成一張表。

「張國興，三十二歲，學歷：美國南加大建築系博士班畢業。」

也許就是這些了，他所應該記得的。但是應該還不止。還有……

七月的熱天，靠近柏油路被溫度扭曲的空氣泛著汗酸的氣味，張國興一陣昏沈，灼熱的胃酸似乎要脫出他的喉頭，陽光…他突然感到腦海中有幾個字眼，不多的幾個，凝結成他腦門上的汗水，蒸發而飄飄往天空去。

他隨著人潮流動，完全放任地恍神一陣子後，他猛然在燠熱的羅斯福路上打了一個冷顫。像是回到他離開眷村的一天，他的母親那像是貼在他耳邊的字語，熾熱得要在他的皮膚上灼出一個如槍傷的口子。那年頭要出國讀書是件大事。也許不只在耳邊，而是在額上繞成了一道符咒，緊緊地沾著

他。你可好好念，不用太常回來看我們，啊？

張國興的眼神死死定在一個小孩身上，心裡突然有股走到他身邊，朝那蹲著的小東西兜屁股一腳踢去的衝動。彷彿也有人對他這麼做過，在一個沒有水泥地的房舍前，他則是一個孤僻的孩子，全身帶著黃土味。

眷村的路像是骷髏的肋骨一般，由一條柏油鋪的主要通道和垂直交叉的小條幹道組成。他小的時候閒來無事，就搭十一路公車——兩條腿走上四十多分鐘到碧潭，偶爾還要穿過墳墓山，一片陰冷的雨像汗水從臉頰流下，這股潮濕的氣味直到他去了美國也緊緊纏繞著他，即使是那樣強烈的陽光也不能驅除。

學校甚至比墳墓山還要無趣，看著同學成群結夥，想加入卻深知一個人在群體中只能更孤獨，張國興於是越發沈默，逐漸變得透明，這似乎也連帶影響到他的學業，但父親在看到錄取單後並沒有說話，隨手將被緊掐得發皺的紙片留在桌上，坐在藤椅中的身影在微暗的燈光下彷彿要深深陷進去，成為一道新的木紋了。母親將制服拿給他，一道符咒在開學的前一天便已種下。考不好也沒關係，以後好好念，考個好大學就好。

張國興如父親般沈默地接過制服，在家裡也逐漸透明。他變得喜歡河水流逝的場景，為了迅速消失而不知將往何處的寂寥感，他更常往眷村附近的河和碧潭橋跑了，或者待在墳山，看墳上的照片和名字猜測生前的模樣，彷彿就和人有了連結。

寧靜無人意味著空氣足夠，足以呼吸。

在一個小孩為了幾個糖果而上教堂，中校的父親月領兩千多塊的時候，讓自己的孩子出國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儘管先前並沒有讓張國興知道什麼，但他卻感受的到一股潛伏在深潭下的暗潮一般的私語正竄流。

孩子不是不能讀，就送他出去闖闖也好。

語言正緊緊黏在牆上，穿過他房間的牆壁像是正窺視著他的前途。

一天黃昏，他的軍人父親走到他的房間，知了霎然疾鳴而歸於沈靜，

電風扇的轉動聲似乎蓋過了一切的聲響。父親緊抿著唇，堅毅而就像一個軍人所該表現出的那個樣子，通知了張國興一個他應該達成的任務。於是台北的河水在張國興的生命中斷了流。

「要走了？」

張國興提著行囊，未曾料到他的父親就站在門口。許多的事情，隱約的或清晰的，確確實實在他的生命中發生過的或是僅止於想像的，在這裡匯集，而只能成為一句淡漠的問句。

張國興點了點頭。

他的父親轉身走進了家門，紗門呀地一聲，長然輕微地消逝彷彿他父親的時光。喀地一聲，緊閉彷彿他自己的過去。

一瞬間他似乎見到父親在黃沙漫天的午後，坐在門前的藤椅上看著血紅暮色，塵囂歸寂。

到了加州，張國興靠著獎學金一路唸完了大學，偶爾將洗盤子得的幾個錢寄回家裡，但沒有書信。母親濕熱的字句伴隨著汗水的氣味在這裡發了酸，家裡的信來得頻繁，夾帶著台北的雨水，綿長濕冷的季風就在他身上纏得更緊，遠離了洛杉磯。

他在學校附近的廉價公寓租了一間房，遠離蒙特利公園市——一小台北，華人居住率超過中國城的地方——彷彿可以藉此切斷和台北的聯繫。攻讀博士時，他不和任何人來往，上完課就去洗盤子，搭車回到公寓已經是半夜，點著一盞燈，他的讀書時間從現在才要開始。家裡捎來了信，母親病危，一個個中國字彷彿在紙上架起的樓房，結構方正，符合力學。他草草看完，將信扔到了一邊。母親的叮囑依然貼在耳邊，發了酸。不要太常回來，好好念，啊？

他開始每天作夢，夢到一個顫抖的聲音貼在他耳邊和一個藤椅上的背影，在盼望中浸泡著的制服和被坐得成了人形而表面光滑的藤。中文架成了方正的靈骨塔，圍住了眷村的肋骨。洛杉磯的大樓列成了靈位和墓碑，他又

回到了村子旁的墳墓山，一張照片一條流逝的河。冰冷的雨落在額上像汗水，時間顫抖著彷彿符咒，他再度回到了家裡，藤椅搖晃著，細籐的纖維漸漸斷裂成一個破口。他站在隊伍的最後悼唁兩具無名的屍體，穿著西裝的男人像一群南飛未歸的大雁，女人的喪服慘白是晨霧中的殘魄。

他依舊夜夜苦讀，但筆記彷彿成了訃文，黃色便條像是冥紙。

博士班畢業，七月的陽光令張國興在所有人還在嘻笑興奮時倉皇地想回到公寓裡。他想起前幾天收到的信，文字已成了兩個靈位，其中一個來的倉促。一個建築學博士，此刻他的腦中只能想到金字塔，而屍體卻要在沙漠中腐爛，因為他兩人從未想過來世。

不要太常回來看我們，啊？

台北的陰雨又回到了他心裡，濕冷得幾乎要讓他的骨頭酸痛起來。

七月初畢的業，張國興卻硬是在這個他待了十多年的地方逗留了將近一個月。他這時才發現自己竟像是獨自被困在巨大墓園中的遊魂，其他人則是直接通過他透明的軀體而往來。一股腐敗的氣味從公寓裡的書本子染到他身上，難以忍受。

他得回去。

機場開始出現在張國興的夢裡。

他得回到台北去。

飛機上了天空，地面上的景物開始縮小模糊，到張國興完全無法看清的時候，他幾乎以為現實正在倒帶，他是搭乘著往洛杉磯的飛機而去的。

計程車在台北車站放下他。七月的陽光看起來加州並沒有區別，他看著車站的人群，如同畢業後他第一次注意到洛杉磯竟然有那麼多人，不同的呼吸在一個城市集合成為一個地區的脈動，張國興的手放到胸前，感受著自己緩慢不合諧的心跳彷彿自己是個癌細胞。他只想回家，到安坑的眷村。

通往眷村的馬路兩邊是稻田，木頭的電線桿，風吹得稻草直晃，沙塵

飛揚，張國興眯起了眼睛，再定睛看時，稻田拔地而起築成高樓，水泥的電線桿上貼著標語「人人都有罪」，陽光白亮得讓他以為自己已是半盲的了。取代了稻田但許久沒翻新的倉庫讓這裡像是世紀末的洛杉磯，看不見印象中的雨，張國興突然一陣茫然，自己像是一個隨手拈來的塗鴉，不管是在洛杉磯或是台北。

但他的童年卻是一筆一畫厚重認真而鮮明的油彩。不用上學的日子一大清早就出門，到附近的河裡玩鬧一陣子，悶得慌了就隨手採些顏色漂亮的果子吃吃，中午到墳山上找個陰涼的灌木叢睡下，偶爾還有一些冒出罈口或是半根白骨的破罈子相伴。

當父親在廚房顯手藝時是他露出少見笑容的時候，心情好了或許就和張國興說逃來台灣的事情，廚房裡滿是那股甜膩的烙餅氣或是白麵樸實的甜香。眷村裡的老兵也許是窮極無聊，就喜歡比較誰的經歷最慘烈，往往一個人的經歷能夠令當下在場的所有軍人肅然投以尊敬的目光。張國興卻懶得管，偶爾拿這些老輩熱烈得唾沫橫飛的景象當樂趣看，看到一半可能又想起村子旁的菜市場那麼幾家台灣人賣的摻過粉跟糖，吃起來帶著絲絲甜味的香腸，突然間嘴饞和偷東西的樂趣交雜成一種純粹的衝動，於是幾家店鋪三不五時就要少點東西。

當有些女人家的錢包被偷了，那就熱鬧了，一些被列為懷疑名單的人家當場就可以體會到女人潑辣。又著腰站到疑犯家大門口，拉開嗓子就是一連串「不見就算了，給小偷全家看醫生去」的罵語，言詞之精彩流利，張國興總得花上很大的力氣才憋得住不笑出來。有時甚至就因為這樣的一陣叫罵，家裡的孩子就遭了殃，想著用棍子可以打出幾張面子來。

有時中午，當父母午睡未醒時他便躡手躡腳，輕輕開門緩緩關上，出了房子便是海闊天空。到雜貨店偷點鞭炮來放，拿石頭雜山腳下醬油工廠的醬油缸，把鄰居家裡長得漂亮的水果摘了丟掉，到河邊想辦法抓些魚，或許之後再放回去。一陣瘋鬧之後，隨意挑山上的一棵大樹稍事休息，看著滿山翠綠而陽光和煦，心頭有時一陣恍惚，只聽得見滿山知了蟲鳴和風的聲音

了。

張國興一路走到眷村頭，首先發現的是他已經找不到那條河。似乎還曾問過一個這裡的管理員，年過半百的老頭子只看著他，莫名其妙地反問「什麼河？這裡從來就沒有河。」彷彿和張國興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記憶僅只是個虛幻的想像，而非事實。

以前的房舍全部翻新成較大的住宅，他找不到他家那一戶牆上有像蛇的裂痕，外頭有竹籬笆的屋子，倒是一堵磚牆還佇立在原本的地方，一堵矮牆。他走在僅存的一條小路上，一條不長的路。

何其可笑的是，他曾經覺得這堵牆是一旦翻越就要摔斷他的腿的，這條路可以讓他安心地哼自己瞎掰出來的，不會完結的曲子。

不過更加可笑的是，甚至，他不知道母親和父親此刻身在何處。

只有墳山還保持著相同的樣貌。大概是只有消逝了的東西才能夠永恆存在，但是也僅限於人和物，比如父親尤在暮色中的反攻大陸的夢，也只能成為歷史中的一塊塗鴉，很快就要被其他的給覆蓋掉。他站在墳山上，天氣似乎霎然回復到他離開時的一月，他的關節開始酸痛，雨落在他的臉上像汗水。一股哀涼的風吹動荒草，原本隱沒的石碑露了出來，但那靈位和墳也只是他印象中而非現實上的真實。

他只能知道由文字組成的經驗，卻找不到他父母的碑。

或許還有東西是他沒找到的，和他應該記得的事一樣…總應該還有什麼…

碧潭吊橋旁原本僅供通行用的窄巷成了一個他不認識的菜市場，有寬廣得可供車輛通行的道路。沒有人在叫賣，商家連看也沒有看向他一眼。他匆匆穿過了柏油路，通過吊橋，新店溪一片沈灰而茫茫的水色讓他有些迷糊。當一樣的月光還流行的時候，這裡的波光足富麗的，雖然有俗氣的霓虹煙彩，但還沒有墓地般的長草水露，漫漫荒煙，毫無生氣令他以為到了家裡附近的墳山。

他呆站在吊橋上好一陣子，決定回頭走向菜市場。

他緩緩走過，看著路邊的麻雀停在他身邊，攤販依然沒有向他投注任何的目光，低著頭不知該做什麼，但又不想在沒有客人時間著，只好隨意整理一下青菜，把標價的紙牌擺正。他想到當初可能會因為事情來得太過倉促而擺在家裡的紙牌位，怔楞著。

新店溪的河岸正在重建，那麼一兩隻白鷺鷥飛過水面，也在思考該在何處落腳，台北天氣灰濛，彷彿他當初離開的時節。但這裡已經沒有他的記憶，某些深藏在某個轉角，某個樹梢，等待著被召喚的真實。像是攤開手掌卻突然發現掌紋已經消失，城市還是台北，但是他自己在此生活過的紋路不復在，曾經令他流連的溪河現在看來卻如一汪死水。

「你喜歡台北嗎？」一聲很輕的詢問，攤販似乎沒有聽見。

「一把五十。」攤販抬起頭對上門的中年婦人說道，視線直直地通過張國興的身體。婦人上前，穿過張國興彷彿經過一團空氣。

他怔楞著，少數模糊不清的字眼回到腦中，他所應該記得的事被列成一張表。

「張國興，三十二歲，眷村第二代。學歷：美國南加大建築系博士班畢業，1997年自縊於台北市，新店溪。」至於自己的碑，也許和他的父母葬在一個他不曾記得的地方，他並不清楚。

「這些要五十喔？太貴了吧？」婦人還價的聲音似乎蓋過了其他的聲音，市場人車往來，夕陽血紅的光從雲層後透了出來。

張國興的身影不再，終於真正透明地存在於這世上。

高中職小說組佳作 距

距離是人與人之間最美的關係。太遠便模糊，無法瞧盡。太近卻令人不自在，容易看穿每個人面上無法不覆蓋的面具。
城市間，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總是窒人，道路上的車輛水泄不通。人間距離拿捏自然顯得更加重要。
要感謝她和她，一實一夢。若無她們，此篇小說絕無可能誕生。

不過，邁向名家之路依然有段距離。

中山女中



羅喻方

距

1.

她的工作是閱讀。

但並非靠在沙發上隨意翻幾頁書，便會有錢自動匯入戶頭。

正確而言，她閱讀人心。

閱讀這座她生活了一輩子城市裡的人。

2.

晚間九點四十分，時鐘滴答滴答響，提醒忙碌的都市人一天將近。

「我還是不懂……不懂他為什麼要離開我！」女人哭道，歇斯底里的泣音迴蕩在屋裡，雙眼的淚水無論如何也停不下來。

她稍稍往旁挪了一點，下意識地認為太過接近會被那止不住的顫抖波及。

不懂他為什麼要離開我，第十二次。

其實眼前的女人一直都懂，從鄉下來的她，對於金錢的觀念與前男友的想法實在過於大相逕庭。

現實總是太過殘酷，令人懦弱得直想逃避。

她明白一個擁抱會是治癒人心傷最好的方法，然而她沒有伸出雙手。

她只是默默的聽著，原因除了惜字如金外，事實上，她並不太善於言辭。

這樣的她，職業卻是所謂的「心理諮商師」。

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變遷日新月異，接連著帶動了人們心理壓力的成長，心理醫師的需求自然也大大提高。

她不過是順應環境需求罷了，她想。

她就這麼靜靜地看著眼前的女人用力擤鼻涕，重複著拭淚與流淚的動作，偶爾才悄悄擠出幾個「別想太多」、「其實妳很好」的話語，其餘時間，都由著女人唱著獨角戲，而且還是一齣上演了十幾遍的戲碼。

最後，時鐘指著十點半。

女人淚腺也有到達極限的時候。她總算將最後一滴眼淚擦去，用已經濕透的面紙。

女人清了清喉嚨，硬撐起一抹笑容：「謝謝妳，我覺得好多了，妳總是很貼心……」

她啞然，由著女人送她到門邊。

「砰」，門在身後關上。

她聽到門內傳來愉悅的哼歌聲。

望著樓梯間毛玻璃外一〇一大樓模糊的燈影，她竟感到有些恍惚。

3.

洗過澡後，她習慣性地在半夜時分窩在電腦桌前面。

小心翼翼地端起自己為自己準備的熱巧克力，覺得血液循環不暢通的手心溫度正緩慢爬升中。

她先將記事本攤在桌上，開啟MSN，快速瀏覽了離線留言：她的病人們向她預約下一次的看診時間。

「叮。」提示聲響起，讓習慣寂靜的她身體些微機伶一顫，旋即回神過來查看彈跳出的視窗。

「帳號……希望將您加入好友名單，是？否？」

她反射性地按下是，實腦袋中一片空白，毫無有新病人向自己要求帳號的記憶。

但是過了約莫十秒，因寒冷而卡住的記憶緩慢復甦，她想起方才在捷運上時，接到那個女人的電話，一反先前的哭腔，反而以一種神采奕奕的語氣連珠炮地說著：「喂？那個……我有個遠房表哥，聽說他不喜歡和人群接觸，很自閉吧？所以我先給了他妳的MSN帳號，麻煩妳了哦！」

她在記事本上做了些記號，然後打開一個空白的Word檔案。

卻在此時，那個女人的遠房表哥（狀態是「我看不見夢想」）丟了個訊息過來。

『妳有夢嗎？』

她不知該作何回應，於是乾脆裝作不在電腦前，關掉視窗，將畫面轉回空白的Word。

注視螢幕良久，她卻一個字也打不出來。

她一雙如深夜般漆黑的鳳眼眨啊眨，似無任何感覺地看著自己的手拔去電腦插頭。

4.

其實她並不是一直都習慣沉默的，至少在小時候不是。

很久很久以前，她在「我的志願」的口頭報告中，興高采烈地描繪了太空人的理想，不斷敘述著從繪本上看到的工作內容。

下臺後，自己暗戀好一陣子的男孩竟跑來，訕笑著她的夢想是無稽之談。

一次的打擊也就罷了。

問題在於，還有第二、第三次。

父親扯著嗓門不讓自己參加熱舞社，理由是那種不正經的社團對未來升學沒什麼幫助。

老師語重心長地告誡她不能仗著國文好就捨棄了其他科目，並且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說著她的數理底子不錯，只需要再加把勁……。

似乎她人生中每一個選擇都是錯誤的，而且這些錯誤還是由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人親口提醒、甚至毫不留情的批判。

是啊，她是該感謝的吧？

每每有些行為表現太過尖銳，與群體相差一大段距離而遭人指點，她便開始一點一點萎縮自己，直到現在的模樣。

沉默，順應，合群，卻寂寞。

突然有一天，她發現自己習慣了這種待在群體中心跳一致的感覺——不，不能稱為習慣，應該說「適應」比較恰當。

雖然在人群之中，她總感到寂寞。可即便心中有多少想法，她不會再主動對他人開口了。

她猛地想起曾經看過一齣金士傑所編的劇〈明天我們空中再見〉，裡面有句話不斷出現：「人最美的關係，是建立在距離上的。」

她一直以來都用這句話說服並安慰自己，她已經擁有人與人之間最美的關係了。

然而，心中的傷，仍是需要好一陣子癒合，才能預備。

當她母親看著她大學入學的志願卡時，隨口說了句：「念心理學吧，

反正在臺北應該還蠻好找工作的。」

於是她有了現在的職業。

5.

他看著沒有回訊的聊天視窗，垂下有些沉重的頭，試著做一個無奈的聳肩動作，卻只是讓肩膀無力的抖動了下。

為什麼臺北的人都這樣不喜歡和人接觸呢……

他將臉埋在膝蓋裡，不太確定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麼。

他還清楚記得，第一次搭捷運的情景。

那時恰好是下班放學的交通尖峰時間，捷運裡擠得水洩不通，他稍稍移動雙腳，嘗試以一個最穩健的姿勢在擁擠而顛簸的捷運裡站好。

突然，腳尖像是觸電一樣。

他連忙縮回腳，以為對方會為了不小心踩到他的腳而吐出對不起的字眼，所以反射性地抬起頭，堆起一個笑容且小聲地道：「沒關係。」

然而，肇事者，一名頭髮以褐色挑染的上班女郎，用眼影明顯上得太深的雙眼瞥了他一眼。

僅僅一眼，卻像是在數落他的不是。

身旁的人則是以似有若無的用眼角打量著他。

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他身上貼有「鄉巴佬，待價而沽」的字條麼？

他很快地低下頭，全身不寒而慄。

這是，他的錯嗎？

他無意識地拿起今早表妹交給他的心理諮商師的名片，怔怔地看了幾秒。

一秒、兩秒、三秒過去，他的目光聚焦在自己手抄的一行字上，卻覺

得有些莫名的不對勁，一時竟說不出為何。

這串地址……

6.

她累癱了。

即便她的工作大體而言很輕鬆，除了必要的將病人資料整理建檔，其他所付出的在別人眼裡看來不過是時間，以及少數專業。

因為她不過是「陪伴」她的病人而已。

對於每天汲汲營營於事業上，鮮少停下思考其他對他們而言「多餘」的事物，傾聽他人、甚至是自己，說出心裡話。

很多時候，心情低落的人想要的不過是一個擁抱，或是些許時間的陪伴。只可惜雙眼遭雲霧般繚繞名利誘惑的人不會懂得，沒空去瞭解。

聚精會神的陪伴，保持病人與醫生的關係，是她的專業。

界線，畢竟沒有那麼容易跨越。

她拍了拍雙頰，強迫自己打起精神，繼續整理繁雜的病人紀錄。

為了提醒自己有哪些病人，她將主視窗轉成MSN「好友」名單，那個女人表哥的帳號馬上映入眼簾。

他今天的狀態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人不能懂另外一個人。」

她咬了咬下唇，游標點了他的狀態兩下，聊天視窗開啟。

『你有什麼需要諮商的問題？』

『妳看過《夜宴》小說版嗎？』

『沒。』

『裡面有一句話：「一個人不可能懂另一個人，若是懂了，就不寂寞

了。」』

『……你到底有什麼問題？』

她有些不耐了。

『我沒法適應這個城市。』

她的腦中閃過一個男人對著螢幕漾出一抹苦澀的笑容。

『為什麼？』

『我們就連隔著一道牆壁也沒法面對面談話！』

7.

她推開陽臺的窗戶，仍是猶疑了半晌。

冬天強勁的東北季風，硬是從約莫一個拳頭大的縫隙鑽了進來，讓一向怕冷的她在還未踏出一步時便不禁打了個哆嗦。

搓了搓漸漸失溫的雙手，她索性闔眼，一口氣打開落地窗。

風恣意打在身上，刺骨得很，而長髮也被風吹得霹啪作響。

再睜眼時，目光所及是一片大臺北地區，稱得上美麗的夜景。不夜城，五顏六色的燈光象徵的是繁華？抑是墮落？

甩甩頭，除了試圖祛除寒意也包含了警惕莫胡思亂想的念頭。

這裡是位於臺北市邊緣的小市鎮，近幾年似是受到市中心恩澤而沾光，建起了各式各樣的住宅區。她所居住的小套房如是，還號稱交通便利，可快速抵達淡水、北投、陽明山……等各式有名景點。

在這十五樓的高空，自然也可看到林立的公寓大樓，無形的，讓她感到了壓迫，幾乎要喘不過氣來。似乎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除了陽臺間幾個巴掌平放的距離就可接受。

那個男人，要求面對面的對談。

她的病人，幾乎全是女人，每次看診時都是她去找病人。從未有過病人來自己家裡的案例。無可否認的，她也不能去一個初次赴診的男病人家裡，尤其是在深夜時分，未預約的情況下。

她瞅著兩個陽臺間的黑夜，才緩緩將目光集中在另一個陽臺的男人臉上；他比想像中年輕許多，刀削般的臉龐，看得出從前炯炯有神的雙眼卻只閃爍著黯淡光芒。

「憔悴」是她想到的第一個形容詞。

不等她問起，他逕自望著遠方，開口：

「我老家在臺南，其實也沒想過要離開家鄉。但大學聯考的分數能填臺大獸醫，家人便要我北上。」

「我不討厭動物，也可以稱得上喜歡，念大學時雖然不太習慣臺北，若只是念書都還忍得住。」

「大五的臨床實習應該是最快樂的時光，照顧動物真的很令人開心……就算不能說話，我卻覺得牠們是最了解我的人。」

「有時動手術拍拍頭安慰牠們，牠們似乎真的了解我要說什麼呢……」

「畢業之後，本來想要自己開動物醫院，可是那麼多繁瑣的事務，加上有些人蓄意阻撓，最後……就成了現在的模樣。」

他攤手，凹陷的眼窩著實嚇人。

「欸，妳有夢嗎？」

「……」

她不知該作何回應，有夢嗎？有嗎？

「我明白我的夢想，但實現的機會被扼殺了。」他繼續說著：「以前南部人總說臺北是實現夢想的地方，我怎麼不覺得呢？」

「啊，這麼晚了，真對不起。」最後，他俯頸看了看錶，吐吐舌，歉意

地苦笑了下：「諮商費妳再跟我拿吧，我會給妳的。」

說罷，他轉身進了屋裡，徒留下沒有福分欣賞的美麗夜景和她。

8.

她看著不停迅速倒退的風景，以及逐漸清明的天空，心中泛起了五味雜陳之感。

「喂？」那時是在人來人往的臺北車站，她停下腳步，卻又擔心會擋到從前後來的人潮。只好連忙縮到牆壁旁，看了下來電顯示號碼，是那個女人。

「喂，萱呀？對不起啊，好像太晚講了……喂，喂，聽得見嗎？妳該不會已經出門了吧？我最近覺得好多了，可能暫時不需要了……錢我再匯給妳……謝謝哦！」

電話掛了，回應她的沉默是一連串的嘟嘟聲，一時之間，她也不曉得該作何回應。

茫然地昂首，眼神飄忽，最後才有幾字逐漸清晰，跳進她的眼裡：「高鐵轉乘處→」。

於是她跟著箭頭走，順應地，堅定地。

她有點想去看看那個懷抱夢想的人的故鄉。

她住在臺北一輩子，幾乎很少離開家鄉那麼遠，更何況是為了這麼一個不正式的理由。

也罷，就當作偶爾的放縱吧！

不到兩個小時，已經抵達了臺南，她輕輕踏下火車，立刻感覺到一種舒服的暖意包覆住她，竟讓她聯想到母親子宮內的羊水……輕柔、義無反顧的包容著脆弱的她。

她先在臺南市中心隨意繞繞，然後回到火車站前的座椅，坐了下來。

人行道先後經過了一對年輕母女，母親陪孩子咿咿呀呀的很是開心。再來是一位老爺爺，拄著拐杖，蝸步慢行。還有一個男人拿著手機，說話粗聲粗氣……

不知怎麼搞的，眼皮愈來愈重、愈來愈重……。

朦朧地，一名小女孩，影像逐漸明顯。

小女孩翻著太空站的繪本，笑得很燦爛，在課本匆匆謄了份演講稿。

她發現，小女孩每天都抱著書，隨著時間的過去，女孩長成了少女，抄抄寫寫的累積了好多本筆記本。

少女在畢業紀念冊上，志願那一欄填上了「作家」。

那就是，她的夢想嗎？

少女一直隱瞞著不讓父母知道這個用喜悅編織而成的小小夢想，累積的筆記本愈疊愈多，床底下滿滿的都是她的文字。

一天，父母在打掃時發現了這個祕密，不樂見此。只因為作家是個太過虛無的職業，他們沒法相信自己的女兒有足夠的才能在文字界中大放異彩。

所以，她賭氣地想要參加明明不擅長的熱舞社，為了表現叛逆。

最後，連自己也難以相信了。她索性遺忘，毀掉所有的信仰，任由其崩垮，因為心殤了。

她選擇服從，順應……

猛然睜眼，意識到身旁坐了一個歐巴桑，好像打量自己好一陣子了。

「妳是臺北人哦？看起來不像咱南部的人吶！」她用臺語夾雜著國語，向她攀談起來。

「呃，嗯。」

「啊嘛不是什麼特別節日，會想回來？」

「想走走……」

「哦！你們臺北喔，有什麼特別好的嗎？怎麼大家都往臺北跑？若是全部南部人和臺北人換過來，臺北應該會和臺南一樣吧！」

歐巴桑繼續碎碎念著，而她的腦海裡則浮現女孩極燦極爛的笑容，還有方才歐巴桑說的最後一句話。

她的腦袋開始飛轉，有些事情，已經不再難懂。有很多曾經失去的東西，似乎，真的只因為一個想法便完全改觀，她明白了。

於是，她漾出一抹笑容，像臺南的天空般晴朗，而甜美。

9.

他開啟MSN，一個視窗跳脫出來。

『我找回了夢想 欲傳送給您一個檔案，確認？』

他輕點滑鼠，確認。

是一個一百多MB的文字檔，名為「距離」。

文字檔的第一段寫道：「夢想與我的距離，並非遠得看不見。正如同太陽離我遙遠，我卻仍能感受到它的光和熱。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人不能懂另一個人，而是人不能越過自己築起的高牆……」

高中職小說組佳作 獨角獸的側臉

謝謝，謝謝評審老師

政大附中



沈怡昕

獨角獸的側臉

（一）飲水／一切即是讀解。

（（繞圓形矮丘左方林地有一處漫著銀霧的綠地，那裡的綠是墨綠混著翠玉的光澤，最後又像加上一層灰，飄忽著夢幻的氣息。語言全被夢囈化，那裡，就是獨角獸住的地方。

湖被森林包圍，在湖畔有一圈碎石灘地，好像是為獨角獸設置了一盤砂磨洗她滿是泥濘的蹄。她屈膝，俯下她的背脊，伸出了嫩紅的舌沾沾湖水—湖水頓時亮起，閃耀的光反射到獨角獸身上，噢！美麗的生物啊！鬃毛銀白，所有的深綠一同為這顏色讚嘆，而乳白的角在光中宣示了所有的顏色為了表示臣服，必須為了他而更加的灰白。

身後一定要有人觀看這美好的場景，但是，有兩個人。獵人，在後方盯著、傻著；男孩，重新穿上上衣放棄下水遊玩，破壞了這樣溫柔的觸覺，給心的滋味）

先寫到這哩，先人闔上自己的手記。

他坐在那種極為平凡的咖啡店，凡十字路口必可以看見，廉價咖啡、常有人洽談公事的地方。他坐在二樓靠窗的地方，目的是監視。收起手上高級自動筆，把筆記本收了起來，一飲杯中完全不融入口舌的咖啡，一邊哼哼

作響的站起。拍拍西裝，啊！忘了說…他的長相平凡極了，最多，也只是有一口浪漫般的鬍子，身上永遠套著各家名牌的西裝。此時，他忿忿的瞪了窗外，然後下樓。

他在監視他的女人，而且他是個作家。不過，兩件事毫無關聯，其實重點是在他監視的人剛剛發生的事。

讓我們把目光還給正坐在十字路口的女人，現在她一個人，起身離開。若把時間倒回到一個、或兩個小時以前她也還是一個人，但在時間軸上的現在往回推十五到三十分鐘這段時間發生了一場談話。也不是一場驚天動地、天雷勾動地火或插滿邱比特羽箭的對談。勉強，只是兩個無賴一起幻想，像坐上想像的方舟，用三百秒飛上空白，看一下對方，以極其無賴的方式結束幻想，走掉。

她講話的對象是個男孩。

一定是高中生，但沒有穿制服，大概……也沒去上學，長的……是不是像童話故事中的村民甲、乙、丙？太像了。毛還沒長齊呢！倒是白白淨淨，唉…就是有種不太好形容的氣質，怎麼說呢？大概是幼獸，長大後不知道是怎樣的幼獸，家裡應該很有錢，這附近的房子不便宜，但又為什麼不太打理自己的容貌？現在的學生不都喜歡搞些燙頭髮、短襪什麼的？怪…女人想著想著，越走越快。

女人嘮嘮叨叨的內心獨自介紹了這位男孩，回頭看這位被老人監視的女人，坦白說，就是像一頭名叫「美」的野獸。身高171公分（剛剛好），年齡：25到30之間…總之，就是那種連問問基本資料都可以令你感到自己粗俗，那種你連窺探都會被攝魂的獸。尤其，側臉最美。獨角獸。人面。雙腳行走。角是用來攻擊侵入她憩息的小世界的人。

我們嚴重離題了，總之，事情總是這樣發生的，讓我告訴你：

大概午時兩點三十七分整，手上的哈利波特快看完了，只好把書籤再

放到最喜歡的那頁，停下。望著車陣，紅白灰灰銀偏白，綠色車子的喇叭太大聲了。

她迷路了。看來，不是一個方向感有長好的孩子。如今，便只好像一個外國遊客，漫步在臺北最邊邊的地方（也許不是邊緣，但在她心中，好遠好遠又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就叫做邊界）

「如果是動物肯定也是受人歡迎的那種。」一個聲音加入她的行列。她回頭，是個男孩（我們剛剛介紹過了）。

「什麼意思？」

「我是在說妳。」男孩從蹲在她身後改成坐在她旁邊，兩個人坐在水溝蓋前的臺階，「我說妳的樣子……算了，妳在看書？」等等，你是先生哪位啊？

……已經沉默了二十秒，你還真閒啊，女人想。看了一下他的臉，聚焦遠方是吧……好啦我還蠻喜歡單眼皮的男生。

「我在看哈利波特。」

「妳閱讀生命？」

「對……吧？看著人的流動算不算？」

「這大概是迷路的觀光客才會有的行為，」又問，「妳迷路了？」

「沒有，我很清楚我的方向。」

「唉，你可身在臺北喔！一定要好好享受這種”親切的疏離”……臺北的和平、緩慢流動的樣子可比什麼托斯卡尼、普羅旺斯好的多了。」

「說得好像，你不是臺北人」一看起來根本就是啊！

「我啊！有時候也會變身成外國人。」那一定是義大利人，女人想。

「外星人也不錯。」他說，「但不適合我，我太愛人這種動物了。」

「為什麼？」

「因為可以愛人。」敢肯定，他想了一下。

((迷幻的方舟在兩人幾句對話時從身下浮現，把他們載到高空下，空白中。飛起，越過最高的一層林就是完全亮黃深藍的白天。因為男孩鼓起勇氣走向獨角獸，早了獵人一步，一切變的比原來更美。他與她在空中呢喃，沒人聽見。森林，底下的森林中獵人後悔的看著男孩的足跡，為什麼他們的相遇使森林更美？獵人讀不出來))

方舟降落了。

「哈利波特出最後一集了。」男生在三百秒的沉默後開口。

「你都看些什麼樣的漫畫？」幾乎同時，女人開口問道。

安靜了一下，又說：「我覺得妳很像獨角獸。」

「喔？」不屑狀，獨角獸的頭俯下，露出銳利的角向著男孩。

「真的！妳整個人灰灰銀銀的。」、「而且，我是個詩人，不會說錯的。」

女人笑了；獨角獸卸下武裝；女人起身準備，遠方，她的公車來了。

「再見，」

「再見？」

後來，女人心情不錯，再加上她發現身上還有很多現金，離家出走的她決定去市中心在好的旅館住一晚。那一晚，她睡的很好。

老人放下手中的筆記，他在咖啡廳的玻璃窗前瞄著路口的兩人，有點嫉妒呢！

老人想著（還是說，森林就是臺北？）匆匆在筆記本上補下這句話。車潮在這個十字路口湧現。老人呢，一方面，在遠方偷窺的老人一邊咒罵著：「笨蛋！」、「明明好好的捷運就在附近可以坐，可以回家，為什麼不坐。淨跟一個怪人扯屁，難道她不知道要和陌生人聊天嗎？」又一方面，坐上分隔島靠斑馬線的一端，面向路最遠的地方，手中，攤開他的手記。讓他渙散的思緒隨著左右來去的車潮在載著他浮浮沉沉。

男孩則是繼續坐在十字路口，看著剛上班的交通警察配著夕陽。他心想：怎麼遇到了一個人就可以使整個灰色變成黃色，人真是神奇的動物呢！……本來只打算自己一個人發呆的說。

這時候就太陽下山了。

（二）馴獸／獵人的手記

（（獵人最擅長的，是捕捉與追蹤，自從馴養了一隻獨角獸，他更加了解自己沒有能力飼養任何一個天使般的物種。理所當然，他放她回到了天使應許的地方；她真的是天使啊，他總是著樣自言自語著，追蹤著足跡，企圖閱讀她的本質。看著看著，老獵人才明白，自己是不可能懂的，身上的皺紋揭示了時光流去的空虛縮皺，沒有年華的他只得閱讀自己。如果讓自己變成獨角獸的步伐之一，也許，就可以聽到她天使般的呢喃的語氣。

但，他連自己都不懂了，只好一直跟蹤。獵人嫉妒著男孩與天使構成的神聖畫面，而他，骯髒的老獵人，只能猥瑣的，跟蹤。））

老人的手記：

*

Subject: 我養著一個女人。

Date:08/12/21

不，其實，我養了好幾個女人。不過，我是很專心的人，一次只養一個。我的年紀也不小了，但總因為創作為人嘲笑。我小有名氣，專寫沒多少人看的B級小說，我用這活著的35年紀錄一個個女人，女人是謬思，是我對臺北這城市的最大共鳴，搬來臺北35年，35個女人，使我，又重活了一次。雖然因此忙碌，但每個「她」留給我靈感，女人是我的墨水，我撰詩刻在上帝的筆記本。

我也不服氣，每次每次都說我是異端。孩子，這已經不是狩獵魔女的年代了，每次每次都批評我缺乏情趣，難道，愛情一定要有燭光晚餐，家庭就一定要破碎，或有著幸福的晚餐時光？我是重視人與人的關係性的，但我只看重看那細絲的，最細微最美的，孤寂的肌理。

我大概也換過三十幾個女人，一年一個，絕不付出超過“結婚”等級的愛。「寵物」都是一個樣，不能付出太滿的愛，剩下的要由牠們自己去找——這樣對他們來說才是珍貴的、這樣她們才會盡力的展開雙刃，提供最銳利的年華在我的皮上劃下一道又一道的傷痕、踏著那些痕跡組成的道路，我便可以通往生命最聖潔的、燈源最亮麗的地方。

那會是一切的起點

我最近的女友，是為了寫本童話才找的。她像極了一隻獨角獸，臺北正好是那座森林。跑吧！我讓她用其他比她年長的女人都愛不釋手的：我的豪宅、我的跑車、物慾的愛、植物式的呼吸（我的牢籠）。她卻因此跑不出獸的美德，被困在自己的「美」之中。

此時，反而距離成了最大課題。

我處理過好幾個抑鬱的蝴蝶，蝴蝶需要一些距離河空間以免折傷她們的鱗翼。但，那畢竟只是昆蟲式的愛。銀白的獨角獸，即使她正面向著我，我卻依舊不能看見全臉的丰采。即使無病呻吟也無妨，但我甚至無法記錄下無論一個光線、角度、色彩、觸覺，通通不行。我逗她在籠中跑，才發現——

我竟連閱讀她的心也無法如願，對一個長年以手記度日，只懂得飼育的男人，這是多麼地殘酷啊！我竭盡腦汁，也顧到了放生後，她對我她是否還是准許我靠近。

啊！距離，為了閱讀她，我只好保持距離。

p.s. 我覺得，男孩在你的眼眸最重要的位置中。那一刻，我覺得我真的離你好遠好遠；不只是因為跟蹤，真的好遠好遠。

*

Subject:

Date:

尚未悟得如何擺脫妳，如果，我厭倦了，該如何是好？

老人坐在車流中，風翻著筆記本，筆記本就這樣任憑我們進進出出的。

（三）半邊／沒有你我看不見。

（（男孩開始天天想見那奇異美麗的生物，因著迷而忘卻大人們告誡的大道理，他沒告訴森林外村裡任何一個大人關於她的事，他不希望讓獨角獸跌入人的眼睛，被人籠住潔淨的心。

同時，他也發現獨角獸有一些秘密，為了幫助她，男孩每天都去森林，從遠遠對話到親近、撫摸。理理她銀白的毛髮她就會微笑，在獸的心中他是什麼顏色？他是絕對不知道的，但是，他每次都只能看到獨角獸半邊的臉，即使出面對著她，另一邊也總被一片光線遮蓋，美是美，潔白卻透不見。

他絕對不知道的是，在這做永遠幽遠靜謐的林子中，人們會看見自己，獸便是那樣一個具體化的呈現，像每日每日跟在男孩與獨角獸後方的老獵人，不論在什麼方向，以前馴養著牠時也一樣，他只能看到獨角獸的半邊臉，完美的……半張臉。男孩或老人都一樣是愛著平凡的自己其中的一部份，但，他們都忘了，另一半的自己，那不平凡或極為沉重的一邊。

而且，巧合的是，男孩與老獵人看到獨角獸恰好是不同一個半邊。))

男孩還是一樣，每天提一袋漫畫，在一般高中生都還沒放學的時間，坐在十字路口發呆。再放空自己，飄到了最遙遠的地方，女人就會出現了，女人似乎還沒回家，應該有去工作(不過聽她說工作時間很自由)，她很安靜，埋有一些秘密不過看起來是她身邊的人出的問題。她會像一隻飲水的母獸，低頭咬一口薄荷淡菸，通常，這個時間夕陽正好落下(或男孩正巧注意到)。兩個人會開始下意識例行性的賴皮對話，富函哲學氣味的無解習題把兩人堆高，築成一只方舟把兩人堆高，到空中呼吸飛行，再回到地球表面。

他們從不深入對方的裏側，保持距離是基礎共識。他們保持距離不太讀懂對方的心。反而，他們越來越近，頻率漸漸同調，從五分鐘的朋友到五十分鐘的朋友。到一輩子的朋友……老人一直在遠方看著這一切。

這一天，灰色的一天。沒有夕陽，近晚時飄起了雨。

女子稱著傘在發愣，他和男孩倒沒有對雨天如何行動下共識。她顯然不知道今天的集會也隨雨流走了。

最後男孩還是有來，今天背學校書包，頭髮全濕了。

「你全濕了。」「來我家吧！」連續兩句話，他家似乎很近。

的確，很快就到了。不發一語的兩人，極快的速度穿梭在如布一般綿密的小雨，

天色已經暗了，進到房中，男孩的手指伸向被黑暗侵入的房子。啪！

一聲驅逐了黑。開了燈之後是一片極簡設計的白色海。

「我父母都愛極了白色。」

「是和房子的外表很不搭。」

「太多人都這樣說過了。」

整個畫面中就像一般的連續劇裡出次見面的兩人，點頭、介紹環境、坐下、喝茶。在看完臥房的衣櫥設計，兩個人走下由三個直角構成的奇妙樓梯，回到一開始那個白色一片的客廳。坐下，在空曠如雪海的安靜灰白。

「你不覺得這好像是一片下雪的荒地？」

「但至少不是寒冷吧！」

「嗯！是不冷，因燈光的设计嗎？」

「可是妳不覺得妳很適合這個場景嗎？一隻在雪中的獨角獸，漫步著…」

「咦？那好不和諧的感覺。再說，我也不喜歡雪。」

女人覽視著男孩家的藏書。

一些極老的書，她好奇問了：「這是你媽的書嗎？」

「我父母幾年前走了。」他開始說起父母的事：

聽說是車禍，不過他自己也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重點在於看到父母冰冷的屍體之緊接著為期一週的佛經唱頌和兩俱棺材。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支支吾吾，又綁住喉嚨似斷斷續續。女人為了舒緩情緒，除了翻翻書架上的書，只好盡量不去瞥道書架頂層的佛經，不然就告誡自己不可以露出憐憫的表情。為了化解尷尬他只好一直瞪著架上那些漫畫。

「都是我的，原來是用來放古書的。老爸老媽走了後就都送人了…」

都送人了那心呢？

「好熱啊！明明是冬天下雨天卻怪悶的…，可以開個窗嗎？」她企圖趕走尷尬的目的是那麼明顯。「我去開空調。」嘩嘩，空調開了

又是沉默，「換妳說了。」男孩打破沉默。

「妳也有一些心事，不是你自己的。」他慢慢地說。他露出高中男生常有的，漫不在乎卻會使人忍不住想說出來的眼神。她是不是心軟了？「我可不會讀心術哦！」他又說。

「我有個男人」，極為正常的事，用極為正常的口氣「但我離開他了。」她等著男孩的反應。

「所以，妳是一隻逃跑的野獸」他鈴聲也似的笑開來，「不，是寵物。」

女人又說「然後，有一天早上他也沒有任何的理由就突然對著我嚷著：『妳需要自由、妳需要自由』，…沒來由的就趕我走。」

「他有著老人的口氣吧？」

「他本來就是個老人。」她又笑了。「你們好像，我家那個老頭也是，…心裡有什麼事情，打死也不說。」

「她接著說：我向老頭以前的女友打聽，他最愛的其實是個男人哦。」

「他哥哥嗎？」

「你是會讀心？這麼厲害，讓我賣個關子嘛！」她回答「一個早逝的童年玩伴，而且聽說是個很會寫東西的厲害傢伙；大概是在他讀高二時候，得了肺炎死的。」她的話匣子一打開，一直往下說，完全不像她平日的風格。

「好像有個女友，後來那個女的就跟著我家老頭啦。」她又笑了

男孩道：「妳為什麼放不下他？」

「你都知道“我放不下了”，還要問我為什麼？」她幽幽地回了一句：「唉…小鬼就是小鬼，年輕真好。」

他很想說：妳這樣好老氣喔！但他後來只提議出去吃飯。走到門口。

正好電鈴響了。他順手開了門，門外站著的是老人。

門外站著的是老人。（沒錯，沒記錯的話，老人每日監視著女人的所有動靜。他看她在別人家裡待了那麼久時間，終於按捺不住地按了門鈴。）

「請問你要找誰？」當男孩問著這句話時，女人就站在男孩身後，她抬頭一看，唉呀一聲叫了出來。

「老頭？怎麼是你！」

（四）跨越／躲雨時間

((看起來很藍很藍，天空卻下起了小雨，再看，原來那一塊天空已經載滿了烏雲。在小圓丘地區，有一個每個人都知道的洞穴，雖然不是每個人都相信或都會去那座森林，不過大家都相信在那裏躲雨的人會得到好運這個傳聞。

恰好下了雨，明亮的湖水穿起了婆婆的薄紗，這座湖的位置離洞穴不遠，由男孩領路，三個人就去那裏避雨。一隻獸，兩個男人。不得不，卻也不想不問候對方。

然後……))

女人省略了向男孩介紹，三個人就這樣坐在那白色的客廳面面相覷。現在，極簡風格的白色客廳比沒有人在時更加的蒼白，屋外的雨總算歇了下來，室內的空氣卻更冷了。女人試探的問：你生氣了嗎？

「我沒有生氣」老人大聲否認，但還是沒生氣。女人鬆了一口氣，之

後，她向老人介紹了一下男孩的背景。介紹之中好像說了「你們初次見面…」之類的話，老人馬上回嘴道「我們才不是第一次，每天看著妳跟他鬼混在一起，想不認識這個人還得先忘了妳。」

老人停頓了一下「我能嗎？」

在他們吵架的時候，男孩走向CD櫃，拿起陳昇的專輯【我要私奔和我自己】放進音響裡播放起來。正要吵起來的情侶同時轉過頭來，立刻被男孩這解人的動作逗笑了。

「你們明天陪我去墓園一趟好不好？」男孩問。

（五）繞路／會近一點。

（（雨還是一直下，為得是成全他們聊天？總而言之這樣的一個畫面，雖非天上之光景，卻也的確溫和的令人寬心，會使所有有心臟的人心都揪了一下的和平：一老一少一隻夢幻生物，互相輝映而點明了黑暗的洞穴。「明天可以陪我去一個地方嗎？」男孩問道。

雨停了三個人各自離去……））

雨停了，老人與女子一道離去。男孩隨意到外頭逛了一圈，發現沒什麼好吃的，心想反正也不餓，回去就睡了。老人和女人一起回到老人的豪宅（女人在走進捷運站時驚訝地發現這裡有捷運站在附近，而且還可以到達家的附近。）還好，對他們而言這是好的，沒有人生氣，而且心情應該不差。因為安靜，反而使他們兩個人有認真的思考到自己的事情。開門進到了屋裡，好像也沒再吃點什麼就睡了。

隔天，一個要上班的日子，三個人完全沒有工作的成份及心態地與上班族擠電車。捷運車廂搖啊晃的，三個人很早就上了車所以有位子坐，坐成L字型。剛剛，在往男孩家的路上，老人與女人也還是沒有什麼交談，但老

人望向女人的眼神比昨天更憂傷、更溫柔了。「奇怪的人」女人想著想著，……咦？她突然發現男孩和那個死去的死黨的長的很像……她以前老人的書中掉出來的，照片泛黃。

在捷運車廂從地底鑽出上了高架橋上時，老人慎重的開了口：

『所以，墓是在海邊嗎？』

『對。』男孩接著說，

((男孩帶著老獵人和獨角獸銀白的朋友去了圓形矮丘的頂端。

「母親她很喜歡風，所以父母親死的時候，村長決定將他們安葬在這裏。」

「當初搬上來一定很費了些力氣吧？」老人邊喘著氣邊說，一陣風像慰勞似輕輕吹拂了起來，樹林發出極美的聲響。獨角獸在風中甩了甩她的毛髮，一切都美極了。

風轉弱的時候，男孩說：「我把心也一起埋葬在這裡了。」))

在墓園裏，灰色的石頭、藍色的天和海、淺綠的草，融合成一個適合蹣跚的地方。「不會有人蹣跚來蹣到這裡來的」女人想著，輕笑了起來。他們以快速的移動從捷運站一路繞路早到這裡。每每老人一問起，男孩就說：「這裏的路不順，繞路反而快。」然後，倆人就不再有話繼續下去，只是快步走路。

男孩的父母親的墓園佔地很大，那是個風水好的地方，前面看得到海後又依著山。一陣風吹了起來，男孩開口：「我母親最喜歡風了。」

「如果媽媽在，看到你們來，她一定會說：『交到朋友囉』。男孩回頭看看老人和女人，兩個人都低下了頭。祇有一瞬間 男孩覺得獨角獸俯頭的側臉有著媽媽的感覺。該怎麼說，…他有流淚的衝動，突然他把音調一轉，「但，他們下葬後，我就決定把心和他們埋在一起了。」

「其實，我也可以當你的媽媽啊，…」女人用著奇怪的語調，彷彿她突然想了什麼…頓悟到自己可以做些什麼，為這個倆個男性。「還有你也是」指著老人，他也可以當你的朋友，不然當兒子也行……(極為唐突的就這樣認親起來)。

「我已經決定了，我和父母三人，一定是要在一起的。無論如何我們…」男孩有點嗚咽；女人「『我們』三個人也『在一起』了啊！指著老人，」接著說「你也是，你平常不那麼沉默的。」

老人開口：『可是心已經埋了，沒有心了。』異常地瞭解男孩的想法還是他自己也是這樣子？

「我可以…」女人停頓了一下……只有一下子。

((獨角獸想起了一些事情，想了一下才開口。嚴肅的對著男孩也對著老人：「讓你們把心埋了，而不是送你們去找天上一定是有原因的。」傳教的口吻，她以天使般繼續說著：「讓你們繞了一大段路是為了見到更多的東西吧？」望向男孩。

「可是，心已經沒了。」男孩無奈的說。

「再給你一顆心，你會好一點嗎？」獨角獸對男孩說。然後，不等他回答她俯身吻了男孩，轉身，再吻了老人。

大家都忘了，獨角獸的側臉供人看見自己，獨角獸的淚可以使傷口癒合……而獨角獸的吻可以建立一顆美好的心。

聽說，故事都是這麼講的。))

女人走了過去，站在立於墓前的男孩子的背後，抱緊他。

「夠了，都夠了。」哭音，「你已經繞了夠久的路了，可以坦蕩的前進了。」

突然，風就這麼吹了起來。

突然，好像有什麼東西動了起來，跳了，一下、又一下的。

「心，是心……」老人邊說邊流著淚水。

「對，是新的，別忘了心是屬於自己的。」

沒有人說這句話，不是因為風的緣故。

三人就這樣看著海，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女人站了起來，說：「好，我們走吧！」回程，到最後要分別的時候男孩對著往不同方向的另外兩人問道：「當我的爸媽好嗎？」

「再說吧！我的MSN」獨角獸在森林的出口，看著向外走向村莊的男孩，說：

「再聯絡囉。」在臺北這座森林，有三個人結合在一起了。全面地。

全面地。

青春不落國：臺北市青少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二屆／呂豐謀總編輯． --臺北市

臺北市府教育局，2007〔民96〕

友欣彩色印刷：面／公分 --初版

ISBN：978-986-01-4611-0（平裝）

859.3

97011614

「青春不落國～臺北市第二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出 版 者：臺北市府教育局

發 行 人：吳清山 臺北市府教育局 局長

編輯委員：康宗虎 臺北市府教育局 副局長

林騰蛟 臺北市府教育局 副局長

施博惠 臺北市府教育局中教科 科長

劉鳳雲 臺北市府教育局中教科 股長

總 編 輯：呂豐謀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校長

執行編輯：陳雅雯 臺北市府教育局中教科 科員

李惠銘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總務主任

編 輯 群：陳嘉英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教師

李明慈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教師

范曉雯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教師

羅安琪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教師

洪澤南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教師

歐陽宜璋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教師

美術設計：友欣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王政凱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教師

劉妍君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實習教師

承 辦：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地址：112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電話：02-28914131 傳真：02-28952156

網址：<http://www.fhsh.tp.edu.tw>

印 刷：友欣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錦州街157巷3號1樓 電話：(02)2562-8281

ISBN：978-986-01-4611-0（平裝）

出版日期：民國97年7月出版

售價：每冊新臺幣250元